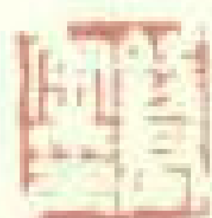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錢君匋題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國醫學大成（全套共五十册）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四五〇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十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　三十二開　精裝
總字數一一，七九〇，〇〇〇　總印張八六二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明〕吴有性 著

瘟疫論

中國醫學大成

中國醫學大成（全套共五十册）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四五〇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十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　三十二開　精裝
總字數一二，七九〇，〇〇〇　總印張八六二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重刊訂正《中國醫學大成》序

《中國醫學大成》一書，我鄉先輩四明曹炳章先生所輯集，爲發揚中醫學，保存古醫籍，以饗同道並惠後學作也。曹氏纂集是書時，正值西學東漸，國內淺見倖進之徒，競尚浮華，大肆鞭撻我國文化固有之精英，如民族醫學，悉在消滅之列，中醫學不絕如縷。而先生乃在此時從事中醫叢書巨著之編輯，姑不論其學術價值，獨其保存民族文化精粹之苦心孤詣令人可敬，其卓識遠見，又何其可欽也。

楊志一在原書序中有說：『大凡學術之成立，歷久而不敗者，必有其眞實之價值在。』善哉言乎！中華民族立國數千年而得以生存繁衍，如無優秀之文化及可貴之醫學，則亦何逃於優勝劣敗之例。尤

其在科學迅猛發展之今日，百技更新，而古老之中醫藥學日益引起國內外有識之士之重視。各類中醫藥研究所之建立，亦爲保護人民健康之需要，順應世界醫學發展之潮流而設。凡此種種，夫豈偶然。

惟中醫學歷史悠久，濫觴於炎黃，昌盛於漢唐，歷代醫家多有創見，其學術經驗載於文獻者浩如煙海，遺佚者可弗論，僅就先生纂集之時，存書尙達萬種，學者既不能盡讀，又無力購置，且諸書精粗雜糅，版本文字舛誤殊多，使學習中醫者常興望洋之嘆。先生乃爲之博採精選，上自先秦，下迄近代，凡理論、方藥、臨床各科咸備，別爲十三類，書計三百六十五種，分醫經、藥物、診斷、方劑、通治、外感病、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針灸、醫案及外集雜著各類。其中傷科、眼科及五官病歸入外科，推拿、手術歸入針灸，醫論、醫話、醫史歸入雜著。所收各書，皆中醫要籍，大都內

容精粹，切合實用，版本亦從精選，並加句斷。各書之首，皆列著作校刊略歷及內容提要，以便讀者入門粗知梗之助。

中醫學歷來叢書頗少，是書搜羅廣而選擇精，洵爲前所未有之巨著。惜全書印刊未半而抗戰軍興，烽煙迷漫，醫籍出版被迫中輟。而已印行之一百三十六種，今亦散佚不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爲應學者需求，重爲付梓，並影印以存原貌。書中明顯錯訛者，由我院及中醫文獻研究所等有關單位專業人員校勘改正，使之益臻完善。

夫文以載道，中醫學爲我國醫學之重要財富，文獻則是寶庫中之重要內容。故有志斯道者，務求先通中醫之理論法則、方藥效用和臨床處置，使對中醫學有全面之理解，更須驗之臨床，以汲取其理論精華與豐富經驗。學問之事，原恃艱苦以求而非獵取可得。昔張仲景勤求古訓，博採衆方；孫思邈青衿之歲，高尙是典，白首之

年，未嘗釋卷；葉香岩以不讀破萬卷，不敢輕言醫。茲三人者，皆由勤奮好學而成一代高醫，故學習中醫宜下一番札實工夫。在此基礎上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研究和整理中醫學，才有闡明和提高希望。中西醫結合，亦將另具特色。以務實精神，走中醫現代化循序而進之道路，勇於繼承，敢於創新，使傳統醫學有所發現與創造。苟能如此，不僅爲祖國爭光，並將爲人類造福。

本叢書一百三十六種，分爲五十册；每册後並皆附有全部書目。它的出版，爲中醫和愛好中醫者提供珍貴之醫學文獻，讀者勤習而深研之，必能奠定中醫學根柢，大有助於中醫事業之繼承與發展。

裘沛然

一九八八年六月作於
上海中醫學院

瘟疫論提要

明、吳有性撰。有性字又可。震澤人。是書成於崇正壬午。以四時不正之氣。發爲瘟疫。其病與傷寒相似而迥殊。古書未能分別。乃著論以發明之。大抵謂傷寒自毫竅而入。中於脈絡。自表入裏。故其傳經有六。自陽至陰。以次而深。瘟疫自口鼻而入。伏於膜原。其邪在不表不裏之間。其傳變有九。或表或裏。各自爲病。有但表而不裏者。有表而再表者。有但裏而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有表裏各傳者。有表裏分傳而再分傳者。有表勝於裏者。有先表而後裏者。有先裏而後表者。其間有與傷寒相反十一事。又有變證兼證。種種不同。並著論制方。一一辨別。其顯然易見者。則脈在不伏不沉之間。中取之乃見。舌必有胎。初則白。甚則黃。太甚則黑而芒刺也。其謂數百瘟疫之中乃偶有一傷寒。數百傷寒之中乃偶有一陰證。未免矯枉過直。然古人以瘟疫爲雜證。醫書往往附見。不立專門。又或誤解素問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文。妄施治療。有性因崇禎辛巳南北直隸。山東浙江大疫。以傷寒法治之不效。乃推究病源。參稽醫案。著爲此書。瘟疫一證。始有繩墨之可守。亦可

謂有功於世矣。其書不重序次。乃隨筆劄錄而成。今存其舊。其下卷、食復勞復條中。載安神養血湯。小兒時疫條中。載太極丸。並有方而無藥。又疫痢兼證一條。亦有錄而無書。故別爲補遺於末。又正名一篇。傷例正誤一篇。諸家瘟疫正誤一篇。原目不載。蓋成書以後所續入。今亦併錄爲一卷。成爲完書。現又附錄偶齋評語。及偶齋辨舌一篇。作爲補遺。按偶齋姓年。名希堯。刊有經驗良方數種傳世。

年序

古之醫以實學行道而濟世。今之醫以不學謀利而肥家。卽其立心。已君子小人之迥判矣。若世俗之醫。則罪有尤甚。微獨不通書方並不知脈訣。指下胸中茫然莫辨。又安能辨病之經絡耶。更有不但不辨藥性。而並不識藥品。惟牢記涼者凡某某味。煖者凡某某味。以及某形者爲某味。某色者爲某味。某臭氣者爲某味而已。至於孰爲道地。孰爲精良。一無所據。而敢於懸壺入市者。總欺世人不讀醫書。不講醫理不參醫法。第就時俗之聞見。因友朋之表揚。遂忘其藥爲刀鋸。而殺人如草菅矣。余昔奉命撫茲粵東。甫抵任。卽聞醫皆庸劣而多傷人性命者。猶未之遽信也。未幾。家人病形瘦而神旺。體作熱。舌生胎。此實症之宜下而汗解者。醫以爲須溫補。及不效。更加參附。不數服而死者此其一。繼而差某官至粵輒病。此北人而感南方之疫氣。亟宜下而解者。越數日病益劇。余差人視之。見其口燥語譫。舌胎黑而生刺。此疫毒固結生熱。熱極反兼水化故也。非大劑急下。不能拔病回生。而醫謬爲陰症傷寒。輒用桂附等藥。余見方卽差人往止勿服。服必大誤。詎伊

家人不信。竟以此藥進。而某官卽於是夜斃。後有關吏病。乃時疫也。宜下宜汗者。而醫以吏年高。用補劑。以致毒氣內閉。擁塞垂危。及明者診之。詢其所服湯劑。惟有頓足長吁。不可以藥救藥。此輕用補劑以殺人者又其一。適家人雙目赤腫。頭暈胸懣。此瘟疫也。醫不以爲瘟疫。而以爲火眼。竟用大涼之劑。服之愈加昏瞶悶塞。賴明者診之曰。如再投涼劑。命必休矣。急用達原飲。一服便減。繼以兩三服全瘳。甚矣。此僕之得生。幸早遇明者也。然而天下之醫。其術類乎此者比比而是。旣未由家喩而戶曉之。爰檢余所藏書。有瘟疫辨正秘集。詳讀熟玩。益信向之所以病而輒死者。皆庸醫之殺之也。迺稍爲詮次疏解。授諸梓人。刻成散佈。凡醫給以全卷。願熟讀而詳究焉。其亦知汝前此之誤殺人。而懵不自覺乎。其亦知今此之對是書。而慙焉內悔乎。其試依其脈訣。審其病症。按其節氣。而斟酌慎重以用藥乎。其細察表裏虛實。陰陽寒熱。主客緩急。了然於心。了然於指。不復任情率意。妄施參附乎。果爾。則庶幾以後此救人之功。補前此殺人之過。雖謀衣食成家產而寸心不欺者。鬼神可恕也。倘仍自以爲是。以人之性命爲兒戲。縱倖逃於王法。而能逭於冥誅哉。是以不憚叮嚀告誡。而復爲之序。廣寧年希堯偶齋書。

引

夫瘟疫之爲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其傳有九。此治疫緊要關節。奈何自古迄今。從未有發明者。仲景雖有傷寒論。然其法始自太陽。或傳陽明。或傳少陽。或三陽竟自傳胃。蓋爲外感風寒而設。故其傳法與瘟疫自是迥別。嗣後論之者紛紛不止數十家。皆以傷寒爲辭。其於瘟疫證則甚略之。是以業醫者所記所誦。連篇累牘。俱係傷寒。及其臨證。悉見瘟疫。求其真傷寒。百無一二。不知屠龍之藝雖成。而無所施。未免指鹿爲馬矣。余初按諸家。咸謂春夏秋皆是瘟病。而傷寒必在冬時。然歷年較之。瘟疫四時皆有。及究傷寒。每至嚴寒。雖有頭疼身痛。惡寒無汗發熱。總似太陽證。至六七日失治。未嘗傳經。每用發散之劑。一汗而解。間有不藥亦自解者。並未嘗因失汗以致發黃譫語。狂亂胎刺等證。此皆感冒膚淺之病。非真傷寒也。傷寒感冒。均係風寒。不無輕重之殊。究竟感冒居多。傷寒希有。況瘟疫與傷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今鹿馬攸分。益見傷寒世所絕少。仲景以傷寒爲急病。倉卒失治。多致傷生。因立論以濟天下萬世。用心可謂

仁矣。然傷寒與瘟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尙諄諄以告世。至於瘟疫多於傷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論。或謂瘟疫之證。仲景原別有方論。歷年既久。兵火湮沒。卽傷寒論。亦係散亡之餘。王叔和立方造論。謬稱全書。瘟疫之論。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崇禎辛巳。疫氣流行。山東浙省南北兩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闔門傳染。始發之際。時師誤以傷寒法治之。未嘗見其不殆也。或病家誤聽七日當自愈。不爾。十四日必瘳。因有失治。不及期而死者。亦有治之太晚。服藥不及而死者。或妄用峻劑。攻補失序而死者。或遇醫家見解不到。心疑膽怯。以急病用緩藥。雖不卽受其害。然遷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所感之輕者。尙獲僥倖。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不可勝計。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簡古書。原無明論。是以投劑不效。醫者傍皇無措。病者日近危篤。病愈急。投藥愈亂。不死於病。乃死於醫。不死於醫。乃死於聖經之遺亡也。吁。千載以來。何生民不幸如此。余雖固陋。靜心窮理。格其所感之氣。所入之門。所受之處。及其傳變之體。平日所用歷驗方法。詳述於左。以俟高明者正焉。時

崇禎壬午仲秋姑蘇洞庭吳有性書于澹澹齋

偶齋云。凡人觸冒風寒。在冬月謂之中。餘時謂之感。中寒者。脈浮緊。或沉緊而無汗。中風者。脈浮緩而有汗。寒邪觸人。由太陽始。故麻黃湯治中寒無汗。桂枝湯治中風有汗。無陽明者。則有柴葛解肌湯。陽明在表。則有白虎等湯。陽明在裏。在裏謂已入於胃舌胎黃口渴溺短數是也 則有三承氣等湯。至少陽則有柴胡等湯。其有合併病。則有大小清龍等湯。大羌活等湯。其餘四時感冒風寒。則有九味羌活湯兼停食者。則有五積散。虛人有感。則有參蘇飲、薄荷煎等劑。如四時傷風。鼻流清涕。皆傷熱。不可發散。蓋肺受熱傷。若更發散。重傷其肺。只須黃芩、薄荷、甘草、桔梗辛涼之味托之可也。欲知外感之詳。當於傷寒科證治準繩。醫門法律中求之。則得矣。

偶齋云。用五法治。人反疑之。用雜藥遷延而死。是誰之過歟。

瘟疫論

明 具區 吳有性又可 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 重訂

卷上

原病

病疫之由。昔以爲非其時有其氣。春應溫而反大寒。夏應熱而反大涼。秋應涼而反大熱。冬應寒而反大溫。得非時之氣。長幼之病相似。以爲疫。余論則不然。夫寒熱溫涼。乃四時之常。因風雨陰晴。稍爲損益。假令秋熱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傷寒與中暑。感天地之常氣。疫者感天地之厲氣。在歲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時有盛衰。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卽病。邪自口鼻而入。所客內不在藏府。外不在經絡。舍於伏脊之內。去表不遠。附近於胃。乃表裏之分界。是爲半表半裏。卽鍼經所謂橫連膜原是也。胃爲十二經之海。

偶齋云。手足各三陰三陽。爲十二經也。

十二經皆都會於胃。故胃氣能敷布於十二經中。而榮養百骸。毫髮之間。靡所不貫。凡邪在經爲表。在胃爲裏。今邪在膜原者。正當經胃交關之所。故爲半表半裏。其熱淫之氣。浮越於某經。卽能顯某經之證。如浮越於太陽則有頭項痛。腰痛如折。如浮越於陽明。則有目痛。眉稜骨痛。鼻乾。如浮越於少陽。則有脇痛。耳聾。寒熱。嘔而舌苦。大概觀之。邪越太陽居多。陽明次之。少陽又其次也。邪之所著。有天受。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凡人口鼻之氣。通乎天氣。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氣。亦自不及。外邪因而乘之。昔有三人冒霧早行。空腹者死。飲酒者病。飽食者不病。疫邪所著。又何異耶。若其年氣來厲。不論強弱。觸之卽病。則又不拘於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卽發。感之淺者。邪不勝正。未能頓發。或遇飢飽勞碌。憂思氣怒。正氣被傷。邪氣張溢。榮衛運行之機。乃爲之阻。吾身之陽氣。因而屈曲。故爲病熱。其始也格陽於內。不及於表。故先凜凜惡寒。甚則四肢厥逆。陽氣漸積。鬱極而通。故厥囘而中外皆熱。至是但熱而不惡寒者。因其陽氣之週也。此際或有汗。或反無汗者。在乎邪結之輕重也。卽使有汗。乃肌表之汗。若外感在經

之邪。一汗而解。今邪在半表半裏。表雖有汗。徒損真氣。邪氣深伏。何能得解。必俟其伏邪已潰。表氣潛行於內。乃作大戰。精氣自內。由膜原以達表。振戰止而後熱。此時表裏相通。故大汗淋漓。衣被濕透。邪從汗解。此名戰汗。當即脈靜身凉。神清氣爽。霍然而愈。然有自汗而解者。但出表為順。即不藥亦自愈也。伏邪未潰。所有之汗。止得衛氣暫通。熱雖暫減。逾時復熱。午後潮熱者。至是鬱甚。陽氣與時消息也。自後加熱而不惡寒者。陽氣之積也。其惡寒或微或甚。因其人之陽氣盛衰也。其發熱或短或長。或晝夜純熱。或黎明稍減。因其感邪之輕重也。疫邪與瘧彷彿。但瘧不傳胃。惟疫乃傳胃。始則皆先凜凜惡寒。既而發熱。又非若傷寒發熱而兼惡寒也。至於伏邪動作。方有變證。其變或從外解。或從內陷。從外解者順。從內陷者逆。更有表裏先後不同。有先表而後裏者。有先裏而後表者。有但表而不裏者。有但裏而不表者。有表裏偏勝者。有表裏分傳者。有表而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從外解者。或發斑。或戰汗、狂汗、自汗、盜汗。從內陷者。胸膈痞悶。心下脹滿。或腹中痛。或燥結便秘。或熱結旁流。或協熱下痢。或嘔吐、惡心、譫語、舌黃、舌黑、胎刺等證。因證而知變。因變而知治。此言其大略。詳見脈證治法諸條。

偶齋云。傷寒感冒。邪從外入。謂之中經。瘟疫邪發膜原。由內而出。謂之浮越。傷寒瘟疫。只傳足三陰三陽。不到手三陰三陽。故不言手經而言足經。足太陽乃膀胱經也。與腎爲表裏。而腎爲足少陰也。足陽明乃胃經也。與脾爲表裏。而脾爲足太陰也。足少陽乃膽經也。與肝爲表裏。而肝爲足厥陰也。

瘟疫初起

瘟疫初起。先憎寒而後發熱。日後但熱而無憎寒也。初起之二三日。其脈不浮不沉而數。晝夜發熱。日晡益甚。頭疼身痛。其時邪在伏脊之前。腸胃之後。雖有頭疼身痛。此邪熱浮越於經。不可認爲傷寒表證。輒用麻黃、桂枝之類。强發其汗。此邪不在經。汗之徒傷表氣。熱亦不減。又不可下。此邪不在裏。下之徒傷胃氣。其渴愈甚。宜達原飲。

達原飲

檳榔二錢 厚朴一錢 草果仁五分 知母一錢
芍藥一錢 黃芩一錢 甘草五分

右用水一鍾煎八分午後溫服

按、檳榔能消能磨。除伏邪。爲疎利之藥。又除嶺南瘴氣。厚朴破戾氣所結。草果辛烈氣雄。除伏邪盤錯。三味協力。直達其巢穴。使邪氣潰敗。速離膜原。是以爲達原也。熱傷津液。加知母以滋陰。熱傷榮氣。加白芍以和血。黃芩清燥熱之餘。甘草爲和中之用。以後四味。不過調和之劑。如渴與飲。非拔病之藥也。 凡疫邪遊溢諸經。當隨經引用。以助升泄。如脇痛耳聾。寒熱嘔而口苦。此邪熱溢於少陽經也。本方加柴胡一錢。 如腰背項痛。此邪熱溢於太陽經也。本方加羌活一錢。 如目痛。眉稜骨痛。眼眶痛。鼻乾不眠。此邪熱溢於陽明也。本方加乾葛一錢。 證有遲速輕重不等。藥有多寡緩急之分。務在臨時料理。酌定分兩。大略而已。不可執滯。間有感之輕者。舌上白胎亦薄。熱亦不甚。而無數脈。其不傳裏者。一二劑自解。稍重者必從汗解。如不能汗。乃邪氣盤錯於膜原。內外隔絕。表氣不能通於內。裏氣不能達於外。不可強汗。病家見加發散之藥。便欲求汗。誤用衣被壅遏。或將湯火熨蒸。甚非法也。然表裏隔絕。此時無遊溢之邪在經。三陽加法不必用。宜照本方可也。感之重者。舌上胎如積粉。滿布無隙。服湯

後不從汗解。而從內陷者。舌根先黃。漸至中央。邪漸入胃。此三消飲證。若脈長洪而數。大汗多渴。此邪氣適離膜原。欲表未表。此白虎湯證。如舌上純黃色。兼見裏證。爲邪已入胃。此又承氣湯證也。有兩三日卽潰而離膜原者。有半月十數日不傳者。有初得之四五日。淹淹攝攝。五六日後。陡然勢張者。凡元氣勝者。毒易傳化。元氣薄者。邪不易化。卽不易傳。設遇他病久虧。適又微疫。能感不能化。安望其傳。不傳則邪不去。邪不去則病不瘳。延纏日久。愈沉愈伏。多致不起。時師誤認怯證。日進參耆。愈壅愈固。不死不休也。

偶齋云。少陽膽經行身之側。爲半表半裏。柴胡乃本經之藥。太陽膀胱經行身之背爲表。羌活乃本經之藥。陽明胃經行身之面前爲裏。葛根乃本經之藥。

傳變不常

疫邪爲病。有從戰汗而解者。有從自汗、盜汗、狂汗而解者。有無汗竟傳入胃者。有自汗淋漓。熱渴反甚。終得戰汗方解者。有胃氣壅鬱。必因下。乃得戰汗而解者。有表以汗解。裏有餘邪。不因他故。越三五日前證復發者。有發黃因下而愈者。有發

黄因下而斑出者。有竟從發斑而愈者。有裏證急。雖有斑。非下不愈者。此則傳變不常。亦爲常變也。有局外之變者。男子適逢淫欲。或向來下元空虛。邪熱乘虛陷於下焦。氣道不施。以致小便閉塞。小腹脹滿。每至夜卽發熱。與導赤散五苓五皮之類。分毫不效。得大承氣一服。小便如注而愈者。或裏有他病。一隅之虧。邪乘宿昔所損而傳者。如失血崩帶。經水適來適斷。心痛疝氣。痰火喘急。凡此皆非常變。大抵邪行如水。惟注者受之。傳變不常。皆因人而使。蓋因疫而發舊病。治法無論某經某病。但治其疫。而舊病自愈。

偶齋云。戰汗、身體顫抖而汗出也。自汗、無故自然汗出也。盜汗、熟睡而汗出也。狂汗、其人發狂。走跳叫駡。狂已。忽然汗出安臥也。

急證急攻

瘟疫發熱一二日。舌上白胎如積粉。早服達原飲一劑。午前舌變黃色。隨現胸膈滿痛。大渴煩躁。此伏邪卽潰。邪毒傳胃也。前方加大黃下之。煩渴少減。熱去六七。午後復加煩燥發熱。通舌變黑生刺。鼻如煙煤。此邪毒最重。復瘀到胃。急投大承

氣湯。傍晚大下。至夜半熱退。次早鼻黑胎刺如失。此一日之間。而有三變。數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傳變亦速。用藥不得不緊。設此證不服藥。或投緩劑羈遲二三日必死。設不死。服藥亦無及矣。嘗見瘟疫二三日即斃者乃其類也。偶齋云。一日之病。而有三變。此疫毒之最重者。若以緩劑治之。而能望其生者幾希。

表裏分傳

瘟疫舌上白胎者。邪在膜原也。舌根漸黃至中央。乃邪漸入胃。設有三陽現證。用達原飲。三陽加法。因有裏證。復加大黃。名三消飲。三消者。消內消外消不內不外也。此治疫之全劑。以毒邪表裏分傳。膜原尙有餘結者宜之。

三消飲

檳榔　草果　厚朴　白芍

甘草　知母　黃芩　大黃

葛根　羌活　柴胡

薑棗煎湯服。

熱邪散漫

瘟疫脈長洪而數。大渴復大汗。通身發熱。宜白虎湯。

白虎湯

石膏一兩　知母五錢　甘草一錢　炒米一撮

加薑煎服。

按、白虎湯辛涼發散之劑。清肅肌表氣分藥也。蓋毒邪已潰。中結漸開。邪氣方離膜原。尚未出表。然內外之氣已通。故多有脈長洪而數。白虎辛涼解散。服之或戰汗。或自汗而解。若瘟疫初起。脈雖數。未至洪大。其時邪氣盤踞於膜原。宜達原飲。誤用白虎。既無破結之能。但求清熱。是猶揚湯止沸耳。若邪已入胃。非承氣不愈。誤用白虎。既無逐邪之能。徒以剛悍而伐胃氣。反抑邪毒。致脈不行。因而細小。又認陽證得陰脈。妄言不治。醫見脈微欲絕。益不敢議下。日惟雜進寒涼。以爲穩當。愈投愈危。至死無悔。當此急投承氣。緩緩下之。六脈自復。

偶齋云。日惟雜進寒涼。以爲穩當。比比皆然。更有老手。診得脈虛。卽用溫補。前以誤用寒涼而致脈微。後以脈微。輒用溫補。試問若輩舉世皆然今爲是書說破。叵當悔悟矣。

內壅不汗

邪發於半表半裏。一定之法也。至於傳變。或出表。或入裏。或表裏分傳。醫見有表復有裏。乃引經論。先解其表。乃攻其裏。此大謬也。嘗見大劑麻黃連進。一毫無汗。轉見煩躁者何耶。蓋發汗之理。自內由中以達表。今裏氣結滯。陽氣不能敷布於外。卽四肢未免厥逆。又安能氣液蒸蒸以達表。譬如縛足之鳥。反欲飛升。其可得乎。蓋鳥之將飛。其身必伏。先縱足而後揚翅。方得升舉。此與戰汗之義同。又如水注。閉其後竅。則前竅不能涓滴。與發汗之義同。凡見表裏分傳之證。務宜承氣先通其裏。裏氣一通。不待發散。多有自能汗解。

偶齋云。裏氣通。自能汗出而解也。

下後脈浮

裏證下後。脈浮而微數。身微熱。神氣或不爽。此邪熱浮於肌表。裏無壅滯也。雖無汗。宜白虎湯。邪從汗解。　若夫下後。或數下後。脈空浮而數。按之豁然如無。宜白虎湯。加人參覆盃則汗解。　下後脈浮而數。原當汗解。遷延五六日。脈證不改。仍不得汗者。以其人或自利經久。或表有他病先虧。或本病日久下遲。或反覆數下。以致週身血液枯涸。故不得汗。白虎辛涼。除肌表散漫之熱邪。加人參以助週身之血液。於是經絡潤澤。元氣鼓舞。腠理開發。故得汗解。

下後脈復沉

裏證脈沉而數。下後脈浮者。當得汗解。今不得汗。後二三日。脈復沉者。膜原餘邪復瘀到胃也。宜更下之。更下後。脈再浮者。仍當汗解。宜白虎湯。

邪氣復聚

裏證下後。脈不浮。煩渴減。身熱退。越四五日。復發熱者。此非關飲食勞復。乃膜原尙有餘邪隱匿。因而復發。此必然之理。不知者每每歸咎於病人誤也。宜再下之

卽愈。但當少與。愼勿過劑。以邪氣微也。

下後身反熱

應下之證。下後當脈靜身涼。今反發熱者。此內結開。正氣通。鬱陽暴伸也。卽如爐中伏火。撥開雖焰。不久自息。此與下後脈反數義同。若瘟疫將發。原當日漸加熱。胃本無邪。誤用承氣。更加發熱。實非承氣使然。乃邪氣方張。分內之熱也。但嫌下早之誤。徒傷胃氣耳。日後傳胃。再當下之。又有藥煩者。與此懸絕。詳載本條。

下後脈反數

應下失下。口燥舌乾而渴。身反熱減。四肢時厥。欲得近火擁被。此陽氣伏也。旣下厥回。去爐減被。脈大而加數。舌上生津。不思水飲。此裏邪去。鬱陽暴伸也。宜柴胡清燥湯。去花粉、知母。加葛根。隨其性而升泄之。此證類近白虎。但熱渴旣除。又非白虎所宜也。

因證數攻

瘟疫下後。二三日或一二日。舌上復生胎刺。邪未盡也。再下之。胎刺雖未去。已無鋒芒而軟。然熱渴未除。更下之。熱渴減。胎刺脫。日後更復熱。又生胎刺。更宜下之。余里周因之者。患疫月餘。胎刺凡三換。計服大黃二十兩。始得熱不復作。其餘脈證方退。所以凡下不以數計。有是證則投是藥。醫家見理不透。經歷未到。中道生疑。往往遇此證。反致擔閣。但其中有間日一下者。有應連下三四日者。有應連下二日間一日者。其間寬緩之施。有應用柴胡清燥湯者。有應用犀角地黃湯者。至投承氣。某日應多與。某日應少與。如其不能得法。亦足以誤事。此非可以言傳。貴乎臨時斟酌。

偶齋云病家以症加重而咎醫。醫家未經深識。輒換湯頭。由此而誤者實繁。故醫治別病要活法。治瘟疫認定表裏。依法二三劑。病雖不解。其症仍在者。不妨再服。自然著效矣。

朱海疇者。年四十五歲。患疫。得下症。四肢不舉。身臥如塑。目閉口張。舌上胎刺。問其所苦。不能答。因問其子。兩三日所服何藥。云進承氣湯三劑。每劑投大黃兩餘不效。更無他策。惟待日而已。但不忍坐視。更祈診視。余診得脈尚有神。下證悉具。

藥所不到也。先投大黃一兩五錢。目有時而少動。再投舌刺無芒。口漸開能言。三劑舌胎少去。神思稍爽。四日服柴胡清燥湯。五日復生芒刺煩熱。又加再下之。七日又投承氣養榮湯。熱少退。八日仍用大承氣。肢體自能少動。計半月。共服大黃十二兩而愈。又數日始進糜粥。調理兩月平復。凡治千人。所遇此等。不過二三人而已。姑存案以備參酌。

病愈結存

瘟疫下後。脈證俱平。腹中有塊。按之則痛。自覺有所阻而微悶。或時有升降之氣往來不利。常作蛙聲。此邪氣已盡。其宿結尚未除也。此不可攻。攻之徒損元氣。氣虛益不能傳送。終無補於治結。須飲食漸進。胃氣稍復。津液流通。自能潤下也。嘗遇病愈後。食粥累月。結塊方下。堅黑如石。

下隔

瘟疫愈後。脈證俱平。大便二三旬不行。時時作嘔。飲食不進。雖少與湯水。嘔吐愈

加。此爲下隔。蓋下既不通。必返於上。誤認翻胃。與以牛黃狗寶誤作寒氣。與以丁香二陳之類誤也。宜調胃承氣熱服。頃得宿結及溏糞粘膠惡物。臭不可當者。嘔吐立止。所謂欲求南風。須開北牖是也。嘔止愼勿驟補。若與參耆。下焦須閉。嘔吐仍作也。此與病愈結存彷彿。彼則妙在往來蛙聲一證。故不嘔而能食。可見毫釐之差。遂有千里之異。按二者大便俱閉。脈靜身涼。一安一危者。在乎氣通氣塞之間而已矣。

注意逐邪勿拘結糞

瘟疫可下者。約三十餘證。不必悉具。但見舌黃。心腹痞滿。便於達原飲加大黃下之。蓋邪在膜原者。已有行動之機。欲離未離之際。得大黃促之而下。實爲開門袪賊之法。卽使未愈。邪亦不能久羈。二三日後。餘邪入胃。仍用小承氣徹其餘毒。大凡客邪貴乎早治。乘人氣血未亂。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劑不至掣肘。愈後亦易平復。欲爲萬全之策者。不過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爲要耳。但要諒人虛實。度邪之輕重。察病之緩急。揣邪氣離膜原之多寡。然後藥不空投。投藥無太過不及之弊。是以仲景自大柴胡以下。立三承氣。多與少與。自有輕重之

殊。勿拘於下不嫌遲之說。應下之證。見下無結糞。以爲下之早。或以爲不應下之證。誤投下藥。殊不知承氣本爲逐邪而設。非專爲結糞而設也。必俟其糞結。血液爲熱所摶。變證迭起。是猶養虎遺患。醫之咎也。況多有溏糞失下。但蒸作極臭如敗醬。或如藕泥。臨死不結者。但得穢惡一去。邪毒從此而消。脈證從此而退。豈徒孜孜糞結而後行哉。假如經枯血燥之人。或老人血液衰少。多生燥結。或病後血氣未復。亦多燥結。在經所謂不更衣十日無所苦。有何妨害。是知燥結不致損人。邪毒之爲殞命也。要知因邪致熱。熱致燥。燥致結。非燥結而致邪熱也。但有病久失下。燥結爲之壅閉。瘀邪鬱熱。益難得泄。結糞一行。氣通而邪熱乃泄。此又前後之不同。總之邪爲本。熱爲標。結糞又其標也。能早去其邪。安有燥結耶。

偶齋云。切要之言。

假令滯下。本無結糞。初起質實。頻數窘急者。宜芍藥湯。加大黃下之。此豈亦因結糞而然耶。乃爲逐邪而設也。或曰。得毋爲積滯而設與。余曰非也。邪氣客於下焦。氣血壅滯。結而爲積。若去積以爲治。已成之積方去。未成之積復生。須用大黃逐去其邪。是乃斷其生積之原。榮衛流通。其積不治而自愈矣。更有虛痢。又非此論。

或問脈證相同。其糞有結有不結何也。曰。原其人病至大便當即不行。續得蘊熱。益難得出蒸而爲結也。一者其人平素大便不實。雖胃家熱甚。但蒸作極臭。狀如粘膠。至死不結。應下之證。設引經論初硬後必溏不可攻之句。誠爲千古之弊。

偶齋云。滯下即痢疾也。

大承氣湯

大　黃五錢　厚　朴一錢　枳　實一錢　芒　硝一錢

水薑煎服。弱人減半。邪微者各復減半。

偶齋云。凡書所云攻之下之利之。皆承氣也。大承氣湯。痞滿燥實四症全治。大黃去實芒硝去燥。枳實去痞。厚樸去滿。

小承氣湯

大　黃五錢　厚　朴一錢　枳　實一錢

水薑煎服。

偶齋云。小承氣湯。治痞滿實而不燥。

調胃承氣湯

大黃五錢 芒硝二錢三分 甘草一錢

水薑煎服。

偶齋云。調胃承氣湯。治燥實而不痞滿。

按、三承氣湯。功用彷彿。熱邪傳裏。但上焦痞滿者。宜小承氣湯。中有堅結者。加芒硝。軟堅而潤燥。病久失下。雖無結糞。然多粘膩極臭惡物。得芒硝助大黃。有蕩滌之能。設無痞滿。惟有宿結而有瘀熱者。調胃承氣宜之。三承氣。功效俱在大黃。餘皆治標之品也。不耐藥湯者。或嘔或畏。當爲細末蜜丸湯下。

偶齋云。大黃作丸。從權也。總不若湯藥蕩滌之速。

蓄血

大小便蓄血便血。不論傷寒時疫。蓋因失下。邪熱久羈。無由以泄。血爲熱搏。留於經絡。敗爲紫血。溢於腸胃。瘀爲黑血。便色如漆。大便反易者。因結糞得血而潤下。結糞雖行。真元已敗。多至危殆。其有喜妄如狂者。此胃熱波及於血分。血乃心之屬。血中留火。延蔓心家。宜其有是證矣。仍從胃治。

偶齋云。仍從胃治者。謂須下也。

發黃一證。胃實失下。表裏壅閉。鬱而爲黃。熱更不泄。搏血爲瘀。凡熱經氣不鬱。不致發黃。熱不干血分。不致蓄血。同受其邪。故發黃而兼蓄血。非蓄血而致發黃也。

偶齋云。發黃者。面黃眼白黃。甚則一身皆黃。黃而明亮者輕。黃而黑暗者重。蓄血者。熱邪干於血分。瘀留而不行也。

但蓄血一行。熱隨血泄。黃隨泄減。嘗見發黃者。原無瘀血。有瘀血者。原不發黃。所以發黃。當咎在經鬱熱。若專治瘀血。誤也。　胃移熱於下焦氣分。小便不利。熱結膀胱也。移熱於下焦血分。膀胱蓄血也。小腹硬滿。疑其小便不利。今小便自利者。責之蓄血也。小便不利。亦有蓄血者。非小便自利。方爲蓄血也。　胃實失下。至夜發熱者。熱留血分。更加失下。必致瘀血。　初則晝夜發熱。日晡益甚。既投承氣。晝日熱減。至夜獨熱者。瘀血未行也。宜桃仁承氣湯。服湯後熱除爲愈。或熱時前後縮短。再服再短。蓄血盡而熱亦盡。大勢已去。亡血過多。餘焰尚存者。宜犀角地黃湯調之。　至夜發熱。亦有瘴瘧。有熱入血室。皆非蓄血。並未可下。宜審。

偶齋云。瘴瘧者。但熱而不寒之瘧疾也。血室者。婦人藏經之所。未行經之前。血

室滿。邪熱不能入。已行經之後。其室空虛。熱邪乘虛而入。其證儼如瘧狀。當用小柴胡湯調之不可當瘧治。

桃仁承氣湯方

大黃 芒硝 桃仁 當歸

芍藥 丹皮

照常煎服。

犀角地黃湯方

地黃一兩 白芍二錢 丹皮二錢 犀角二錢鎊碎

右先將地黃溫水潤透。銅刀切作片。石臼內搗爛。再加水調糊。絞汁聽用。其滓入藥同煎。藥成去滓。入前汁合服。

按。傷寒太陽病不解。從經傳腑。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者愈。血結不行者。宜抵當湯。今瘟疫初無表證。而惟胃實。故腸胃蓄血多。膀胱蓄血少。然抵當湯行瘀逐蓄之最者。無分前後二便。並可取用。蓄血結甚者。在桃仁力所不及。宜抵當湯。非大毒猛厲之劑。不足以抵當。故名之。然抵當證所遇亦少。存此以

備萬一之用。

抵當湯方

大　黃五錢　虻蟲二十枚炙乾研碎　桃　仁五錢研如泥　水　蛭炙乾爲末五分

照常煎服。

發黃疸

疫邪傳裏。遺熱下焦。小便不利。邪無輸泄。經氣鬱滯。其傳爲疸。身目如金者。宜茵陳湯。

茵　陳二錢　山　梔一錢　大　黃五錢

水薑煎服。

按、茵陳爲治疸退黃之專藥。今以病症較之。黃因小便不利。故用山梔。除小腸屈曲之火。瘀熱既除。小便自利。當以發黃爲標。小便不利爲本。及論小便不利。病原不在膀胱。乃係胃家移熱。又當以小便不利爲標。胃實爲本。是以大黃爲專功。山梔次之。茵陳又其次也。設去大黃而服山梔、茵陳。是忘本治標。鮮有效

矣。或用茵陳、五苓。不惟不能退黃。小便閒亦難利。

舊論發黃。有從濕熱。有從陰寒者。是亦妄生枝節。學者未免有多歧之感矣。夫傷寒時疫。既已傳裏。皆熱病也。熯萬物者。莫過於火。是知大熱之際。燥必隨之。又何暇生寒生濕。辟若冰炭。豈容並處耶。既無其證。焉有其方。智者所不信。古方有三承氣證。便於三承氣。加茵陳、山梔。當隨證施治。方爲盡善。

邪在胸膈

瘟疫胸膈滿悶。心煩喜嘔。欲吐不吐。雖吐而不得大吐。腹不滿。欲飲不能飲。欲食不能食。此疫邪留於胸膈。宜瓜蒂散吐之。

偶齋云。此種用西洋法吐之亦可。

瓜蒂散

甜瓜蒂一錢　赤小豆三錢研碎　生山梔仁二錢

右用水二鍾。煎一鍾。後入赤豆。煎至八分。先服四分。一時後不吐。再服盡。吐之未盡。煩滿尚存者。再煎服。如無瓜蒂。以淡豆豉二錢代用。

辨明傷寒時疫

或曰。子言傷寒與時疫。有霄壤之隔。今用三承氣。及桃仁承氣、抵當、茵陳諸湯。皆傷寒方也。既用其方。必同其症。子何言之異也。曰。夫傷寒必有感冒之因。或單衣風露。或強力入水。或臨風脫衣。或當簷出浴。常覺肌肉粟起。既而四肢拘急。惡風惡寒。然後頭疼身痛。發熱惡寒。脈浮而數。脈緊無汗爲傷寒。脈緩有汗爲傷風。若時疫初起。原無感冒之因。忽覺凜凜。以後但熱而不惡寒。然亦有所觸因而發者。或飢飽勞碌。或焦思氣鬱。皆能觸動其邪。是促其發也。不因所觸。無故自發者居多。促而發者。十中之一二耳。且傷寒投劑。一汗而解。時疫發散。雖汗不解。傷寒不傳染於人。時疫能傳染於人。傷寒之邪。自毫竅而入。時疫之邪。自口鼻入。傷寒感而卽發。時疫感久後發。傷寒汗解在前。時疫汗解在後。傷寒投劑。可使立汗。時疫汗解。俟其內潰。汗出自然。不可以期。傷寒解以發汗。時疫解以戰汗。傷寒發斑病篤。時疫發斑病衰。傷寒感邪在經。以經傳經。時疫感邪在內。內溢於經。經不自傳。傷寒感發甚暴。時疫多有淹纏二三日。或漸加重。或淹纏五六日。忽然加重。傷寒

初起。以發表爲先。時疫初起。以疎利爲主。種種不同。其所同者。傷寒時疫。皆能傳胃。至是同歸於一。故用承氣湯輩。導邪而出。要之傷寒時疫。始異而終同也。

夫傷寒之邪。自肌膚而逕傳裏。如浮雲之過太虛。原無根蒂。惟其傳法。始終有進而無退。故下後皆能脫然而愈。若時疫之邪。始則匿於膜原。根深蒂固。發時與榮衛交併。客邪經由之處。榮衛未有不被其所傷者。因其傷故名曰潰。然不潰則不能傳。不傳邪不能出。邪不出而疾不瘳。

時疫下後。多有未能頓解者何耶。蓋疫邪每有表裏分傳者。因有一半向外傳。邪留於肌肉。一半向內傳。邪留於胃家。邪留於胃。故裏氣結滯。裏氣結。表氣因而不通。於是肌肉之邪。不能即達於肌表。下後裏氣一通。表氣亦順。向者鬱於肌肉之邪。方能盡發於肌表。或斑或汗。然後脫然而愈。傷寒下後。無有此法。雖曰終同。及細較之。而終又有不同者。

或曰。傷寒感天地之正氣。時疫感天地之戾氣。氣既不同。俱用承氣。又何藥之相同也。曰風寒疫邪。與吾身之真氣。勢不兩立。一有所着。氣壅火積。氣也火也邪也。三者混一。與之俱化。失其本然之面目。至是均謂之邪矣。但以驅逐爲功。何論邪之同異也。

假如初得傷寒爲陰邪。主閉藏而無汗。傷風爲陽邪。主開發而多汗。始有桂枝、麻黃之分原其感而未化也。傳至少陽並用柴胡。傳至胃家並用承氣。至是亦無復有風寒之分矣推而廣之。是知疫邪傳胃治法無異也。

發斑戰汗合論

凡疫邪留於氣分。解以戰汗。留於血分。解以發斑。氣屬陽而輕淸。血屬陰而重濁。是以邪在氣分則易疏透。邪在血分恆多膠滯。故陽主速而陰主遲。所以從戰汗者。可使頓解。從發斑者。當圖漸愈。

戰汗（此條與邪氣復聚同例）

疫邪先傳表。後傳裏。忽得戰汗。經氣輸泄。當卽脈靜身涼。煩渴頓除。三五日後。陽氣漸積。不待飲食勞碌。或有反復者。蓋表邪已解。裏邪未去。纔覺發熱。下之卽解。

疫邪表裏分傳。裏氣壅閉非下不可。下之未盡。日後復熱。當復下復汗。　瘟疫下後。煩渴減。腹滿去。或思食而知味。裏氣和也。身熱未除。脈近浮。此邪氣拂鬱於

經。表未解也。當得汗解。如未得汗。以柴胡清燥湯和之。復不得汗者。從漸解也。不可苛求其汗。　應下失下。氣消血耗。既下欲作戰汗。但戰而不汗者危。以中氣虧微。但能降陷。不能升發也。次日當期復戰。厥回汗出者生。厥不回。汗不出者死。以正氣脫。不勝其邪也。　戰而厥回無汗者。真陽尚在。表氣枯涸也。可使漸愈。凡戰而不汗。忽痙者必死。痙者身如尸。牙關緊目上視。　凡戰不可擾動。但可溫覆。擾動則戰而中止。次日當期復戰。　戰汗後。復下後。越二三日。反腹痛不止者。欲作滯下也。無論已見積。未見積。宜芍藥湯。

偶齋云。厥者手足冷也。凡戰必凜之惡寒。而手足厥冷。及戰已而手足溫者。謂之厥回。

芍藥湯方

白芍藥一錢　當歸一錢　檳榔二錢　厚朴一錢

甘草七分

水薑煎服。裏急後重加大黃三錢。紅積倍芍藥。白積倍檳榔。煎服。

自汗

自汗者。不因發散。自然汗出也。伏邪中潰。氣通得汗。邪欲去也。若脈長洪而數。身熱大渴。宜白虎湯。得戰汗方解。裏證下後。續得自汗。雖二三日不止。甚則四五日汗不止。身微熱。熱甚則汗甚。熱微汗亦微。此屬實。乃表有留邪也。邪盡汗止。汗不止者。宜柴胡湯以佐之。表解則汗止。設有三陽經證。當用三陽隨經加減法。與協熱下利投承氣同義。表裏雖殊。其理則一。若誤認為表虛自汗。輒用黃耆實表。及止汗之劑。則誤矣。有表證時當盛暑。多作自汗。宜下之。白虎證自汗詳見前。若面無神色。唇口刮白。表裏無陽證。喜熱飲。稍冷則畏。脈微欲絕。忽得自汗。淡而無味者為虛脫。夜發則晝死。晝發則夜亡。急當峻補。補不及者死。大病愈後數日。每飲食及驚動卽汗。此表裏虛怯。宜人參養榮湯倍黃耆。

偶齋云。三陽症仍是太陽腰脊疼痛。項強痛。加羌活。陽明目眥痛。眉稜骨痛。目脹鼻乾。加葛根。少陽往來寒熱而嘔。胸脇痛。耳聾。加柴胡。

偶齋云。協熱下痢。謂邪熱協同腸胃之熱。迫入大腸而作痢。當投承氣湯。承者順也。順而去之。熱邪去。痢自止也。

盜汗

裏證下後。續得盜汗者。表有微邪也。若邪甚。竟作自汗。伏邪中潰。則作戰汗矣。凡人目張則衞氣行於陽。目瞑則衞氣行於陰。行陽謂升發於表。行陰謂斂降於內。今內有伏熱。而又遇衞氣。兩陽相搏。熱蒸於外則腠理開而盜汗出矣。若內伏之邪一盡。則盜汗自止。設不止者。宜柴胡湯以佐之

行於陰不能衞護其表。毫竅空疎。微邪乘間而出。邪盡而盜汗自止。設不止者。宜柴胡湯以佐之

時疫愈後。脈靜身涼。數日後反得盜汗。及自汗者。此屬表虛。宜黃耆湯。

柴胡湯

柴　胡二錢　黃　芩一錢　陳　皮一錢　甘　草一錢

生　薑一錢　大　棗一枚

古方用人參、半夏。今表實。故不用人參。無嘔吐。不加半夏。

偶齋云。有人參、半夏。無陳皮。即小柴胡湯。

黃耆湯

黃　耆三錢　五味子三分　當　歸一錢　白　朮一錢

甘　草五分

照常煎服。如汗未止。加麻黃淨根一錢五分。無有不止者。然屬實者常多。屬虛

者常少。邪氣盛爲實。正氣奪爲虛。虛實之分。在乎有熱無熱。有熱爲實。無熱爲虛。若顛倒誤用。未免實實虛虛之弊。臨證當慎。偶齋云麻黃能發汗。麻黃根能止汗。

狂汗

狂汗者。伏邪中潰。欲作汗解。因其人稟賦肥盛。陽氣衝擊。不能頓開。故忽然坐臥不安。且狂且躁。少頃。大汗淋漓。狂躁頓止。脈靜身涼。霍然而愈。

發斑

邪留血分。裏氣壅閉。非下不斑。斑出爲毒邪外解。下後斑漸出。更不可大下。設有下證。少與承氣緩緩下之。若復大下。中氣不振。斑毒內陷則危。宜托裏舉斑。

托裏舉斑湯

白芍藥　當歸各一錢　升麻五分　白芷七分

柴胡七分　川山甲二錢炙黃爲粗末

水薑煎服。下後斑漸出。復大下。斑毒復隱。反加循衣摸床。撮空理線。脉漸微者危。本方加人參一錢。補不及者死。若未下而先發斑者。設有下證。少與承氣。須從緩下。

數下亡陰

下證以邪未盡。不得已而數下之。間有兩目加澁。舌反枯乾。津不到咽。唇口燥裂。緣其人所禀陽臟。素多火而陰虧者。今重亡津液。宜清燥養榮湯。設熱渴未除。裏證仍在。宜承氣養榮湯。

解後宜養陰忌投參朮

夫疫乃熱病也。邪氣內鬱。陽氣不得宣布。積陽爲火。陰氣每爲熱搏。暴解之後。餘焰尚在。陰血未復。大忌參、耆、白朮。得之反助其壅鬱。餘邪留伏。不惟目下淹纏。日後變生異證。或周身痛痺。或四肢攣急。或流火結痰。或遍身瘡瘍。或兩腿鑽痛。或勞嗽湧痰。或氣毒流注。或痰核穿漏。皆驟補之爲害也。若有陰枯血燥者。宜清燥

養榮湯。若素多痰。及少年平時肥盛者。投之恐有泥膈之弊。亦宜斟酌。大抵時疫愈後。調理之劑。投之不當。莫如靜養節飲食爲第一。

清燥養榮湯

知母　天花粉　當歸身　白芍

地黃汁　陳皮　甘草

加燈芯煎服。表有餘熱。宜柴胡養榮湯。

柴胡養榮湯

柴胡　黃芩　陳皮　甘草

當歸　白芍　生地　知母

天花粉

薑棗煎服。裏證未盡。宜承氣養榮湯。

承氣養榮湯

知母　當歸　芍藥　生地

大黃　枳實　厚朴

水薑煎服。痰涎湧甚。胸膈不清者。宜瓜貝養榮湯。

瓜貝養榮湯

知母 花粉 貝母 瓜蔞實

橘紅 白芍 當歸 紫蘇子

水薑煎服。

用參宜忌有前利後害之不同

凡人參所忌者裏證耳。邪在表及半表半裏者。投之不妨。表有客邪者。古方如參蘇飲、小柴胡湯、敗毒散是也。半表半裏者。如久瘧扶虛用補中益氣。不但無礙。而且得效。即使暴瘧邪氣正盛。投之不當。亦不至脹。爲無裏證也。夫裏證者。不特傷寒瘟疫傳胃至如雜證。氣鬱、血鬱、火鬱、濕鬱、痰鬱、食鬱之類。皆爲裏證。投之即脹者。蓋以實填實也。

今瘟疫下後。適有暫時之通。即投人參。因而不脹。醫者輒言以爲用參之後。雖不見佳處。然不爲禍。便爲是福。乃恣意投之。不知胃家喜通惡塞。下後雖通。餘邪尚

在。再四服之。則助邪填實。前證復起。禍害隨至矣。間有失下。以致氣血虛耗者。有因邪盛數下。及大下而挾虛者。遂投人參。當覺精神爽慧。醫者病者皆以爲得意。明後日再三投之。即加變證。蓋方下之後。乘其胃家空闊。虛則沾其補而未見害。弗思餘邪未盡。任意投之。漸加壅閉。邪火復熾。愈投而變證愈增矣。戛由下後邪緩。虛急是以補正之效顯而助邪之害隱也。前後利害之不同者有如此。

下後間服緩劑

下後或數下。膜原尚有餘邪未盡。傳胃。邪與衛氣併。以熱不能頓除。當寬緩兩日。俟餘邪聚胃。再下之。宜柴胡清燥湯緩劑調理。

柴胡清燥湯

柴胡　黄芩　陳皮　甘草

花粉　知母

薑棗煎服。

下後反痞

疫邪留於心胸。令人痞滿。下之痞應去。今反痞者。虛也。以其人或因他病先虧。或因新產後氣血兩虛。或稟賦嬌怯。因而益虛。失其健運。邪氣留止。故令痞滿。今愈下而痞愈甚。若更用行氣破氣之劑。轉成壞證。宜參附養榮湯。

參附養榮湯

當歸一錢　白芍一錢　生地三錢　人參一錢
附子炮七分　乾薑炒一錢

照常煎服。果如前證。一服痞如失。倘有下證。下後脈實。痞未除者。再下之。此有虛實之分。一則有下證。下後痞即減者爲實。一則表雖微熱。脈不甚數。口不渴。下後痞反甚者爲虛。若潮熱口渴。脈數而痞者。投之禍不旋踵。

下後反嘔

疫邪留於心胸。胃口熱甚。皆令嘔不止。下之嘔當去。今反嘔者。此屬胃氣虛寒。少進粥飲。便欲吞酸者。宜半夏藿香湯。一服嘔立止。穀食漸加。

半夏藿香湯

半　夏一錢五分　眞藿香一錢　乾　薑炒一錢　白茯苓一錢

廣陳皮一錢　白　朮炒一錢　甘　草五分

水薑煎服。有前後一證。首尾內變者。其患疫時。心下脹滿。口渴發熱而嘔。此應下之證也。下之諸證。減去六七。嘔亦減半。再下之。脹除熱退渴止。向則數日不眠。今則少寐。嘔獨轉甚。此疫已去而諸證除。胃續寒而嘔甚。與半夏藿香湯一劑而嘔卽止。

奪液無汗

瘟疫下後脈沉。下證未除。再下之。下後脈浮者。法當汗解。三五日不得汗者。其人預亡津液也。　時疫得下證。日久失下。日逐下利純臭水。晝夜十數行。乃致口燥唇乾。舌裂如斷。醫者誤按仲景協熱下利法。因與葛根黃連黃芩湯。服之轉劇。邀予診視。乃熱結傍流。急與大承氣一服。去宿糞甚多。色如敗醬。狀如枯膠。臭惡異常。是晚利頓止。次日服淸燥湯一劑。脈尙沉。再下之。脈始浮。下證減去。肌表僅存微熱。此應汗解。雖不得汗。然裏邪先盡。中氣和平。所以飲食漸進。半月後忽作戰

汗。表邪方解。蓋因下利日久。表裏枯燥之極。飲食半月。津液漸回。方可得汗。所謂積流而渠自通也。可見脈浮身熱。非汗不解。血燥津枯。非液不汗。昔人以奪血無汗。今以奪液無汗。血液雖殊。枯燥則一也。

偶齋云。至言。

補瀉兼施

證本應下。耽閣失治。或爲緩藥羈遲。火毒壅閉。耗氣搏血。精神殆盡。邪火獨存。以致循衣摸牀。撮空理線。筋惕肉瞤。支體振戰。目中不了了。皆緣應下失下之咎。邪熱一毫未除。元神將脫。補之則邪毒愈甚。攻之則幾微之氣不勝其攻。攻不可。補不可。補瀉不及。兩無生理。不得已。勉用陶氏黃龍湯。此證下亦死。不下亦死。與其坐以待斃。莫如含藥而亡。或有回生於萬一者。

偶齋云。應下失下。比比皆然。

黃龍湯方

大黃　厚朴　枳實　芒硝

人參　地黃　當歸

照常煎服。

按、前證實爲庸醫耽閣。及今投劑。補瀉不及。然大虛不補。虛何由以回。大實不瀉。邪何由以去。勉用參地以回虛。承氣以逐實。此補瀉兼施之法也。或遇此證。純用承氣。下證稍減。神思稍甦。續得肢體振戰。怔忡驚悸。心內如人將捕之狀。四肢反厥。眩暈鬱冒。項背強直。併前循衣、摸床、撮空等證。此皆大虛之候。將危之證也。急用人參養榮湯。虛候少回。速可屏去。蓋傷寒瘟疫。俱係客邪。爲火熱燥證。人參固爲益元氣之神品。偏於益陽。有助火固邪之弊。當此又非良品也。不得已而用之。

人參養榮湯

人參八分　麥門冬七分　遼五味一錢　地黃五分

當歸八分　白芍藥一錢五分　知母七分　陳皮六分

甘草五分

照常煎服。

如人方肉食而病適來。以致停積在胃。用大小承氣連下。惟是臭水稀糞而已。於承氣湯中但加人參一味服之。雖三四十日所停之完穀及完肉。於是方下。蓋承氣藉人參之力鼓舞胃氣。宿物始動也。偶齋云。人參能助下藥成功。

藥煩

應下失下。真氣虧微。及投承氣下咽。少頃額上汗出。髮根燥癢。邪火上炎。手足厥冷。甚則振戰心煩。坐臥不安。如狂之狀。此中氣素虧。不能勝藥。名爲藥煩。凡治此證。急投薑湯即已。藥中多加生薑煎服。則無此狀矣。更宜勻兩次服。以防嘔吐不納。三次服亦不妨。

停藥

服承氣腹中不行。或次日方行。或半日仍吐原藥。此因病久失下。中氣大虧。不能運藥。名爲停藥。乃天元幾絕。大凶之兆也。宜生薑以和藥性。或加人參以助胃氣。

又有邪實。病重劑輕。亦令不行。當審。

虛煩似狂

時疫坐臥不安。手足不定。臥未穩。則起坐。纔著坐。卽亂走。纔抽身。又欲臥。無有寧刻。或循衣摸牀。撮空撚指。師至纔診脈。將手縮去。六脈不甚顯。尺脈不至。此平時斲喪。根源虧損。因不勝其邪。元氣不能主持。故煩躁不寧。固非狂證。其危有甚於狂也。法當大補。然有急下者。或下後厥回。尺脈至。煩躁少定。此因邪氣少退。正氣暫復。微陽少伸也。不二時邪氣復聚。前證復起。勿以前下得效。今再下之。下之速死。急宜峻補。補不及者死。此證表裏無大熱。下證不備者。庶幾可生。譬如城郭空虛。雖殘寇而能直入。戰不可。守不可。其危可知。

神昏譫語

應下稽遲。血竭氣耗。內熱煩渴譫語。諸下證具而數下之。渴熱並減。下證悉去。五六日後。譫語不止者。不可以爲實。此邪氣去。元神未復。宜淸燥養榮湯。加神砂一

錢。鄭聲譫語。態度無二。但有虛實之分。不應另立名色。

偶齋云。譫語屬陽。鄭聲屬陰。譫語屬實。鄭聲屬虛。譫語狂忘無次序。鄭聲如老人言事。說已又說。作鄭重意也。

奪氣不語

時疫下後。氣血俱虛。神思不清。惟向裏床睡。似寐非寐。似寤非寤。呼之不應。此正氣奪。與其服藥不當。莫如靜守虛回。而神思自清。語言漸朗。若攻之。脈必反數。四肢漸厥。此虛虛之禍。危在旦夕。凡見此證。表裏無大熱者。宜人參養榮湯補之。能食者自然虛回。而前證自除。設不食者。正氣愈奪。虛證轉加。法當峻補。

老少異治

三春旱草。得雨卽榮。殘臘枯枝。雖灌弗澤。凡年高之人。最忌剝削。設投承氣。以一當十。設用參朮。十不抵一。蓋老年榮衛枯濇。幾微之元氣。易耗而難復也。不比少年氣血。生機甚捷。其勢浡然。但得邪氣一除。正氣隨復。所以老年慎瀉。少年慎補。

何况誤用耶。萬有年高稟厚。年少賦薄者。又當從權。勿以常論。

妄投破氣藥論

瘟疫心下脹滿。邪在裏也。若純用青皮、枳實、檳榔諸香燥破氣之品。冀其寬脹。此大謬也。不知內壅氣閉。原有主客之分。假令根於七情鬱怒。肝氣上升。飲食過度。胃氣填實。本無外來邪毒客氣相干。止不過自身之氣壅滯。投木香、砂仁、豆蔻、枳殼之類。上升者卽降。氣閉者卽通。無不立效。今疫毒之氣傳於胸胃。以致升降之氣不利。因而脹滿。實爲客邪累及本氣。但得客氣一除。本氣自然升降。脹滿立消。若專用破氣之劑。但能破正氣。毒邪何自而泄。脹滿何由而消。治法非用小承氣弗愈。既而腸胃燥結。下既不通。中氣鬱滯。上焦之氣不能下降。因而充積。卽膜原或有未盡之邪。亦無前進之路。於是表裏上中下三焦皆阻。故爲痞滿燥實之證。得大承氣一行。所謂一竅通。諸竅皆通。大關通而百關盡通也。向所鬱於腸胃之邪。由此而下。腸胃旣舒。在膜原設有所傳不盡之餘邪。方能到胃。乘勢而下也。譬若河道阻塞。前舟旣行。餘舟連尾而下矣。至是邪結並去。脹滿頓除。皆藉大黃之

力。大黃本非破氣藥。以其潤而最降。故能逐邪拔毒。破結導滯。加以枳、朴者。不可無佐使云爾。若純用破氣之品。津液愈耗。熱結愈固。滯氣無門而出。疫毒無路而泄。乃望其寬胸利膈。惑之甚矣。

偶齋云。見痞滿不敢用大黃。只用化痞消脹剋氣之藥爲穩當。時流莫不皆然。殊不知疫邪不去。徒損真氣。殺人尤速耳。

妄投補劑藥論

有邪不除。淹纏日久。必至尫羸。庸醫望之。輒用補劑。殊不知無邪不病。邪去而正氣得通。何患乎虛之不復也。今投補劑。邪氣益固。正氣日鬱。轉鬱轉熱。轉熱轉瘦。轉瘦轉補。轉補轉鬱。循環不已。乃至骨立而斃。猶言服參幾許。補之不及。天數也。病家止誤一人。醫者終身不悟。不知殺人無算。

偶齋云。讀至此處。凡有仁心者。當着眼猛醒。悟昔之非。而補過於將來。則庶幾乎可也。

妄投寒涼藥論

疫邪結於膜原。與衛氣併。因而晝夜發熱。五更稍減。日晡益甚。此與瘧相類。瘧熱短。過時如失。明日至期復熱。今瘟疫熱長。十二時中。首尾相接。寅卯之間。乃其熱之首尾也。卽二時餘焰不清。似乎日夜發熱。且其始也。邪結膜原。氣併爲熱。胃本無病。誤用寒涼。妄伐生氣。此其誤者一。及邪傳胃。煩渴口燥。舌乾胎刺。氣噴如火。心腹痞滿。午後潮熱。此應下之證。若用大劑芩、連、梔、柏。專務淸熱。竟不知熱不能自成其熱。皆由邪在胃家。阻礙正氣。鬱而不通。火亦留止。積火成熱。但知火與熱。不知因邪而爲火熱。智者必投承氣。逐去其邪。氣行火泄。而熱自已。若概用寒涼。何異揚湯止沸。每見今醫。好用黃連解毒湯、黃連瀉心湯。蓋本素問。熱淫所勝。治以寒涼。以爲聖人之言。必不我欺。況熱病用寒藥。最是捷徑。又何疑乎。每遇熱甚。反指大黃能泄而損元氣。黃連消熱。且不傷元氣。更無下泄之患。且得病家無有疑慮。守此以爲良法。由是凡遇熱證。大劑與之。二三錢不已。增至四五錢。熱又不已。晝夜連進。其病轉劇。至此技窮力竭。反謂事理當然。又見有等日久。腹皮貼背。乃調胃承氣證也。況無痞滿。益不敢議承氣。唯類聚寒涼。專務淸熱。又思寒涼之最者。莫如黃連。因而再倍之。日近危篤。有邪不除。耽誤至死。猶言服黃連至

幾兩。熱不能清。非藥之不到。或言不治之證。或言病者之數也。他日凡遇此證。每每如是。雖父母妻子。不過以此法毒之。蓋不知黃連苦而性滯。寒而氣燥。與大黃均爲寒藥。大黃走而不守。黃連守而不走。一燥一潤。一通一塞。相去甚遠。且疫邪首尾以通行爲治。若用黃連。反招閉塞之害。邪毒何由以泄。病根何由以拔。既不知病原。焉能以愈疾耶。

偶齋云。能用溫補者爲高手。見熱者用寒凉。又時流之得一也。

偶齋云。智者必投承氣。投承氣不即愈。或中有未盡。仍須再下。或內雖通。而邪未達表。不得不解。而身仍熱。病家見病未退。或旁人指摘。以爲病者本弱。不當用大黃峻利之劑。必致別延時師。設中無見識。又惑於衆人之疑謗。因而改用他劑。還延至死。病家不悟其由。反歸咎於前師。如此代人受過。蓋真無可如何也。凡遇此等。宜百方解喻。使之決然無疑。然後用藥。若避嫌遠引。袖手旁觀。以待其斃。豈良醫之用心哉。

問曰。間有進黃連而得效者何也。曰。其人正氣素勝。又因所受之邪本微。此不藥自愈之證。醫者誤投溫補。轉補轉鬱。轉鬱轉熱。此以三分客熱。轉加七分本熱也。

客熱者。因客邪所鬱。正分之熱也。此非黃連可愈。本熱者。因誤投溫補。正氣轉鬱。反致熱極。故續加煩渴不眠。譫語等證。此非正分之熱。乃庸醫添造分外之熱也。因投黃連。於是煩渴不眠。譫語等證頓去。要之。黃連但可清去七分無邪本熱。又因熱減而正氣卽回。所存三分有邪客熱。氣行卽已。醫者不解。遂以爲黃連得效。他日藉此概治客熱。則無效矣。又以昔效而今不效。疑其病原本重。非藥之不到也。執迷不悟。所害更不可勝計矣。

問曰。間有未經溫補之誤。進黃連而疾愈者何也。曰凡元氣勝病爲易治。病勝元氣爲難治。元氣勝病者。雖誤治未必皆死。病勝元氣者。稍誤未有不死者。此因其人元氣素勝。所感之初本微。是其氣有餘。足以勝病也。雖少與黃連。不能抑鬱正氣。此爲小逆。以正氣猶勝。而疾幸愈也。醫者不解。竊自邀功。他日設遇邪氣勝者。非導邪不能瘳其疾。誤投黃連。反招閉塞之害。未有不危者。

大便

結熱傍流。協熱下利。大便閉結。大腸膠閉。總之邪在裏。其證不同者。在乎通塞之

間耳。

協熱下利者。其人大便素不調。邪氣忽乘於胃。便作煩渴。一如平時泄瀉稀糞。而色不敗。甚則色但焦黃而已。此火邪傳裏。不能稽留於胃。至午後潮熱。便作泄瀉。子後熱退。泄瀉亦減。次日不作潮熱。利亦止爲病愈。潮熱未除。利不止者。宜小承氣湯。以撤其餘邪。而利自止。

利止二三日後。午後忽加煩渴。潮熱下泄。仍如前證。此伏邪未盡。復傳到胃也。治法同前。

大便秘結者。疫邪傳裏。內熱壅鬱。宿糞不行。蒸而爲結。漸至黑硬。下之結糞一行。瘀熱自除。諸證悉去。

偶齋云。同前者。仍須用承氣也。

熱結傍流者。以胃家實。內熱壅閉。先大便秘結。續得下利純臭水。全然無糞。日三四度。或十數度。宜大承氣湯。得結糞而利立止。服湯不得結糞。仍下利純臭水。幷所進湯藥。因大腸邪勝。失其傳送之職。知邪猶在也。病必不減。宜更下之。

偶齋云。往往見所進湯藥卽出者。乃結糞於中。而挾熱傍流。糞中結一行。所進

湯藥。皆得送而獲益矣。

大腸膠閉者。其人平素大便不實。設遇疫邪傳裏。但蒸作極臭。狀如粘膠。至死不結。但愈蒸愈閉。以致胃氣不能下行。疫毒無路而出。不下卽死。但得粘膠一去。下證自除。霍然而愈。

瘟疫愈後。三五日。或數日。反腹痛裏急者。非前病原也。此下焦別有伏邪所發。欲作滯下也。發於氣分則爲白積。發於血分則爲紅積。氣血俱病。紅白相兼。邪盡利止。未止者。宜芍藥湯。方見前

愈後。大便數日不行。別無他證。此是三陰不足。以致大腸虛燥。此不可攻。飲食漸加。津液流通。自能潤下也。覺穀道夯悶。宜作蜜箭導。甚則宜六成湯。

病愈後。脈遲細而弱。每至黎明。或夜半後。便作泄瀉。此命門眞陽不足。宜七成湯。

亦有雜證屬實者。宜大黃丸下之。立愈。

六成湯方

當歸一錢五分　白芍藥一錢　地黃五錢　天門冬一錢

肉蓯蓉三錢　麥門冬一錢

照常煎服。日後更燥者。宜六味丸。少減澤瀉。

七成湯方

破故紙炒香捶碎三錢　熟附子一錢　遼五味八分　白茯苓一錢

人參一錢　甘草炙五分

照常煎服。愈後更發者。宜八味丸。倍加附子。

小便

熱到膀胱。小便赤色。邪到膀胱。干於氣分。小便膠濇。干於血分。溺血蓄血。留邪欲出。小便急數。膀胱不約。小便自遺。膀胱熱結。小便閉塞。

熱到膀胱者。其邪在胃。胃熱灼於下焦。在膀胱但有熱而無邪。惟令小便赤色而已。其治在胃。

邪到膀胱者。乃疫邪分布下焦。膀胱實有之邪。不止於熱也。從胃來者治在胃。兼治膀胱。若純治膀胱。胃邪乘勢擁入膀胱。非其治也。若腸胃無邪。獨小便急數。或白膏如馬遺。其治在膀胱。宜猪苓湯。

猪苓湯方　邪干氣分者宜之。

猪　苓一錢　澤　瀉一錢　滑　石五分　甘　草八分

木　通一錢　車　前二錢

燈心煎服。

桃仁湯方　邪干血分者宜之。

桃　仁三錢如泥研　丹　皮一錢　當　歸一錢　赤　芍一錢

阿　膠二錢　滑　石五錢

照常煎服。小腹痛。按之硬痛。小便自調。有蓄血也。加大黄三錢。甚則抵當湯。藥分三等。隨其病之輕重而施治。

前後虛實

病有先虛後實者。宜先補而後瀉。有先實後虛者。宜先瀉而後補。假令先虛後實者。或因他病先虧。或因年高血弱。或因先有勞倦之極。或因新產亡血過多。或舊有吐血及崩漏之證。時疫將發。即觸動舊疾。或吐血。或崩漏。以致亡血過多。然後

疫氣漸漸加重。已上並宜先補而後瀉。瀉者謂疎導之劑。併承氣下藥。概而言之也。凡遇先虛後實者。此萬不得已而投補劑一二貼。後虛證少退。便宜治疫。若補劑連進。必助疫邪。禍害隨至。 假令先實而後虛者。疫邪應下失下。血液爲熱搏盡。原邪尚在。宜急下之。邪退六七。急宜補之。虛回五六。愼勿再補。多服則前邪復起。下後必竟加添虛證者方補。若以意揣度其虛。不加虛證。誤用補劑。貽害不淺。

脉厥

瘟疫得裏證。神色不敗。言動自如。別無怪證。忽然六脉如絲。微細而軟。甚至於無。或兩手俱無。或一手先伏。察其人不應有此脉。今有此脉者。皆緣應下失下。內結壅閉。榮氣逆於內。不能達於四支。此脉厥也。亦多有過用黃連、石膏諸寒之劑。強遏其熱。致邪愈結。脉愈不行。醫見脉微欲絕。以爲陽證得陰脉。爲不治。委而棄之。以此誤人甚衆。若用人參生脉散等劑。禍不旋踵。宜承氣緩緩下之。六脉自復。

脉證不應

表證脈不浮者。可汗而解。以邪氣微。不能牽引正氣。故脈不應。　裏證脈不沉者。可下而解。以邪氣微。不能抑鬱正氣。故脈不應。　陽證見陰脈有可生者。神色不敗。言動自如。乃稟賦脈也。再問平日無此脈。乃脈厥也。　下後脈實。亦有病愈者。但得證減。後有實脈。乃天年脈也。　夫脈不可一途而取。須以神氣形色病證相參。以決安危爲善。

張崑源正年六旬。得滯下。後重窘急。日三四十度。脈常歇止。諸醫以爲雀啄脈。必死之候。咸不用藥。延予診視。其脈參伍不調。或二動一止。或三動一止而復來。此澁脈也。年高血弱。下利濃血。六脈短澁。固非所能任。詢其飲食不減。形色不變。聲音烈烈。言語如常。非危證也。遂用芍藥湯加大黃三錢。大下純膿成塊者兩碗許。自覺舒快。脈氣漸續。而利亦止。數年後。又得傷風咳嗽。痰涎湧甚。診之又得前脈。與杏桔湯二劑。嗽止脈調。乃見其效。凡病善作此脈。大抵治病務以形色脈證參考。庶不失其大體。方可定其吉凶也。

體厥

陽證脉陰。身冷如冰。爲體厥。

施納聲。賣卜頗行。年四旬。稟賦肥甚。六月患時疫。口燥舌乾。胎刺如鋒。不時太息。咽喉腫痛。心腹脹滿。按之痛甚。渴思冰水。日晡益甚。小便赤澁。得涓滴則痛甚。此下證悉備。但通身肌表如冰。指甲青黑。六脉如絲。尋之則有。稍按則無。醫者不究裏證熱極。但引陶氏全生集。以爲陰證。但手足厥逆。若冷過乎肘膝。便是陰證。今已通身冰冷。比之冷過肘膝更甚。疑其爲陰證一也。且陶氏以脉分陰陽二證。全在有力無力中分。今已脉微欲絕。按之如無。比之無力更甚。疑其爲陰證二也。陰證而得陰脉之至。有何說焉。以內諸陽證竟置不問。遂定附子理中湯。未服。延予至。以脉相參表裏互較。此陽證之最者。下證悉具。但嫌下之晚耳。蓋因內熱之極。氣道壅閉。乃至脉微欲絕。此脉厥也。陽鬱則四肢厥逆。况素稟肥盛。尤易壅閉。今亢陽已極。以至通身冰冷。此體厥也。六脉如無者。羣龍無首之象。證亦危矣。急投大承氣湯。囑其緩緩下之。脉至厥回。便得生矣。其妻聞一曰陰證。一曰陽證。天地懸隔。疑而不服。更請一醫。指言陰毒。須灸丹田。其兄疊延三醫續至。皆言陰證。妻乃惶惑。病者自言。何不卜之神明。遂卜得從陰則吉。從陽則凶。更惑於醫之議陰

證者居多。乃進附子湯。下咽如火。煩燥頓加。乃嘆曰。吾已矣。藥之所誤也。言未已。
更加躑躅。逾時乃卒。嗟乎。向以卜謀生。終以卜謀死。誤人還自誤。可爲醫巫之鑒。
偶齋云。假熱假寒。但察小便。如色赤而涓滴不通。或數短而痛。屬熱。須治在胃。
在胃者。謂當下也。如清長無所苦。屬寒。
偶齋云。史記扁鵲倉公傳云。信巫不信醫者。一不治。今人每每信巫卜而不訪
明醫。病猶可治。遷延至不可治者。惑於卜耳。

乘除

病有純虛純實。非補卽瀉。何有乘除。設遇旣虛且實者。補瀉間用。當詳孰先孰後。
從少從多。可緩可急。隨其證而調之。
吳江沈青來正少寡。素多鬱怒。而有吐血證。歲二三發。吐後卽已。無有他證。蓋不
以爲事也。三月間病。並非舊證。但小發熱。頭疼身痛。不惡寒而微渴。惡寒不渴者。
感冒風寒。今不惡寒微渴者疫也。至第二日。舊證大發。吐血勝常。更加眩暈。手振
煩躁。種種虛狀。飲食不進。且熱漸加重。醫者病者。但見吐血。以爲舊證復發。不知

其爲疫也。故以發熱認爲陰虛。頭疼身痛認爲血虛。不察未吐血前一日。已有前證。非吐血後所加之證也。諸醫議補。問余可否。余曰。失血補虛權宜則可。蓋吐血者。內有結血。正血不能歸經。所以吐也。結血牢固。豈能止乎。能去其結。於中無阻。血自歸經。方冀不發。若吐後專補。補則血滿。既滿不歸。血從上溢也。設用寒冷。尤誤投補劑者。只顧目前之虛。用參暫效。不能拔去病根。日後又發也。況又兼疫。今非昔比。今因疫而發。血脫爲虛。邪在爲實。是虛中有實。若投補劑。始則以實填虛。沾其補益。既而以實填實。災害立至。於是暫用人參二錢。以耆、苓、歸、芍佐之。兩劑後。虛證咸退。熱減六七。醫者病者。皆謂用參得效。均欲速進。余禁之不止。乃恣意續進。便覺心胸煩悶。腹中不和。若有積氣。求噦不得。此氣不時上升。便欲作嘔。心下難過。遍體不舒。終夜不寐。喜按摩搥擊。此皆外加有餘之變證也。所以然者。止有三分之疫。只應三分之熱。適有七分之虛。經絡枯澁。陽氣因陷。故有十分之熱。分而言之。其間是三分實熱。七分虛熱也。向則本氣空虛。不與邪搏。故無有餘之證。但虛不任邪。惟懊憹鬱冒。眩暈而已。今投補劑。是以虛證一去。熱減七。所餘三分之熱者。實熱也。乃是病邪所致。斷非人參可除者。今再服之。反助疫邪。邪正

相摶。故加有餘之變證。因少與承氣。微利之而愈。按此病設不用利藥。宜靜養數日亦愈。以其人大便一二日一解。則知胃氣通行。邪氣在內。日從胃氣下趨。故自愈。間有大便自調而不愈者。內有灣糞。隱曲不行。下之得宿糞極臭者。病始愈。設邪未去。恣意投參。病乃益固。日久不除。醫見形體漸瘦。便指爲怯證。愈補愈危。死者多矣。要之真怯證。世間從來罕有。今患怯證者。皆是人參造成。近代參價若金。服者不便。是以此證不死於貧家。多死於富室也。

偶齋云。人參戰專補氣。果氣分虛弱之人。服之固宜。然亦不可太過。況更有說焉。不可不區別也。有人平日本當服參。而一時病症有異。不可以服參者。有舊病當服參。而新病不可以服參者。有前病以參而愈。而後病不可以服參者。至於風寒暑溼燥火六氣感而致病者。斷斷不可以服參。若進之以參藥。猶與之以砒毒也。奈何世人不察斯義。一遇病症。卽云虛怯。不分盛衰。不辨久暴。一概投之以參。投之不效。則一倍之。再倍之。而且什伯倍之。一人倡之。衆人和之。醫者病者。操論旣同。不思變計。服參至多。使病固結而不可解救。雖遇盧扁。亦無如何。此皆人參之故也。故今之病。亦往往多死於富貴中。力能服參之家。而貧

窮不能服參者。反不致死。豈非明驗歟。而今席豐履厚之富家爲尤甚。大抵以人參爲不死之靈丹。而所延之醫。又以用參爲獨得之祕訣。方不加參藥無主宰。參不重用。病者驚惶。且當無病之時。亦以人參爲必需。朝服暮食。侵淫於臟腑。暗受其毒。而因以致病。及至性命呼吸之際。用之反不見效。誤服之咎。可不懼哉。

瘟疫論

明 具區 吳有性又可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重訂

卷下

雜氣論

日月星辰。天之有象可睹。水火土石。地之有形可求。昆蟲草木。動植之物可見。寒熱溫涼。四時之氣往來可覺。至於山嵐瘴氣。嶺南毒霧。咸得地之濁氣。猶或可察。而惟天地之雜氣。種種不一。亦猶天之有日月星辰。地之有水火土石。氣交之中。有昆蟲草木之不一也。草木有野葛、巴豆。星辰有羅計、熒惑。昆蟲有毒蛇、猛獸。土石有雄、硫、硇、信。萬物各有善惡不等。是知雜氣之毒亦有優劣也。然氣無形可求。無象可見。況無聲復無臭。何能得睹得聞。人惡得而知其氣。又惡得而知其氣之不一也。是氣也。其來無時。其著無力。衆人有觸之者。各隨其氣而爲諸病焉。其爲

病也。或時衆人發頤。或時衆人頭面浮腫。俗名爲大頭瘟是也。或時衆人咽痛。或時聲啞。俗名爲蝦蟆瘟是也。或時衆人瘧利。或爲痺氣。或爲痘瘡。或爲斑疹。或爲瘡疥疔瘇。或時衆人目赤腫痛。或時衆人嘔血暴亡。俗名爲瓜瓤瘟、探頭瘟是也。或時衆人瘿痎。俗名爲疙瘩瘟是也。爲病種種。難以枚舉。大約病偏於一方。沿門合戶。衆人相同者。皆時行之氣。卽雜氣爲病也。爲病種種。是知氣之不一也。蓋當時適有某氣。專入某臟腑某經絡。專發爲某病。故衆人之病相同。是知氣之不一。非關臟腑經絡或爲之證也。夫病不可以年歲四時爲拘。蓋非五運六氣所印定者。是知氣之所至無時也。或發於城市。或發於邨落。他處截然無有。是知氣之所著無方也。疫氣者。亦雜氣中之一。但有甚於他氣。故爲病頗重因名之癘氣。雖有多寡不同。然無歲不有。至於瓜瓤瘟、疙瘩瘟。緩者朝發夕死。急者頃刻而亡。此在諸疫之最重者。幸而幾百年來罕有之證。不可以常疫並論也。至於發頤、咽痛、目赤、斑疹之類。其時邨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者。雖不與衆人等。然考其症。甚合某年某處。衆人所患之病。纖悉相同。治法無異。此卽當年之雜氣。但目今所鍾不厚。所患者希少耳。此又不可以衆人無有。斷爲非雜氣也。況雜氣爲病最多。而舉世

皆誤認爲六氣。假如誤認爲風者。如大麻風、鶴膝風、痛風、歷節風、老人中風、腸風、厲風、癎風之類。概用風藥。未嘗一效。實非風也。皆雜氣爲病耳。至又誤認爲火者。如疔瘡發背、癰疽腫毒、氣毒流注、流火丹毒。與夫發斑痘疹之類。以爲諸痛瘡瘍。皆屬心火。投芩連、梔柏。未嘗一效。實非火也。亦雜氣之所爲耳。至於誤認爲暑者。如霍亂吐瀉。瘧痢暴注。腹痛絞腸痧之類。皆誤認爲暑。因作暑證治之。未嘗一效。與暑何與焉。至於一切雜證。無因而生者。並皆雜氣所成。從古未聞者何耶。蓋因諸氣來而不知。感而不覺。惟向風寒暑濕所見之氣求之。是令無聲無臭。不睹不聞之氣。推察既錯認病原。未免誤投他藥。大易所謂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也。劉河間作原病式。蓋視五運六氣。百病皆原於風、寒、暑、濕、燥、火。謂無出此六氣爲病。而不知雜氣爲病。更多於六氣爲病者百倍。且以六氣有限。現在可測。雜氣無窮。茫然不可測也。專務六氣。不言雜氣。焉能包括天下之病歟。

論氣盛衰

其年疫氣盛行。所患皆重。最能傳染。卽童輩皆知爲疫。至於微疫反覺無有。蓋毒

氣鍾厚也。

其年疫氣衰少。閭里所患者。不過幾人。且不能傳染。時師皆以傷寒爲名。不知者固不言疫。知者亦不便言疫。然則何以知其爲疫。蓋脈證與盛行之年所患之證。纖悉相同。至於用藥取效。毫無差別。是以知瘟疫四時皆有。常年不斷。但有多寡輕重耳。

疫氣不行之年。微疫轉有。衆人皆以感冒爲名。實不知爲疫也。設有發散之劑。雖不合病原。然亦無大害。疫自愈。實非藥也。即不藥亦自愈。至有稍重者。誤投發散。其害尚淺。若誤用補劑及寒涼。反成痼疾。不可不辨。

論氣所傷不同

所謂雜氣者。雖曰天地之氣。實由方土之氣也。蓋其氣從地而起。有是氣則有是病。譬如所言天地生萬物。然亦由方土之產也。彼植物藉雨露而滋生。動物藉飲食而頤養。必先有是氣。然後有是物。推而廣之。有無限之氣。因有無限之物也。但二五之精。未免生尅制化。是以萬物各有宜忌。宜者益而忌者損。損者制也。故萬

物各有所制。如猫制鼠。如鼠制象之類。既知以物制物。卽知以氣制物矣。以氣制物者。蟹得霧則死。棗得霧則枯之類。此有形之氣。動植之物。皆爲所制也。至於無形之氣。偏中於動物者。如牛瘟、羊瘟、雞瘟、鴨瘟。豈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雞病而鴨不病。人病而禽獸不病。究其所傷不同。因其氣各異也。知其氣各異。故謂之雜氣。夫物者氣之化也。氣者物之變也。氣卽是物。物卽是氣。知氣可以制物。則知物之可以制氣矣。夫物之可以制氣者。藥物也。如蜒蚰解蜈蚣之毒。猫肉治鼠瘻之潰。此受物氣之爲病。是以物之氣制物之氣。猶或可測。至於受無形雜氣爲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惟其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嗟乎。卽三法且不能盡善。况乃知物乎。能知以物制氣。一病只有一藥。藥到病已。不煩君臣佐使品味加減之勞矣。

蚘厥

疫邪傳裏。胃熱如沸。蚘動不安。下既不通。必反於上。蚘因嘔出。此常事也。但治其胃。蚘厥自愈。每見醫家。妄引經論。以爲臟寒。蚘上入膈。其人當吐蚘。又云胃中冷

必吐蚘之句。便用烏梅圓。或理中安蚘湯。方中乃細辛、附子、乾薑、桂枝、川椒。皆辛熱之品。投之如火上添油。殊不知疫證表裏上下皆熱。始終從無寒證者。不思現前事理。徒記紙上文辭。以爲依經傍註。坦然用之無疑。因此誤人甚衆。

呃逆

胃氣逆。則爲呃逆。吳中稱爲冷呃。以冷爲名。遂指爲胃寒。不知寒熱皆令呃逆。且不以本證相參。專執俗語爲寒。遂投丁、茱、薑、桂。誤人不少。吾願執辭害義者。臨證猛省。

治法各從其本證而消息之。如見白虎證。則投白虎。見承氣證。則投承氣。膈間痰閉。則宜導痰。如果胃寒。丁香柹蔕散宜之。然不若四逆湯。功效殊捷。要之。但治本證。呃自止。其他可以類推矣。

似表非表似裏非裏

時疫初起。邪氣盤踞於中。表裏阻隔。裏氣滯而爲悶。表氣滯爲頭疼身痛。因見頭

疼身痛。往往誤認爲傷寒表證。因用麻黃、桂枝、香蘇、葛根、敗毒、九味、羌活之類。此皆發散之劑。強求其汗。妄耗津液。經氣先虛。邪氣不損。依然發熱也。更有邪氣傳裏。表氣不能通於內。必壅於外。每至午後潮熱。熱甚則頭脹痛。熱退則已。此豈表實者耶。以上似表。誤爲表證。妄投升散之劑。原邪愈實。火氣上升。頭疼轉甚。須下之。裏氣一通。經氣降而頭疼立止。若果感冒頭疼。無時不痛。爲可辨也。且有別證相參。不可一途而取。 若汗若下後。脈靜身涼。渾身支節反加痛甚。一如被杖。一如墜傷。少動則痛苦號呼。此經氣虛。榮衞行澁也。三四日內。經氣漸囘。其痛漸止。雖不藥必自愈。設妄引經論。以爲風濕相搏。一身盡痛。不可轉側。遂投疎風勝濕之劑。身痛反劇。以此誤人甚衆。

傷寒傳胃。即便潮熱譫語。下之無辭。今時疫初起。便作潮熱。熱甚亦能譫語。誤認爲裏證。妄用承氣。是爲誅伐無辜。不知伏邪附近於胃。邪未入腑。亦能潮熱。午後熱甚。亦能譫語。不待胃實而後能也。假令常瘧熱甚。亦作譫語。癉瘧不惡寒。但作潮熱。此豈胃實者耶。以上似裏。誤投承氣。裏氣先虛。及邪陷胃。轉見胸腹脹滿。煩渴益甚。病家見勢危篤。以致更醫。醫見下藥病甚。乃指大黃爲砒毒。或投瀉心。或

投柴胡、枳、桔。留邪在胃。變證日增。神脫氣盡而死。向則不應下而反下之。今則應下而反失下。蓋因表裏不明。用藥前後失序之誤。

論食

時疫有首尾皆能食者。此邪不傳胃。切不可絕其飲食。但不宜過食耳。　有愈後數日微渴微熱。不思食者。此微邪在胃。正氣衰弱。強與之。即為食復。　有下後一日便思食。食之有味。當與之。先與米飲一小杯。加至茶甌。漸進稀粥。不可盡意。饑則再與。如忽加吞酸。反覺無味。乃胃氣傷也。當停穀一日。胃氣復。復思食也。仍如漸進法。　有愈後十數日。脈靜身涼。表裏俱和。但不思食者。此中氣不甦。當與粥飲迎之。得穀後即思食覺饑。久而不思食者。一法以人參一錢。煎湯與之。以喚胃氣。忽覺思食。餘勿服。

論飲

煩渴思飲。酌量與之。若飲食過多。自覺水停心下。名停飲。宜四苓散最效。　如大

渴。思飲冰水及冷飲。無論四時。皆可量與。蓋內熱之極。得冷飲相救甚宜。能飲一升。止與半升。寧使少頃再飲。至於梨汁、藕汁、蔗漿、西瓜。皆可備不時之需。如不欲飲冷。當易白滾湯與之。乃至不思飲。則知胃和矣。

四苓湯

白茯苓一錢　瀉澤一錢五分　猪苓一錢五分　陳皮一錢

取長流水煎服。古方有五苓散。用桂枝者。以太陽中風表證未罷。併入膀胱。用四苓以利小便。加桂枝以解表邪。爲雙解散。卽如少陽併於胃。以大柴胡通表裏而治之。今人但見小便不利。便用桂枝。何異聾者之聽宮商。胃本無病。故加白朮以健中。今不用白朮者。疫邪傳胃而渴。白朮性壅。恐以實填實也。加陳皮者。和中利氣也。

損復

邪之傷人也。始而傷氣。繼而傷血。繼而傷肉。繼而傷筋。繼而傷骨。邪毒既退。始而復氣。繼而復血。繼而復肉。繼而復筋。繼而復骨。以柔脆者易損。亦易復也。

天傾西北。地陷東南。故男先傷右。女先傷左。及其復也。男先復左。女先復右。以素虧者易損。以素實者易復也。

嚴洪甫正年三十。時疫後。脈證俱平。飲食漸進。忽然肢體浮腫。別無所苦。此卽氣復也。蓋大病後血未盛。氣暴復。血乃氣之依歸。氣無所依。故爲浮腫。嗣後飲食漸加。浮腫漸消。若誤投行氣利水藥。則謬矣。

張德甫年二十。患禁口痢。晝夜無度。肢體僅存皮骨。痢雖減。毫不進穀。投人參一錢。煎湯入口。不一時身忽浮腫。如吹氣毬之速。自後飲食漸進。浮腫漸消。腫間已有肌肉矣。

若大病後。三焦受傷。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肢體浮腫。此水氣也。與氣復懸絕。宜金匱腎氣丸。及腎氣煎。若誤用行氣利水藥必劇。凡水氣足冷。肢體常重。氣復足不冷。肢體常輕爲異。

俞桂玉正年四十。時疫後。四肢脫力。竟若癱瘓。數日後右手始能動。又三日左手方動。又俞桂崗子室。所患皆然。

標本

諸竅。乃人身之戶牖也。邪自竅而入。未有不由竅而出。經曰。未入於腑者可汗而已。已入於腑者。可下而已。麻徵君復增汗吐下三法。總是導引其邪。打從門戶而出。可爲治法之大綱。舍此皆治標云爾。今時疫首尾一於爲熱。獨不言清熱者。是知因邪而發熱。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熱。而熱自已。夫邪之與熱。猶形影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獨存者。若以黃連解毒湯、黃連瀉心湯。純乎類聚寒涼。專務清熱。既無汗吐下之能。焉能使從邪竅而出。是忘其本。徒治其標。何異於小兒捕影。

行邪伏邪之別

凡邪所客。有行邪。有伏邪。故治法有難有易。取效有遲有速。假令行邪者。如正傷寒。始自太陽。或傳陽明。或傳少陽。或自三陽入胃。如行人經由某地。本無根蒂。因其浮游之勢。病形雖重。若果在經。一汗而解。若果傳胃。一下而愈。藥到便能獲效。先伏而後行者。所謂瘟疫之邪。伏於膜原。如鳥栖巢。如獸藏穴。營衛所不關。藥石所不及。至其發也。邪毒漸張。內侵於腑。外淫於經。營衛受傷。諸證漸顯。然後可得而治之。方其浸淫之際。邪毒尚在膜原。此時但可疎利。使伏邪易出。邪毒既離膜

原。乃觀其變。或出表。或入裏。然後可導邪而出。邪盡方愈。初發之時。毒勢漸張。莫之能禦。其時不惟不能卽瘳其疾。而病證日惟加重。病家見證反增。卽欲更醫。醫家不解。亦自驚駭。竟不知先時感受。邪甚則病甚。邪微則病微。病之輕重。非關於醫。人之生死。全賴藥石。故諺有云。傷寒莫治頭。勞怯莫治尾。若果正傷寒。初受於肌表。不過在經之浮邪。一汗卽解。何難治之有。此言蓋指瘟疫而設也。所以疫邪方張之際。勢不可遏。但使邪毒速離膜原。便是治法。全在後段工夫。識得表裏虛實。更詳輕重緩急。投劑不致差謬。如是可以萬舉萬全。卽使感受之最重者。按法治之。必無殞命之理。若夫久病枯極。酒色耗竭。耆耄風燭。此等已是天真幾絕。更加瘟疫。自是難支。又不可同年而語。

應下諸證

舌白胎漸變黃胎。

邪在膜原。舌上白胎。邪在胃家。舌上黃胎。胎老變爲沉香色也。白胎未可下。黃胎宜下。

舌黑胎。

邪毒在胃。熏騰於上。而生黑胎。有黃胎老而變焦色者。有津液潤澤者。作軟黑胎。舌上乾燥者。作硬黑胎。下後二三日。黑皮自脫。又有一種。舌俱黑而無胎。此經氣。非下證也。妊娠多見此。陰證亦有此。並非下證。下後裏證去。舌尚黑者。胎皮未脫也。不可再下。務在有下證。方可下。舌上無胎。況無下證。誤下舌反見離離黑色者危。急當補之。

舌芒刺。

熱傷津液。此疫毒之最重者。急當下。老人微疫。無下證。舌上乾燥。易生胎刺。用生脈散。生津潤燥。芒刺自失。

舌裂。

日久失下。血液枯極。多有此證。又熱結旁流。日久不治。在下則津液消亡。在上則邪火毒熾。亦有此證。急下之。裂自滿。

舌短。舌硬。舌卷。

皆邪氣勝。真氣虧。急下之。邪毒去。真氣囘。舌自舒。

白砂胎。

舌上白胎。乾硬如砂皮。一名水晶胎。乃自白胎之時。津液乾燥。邪雖入胃。不能變黃。宜急下之。若白胎潤澤者。邪在膜原也。邪微胎亦微。邪氣盛。胎如積粉。滿布其舌。未可下。久而胎色不變。別有下證。服三消飲。次早舌即變黃。

唇燥裂。唇焦色。唇口皮起。口臭。鼻孔如烟煤。胃家熱。多有此證。固當下。唇口皮起。仍用別證互較。鼻孔煤黑。疫毒在胃。下之無辭。

口燥渴。

更有下證者。宜下之。下後邪去胃和。渴自減。若服花粉、門冬、知母。冀其生津止渴。殊謬。若大汗。脈長洪而渴。未可下。宜白虎湯。汗更出。身涼渴止。

目赤。咽乾。氣噴如火。小便赤黑。涓滴作痛。小便極臭。揚手擲足。脈沉而數。皆爲內熱之極。下之無辭。

潮熱。譫語。

邪在胃。有此證宜下。然又有不可下者。詳載似裏非裏條下。又熱入血室條下。又神虛譫語條下。

善太息。

胃家實。呼吸不利。胸膈痞悶。每欲引氣下行故然。

心下滿。心下高起如塊。心下痛。腹脹滿。腹痛。按之愈痛。心下脹痛。

以上皆胃家邪實內結氣閉。宜下之。氣通則已。

頭脹痛。

胃家實。氣不下降。下之。頭痛立止。若初起頭痛。別無下證。未可下。

小便閉。

大便不通。氣結不舒。大便行。小便立解。誤服行氣利水藥。無益。

大便閉。轉屎氣極臭。

更有下證。下之無辭。有血液枯竭者。無表裏證。爲虛燥。宜蜜煎導及膽導。

大腸膠閉。

其人平素大便不實。設遇疫邪傳裏。但蒸作極臭。狀如粘膠。至死不結。但愈蒸

愈黏。愈黏愈閉。以致胃氣不能下行。疫毒無路而出。不下卽死。但得黏膠一去。下證自除。霍然而愈。

協熱下利。熱結旁流。並宜下。詳見大便條下。

四逆。脈厥。體厥。並屬氣閉。陽氣鬱內。不能四布於外。胃家實也。宜下之。下後反見此證者。爲虛脫。宜補之。

發狂。胃家實。陽氣盛也。宜下之。有虛煩似狂。有因欲汗作狂。並詳見本條。忌下。

應補諸證

向謂傷寒無補法者。蓋傷寒時疫。均是客邪。然傷於寒者。不過風寒。乃天地之正氣。尚嫌其填實而不可補。今感疫氣者。乃天地之毒氣。補之則壅裹其毒。邪火愈熾。是以誤補之爲害。尤甚於傷寒。此言其常也。及言其變。則又有應補者。或日久

失下。形神幾脫。或久病先虧。或先受大勞。或老人枯竭。或當補瀉兼施。或旣行而增虛證者。宜急峻補。（虛證散在諸篇此不再贅）補之虛證稍退。切忌再補。（詳見前虛後實）補後虛證不退。反加變證者危。下後虛證不見。乃臆度其虛。輒用補劑。法所大忌。凡用補劑。本日不見佳處。即非應補。蓋人參爲益元氣之極品。開胃氣之神丹。下咽之後。其效立見。若用參之後。元氣不回。胃氣不轉者。勿謂人參之功不捷。蓋因投之不當耳。急宜另作主張。若恣意投之。必加變證。變證加而更投之者死

論陰證世間罕有

傷寒陰陽二證。方書皆以對待言之。凡論陽證。即繼以陰證。讀者以爲陰陽二證。世間均有之病。所以臨診之際。先將陰陽二證在於胸次。往來躊躇。最易牽入誤端。甚有不辨脈證。但窺其人多蓄少艾。或適在妓家。或房事後得病。或病適至行房。醫問及此。便疑爲陰證。殊不知病之將至。雖僧尼寡婦室女童男。曠夫閹宦病勢不可遏。於房慾何與焉。即使多蓄少艾。頻宿娼妓。房事後適病。病適至行房。此際偶值病邪。發於膜原。氣擁火鬱。未免發熱。到底終是陽證。與陰證何與焉。況又

不知陰證。實乃世間罕有之病。而陽證似陰者。何日無之。究其所以然者。蓋不論傷寒瘟疫傳入胃家。陽氣內鬱。不能外布。即便四逆。所謂陽厥是也。又曰。厥微熱亦微。厥深熱亦深。其厥深者。甚至冷過肘膝。脈沉而微。劇則通身冰冷。脈微欲絕。雖有輕重之分。總之爲陽厥。因其觸目皆是。苟不得其要領。於是誤認者良多。況且瘟疫每類傷寒。又不得要領。最爲混淆。夫瘟疫熱病也。從無感寒。陰自何來。一也。治瘟疫數百人。纔遇一正傷寒。二也。及治正傷寒數百人。纔遇一真陰證。三也。前後統論。苟非歷治萬人。爲能一見陰證。豈非世間罕有之病耶。驗今傷寒科盛行之醫。歷數年間。或偶得遇一真陰證者有之。奈之何纔見傷寒。便疑陰證。況多瘟疫。又非傷寒者乎。

論陽證似陰

凡陽厥手足厥冷。或冷過肘膝。甚至手足指甲皆青黑。劇則遍身冰冷如石。血凝青紫成片。或六脈無力。或脈微欲絕。以上脈證。悉見純陰。猶以爲陽證何也。蓋審內證。氣噴如火。齦爛口臭。煩渴譫語。口燥舌乾。舌胎黃黑。或生芒刺。心腹痞滿。小

腹疼痛。小便赤澁。涓滴作痛。非大便燥結。卽大腸膠閉。非協熱下利。卽熱結膀胱。以上內三焦悉見陽證。所以爲陽厥也。粗工不察內多下證。但見表證脈體純陰。誤投溫劑。禍不旋踵。 凡陽證似陰者。瘟疫與傷寒適有之。其有陰證似陽者。此係正傷寒家事。在瘟疫無有此證。故不附載。詳見傷寒實錄。 瘟疫陽證似陰者。始必由膜原以漸傳裏。先幾日發熱。以後四逆。 傷寒陽證似陰者。始必由陽經發熱。脈浮而數。邪氣自外漸次傳裏。裏氣壅閉。脈氣方沉。乃至四肢厥逆。蓋非一日矣。 其眞陰者。始則惡寒而不發熱。其脈沉細。當卽四逆。急投附子回陽。二三日失治卽死。 捷要辨法。凡陽證似陰。外寒而內必熱。故小便血赤。凡陰證似陽者。格陽之證也。上熱下寒。故小便淸白。但以小便赤白爲據。以此推之。萬不失一。

舍病治藥

嘗遇微疫。醫者誤進白虎湯數劑。續得四肢厥逆。病勢轉劇。更醫。謬指爲陰證。投附子湯病愈。此非治病。實治藥也。雖誤認病原。藥則偶中。醫者之庸。病者之福也。蓋病本不藥自愈之證。因連進白虎。寒涼慓悍。抑遏胃氣。以致四肢厥逆。疫邪強

伏。故病增劇。今投溫劑。胃氣通行。微邪流散。故愈。若果直中無陽陰證。誤投白虎。一劑立斃。豈容數耶。

舍藥治病

一人感疫。發熱煩渴。思飲冰水。醫者以爲凡病須忌生冷。禁止甚嚴。病者苦索勿與。遂至兩目火迸。咽喉焦燥。不時烟焰上騰。晝夜不寐。目中見鬼無數。病劇苦甚。自謂但得冷飲一滴下咽。雖死無恨。於是乘隙匍匐竊取井水一盆。置之枕旁。飲一盃。目頓清亮。二盃鬼物潛消。三盃咽喉聲出。四盃筋骨舒暢。飲至六盃。不知盞落枕旁。竟爾熟睡。俄而大汗如雨。衣被濕透。脫然而愈。蓋因其人瘦而多火。素禀陽藏。始則加之以熱。經絡枯燥。旣而邪氣傳表。不能作正汗而解。誤投升散。則病轉劇。今得冷飲。表裏和潤。所謂除弊便是興利。自然汗解宜矣。更有因食、因痰、因寒劑、因虛陷。致疾不愈者。皆當舍病求弊。以此類推。可以應變於無窮矣。

論輕疫誤治每成痼疾

凡客邪皆有輕重之分。惟疫邪感受輕者人所不識。往往誤治而成痼疾。假令患痢晝夜無度。水穀不進。人皆知其危痢也。其有感之輕者。晝夜惟行四五度。飲食如常。起居如故。人亦知其輕痢。未常誤以他病治之者。憑有積滯耳。至如瘟疫感之重者。身熱如火。頭疼身痛。胸腹脹滿。胎刺譫語。斑黃狂躁。人皆知其危疫也。其有感之淺者。微有頭疼身痛。午後稍有潮熱。飲食不甚減。但食後或覺脹滿。或覺惡心。脈微數。如是之疫。最易誤認。即醫家素以傷寒瘟疫爲大病。今因證候不顯。多有不覺其爲疫也。且人感疫之際。來而不覺。既感不知。最無病據。又因所感之氣甚薄。發時又現證不甚。雖有頭疼身痛。而飲食不絕。力可徒步。又烏得而知其疫也。病人無處追求。每每妄訴病原。醫家不善審察。未免隨情錯認。有如病前適遇小勞。病人不過以此道其根由。醫家不辨是非。便引東垣勞倦傷脾。元氣下陷。乃執甘溫除大熱之句。隨用補中益氣湯。壅補其邪。轉壅轉熱。轉熱轉瘦。轉瘦轉補。多至危殆。　或有婦人患此。適逢產後。醫家便認爲陰虛發熱。血虛身痛。遂投四物湯及地黃丸。泥滯其邪。遷延日久。病邪益固。邀遍女科。無出滋陰養血。屢投不效。復更涼血通瘀。不知原邪仍在。積熱自是不除。日漸尫羸。終成廢痿。　凡人

未免七情勞鬱。醫者不知爲疫。乃引丹溪五火相煽之說。或指爲心火上炎。或指爲肝火衝擊。遂乃類聚寒涼。冀其直折。而反凝住其邪。徒傷胃氣。疫邪不去。瘀熱何淸。延至骨立而斃。　或向有宿病淹纏。適逢微疫。未免身痛發熱。醫家病家同認爲原病加重。仍用前藥加減。有妨於疫。病益加重。至死不覺者。如是種種。難以盡述。聊舉一二。從是推而廣之。可以應變於無窮矣。

肢體浮腫

時疫潮熱而渴。舌黃身痛。心下滿悶。腹時痛脈數。此應下之證也。外有通身及面目浮腫。喘急不已。小便不利。此疫兼水腫。因三焦壅閉。水道不行也。但治在疫。水腫自已。宜小承氣湯。向有單腹脹而後疫者。及先年曾患水腫。因疫而發者。但治在疫。腹脹水腫自愈。　病人通身浮腫。下體益甚。臍凸陰囊及陰莖腫大色白。小便不利。此水腫也。繼又身大熱。午後益甚。煩渴。心下滿悶喘急。大便不調。此又加疫也。因下之。下後脹不除。反加腹滿。宜承氣加甘遂二分。弱人量減。蓋先腫脹。續得時疫。此水腫兼疫。大水在表。微疫在裏也。故併治之。　時疫愈後數日。先自足

浮腫。小便不利。腫漸至心腹而喘。此水氣也。宜治在水。時疫愈後數日。先自足浮腫。小便如常。雖至通身浮腫而不喘。別無所苦。此氣復也。蓋血乃氣之依歸。夫氣先血而生。無所歸依。故暫浮腫。但靜養節飲食。不藥自愈。時疫身贏弱。言不足以聽。氣不足以息。得下證。少與承氣。下證稍減。更與之。眩暈欲死。蓋不勝其攻也。絕穀期日。稍補則心腹滿悶。攻不可。補不可。守之則元氣不鼓。餘邪沉匿膜原。日惟水飲而已。以後心腹忽加腫滿煩寃者。向來沉匿之邪。方悉分傳於表裏也。宜承氣養榮湯。一服病已。設表腫未除。宜微汗之自愈。時疫得裏證失下。以致面目浮腫。及肢體微腫。小便自利。此表裏氣滯。非兼水腫也。宜承氣下之。裏氣一疎。表氣一順。浮腫頓除。或見絕穀期月。指爲脾虛發腫。誤補必劇。娠更多此證。治法同前。皆得子母俱安。但當少與。愼毋過劑。共七法

服寒劑反熱

陽氣通行。滋養百骸。陽氣壅閉。鬱而爲熱。且夫人身之火。無處不有。無時不在。但喜通達耳。不論藏府經絡。表裏上下。血分氣分。一有所阻。卽便發熱。是知百病發

熱。皆由於壅鬱。然火鬱而又根於氣。氣嘗靈而火不靈。火不能自運。賴氣爲之運。所以氣升火亦升。氣降火亦降。氣行火亦行。氣若阻滯。則火屈曲。惟是屈曲。熱斯發矣。是氣爲火之舟楫也。今疫邪透出於膜原。氣爲之阻。時疫到胃。是求伸而未能遽進也。今投寒劑。抑遏胃氣。氣益不伸。火更屈曲。所以反熱也。往往服芩、連、知柏之類。病人自覺反熱。其間偶有靈變者。但言我非黃連證。亦不知其何故也。竊謂醫家每以寒涼清熱。熱不能清。尚信弗疑。服之反熱。全然不悟。雖至白首。終不究心。悲夫。

知一

邪之着人如飲酒。然凡人醉酒。脈必洪而數。氣高身熱。面目俱赤。乃其常也。及言其變。各有不同。有醉後妄言妄動。醒後全然不知者。有雖沉醉。而神思終不亂者。醉後應面赤而反刮白者。應委弱而反剛強者。應壯熱而反惡寒戰慄者。有易醉而易醒者。有難醉而難醒者。有發呵欠及嚏噴者。有頭眩眼花。及頭痛者。因其氣血虛實之不同。藏腑稟賦之各異。更兼過飲少飲之別。考其情狀。各自不同。至論

醉酒一也。及醒。一切諸態如失。

凡人受邪。始則晝夜發熱。日晡益甚。頭疼身痛。舌上白胎。漸加煩渴。乃衆人之常也。及言其變。各自不同者。或嘔或吐。或咽喉乾燥。或痰涎湧甚。或純乎發熱。或發熱而兼凜凜。或先凜凜而後發熱。或先惡寒而後發熱。或先一日惡寒而後發熱。以後卽純乎發熱。或先惡寒而後發熱。以後漸漸寒少而熱多。以至純熱者。或晝夜發熱者。或午後潮熱。餘時熱稍緩者。有從外解者。或戰汗。或狂汗、自汗、盜汗。或發斑。有潛消者。有從內傳者。或胸膈痞悶。或心腹脹滿。或心痛腹痛。或胸脇痛。或大便不通。或前後癃閉。或挾熱下利。或熱結旁流。有黃胎黑胎者。有口燥舌裂者。有舌生芒刺。舌色紫赤者。有鼻孔如烟煤之黑者。有發黃及蓄血、吐血、衄血、大小便血、汗血、嗽血、齒衄者。有發頤疙瘩瘡者。有首尾能食者。有絕穀一兩月者。有無故最善反復者。有愈後漸加飲食如舊者。有愈後飲食勝常二三倍者。有愈後退爪脫髮者。至論惡證。口禁不能張。昏迷不識人。足屈不能伸。唇口不住牽動。手足不住振戰。直視上視。圓睜目瞑。口張聲啞舌強。遺尿遺糞。項強發痙。手足俱痙。筋惕肉瞤。循衣摸牀。撮空理線等證。種種不同。因其氣血虛實之不同。臟腑禀賦之

有異。更兼感重感輕之別。考其證候。各自不同。至論受邪一也。及邪盡。一切諸證如失。所謂知其一。萬事畢。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此之謂也。以上止舉一氣因人而變。至有歲氣稍有不同者。有其年衆人皆從自汗而解者。更有其年衆人皆從戰汗而解者。此又因氣而變。餘證大同小異。皆疫氣也。至又雜氣爲病。一氣自成一病。每病各又因人而變。統而言之。其變不可勝言矣。醫者能通其變。方爲盡善。

四損不可正治

凡人大勞大慾。及大病久病後。氣血兩虛。陰陽並竭。名爲四損。當此之際。忽又加疫。邪氣雖輕。並爲難治。以正氣先虧。邪氣自陷。故諺有云。傷寒偏死下虛人。正謂此也。

若正氣不勝者。氣不足以息。言不足以聽。或欲言而不能。感邪雖重。反無脹滿痞塞之證。誤用承氣。不劇卽死。以正氣愈損。邪氣愈伏也。

若眞血不足者。面色萎黃。唇口純白。或因吐血崩漏。或因產後亡血過多。或因腸

風藏毒所致。感邪雖重。面目反無陽色。誤用承氣速死。以縈血愈消。邪氣益加沉匿也。

若真陽不足者。或四肢厥逆。或下利完穀。肌體惡寒。恆多泄瀉。至夜益甚。或口鼻冷氣。感邪雖重。反無發熱燥渴胎刺等證。誤用承氣。陽氣愈消。陰凝不化。邪氣留而不行。輕則漸加委頓。重則下咽立斃。

若真陰不足者。自然五液乾枯。肌膚甲錯。感邪雖重。應汗無汗。應厥不厥。誤用承氣。病益加重。以津液枯涸。邪氣澀滯。無能輸泄也。凡遇此等。不可以常法正治。當從其損而調之。調之不愈者。稍以常法治之。治之不及者。損之至也。是故一損二損。輕者或可挽回。重者治之無益。乃至三損四損。雖盧扁亦無所施矣。更以老少參之。少年遇損。或可調治。老年遇損。多見治之不及。艮以枯魄獨存。化源已絕。不復滋生矣。

勞復　食復　自復

疫邪已退。脈證俱平。但元氣未復。或因梳洗沐浴。或因多言妄動。遂至發熱。前證

復起。惟脈不沉實爲辨。此名勞復。蓋氣爲火之舟楫。今則真氣方長。勞而復折。真氣既虧。火亦不前。如人欲濟。舟楫已壞。其可渡乎。是火也。某經氣陷。則火隨陷於某經。陷於經絡。則爲表熱。陷於臟腑。則爲裏熱。虛甚熱甚。虛微熱微。治法輕則靜養可復。重則大補氣血。候真氣一回。血脈融和。表裏通暢。所陷之火。隨氣輪泄。自然熱退而前證自除矣。若誤用承氣。及寒涼剝削之劑。變證蜂起。卒至殞命。宜服安神養血湯。

若因飲食所傷者。或吞酸作噯。或心胸滿悶。而加熱者。此名食復。輕則損穀自愈。重則消導方痊。

若無故自復者。以伏邪未盡。此名自復。當問前得某證。所發亦某證。少與前藥。以徹其餘邪。自然獲愈。

安神養血湯

茯神　棗仁炒　當歸　遠志

芍藥　地黃　陳皮　甘草

加圓眼肉。水煎服。

感冒兼疫

疫邪伏而未發。因感冒風寒。觸動疫邪。相繼而發也。既有感冒之因由。復有風寒之脈證。先投發散。一汗而解。一二日續得頭疼身痛。潮熱煩渴。不惡寒。此風寒去。疫邪發也。以疫法治之。

瘧疫兼證

瘧疾二三發。或七八發後。忽然晝夜發熱而渴。不惡寒。舌生胎刺。心腹痞滿。飲食不進。下證漸具。此瘟疫著。瘧疾隱也。以疫法治之。

瘟疫晝夜純熱。心腹痞滿。飲食不進。下後脈靜身涼。或間日。或每日。時惡寒。而後發熱如期者。此瘟疫解。瘧邪未盡也。以瘧法治之。

瘟瘧

凡瘧者。寒熱如期而發。餘時脈靜身涼。此常瘧也。以瘧法治之。設傳胃者。必現裏

證。名爲瘟瘧。以疫法治者生。以瘧法治者死。裏證者。爲下證也。下後裏證除。寒熱獨存者。是瘟疫減。瘧證在也。瘧邪未去者宜疏。邪去而瘧勢在者宜截。勢在而挾虛者宜補。疏以清脾飲。截以不二飲。補以四君子。方見瘧門。仍恐雜亂。此不附載。

疫痢兼證

下痢膿血。更加發熱而渴。心腹痞滿。嘔而不食。此疫痢兼證。最爲危急。夫疫者。胃家事也。疫邪傳胃。下常八九。既傳入胃。必從下解。蓋疫邪不能自出。必藉大腸之氣傳送而下。疫方得愈。至痢者。大腸內事也。大腸既病。失其傳送之職。故正糞不行。純乎下痢膿血而已。所以向來穀食停積在胃。直須大腸邪氣將退。胃氣通行。正糞自此而下。今大腸失職。正糞尙自不行。又何能爲胃載毒而出。毒既不前。羈留在胃。最能敗壞真氣。在胃一日有一日之害。一時有一時之害。耗氣搏血。神脫氣盡而死。凡遇疫痢兼證者。在痢尤爲喫緊。疫痢俱急者。宜檳芍順氣湯。誠爲一舉兩得。

檳芍順氣湯　專治下痢頻數。裏急後重。兼舌胎黃。得疫之裏證者。

檳榔　芍藥　枳實　厚朴
大黃
生薑煎服。

婦人時疫

婦人傷寒時疫。與男子無二。惟經水適斷適來。及崩漏產後。與男子稍有不同。夫經水之來。乃諸經血滿。歸注於血室。下泄爲月水。血室者。一名血海。卽衝任脈也。爲諸經之總任。經水適來。疫邪不入於胃。乘勢入於血室。故夜發熱譫語。蓋衞氣晝行於陽。不與陰爭。故晝則明了。夜行於陰。與邪相搏。故夜則發熱譫語。至夜止發熱而不譫語者。亦爲熱入血室。因有輕重之分。不必拘於譫語也。經曰。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胸膈倂胃無邪。勿以譫語爲胃實。而妄攻之。但熱隨血下。故自愈。若有如結胸狀者。血因邪結也。當刺期門。以通其結。活人以柴胡湯治之。不若刺者功捷。

經水適斷。血室空虛。其邪乘虛傳入。邪勝正虧。經氣不振。不能鼓散其邪爲難治。

且不從血泄。邪氣何由卽解。與適來之義。有血虛血實之分。宜柴胡養榮湯。新產後亡血過多。衝任空虛。與夫素善崩漏。經氣久虛。皆能受邪。與經水適斷同法。

小兒時疫

凡小兒感冒風寒瘧痢等證。人所易知。一染時疫。人所難窺。所以耽誤者良多。何也。蓋由幼科專於痘疹吐瀉驚疳。併諸雜證。在傷寒時疫甚略之一也。古人稱幼科爲啞科。蓋不能盡罄所苦以告師。師又安能悉乎問切之義。所以但知其身熱。不知其頭疼身痛也。但知不思乳食心胸膨脹。疑其內傷乳食。安知其疫邪傳胃也。但見嘔吐惡心。口渴下利。以小兒吐瀉爲常事。又安知其挾熱下利也。執此何暇致思爲時疫二也。小兒神氣嬌怯。筋骨柔脆。一染時疫。延捱失治。卽便兩目上弔。不時驚搐。肢體發痙。十指鉤曲。甚則角弓反張。必延幼科。正合渠平日學習見聞之證。是多誤認爲慢驚風。遂投抱龍丸、安神丸。竭盡驚風之劑。轉治轉劇。因兒不啼不語。又將顖門眉心亂灸。艾火雖微。內攻甚急。兩陽相搏。如火加油。如爐添炭。死者不可勝計。深爲痛憫。今凡遇疫毒流行。大人可染。小兒豈獨不可染耶。但

所受之邪則一。因其氣血筋骨柔脆。故所現之證爲異耳。務宜求邪以治。故用藥與大人彷彿。凡五六歲以上者。藥當減半。二三歲往來者。四分之一可也。又腸胃柔脆。少有差誤。爲禍更速。臨證尤宜加慎。

偶齋云。閱至此。真說盡幼科伎倆。不勝擊節浩歎。

小兒太極丸

天竺黃五錢　膽星五錢　大黃三錢　麝香三分

冰片三分　殭蠶三錢

共爲細末。端午日午時修合。糯米飯杵爲丸。如芡實大。硃砂爲衣。凡遇疫證。薑湯化下一丸。神效。

妊娠時疫

孕婦時疫。設應用三承氣湯。須隨證施治。切不可過慮。愼毋惑於參朮安胎之說。病家見用承氣。先自驚疑。或更左右嘈雜。必致醫家掣肘。爲子母大不祥。若應下之證。反用補劑。邪火壅鬱。熱毒愈熾。胎愈不安。邪氣搏血。胞胎何賴。是以古人有

懸鐘之喻。梁腐而鐘未有不落者。唯用承氣。逐去其邪。火毒消散。炎熇頓爲清涼。氣回而胎自固。當此證候。反見大黃爲安胎之聖藥。歷治歷當。子母俱安。若腹痛如錐。腰痛如折。此將墮欲墮之候。服藥亦無及矣。雖投承氣。但可愈疾而全母。昧者以爲胎墮。必反咎於醫也。

或詰余曰。孕婦而投承氣。設邪未逐。先損其胎。當如之何。余曰。結糞瘀熱。腸胃閒事也。胎附於脊。腸胃之外。子宮內事也。藥先到胃。瘀熱纔通。胎氣便得舒養。是以興利除害於頃刻之閒。何慮之有。但毒藥治病。病去七八。餘邪自愈。愼勿過劑耳。

凡姙娠時疫。有四損者。不可正治。當從其損而調之。產後同法。非其損而誤補。必死。（四損詳見前應補諸證條後）

主客交

凡人向有他病尫羸。或久瘧。或內傷瘀血。或吐血、便血、咳血。男子遺精白濁。精氣枯涸。女人崩漏帶下。血枯經閉之類。以致肌肉消爍。邪火獨存。故脈近於數也。此際稍感疫氣。醫家病家。見其穀食暴絕。更加胸膈痞悶。身疼發熱。徹夜不寐。指爲

原病加重。誤以絕穀爲脾虛。以身痛爲血虛。以不寐爲神虛。遂投參、朮、歸、地、茯神、棗仁之類。愈進愈危。知者稍以疫法治之。發熱減半。或時得睡。穀食稍進。但數脈不去。肢體時疼。胸脇錐痛。過期不愈。醫以雜藥頻試補之。則邪火愈熾。瀉之則損脾壞胃。滋之則膠邪愈固。攻之則徒汗益虛。疏之則精氣愈耗。守之則日削近死。蓋但知其伏邪已潰。表裏分傳。裏證雖除。不知正氣衰微。不能托出表邪。留而不去。因與血脈合而爲一。結爲痼疾也。肢體時疼者。邪與榮氣搏也。脈數身熱不去者。邪火並鬱也。脇下錐痛者。火邪結於膜膈也。過期不愈者。凡疫邪交卸。近在一七。遠在二七。甚至三七。過此不愈者。因非其治。不爲壞證。卽爲痼疾也。夫痼疾者。所謂客邪膠固於血脈。主客交渾。最難得解。且愈久益固。治法當乘其大肉未消。真元未敗。急用三甲散。多有得生者。更附加減法。隨其素而調之。

三甲散

鱉甲　龜甲（並用酥炙黃爲末各一錢或用醋炙代之）　川山甲（土炒黃爲末五分）

蟬退（洗淨炙乾五分）　殭蠶（白硬者切斷生用五分）　牡蠣（煅爲末五分咽燥者酌用）

䗪蟲（三個乾者擘碎鮮者搗爛和酒少許取汁入湯藥同服其渣入諸藥同煎）　白芍藥（酒炒七分）

當歸五分 甘草三分

水二鍾。煎八分。濾清溫服。若素有老瘧。或癉瘧者。加牛膝一錢。何首烏一錢。胃弱欲作瀉者。宜用九蒸九曬。若素有鬱痰者。加貝母一錢。老痰者。加括蔞霜五分。善嘔者勿用。若咽乾作癢者。加花粉、知母各五分。若素有燥嗽者。加杏仁搗爛一錢五分。若素有內傷瘀血者。倍䗪蟲。如無䗪蟲。以乾漆炒烟盡。爲末五分。及桃仁搗爛一錢代之。服後病減六七。餘勿服。當盡調理法。

調理法

凡人胃氣強盛。可飢可飽。若久病之後。胃氣薄弱。最難調理。蓋胃體如竈。胃氣如火。穀食如薪。合水穀之精微。升散爲血脈者如焰。其糟粕下轉爲糞者如燼。是以竈大則薪多火盛。薪斷而餘焰猶存。雖薪後續而火亦然。若些小鐺鍋。止宜薪數莖。稍多則壅滅。稍斷則火絕。死灰而求復燃。不亦難乎。若夫大病之後。客邪新去。胃口方開。幾微之氣。所以多與早與遲與。皆不可也。宜先與粥飲。次糊飲。次糜粥。次稀飯。尤當循序漸進。毋先其時。毋後其時。當設爐火。晝夜勿令斷絕。以備不時

之用。思穀卽與。稍緩則胃飢如剡。再緩則胃氣傷。反不思食矣。既不思食。若照前與之。雖食而弗化。弗化則傷之又傷。不爲食復者。當如初進法。若更多與。及黏硬之物。胃氣壅甚。必脹滿難支。若氣絕穀存。乃致反覆顛倒。形神俱脫而死矣。

統論疫有九傳治法

夫疫之傳有九。然亦不出乎表裏之間而已矣。所謂九傳者。病人各得其一。非謂一病而有九傳也。蓋瘟疫之來。邪自口鼻而入。感於膜原。伏而未發者。不知不覺。已發之後。漸加發熱。脈洪而數。此衆人相同。宜達原飲疏之。繼而邪氣一離膜原。察其傳變。衆人不同者。以其表裏各異耳。有但表而不裏者。有但裏而不表者。有表而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有表裏分傳者。有表裏分傳而再分傳者。有表勝於裏者。有裏勝於表者。有先表而後裏者。有先裏而後表者。識此九傳。其去病一也。醫者不知九傳之法。不知邪之所在。如盲者之不任杖。聾者之聽宮商。無音可求。無路可適。未免當汗不汗。當下不下。或顛倒誤用。或尋枝摘葉。但治其證。不治其邪。同歸於誤一也。

所言但表而不裏者。其證頭疼身痛。發熱而復凜凜。內無胸滿腹脹等證。穀食不絕。不煩不渴。此邪氣外傳。由肌表而出。或自斑消。或從汗解。斑者。有斑疹、桃花斑、紫雲斑。汗者。有自汗、盜汗、狂汗、戰汗之異。此病氣之使然。不必較論。但求得斑得汗爲愈疾耳。凡自外傳者爲順。勿藥亦能自愈。間有汗出不徹而熱不退者。宜白虎湯。斑出不透而熱不退者。宜舉斑湯。有斑汗並行而愈者。若斑出不透。汗出不徹而熱不除者。宜白虎合舉斑湯。間有表而再表者。所發未盡。膜原尚有隱伏之邪。或二三日後。四五日後。依前發熱。脈洪而數。及其解也。斑者仍斑。汗者仍汗而愈。未愈者。仍如前法治之。然亦稀有。至於三表者。更稀有也。

若但裏而不表者。外無頭疼身痛。向後亦無三斑四汗。惟胸膈痞悶。欲吐不吐。雖得少吐而不快。此邪傳裏之上者。宜瓜蔕散吐之。邪從吐減。邪盡病已。邪傳裏之中下者。心腹脹滿。不嘔不吐。或燥結便閉。或熱結旁流。或協熱下利。或大腸膠閉。並宜承氣輩。導去其邪。邪減病減。邪盡病已。上中下皆病者。不可吐。吐之爲逆。但宜承氣導之。則在上之邪順流而下。嘔吐立止。脹滿漸除。

有裏而再裏者。愈後二三日。或四五日。依前之證復發。在上者仍吐之。在下者仍下之再裏者常事。甚至三裏者亦有也。雖有上中下之分。皆爲裏證。

若表裏分傳者。始則邪氣伏於膜原。膜原者。即半表半裏也。此傳法以邪氣平分。半入於裏。則現裏證。半出於表。則現表證。此疫家之常事。然表裏俱病。內外壅閉。既不得汗。而復不得下。此不可汗。強求其汗。必不可得。宜承氣先通其裏。裏邪先去。邪去則裏氣通。中氣方能達表。向者鬱於肌肉之邪。乘勢盡發於肌表矣。或斑或汗。蓋隨其性而升泄之也。諸證悉去。既無表裏證而熱不退者。膜原尚有已發之邪未盡也。宜三消飲調之。

若表裏分傳而再分傳者。照前表裏得病。宜三消飲。復下復汗。如前而愈。此亦常事。至於三發者。亦偶有之。

若表勝於裏者。膜原伏邪發時。傳表之邪多。傳裏之邪少。何以知之。表證多而裏證少。當治其表。裏證兼之。若裏證多而表證少者。但治其裏。表證自愈。

若先表而後裏者。始則但有表證。而無裏證。宜達原飲。有經證者。當用三陽加法。經證不顯。但發熱者。不用加法。繼而脈洪大而數。自汗而渴。邪離膜原。未能出表

耳。宜白虎湯。辛涼解散。邪從汗解。脈靜身涼而愈。愈後二三日。或四五日後。依前發熱。宜達原飲。至後反加胸滿腹脹。不思穀食。煩渴。舌生胎刺等證。加大黃微利之。久而不去。在上者宜瓜蒂散吐之。在中下者。宜承氣湯導之。

若先裏而後表者。始則發熱。漸加裏證。下之裏證除。二三日內復發熱。反加頭疼身痛。脈浮者。宜白虎湯。若下後熱減不甚。三四日後。精神不慧。脈浮者。宜白虎湯汗之。服湯復不得汗者。因津液枯竭也。加人參。覆杯則汗解。此近表裏分傳之證。不在此例。

若大下後。大汗後。表裏之證悉去。繼而一身盡痛。身如被杖。甚則不可轉側。脈遲細者。此汗出太過。陽氣不周。骨寒而痛。非表證也。此不必治。二三日內。陽氣自回。身痛自愈。

凡疫邪再表再裏。或再表裏分傳者。醫家不解。反責病家不善調理。以致反復。病家不解。每責醫家用藥有誤。致病復起。彼此歸咎。胥失之矣。殊不知病勢之所當然。蓋氣性如此。一者不可為二。二者不可為一。絕非醫家病家之過也。但得病者。向賴精神完固。雖再三反復。隨復隨治。隨治隨愈。

間有延挨失治。或治之不得其法。日久不除。精神耗竭。嗣後更醫投藥。但將現在之邪拔去因而得效。殊不知膜原尚有伏邪在。一二日內前證復起。反加循衣摸牀。神思昏憒。目中不了了等證。且脈氣漸萎。大凶之兆也。譬如行人日間趲行。未晚投宿。何等從容。今則日間遶道。日暮途長。急無及矣。病家不咎於前醫擔誤日時。反咎於後醫既生之而後殺之。良可歎也。當此之際。攻之則元氣幾微。是求速死。補之則邪火愈熾。精氣愈爍。守之則正不勝邪。必無生理。三路俱亡。雖有盧扁之技。亦無所施矣。

集補諸瘟方治

大頭瘟

大頭瘟者。其濕熱傷高巔。必多汗氣蒸。初憎寒壯熱。體重頭面腫甚。目不能開。上喘咽喉不利。舌乾口燥。不速治。十死八九。宜普濟消毒散。如大便硬。加酒蒸大黃一二錢。緩緩服。作丸噙化尤妙。若額面焮赤腫脈數者。屬陽明。本方加石膏、內實加大黃。若發於耳上下前後。并額角傍紅腫者。此少陽也。本方加柴胡、花粉。便實

亦加大黃。若發於頭腦項下。并耳後赤腫。此太陽也。荊防敗毒散加芩連。甚者砭鍼刺之。

普濟消毒散

川連　黃芩酒炒　人參　黑參

生甘草　桔梗　連翹　牛蒡子炒研

升麻　白芷　馬勃各一錢　殭蠶炒七分

藍根如無以青黛代之　柴胡

右爲末。半用水煎去渣。食後徐服。半用蜜丸。噙化就臥。以令藥性上行也。

捻頸瘟

捻頸瘟者。喉痺失音。頸大腹脹。如蝦蟆者是也。宜荊防敗毒散。

荊防敗毒散

羌活　獨活　前胡　柴胡

人參　甘草人中黃更妙　枳殼　桔梗

茯苓　川芎　牛蒡子炒研　薄荷

荆芥　防風

右諸藥各一錢。惟防風加五分。水煎緩服。加金汁一杯尤效。

瓜瓤瘟

瓜瓤瘟者。胸高脇起。嘔血如汁者是也。宜生犀飲。

生犀飲

犀角二錢鎊　蒼朮泔浸麻油炒　川連各一錢　黃土五錢

細茶葉一大撮　金汁半盞

水煎去渣。入金汁攪和。日三夜二服。

虛加鹽水炒人參。大便結加大黃。渴加括蔞根。表熱去蒼朮、黃土。加桂枝、川連。便膿血去蒼朮。倍黃土。加黃柏。便滑以人中黃代金汁。

楊梅瘟

楊梅瘟者。遍身紫塊。忽然發出黴瘡者是也。清熱解毒湯下人中黃丸。并刺塊出血。

人中黃丸

大黃 三兩尿浸　人中黃 如無坑垢代之　蒼朮 麻油炒　桔梗

滑石 各二兩　人參　川連 酒洗　防風 五錢

香附 薑汁拌切炒一兩五錢

神麴丸。氣虛四君子湯送。血虛四物湯送。痰甚二陳湯送。熱甚童便送。通用清熱解毒湯送。二三服。

清熱解毒湯

川連 酒洗　黃芩 酒洗　白芍 酒洗　生地

人參 各三錢　石膏 雞子大碎　羌活　知母 各二錢

生甘草 一錢五分　升麻　葛根 各一錢　生薑 切二錢

右水一斗。煮取五升。每服一升。日三夜二服。

疙瘩瘟

疙瘩瘟者。發塊如瘤。徧身流走。旦發夕死者是也。急以三稜鍼刺入委中三分出血。及服人中黃散。

辰砂　雄黃 要透明者各一錢五分　人中黃 一兩

右爲末。薄荷、桔梗下二錢。日三夜二服。

絞腸瘟

絞腸瘟者。腸鳴乾嘔。腹痛水泄不通者是也。先以鹽湯探吐之。宜雙解散。

雙解散

防風　炒梔仁　連翹　黃芩
薄荷　當歸　川芎　芒硝
大黃　白芍藥　白朮炒　石膏
滑石　麻黃　桔梗　荊芥
甘草
蔥薑豉引。

軟脚瘟

軟脚瘟者。便清泄白。足腫難移者是也。卽濕溫之傳染。宜蒼朮白虎湯。卽白虎湯加入蒼朮

附採名方及辟瘟諸法

三妙散　治嵐瘴溪毒中人。昏迷狂躁。或聲啞不能言。

人　參　枳　殼各一錢　柴　胡　黃　芩

半　夏半錢各　甘　草一錢　赤茯苓三錢　大　黃四錢

右加生薑五片煎。溫服。此症乃敗血毒涎乘脾也。

黃連犀角湯　治狐惑。

犀　角三錢磨汁　黃　連二錢　烏　梅四個　木　香三分磨汁

水煎。連梅八分。入犀香二汁。和勻服。

黑膏　治疫毒發斑嘔逆。

生地黃二兩六錢　好淡豆豉二兩六錢　猪　膏十兩

合煎。令三分減一。絞去渣。取濃汁如膏。入明雄黃豆大。麝香末少許。和勻。分三服。

犀角消毒湯　治毒氣發斑痛痒。

牛蒡子炒　防　風各二錢　荆　芥一錢　甘　草八分

犀　角磨汁

每服三錢。水煎。入犀角汁服。

消毒丸　治時疫疙瘩惡症。

大黃　牡蠣煅　殭蠶炒各一兩

右爲末。蜜丸彈子大。新汲水化下一丸。

雄黃丸　治疫不相傳染。

明雄黃一兩研　赤小豆炒熟　丹參　鬼箭羽各二兩

共爲細末。煉蜜丸。如梧子大。每日空心。以溫水下五丸。雖同床共屋。亦不相染。

逐瘟丹　治疫氣流行。一鄉人多發熱。內熱煩燥。嘔渴昏憒等症。

川連戊癸年爲君倍加　黃柏丙辛年爲君倍加　甘草梢甲己年倍加　山梔丁壬年倍加

黃芩乙庚年倍加　香附　蘇葉俱以等分爲則　大黃三倍

右七味生用。於冬至日爲末。將大黃煎滚湯。去粗片。搗藥末爲丸。如彈子大。水飛。丹砂、雄黃爲衣。每一丸。取泉水浸化服。急則用煎劑。但須冷服。　一方加藿香、檳榔。

二黃丸　治大頭時疫。

川　連酒炒　黃　芩酒炒　生甘草各等分

每服五錢。水盞半。煎八分。稍溫徐徐呷之。

黃連瀉心湯

川　連　生　地　知　母各一錢五分　生甘草五分

水盞半。煎八分溫服。

香蘇散

紫　蘇　香　附醋製各二兩　陳　皮一兩　甘　草五分

共爲細末。每服三錢。水煎溫服。

辟穢散

川　芎　藿　香　藜　蘆各三錢　牡丹皮

玄　胡各二錢　硃　砂水飛一錢　雄　黃水飛　白　芷

牙　皂各四錢

共爲極細末。每早晚或看病出房。先噙水口中。吸些須入兩鼻取嚏。出清涕爲佳。再減去皂角。以爲小丸。亦可噙嚼。牲畜受瘟者。以末吹入兩鼻卽愈。

一、凡遇天行時氣。須遲出早入。房中常燒蒼朮。鼻孔唇吻塗雄黃末。口中嚼大蒜。最良。

一、斷疫法。不相傳染。密以艾灸病人牀四角各一壯。勿令人知。

一、天行時疫傳染。凡患疫之家。將病人衣服。於甑上蒸過。則一家不染。若親戚鄉里有患疫。欲去看問。先將麻油抹鼻孔。任進候出　又將紙撚於鼻內。取噴嚏三五個。則不染。

一、入病疫家行動。宜從容從客位而入。男子病。穢氣出於口鼻。女子病。穢氣出陰門。相對立時。必先識其向背。

一、聞鄰里沾疫。宜用貫仲置水缸內浸。用此水造飲食。亦能辟瘟不染。

王恆齋先生瘟病論

南俗好鬼。每病則不藥而推於鬼。於是有靑詞黃表之焚。功曹雜畫錢馬之供。靡費財穀。壇壝廟社。了無虛日。故巫之教張於醫。醫亦率畏鬼而推於巫。所不知治及不能治者。則皆以爲有鬼焉。以至於財益窮。病益深。人命益賤。甘心駢死。束手

莫救。嗚呼。可憐哉。可憐哉。而於瘟病尤甚。今夫春暖秋涼。冬寒夏暑。天地之正氣也。空瑩朗徹。浮烟不升。不曀不霾。寒熱不極。正氣之清者也。人居其中。飲食作息。體臟便順。自然無病。及夫愆陽伏陰。淒風苦雨。凜冽凝閉。炎日灼膚。霜雹霹靂搏殺迅厲。而病作焉。體單病重。體強病輕。輕傷其皮肉經脈。而重則中其臟腑。凡四時一切不正之氣。倉卒感觸。皆由以生病。而何但瘟乎。顧世俗之以爲有鬼者。謂實有瘟神以主之也。於是有鬼大鬼小。鬼長鬼短之形。有紅綠藍彩衣袍之異。有執械執兵之雄。有窗入、戶入、天門入、閾縫入、明入、晦入之據。入我床下。動摸官骸。索我食用。病者曰寐見。和者曰寤見。病者曰見影。和者曰見形。一倡衆隨。牢不可破。吾雖能正之。將誰能聽之哉。夫五瘟使者。道家創爲是說。不可信也。使其可信。則有命在天。又豈巫祝之所能禱免耶。春咳嗽者。一方咳嗽。秋瘧痢者。一方瘧痢。瘧痢有鬼。咳嗽亦有鬼耶。難之者曰。醫書有疫厲之條。庸非鬼歟。曰。疫厲者。甚其形容。以警其治療也。言病之如有鬼。非鬼之所作病也。曹植論疫氣。謂陰陽失位。寒暑錯時。而愚民以疫爲鬼。懸符壓之。亦可笑也。難者曰。瘟非有鬼。何以病皆人人相似也。曰。惟人人相似。故知非鬼也。人之於人也。有賢否愛憎。則鬼之乘人。亦

當有賢否愛憎。胡之乎此。而男女長幼之同一病耶。且之乎此則專乎此。鬼無形無聲。瞬息千里。胡懷與安而不肯去耶。卽真有瘟神。如張居仁所奏史文業趙公明之流。代天宣化。行瘟佈毒。亦當有善惡之擇矣。乃磨刮惡人。而善人亦罹其網。胡天不庸之獨刻於此一方民耶。至吾俗則又不曰瘟病。而曰嵐病。土音變遷嵐讀去聲。則又因訛嵐爲爛。謂鬼子虐害。蔓延流衍。如物壞爛。故被者特酷。不知嵐山氣也。山本天地之氣。晴霞而山氣清明。雨露而山氣滋潤。霧障而山氣穢濕。向陽則氣燠。向陰則氣慘。西北高則氣燥黃。東南下則氣霿濡。氣之所蒸。從口鼻而入。人人如一體。固者却之。故夫暗相漬而乍相病者。皆山氣之不祥者也。諺曰粘親不粘隣。隣近而知音。不敢來問。故不能粘。親則有慶弔休戚之關誼。詎獲辭撫其床第。執其手。近口鼻。問病因。而氣已傳之矣。庸醫不明。或以治瘵就傳染。亦輒驚怖咎於鬼。而巫始起而耑其責。迨巫又或就傳染。則計窮無復之矣。仇藥哀巫。卒殞其軀。屍橫連茵。棺壙相接。雖有孝子愛妻。割辭喪送事之悖謬。無過於此矣。夫瘟、天時也。嵐、地氣也。天時地氣。交薄各攻。故曰時氣。此理甚明。而世顧率以爲鬼物。嗚呼。鬼未嘗尋人。而人乃自誣以誣鬼耶。若其治法。載在醫書。不更贅。

瘟疫論補遺

正名

傷寒論曰。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後人省氵加疒爲瘟。卽溫也。如病證之證。後人省文作証。嗣後省言加疒爲症。又如滯下。古人爲下利膿血。蓋以瀉爲下利。後人加疒爲痢。要之。古無瘟痢症三字。蓋後人之自爲變易耳。不可因易其文。以溫瘟爲兩病。各指受病之原。乃指冬之伏寒。至春至夏發爲溫熱。又以非時之氣爲瘟疫。果爾。又當異證異脈。不然臨治之際。何以知受病之不同也。設使脈病不同。病原各異。又當另立方論治法。然則脈證治法。又何立哉。枝節愈繁。而正意愈亂。學者未免有多歧之惑。夫溫者熱之始。熱者溫之終。溫熱首尾一體。故又爲熱病。卽溫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門合戶。如徭役之役。衆人均等之謂也。今省文作殳。加疒爲疫。又爲時疫時氣者。因其感時行戾氣所發也。因其惡厲。又爲之疫厲。終於得汗而解。故燕冀名爲汗病。此外又有風溫、濕溫。卽溫病夾外感之兼證。名

各不同。究其病則一。然近世稱疫者衆。書以溫疫名者。弗遺其言也。後以傷寒例。及諸家所議。凡有關於溫疫。其中多有誤者。恐致惑於來學。悉采以正焉。

傷寒例正誤

陰陽大論云。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冷洌。此則四時正氣之序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爲病。以傷寒爲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中而卽病者。名曰傷寒。不卽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

成註內經曰。先夏至爲溫病。後夏至爲暑病。溫暑之病。本於傷寒而得之。

按、十二經絡。與夫奇經入脈。無非營衛氣血。週布一身。而營養百骸。是以天眞元氣。無往不在。不在則痲木不仁。造化之機。無刻不運。不運則顚倒仆絕。然風寒暑濕之邪。與吾身之營衛。勢不兩立。一有所中。疾苦作矣。苟或不除。不危卽斃。上文所言。冬時嚴寒所傷。中而卽病者爲傷寒。不卽病者。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然風寒所傷。輕則感冒。重則傷寒。卽感冒一證。風寒所傷之甚輕

者。尚爾頭疼身痛。四肢拘急。鼻塞聲重。痰嗽喘急。惡寒發熱。當卽爲病。不能容隱。今冬時嚴寒所傷。非細事也。反能藏伏過時而發耶。更問何等中而卽病。何等中而不卽病。何等中而卽病者。頭痛如破。身痛如杖。惡寒項強。發熱如炙。或喘或嘔。甚則發痙。六脈疾數。躁煩不寧。至後傳變。不可勝言。倉卒失治。乃致傷身。何等中而不卽病者。感則一毫不覺。既而延至春夏。當其已中之後。未發之前。飲食起居如常。神色聲氣。纖毫不異。其已發之證。勢不減於傷寒。況風寒所傷。未有不由肌表而入。所傷皆營衞。所感均係風寒。一者何其懞懵。藏而不知。一者何其靈異。感而卽發。同源而異流。天壤之隔。豈無說耶。既無其說。則知溫熱之原。非傷寒所中矣。且言寒毒藏於肌膚之閒。肌爲肌表。膚爲皮之淺者。其閒一毫一竅。無非營衞經行所攝之地。卽感冒些小風寒。尚不能稽留。當卽爲病。何況受嚴寒殺厲之氣。且感於皮膚最淺之處。反能容隱者耶。以此推之。必無是事矣。凡治客邪大法。要在表裏分明。所謂未入於府者。邪在經也。可汗而已。既入於府者。邪在裏也。可下而已。果係寒毒藏於肌膚。雖過時而發。邪氣猶然在表。治法不無發散。邪從汗解。後世治溫熱病者。若執肌膚在表之邪。一投

發散。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

凡病先有病因。方有病證。假令傷寒中暑。各以病邪而立名。若言熱證。尚可糢糊。若以暑病爲名。乃是香薷飲之證。彼此其可相混。凡客病感邪之重者則病甚。其熱亦甚。感邪之輕者則病輕。其熱亦微。熱之微甚。存乎感邪之輕重也。二三月及八九月。其時亦有病重大熱不止。失治而死者。五六月亦有病輕熱微不藥而愈者。凡溫病四時皆有。但仲夏感者多。春秋次之冬時又次之。但可以時令分病之多寡。不可以時令分熱之輕重也。

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證者。皆因冬時觸寒所致。非時行之氣也。凡時行者。春時應煖而反大寒。夏時應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作時行之氣也。然氣候亦有應至而不至。或有至而太過者。或未應至而至者。皆成病氣也。

春溫夏熱。秋涼冬寒。乃四時之常。因風雨陰晴。稍爲損益。假令春應煖而反多寒。其時必多雨。秋應涼而熱不去者。此際必多晴。夫陰晴旱潦之不測。寒暑損益安可以爲拘。此天地四時之常事。未必爲疫。夫疫者感天地之戾氣也。戾氣

者。非寒非暑。非煖非涼。亦非四時交錯之氣。乃天地別有一種戾氣。多見於兵荒之歲。間歲亦有之。但不甚耳。上文所言。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爲時行之氣。雖不言疫。疫之意寓是矣。殊不知四時之氣。雖損益於其間。及其所感之病。終不離其本源。假令正二月應煖。偶因風雨交集。天氣不能溫熱。而多春寒。所感之病。輕則爲感冒。重則爲傷寒。原從感冒傷寒法治之。但春寒之氣。終不若冬時嚴寒殺厲之氣爲重。投劑不無有輕重之分。此卽應至而不至。至而不去二事也。又如八九月適多風雨。偶有暴寒之氣先至。所感之病。大約與春寒彷彿。深秋之寒。終不若冬時殺厲之氣爲重。此卽未應至而至。卽冬時嚴寒倍常。是爲至而太過。所感亦不過卽病之傷寒耳。假令夏時多風雨炎威少息。爲至而不及。時多亢旱。爍石流金。爲至而太過。太過則病甚。不及則病微。至於傷暑一也。其病與四時正氣之序何異耶。治法無出於香薷飲而已。

其冬時有非節之煖。名曰冬溫。

此卽未應至而至也。按冬傷於寒。至春變爲溫病。今又以冬時非節之暖爲冬溫。一感於冬寒。一感於冬溫。一病兩名。寒溫懸絕。然則脈證治法。又何似耶。夫

四氣乃二氣之離合也。二氣卽一氣之升降也。升極則降。降極則升。升降之極。爲陰陽離。離則氣亢。氣亢則致病。亢氣者。冬之大寒。夏之大暑也。將升不升。將降不降。爲陰陽合。合則氣和。氣和則不致病。和氣者。卽春之溫暖。秋之清涼也。是以陰極而陽氣來和爲溫暖。陽極而陰氣來和爲清涼。斯有旣濟之道焉。若夫春寒秋熱。爲冬夏之偏氣。倘有觸冒之者。因以爲疾。若夏涼冬煖。轉得春秋之和氣。豈有因其和而反致疾者。所以但見傷寒中暑。未嘗見傷溫和而中清涼也。溫暖清涼。未必爲病。又烏可以言疫。

從春分以後至秋分節。天有暴寒者。此皆時行寒疫也。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尙弱。爲寒所折。病熱猶輕。五六月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爲重。七八月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熱亦微。其病與溫及暑病相似。但有殊耳。

按、四時皆有暴寒。但冬時感嚴寒殺厲之氣。名傷寒。爲病最重。其餘三時寒微。爲病亦微。又以三時較之。盛夏偶有些小風寒。所感之病更微矣。此則感寒之重。病亦重。而熱亦重。感寒之輕。病亦輕。而熱亦輕。是重於冬。而略於三時。至夏而又略之。此必然之理也。上文所言三四月陽氣尙弱。爲寒所折。病熱亦輕。五

六月。以其時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爲重。七八月。其時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勢亦微。由是言之。在冬時陽氣潛藏。爲寒所折。病勢更微。此則反是。夏時感寒爲重。冬時感寒爲輕。前後矛盾。於理大違。又春夏秋三時。偶爲暴寒所着。與冬時感冒相同。治法無二。但可名感冒。不當另立寒疫之名。若又以疫爲名。殊類畫蛇添足。

諸家溫疫正誤

雲岐子　傷寒汗下不愈。過經其病尚在而不除者。亦爲溫疫病也。如太陽證汗下。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浮者。太陽溫病也。　如身熱目痛不眠。汗下。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長者。陽明溫病也。　如胸脅脹滿汗下。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弦者。少陽溫病也。　如腹滿咽乾。診得尺寸俱沉細。過經不愈者。太陰溫病也。　如口燥舌乾而渴。診得尺寸俱沉細。過經不愈者。少陰溫病也。　如煩滿囊縮。診得尺寸俱微緩。過經不愈者。厥陰溫病也。是故隨其經而取之。隨其經而治之。　如發斑。乃溫毒也。

按、傷寒敍。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爲傳經盡。七日後。傳太陽爲過經。雲岐子所言。傷寒過經不愈者。便指爲溫病。竟不知傷寒溫病自是兩途。未有始傷寒。而過經變爲溫病者。若果溫病。自內達外。何有傳經。若能傳經。卽是傷寒。而非溫病明矣。

汪云　愚謂溫與熱有輕重之分。故仲景云。若遇溫氣。則爲溫病。（此叔和之言非仲景本論）更遇溫熱氣。卽爲溫毒。熱比溫尤重故也。但冬傷於寒。至春而發。不感異氣。名曰溫病。此病之稍輕者也。溫病未已。更遇溫氣。變爲溫病。此病之稍重者也。傷寒例。以再遇溫氣。名曰溫疫。　又有不因冬傷於寒。至春而病溫者。此特感春溫之氣。可名春溫。如冬之傷寒。秋之傷濕。夏之中暑。相同也。（按陰陽大論四時正氣之序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今之特感春溫之氣可名春溫若感秋涼之氣可名秋涼病矣春溫可以爲溫病秋涼獨不可爲涼病乎以涼病似覺難言勉以濕證搪塞旣知秋涼病有礙反而思之則知春溫病殊爲謬妄矣）以此觀之。是春之溫病。有三種不同。有冬傷於寒。至春變爲溫病者。有溫病未已。再遇溫氣而爲溫病者。有重感溫氣。相雜而爲溫病者。有不因冬傷於寒。不因更遇溫氣。只於春時感春溫之氣而病者。若此三者。皆可名爲溫病。不必各立名色。只要知其病原之不同也。

凡病各有病因。如傷寒。自覺觸冒風寒。如傷食。自覺飲食過度。各有所責。至於溫病。乃伏邪所發。多有安居靜養。別無他故。倏焉而病。詢其所以然之故。無處尋思。況求感受之際。且自不覺。故立論者。或言冬時非節之暖。或言春之溫氣。或言傷寒過經不解。或言冬時伏寒。至春夏乃發。按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出自素問此漢人所撰晉時王叔和又以述傷寒例蓋順文之誤或指冬不藏精。春必溫病。此亦漢人所撰但言斵喪致病不言因邪致病又見冬時之溫病。與春夏之溫疫。脈證相同。治法無異。據云。冬時即病爲傷寒。今溫病亦發於冬時。思之至此。不能無疑。乃覺前人所論難憑。務求其所以然之故。既不可言傷寒。又不可言伏寒。因以冬時非節之暖。牽合而爲病原。不思嚴寒酷暑。因其鋒利。人所易犯。故爲病最重。至於溫暖。乃天地中和之氣。萬物得之而發育。氣血得之而融和。當其肅殺之令。權施善政。未有因其仁政而反蒙其害者。切嘗較之。冬時未嘗溫煖。亦有溫病。或遇隆冬。暫時溫煖。雖有溫病。感溫之由。亦無確據。既不過猜疑之說。烏足以爲定論。或言感三春當令之溫氣爲溫病。夫春時自應溫暖。責之尤其無謂。或言溫病後。或溫氣而爲溫病。正如頭上安頭。或言傷寒汗下過經不愈者爲溫病。則又指鹿爲馬。活人又以夏應暑。而以寒

氣折之。責邪在心爲夏溫。秋應涼而大熱折之。責邪在肺爲秋溫。轉屬支離。陶氏又以秋感溫氣而爲秋溫。明是雜證。敘溫者絡繹。議論者各別。言愈繁雜。而本源愈失。使學者反增亡羊之感。與醫道何補。

活人書云。夏月發熱。惡寒頭疼。身體肢節痛重。其脈洪盛者。熱也。冬傷於寒。因暑氣而發爲熱病。治熱病與傷寒同。有汗宜桂枝湯。無汗宜麻黃湯。如煩躁宜大青龍湯。然夏月藥性須帶涼。不可太溫。桂枝、麻黃、大青龍。須用加減。夏至前。桂枝加黃芩。夏至後。桂枝麻黃大青龍。加知母、石膏。或加升麻。蓋桂枝、麻黃性熱。地暖處非西北之比。夏月服之。必有發黃出斑之失。熱病三日外。與前湯不瘥。脈勢仍數。邪氣猶在經絡。未入藏府者。桂枝石膏湯主之。此方夏至後可代桂枝證。若加麻黃。可代麻黃青龍湯證也。若三月至夏。爲晚發傷寒。梔子升麻湯亦暫用之。王宇泰述萬曆癸卯李氏一墻應舉南下時方盛暑傷寒一太學生新讀仲景書自謂知醫投以桂枝湯入腹卽斃大抵麻黃桂枝二湯隆冬正傷寒之藥施之於溫病不可況於熱病乎、

按。活人書。以溫熱病用桂枝、麻黃。雖加涼藥。終未免發散之誤。不危幸矣。豈止三日外。與前湯不瘥。脈勢仍數而已哉。至此尚然不悟爲半裏之證。且言邪氣

猶在經絡。仍用桂枝石膏湯。至死無悔。王宇泰非之甚當。是以不用麻黃桂枝。賢於活人書遠矣。究竟不識溫熱之源。是以不知用藥耳。

春溫　活人書曰。春應溫而清氣折之。責邪在肝。或身熱頭疼。目眩嘔吐。長幼率相似。升麻葛根湯、解肌湯、四時通用敗毒散。　陶氏曰。交春後至夏至前。不惡寒而渴者爲溫病。用辛涼之藥微解肌。不可大發汗。急證現者。用寒涼之藥急攻之。不可誤汗誤下。當須識此。表證不與正傷寒同法。裏證治法同。

夏溫　活人書曰。夏應暑而寒氣折之。責邪在心。或身熱頭疼。腹滿自利。長幼率相似。理中湯、射干湯、半夏桂枝湯。　陶氏曰。交夏至有頭疼發熱。不惡寒而渴。此名溫病。愈加熱者。爲熱病。止用辛涼之藥解肌。不宜大汗。裏證見者。急攻下。表證不與正傷寒同法。裏證治法同。

秋溫　活人書曰。秋應涼而大熱折之。責邪在肺。濕熱相搏。民病咳嗽。金沸草散、白虎加蒼朮湯。病癉發黃。茵陳五苓散。　陶氏曰。交秋至霜降前。有頭疼發熱。不惡寒。身體痛。小便短者。名濕病。亦用辛涼之藥。加疎利以解肌。亦不宜汗。裏證見者。宜攻下。表證不與正傷寒同法。

冬溫　活人書曰。冬應寒而反大溫折之。責邪在腎。宜萎蕤湯。　丹溪曰。冬溫爲病。非其時有其氣者。冬時嚴寒。君子當閉藏。而反發泄於外。專用補藥。帶表藥。

按、西北高厚之地。風高氣燥。溫證希有。南方卑濕之地。更遇久雨淋漓。時有感濕者。天地或時久雨。或時亢旱。蓋非時令所拘。故傷濕之證。隨時有之。不待交秋而後能也。推節庵之意。以至春爲溫病。至夏爲熱病。至秋似不可復言溫熱。然至秋冬又未免溫病。只得勉以濕證抵搪。且濕爲雜證。更不可借此混淆。惟其不知溫病四時皆有。故說到冬時。遂付之不言。王宇泰氏。因見陶氏不言。乃引丹溪述非其時。有其氣。以補冬溫之缺。然則冬時交錯之氣。又不可以爲冬溫也。俗人但言四時之溫。蓋不知溫之源。故春責清氣。夏責寒氣。秋責熱氣。冬責溫氣。殊不知清溫寒熱。總非溫病之源。復以四時專令之藏而受傷。不但膠柱鼓瑟。且又罪及無辜矣。

附辨舌法

年偶齋

偶齋云。驗舌之法。再四申明。幾於舌敝唇穿。其如時流之不察何。茲更不憚煩。而

再爲之辨證。凡溫疫症。其舌胎先白。儼如傅粉。邪於到胃。始見黃色。當下失下。然後見黑。其胎必厚。或生芒刺。或焦或硬。審知熱邪之淺深。津液之枯潤。對症施治。無不應驗。凡病舌上皆有浮薄黃胎。或如腐乳皮。或沉香色。蓋緣有病之人。飲食少進。胃氣熏蒸。舌必黃色。終不似瘟疫症。先白後黃。或中黃而傍仍白色。或中黑而邊有黃胎厚刺。并診其脈。不沉不浮。中按獨數也。若但見舌上黃色薄胎。便指爲疫症。輒用承氣、三消等湯下之。傷人元氣。輕則致重。重則致死。草菅人命。充塞冥途。予故諄諄奉勸。凡欲業此者。必須先讀仲景、河間、東垣、丹溪諸家。及王氏之證治準繩。喻氏之醫門法律。用工既久。更得是書。然後知傷寒瘟疫之異。內傷外感之由。無不得心應手。近時業此道者。並未留心諸家。忽得是書。亦不察脈辨症但見舌上黃胎。不論是否。輒用三消、承氣等劑下之。投藥不應。以爲按法施治。而病不瘳。反疑是書之有未盡也。徒看是書。不能知是書之旨。總由平日未得參考諸家之故耳。今春予署中一手藝人。患惡寒發熱。身痛嘔惡。延醫治之。用枳、朴、山查等尅氣之味。又以導赤、柴胡等劑治之。反劇。又更一醫。見其舌上黃色。而身仍痛。即用三消飲二劑。病者日夜呻吟痛苦。煩而不寐。見胸前微有紅點。便指發斑。

遂欲作瘢疹治療。適明者至而診視之。乃感風寒所致。與九味羌活湯。一劑而外症悉解。惟胸膈痞悶不思飲食。乃從前外感未解。誤用下藥及尅氣之劑故也。如有人參用之卽愈。如無人參。靜養數日。元氣復。則思飲食矣。果三五日之後。卽思飲食而愈。又予孫年甫十四。今春因冒風寒。舌亦黃胎。予與參蘇飲。三數劑而愈。其餘不可枚舉。可見凡病皆有黃胎。若不細爲分別。認症不明。殺人如反掌。予故於卷末詳書。以示戒云爾。

瘟疫論終

醫門普度温疫論

（明）吴有性　原著
（清）孔以立
　　　龔少林　評

中國醫學大成

原序

夫溫疫之爲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其傳有九。此治疫緊要關節。奈何自古迄今。從未有發明者。仲景雖有傷寒論。然其法始自太陽。或傳陽明。或傳少陽。或三陽竟自傳裏。蓋爲外感風寒而設。故其傳法與溫疫自是迥別。嗣後論之者。紛紛不止數十家。皆以傷寒爲辭。其於溫疫證。則甚略之。是以業醫者。所記所誦。連篇累牘。俱係傷寒。及其臨證。悉是溫疫。求其真傷寒。百無一二。不知屠龍之藝雖成。而無所施。未免指鹿爲馬矣。余初按諸家。咸謂春夏秋皆是溫病。而傷寒必在冬時。然歷年較之。溫疫四時皆有。及究傷寒。每至嚴寒。雖有頭疼身痛惡寒無汗發熱。總似太陽證。至六七日失治。未嘗傳經。每用發散之劑。一汗而解。間有不藥亦自解者。並未嘗因失汗以致發黃、譫語、狂亂、胎刺、等證。此皆感冒膚淺之病。非真傷寒也。傷寒感冒。均係風寒。不無輕重之殊。究竟感冒居多。傷寒希有。況溫疫與傷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今鹿馬攸分。益

見傷寒。世所絕少。仲景以傷寒爲急病。倉卒失治。多致傷生。因立論以濟天下後世。用心可謂仁矣。然傷寒與溫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諄諄告世。至於溫疫多於傷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論。或謂溫疫之症。仲景原別有方論。歷年既久。兵火湮沒。卽傷寒論乃稱散亡之餘。王叔和立方造論。謬稱全書。溫疫之論。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崇禎辛巳。疫氣流行山東、浙省。南北兩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闔門傳染。始發之際。時師誤以傷寒法治之。未嘗見其不殆也。或病家誤聽七日當自愈。不爾。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有不及期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劑攻補。失敍而死者。或遇醫家見解不到。心疑膽怯。以急病用緩藥。雖不卽受其害。然遷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感之輕者。尚獲僥倖。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不可勝紀。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簡古書。原無明論。是以投劑不效。醫者徬皇無措。病者日近危篤。病愈急。投藥愈亂。不死於病。乃死於醫。不死於醫。乃死於聖經之遺亡也。吁、千載以來。何生民不幸如此。余雖固陋。靜心窮理。格其所感之氣。所入之門。所受之處。及其傳變之體。平日所用歷驗方法。詳

述於左。以俟高明者正之。時

崇禎壬午仲秋洞庭吳有性書於淡漠齋

重訂醫門普度溫疫論凡例

一、是編議論精詳。治法大備。實發前人所未逮。黎水孔公。評語多執己見。易滋後學疑惑。敝友龔君育和。力爲矯之。遂使原文炳如日星。洵吳先生功臣也。

一、是編論溫疫。與治傷寒不同。上卷有原病及辨明傷寒時疫數條。下卷有雜氣論。及正名傷寒正誤。諸家溫疫論正誤。又劉宏璧集補方及各家治案。俱宜潛玩。今卷帙較繁。分劉宏璧以下爲末卷。共三卷。

一、治疫以脈證爲憑。大約證以頭暈、足軟。胸悶、胎刺。日晡病甚。夜臥不安。先凜凜惡寒。後發熱不惡寒。及兼三陽表證。三陰裏證者。是脈以數實有力。右關更甚。或初不甚顯。迨投達原飲。然後見數實者。是蓋疫本熱邪猶賊。膜原猶窩。梹榔草菓猶捕快手。厚朴猶刑具。知苓猶牽出。若硝黃則驅之走矣。白芍甘草。一謹守門戶。一調停衆人。此又可先生立方之妙。惟龔君洞悉淵微。故以方濟人。卽以言闡理。其言如布帛菽粟。允

堪輔翼前賢。

一、近人多誤讀傷寒脈緊句。以緊爲數。蓋緣傷寒論有云。緊無常也。卽誤以無常爲至數之多。不知緊與弦類。弦訓不移則有常。緊訓無常則移動矣。二三至而緊者。是遲而緊。七八至而緊者。是數而緊。知緊不可以混數。斯知溫疫不可以混傷寒矣。

一、傷寒論有云。數則爲虛。此語原未盡善。今人一見疫脈數。卽妄投耆朮附桂。害人不少。未始非爲虛一語誤之也。夫數未必卽虛也。數而有力爲實。數而無力乃虛耳。知數之未卽虛。斯不爲前人所誤。

一、右尺脈與右關呲連。右關洪數兼實。右尺脈未有不洪數者。今人一遇是脈。卽疑火不歸原。投桂附以引歸之。抑思疫爲熱病。桂附辛熱之劑。是猶以火濟火。勢甚燎原。曷其有極。達原飲之用知母。實爲穩當。讀者詳之。

一、是書得龔論。曲暢其旨。毫無疑義。其夾虛夾實之人。又有攻補兼施之妙。所謂百變而不失其宗者是也。同人咸勸付梓。以公諸世。且樂輸資

焉。
道光壬辰八月李硯莊謹識

重訂醫門普度瘟疫論提要

明、吳又可原著。清、孔以立、龔紹林評。其例言云。是編論瘟疫與傷寒不同。上卷、有原病及辨明傷寒時疫數條、下卷有雜氣論及正名傷寒正誤。諸家瘟疫論正誤。又劉宏璧集補方及各家治案。俱宜潛玩。今卷葉較繁。分劉宏璧以下爲末卷。李硎莊云。治疫以脈證爲憑。大約證已頭暈足軟。胸悶胎刺。日晡病甚。夜臥不安。先凜凜惡寒。後發熱不惡寒。及兼三陽表證。三陰裏證者。是脈以數實有力。右關更甚。或初不甚顯。迨投達原飲。然後見數實者。是蓋疫本熱邪猶賊。膜原猶窩。檳榔草菓猶捕手。厚朴猶刑具。知芩猶牽出。若硝黃則驅之走矣。白芍甘草。一謹守門戶。一作調人。於此可見先生立方之妙。惟龔君能洞悉淵微。以方濟人。以言闡理。是編議論精詳。治法大備。黎水孔公評論多執己見。易滋後學疑惑。龔君育和力爲矯正。頓使原書之聲價日高。吳氏之作傳矣。

重訂醫門普度溫疫論目錄

卷上

卷下

重訂醫門普度溫疫論

明　吳有性又可原著
黎水　孔毓禮以立評閱
昭陵　龔紹林評
昭陵　李硯莊重訂
鄞縣　曹赤電炳章校刊

卷上

原病

病疫之由。昔以爲非其時有其氣。春應溫而反寒。夏應熱而反涼。秋應涼而反熱。冬應寒而反溫。得非時之氣。長幼病似以爲疫。余論其不然。夫寒熱溫涼。乃四時之常。因風雨陰晴。稍爲損益。如秋晴多熱。春雨多寒。亦天地之常事。未必爲疫也。傷寒與中暑。感天地之常氣。疫者。感天地之癘氣。

在歲氣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時有盛衰。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者卽病。邪自口鼻入。舍於伏脊之內。

龔曰、惟自口鼻而入。所以感疫者。或重似傷寒。或輕若虛勞。初起總是胸膈緊悶。故凡遇病人脈數有力。胸膈不快。或重似傷寒。不可發散。以虛其表。或輕似虛勞。不可溫補。以固其邪。照後方加減用之。萬治萬效。

其邪去表不遠。附近於胃。乃表裏之分界。卽鍼經所謂橫連膜原是也。邪在膜原。正當經胃交關之所。故爲半表半裏。其熱淫之氣。如浮越於太陽。則有頭項痛。腰痛如折。浮越於陽明。則有目痛、眉稜骨痛、鼻乾。浮越於少陽。則有脅痛、耳聾、寒熱、嘔而口苦。大槪邪越太陽居多。陽明次之。少陽又其次也。邪之所着。有天受。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凡人口鼻之氣。通乎天氣。本氣充滿。邪不易入。適逢虧欠。外邪因而乘之。昔有三人冒霧早行。空腹者死。飲酒者病。飽食者不病。疫邪所著。又何異耶。若其年氣爲厲。不論強弱。觸之卽病。則又不拘於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卽發。感之淺者。邪不勝正。未能頓發。或遇飢飽勞碌。憂思氣怒。正氣被傷。邪氣始得張溢。

營衛運行之機。乃爲之阻。
龔曰、深者一中卽發。爲害猶小。何者初發如傷寒狀。醫縱昧爲疫。猶作傷寒治之表劑不見效。至用三承氣時。亦或獲愈。蓋治傷寒與治疫。邪傳到胃。同一治也。至感之淺者。初不見甚病。及遇飢飽勞碌。憂思氣怒。或五心潮熱。或日晡熱甚。或足膝無力。或頭眩背疼。或心疼氣痛。或脅痛腰疼。或咳嗽吐血。或協熱下利。病者不知先感有疫。止述目前病狀。醫者不知先感有疫。止據現在病症。妄擬投劑。愈治愈劇。雖不卽死。必成痼疾。其爲害無底矣。急宜留心此編。

由是人身之陽氣。因而屈曲。故爲病熱。其始也格陽於內。不及於表。故先凜凜惡寒。甚則四肢厥逆。陽氣漸積。鬱極而通。則厥囘而中外皆熱。至此但熱而不惡寒者。因其陽氣之周也。此際應有汗。或反無汗者。邪結有輕重也。卽使有汗。乃肌表之汗。若外感在經之邪。一汗而解。今邪在半表半裏。表雖有汗。徒損真氣。邪氣深伏。何能得解。必俟伏邪已潰。表氣潛行於內。乃作大戰。精氣自內由膜原以達表。振戰止而復熱。此時表裏相通。故

大汗淋漓。衣被濕透。邪從汗解。此名戰汗。當卽脈靜身涼。神清氣爽。劃然而愈。

龔曰、此際應有汗句。非謂用藥表汗也。當此之際。其病將愈。應有汗。蓋溫疫汗解在後。傷寒汗解在前也。

然有自汗而解者。但出表爲順。卽不藥亦自愈也。伏邪未潰。所有之汗。止得衞氣暫通。熱雖暫減。逾時復熱。午後潮熱者。至是鬱甚。陽氣與時消息也。自後加熱而不惡寒者。陽氣之積也。其惡寒。或微或甚。因其人之陽氣盛衰也。發熱或長或短。或晝夜純熱。或黎明稍減。因其感邪之輕重也。疫邪與瘧彷彿。但瘧不傳胃。惟疫乃傳胃。始則皆先凜凜惡寒。既而發熱。又非若傷寒發熱而兼惡寒也。

龔曰、瘧爲少陽經病。居半表半裏之間。故不傳胃。疫邪伏膜原。去胃不遠。故多傳胃。凡遇症似瘧疾。舌胎黃者。三消飲取愈。舌胎不黃者。三消飲去大黃。此中辨別。萬無一失。

邪已潰。方有變症。其變或從外解。或從內陷。從外解者順。從內陷者逆。更

有表裏先後不同。有先表而後裏者。有先裏而後表者。有但表而不裏者。有但裏而不表者。有表裏偏勝者。有表裏分傳者。有表而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有再表再裏者。從外解者或發斑。或戰汗、狂汗、自汗、盜汗。從內陷者。胸膈痞悶。心下脹滿。或腹中痛。或燥結便祕。或熱結旁流。或協熱下痢。或嘔吐惡心譫語。唇黃舌黑胎刺等證。因證而知變。因變而知治。此言其大略。詳見脈證治法諸條。

溫疫初起

溫疫初起。先憎寒而後發熱。日後但熱而不憎寒也。初得之二三日。其脈不浮不沉而數。晝夜發熱日晡益盛。頭疼身痛。其時邪在伏脊之前。腸胃之後。頭疼身痛。此邪熱浮越於經。不可認爲傷寒表症。輒用麻黃桂枝之類。強發其汗。此邪不在經。汗之徒傷表氣。熱亦不減。又不可下。此邪不在裏。下之徒傷胃氣。其渴愈甚。宜達原飲。

龔曰、溫疫之脈。必數而實。傷寒之脈。必遲而緊。今人不知脈理。每見病

人頭疼身痛。診得數脈。認爲緊脈。以爲傷寒表證。漫用麻黃桂枝湯。以虛其表。故病轉劇。甚矣。學者不可不知脈也。

達原飲　檳榔二錢　厚朴一錢　草菓仁五分　知母一錢
芍藥一錢　黃芩一錢　甘草五分　右用水二鍾。煎八分。午後服。

按、檳榔能消能磨。除伏邪。爲疎利之藥。又除嶺南瘴氣。厚朴破戾氣所結。草菓辛烈氣雄。除伏邪盤踞。三味協力。直達其巢穴。使邪氣潰敗。速離膜原。是以爲達原也。熱傷津液。加知母以滋陰。熱傷營氣。加白芍以和血。黃芩清燥熱之餘。甘草爲和中之用。以後四味。不過調和之劑耳。

凡疫邪遊溢諸經。當隨經引用。以助升泄。如脅痛、耳聾、寒熱、嘔而口苦。此邪熱溢於少陽經也。本方加柴胡一錢。　如腰背項痛。此邪熱溢於太陽經也。本方加羌活一錢。　如目痛、眉稜骨痛、眼眶痛、鼻乾不眠。此邪熱溢於陽明經也。本方加乾葛一錢。症有遲速輕重不等。藥有多寡緩急之分。務在臨時斟酌。所定分兩。大略而已。不可執滯。感之輕者。舌上白胎亦薄。熱亦不甚。而無數脈。其不傳裏者。一二劑自解。稍重者。

數語乃疫病生死關頭當思有法以虞此未可擅用苦寒○方詳攻補兼施深得奧旨

必從汗解。如不能汗。乃邪氣盤踞於膜原。內外隔絕。表氣不能通於內。裏氣不能達於外。不可強汗。病家見加發散之藥。便欲求汗。誤用衣被壅遏。或將湯火熨蒸。甚非法也。然表裏隔絕。此時無遊溢之邪在經。三陽加法不必用。宜照本方可也。感之重者。舌上胎如積粉。滿布無隙。服湯後不從汗解。而從內陷者。舌根先黃。漸至中央。邪漸入胃。此三消飲證。　若脈長洪而數。大汗多渴。此邪氣適離膜原。欲表未表。此白虎湯證。如舌上純黃色。兼見裏證。爲邪已入胃。此又承氣湯證也。有二兩日卽潰。而離膜原者。有半月十數日不傳者。有初得之四五日。淹淹攝攝。五六日後。陡然勢張者。　凡元氣勝者。毒易傳化。元氣薄者。邪不易化。卽不易傳。設遇他病久虧。適又微疫。能感不能化。安望其傳。不傳則邪不去。邪不去則病不瘳。延纏日久。愈沉愈伏。因誤認怯證。日進耆朮。愈壅愈困。不死不休也。

龔曰、古來方書汗牛充棟。莫不各有治疫之方。惟感疫而頭腰背項強痛。胸膈不緊者。遵用九味羌活湯則效。又有感疫日重夜輕者。遵用人

參敗毒散可愈。此外不效。皆因錯認病原也。凡疫不拘大小男女。胸膈緊悶。日輕夜重者。十有八九。惟此達原飲方。真千古治疫妙劑。醫者渡人寶筏也。照症加減。無不獲效。但氣虛之人。頭暈不舉。其脈必右寸無力。或兩寸皆空。宜加黨參以扶正氣。又有血虛之人。足膝冰冷。其脈左尺無力。宜加熟地以補其血。務要細心按脈。體認的確。不可忘擬加入。以致誤人性命。

脈是脈
症是症

又曰、邪不去則病不瘳。此真詮也。蓋人生天地。無邪不病。無病不虛。庸醫不察脈症。但見病人骨瘦如柴。即認爲怯症。雖診得其脈。數而有力。亦妄談脈不對症。不依其脈用藥。止擬投以溫補。愈補愈危。至於用參。亦不能救。乃委之命。醫者不自咎。病家亦不咎醫。皆由不知脈理也。夫虛人必有虛證。虛證必有虛脈。虛脈按之如無。虛證胸膈不緊。今脈既數而有力。症現胸膈不快。是感不正之氣。伏鬱於內。何云脈不對症哉。如果真虛。肺氣虛者。氣不足以息。頭不能高舉。亦有胸膈痞痛者。以手輕按之則稍止。其脈右寸無力。此氣虛之驗也。以補氣藥調之則愈。脾土

按前方爲治疫之仙方但審之爲疫證

虛者。面色黃瘦。臥則腹痛。食飽則愈。或食入思睡。或食即瀉。此脾虛之驗也。其脈右關無力。以補脾藥用之即瘥。命門大虧者。腰膝冰冷。飲食不化。二便異常。此命門大虧之驗也。其脈右尺不顯。以八味地黃丸投之即效。真心虛者。時常驚悸。言語多妄。此心虛之候也。其脈左寸無力。以補心丹治之即效。然又有氣虛之人。左寸無力。艮以兩寸法天。皆屬陽也。陽即氣也。補氣而兩寸即起矣。此在醫者臨症詳審。真膽虛者。聞響即怯。恐如人捕。此膽虛之驗也。其脈左關無力。以溫膽藥治之即效。真水虧者。足脛俱冷。行步無力。毛髮枯焦。此水虧之驗也。以滋腎藥進之即效。千虛易補。信不誣也。然此各樣虛證。亦不過言其大概而已。尤宜參各方書。而細心領之。常見今之醫者。多以感邪脈症。漫作虛治。害人不少。故特將各臟虛實與脈。而表其大略云。

孔毓禮曰、此非先聖之方。乃時賢所創。其意在氣行則邪行。故用三味破氣之品。以檳榔有逐瘴之功。故君之。然邪在元氣傳化。設遇老弱之人。而概投此方。豈非寇至而自決垣牆耶。非有大力者。以主持之。不可

如投此方無不效者孔丈所論乃萬中之一或偶中耳不可執此而疑吳先生苦心經嘗之仙方也凡感溫疫未有不胸膈痞滿煩熱燥渴者故達原飲爲必不可少仙方也

用也。　知芩芍藥。乃寒涼之品。設證不見煩熱燥渴。脈不見滑數。亦可遽用耶。　疫病非不可發散。如柴葛解肌。柴胡升麻人參敗毒。凡見三陽表證。皆可選用。得汗不解者。再和其裏。倘數劑不汗。不可強責其汗。和之、清之、下之。而汗自出。　若夫達原飲。惟上膈痞滿者宜之。胸膈空曠。未可漫施也。　脾開竅於口。肺開竅於鼻。然肺屬清肅之臟。穢濁之邪不易干。胃爲水穀之海。藏垢納污。況陽明脈絡起於鼻之交額中。疫邪自口鼻入。必先犯胃。是以疫病下奪而愈者多也。

龔曰、瘟疫之脈。本邪氣內鬱。非用此破氣之藥。斷不能逐。吳先生實發前人所未發。而爲醫家之功臣也。孔氏何以謂非先聖之方而妄談之。感疫之人。從未有不寒熱燥渴者。亦未有不見滑數者。卽此二語。可見孔氏於瘟疫脈症。尚未體認的確。

傳變不常

疫邪爲病。有從戰汗而解者。有從自汗、盜汗、狂汗、而解者。有無汗竟傳入

胃者。有自汗淋漓。熱渴反甚。終得戰汗方解者。有胃氣壅鬱。必因下乃得戰汗而解者。有表以汗解。裏有餘邪。不因他故。越三五日前證復發者。有發黃因下而愈者。有發黃因下而斑出者。有竟從發斑而愈者。有裏證急。雖有斑非下不愈者。此雖傳變不常。亦疫之常變也。

孔氏曰、斑不可下。其常也。斑非下不愈。其變也。

有局外之變者。男子適逢房慾。或向來下元空虛。邪熱乘虛。陷於下焦。氣道不施。以致小便淋塞。少腹脹滿。至夜發熱。以導赤散五苓五皮之類。分毫不效。與大承氣湯一服小便如注而愈者。

孔氏曰、下元空虛熱邪乘虛陷入。自當速去邪熱爲急。然邪去寧不慮其虛乎。但言攻邪。不言投正。此立法之偏處。更有不審脈證。但聞人有房慾。便用補益。雖見胸膈脹滿。不敢攻邪。此不知緩急者也。

龔曰、此論周到。如果脈夾虛夾實。必攻補兼施。方無誤。

或裏有他病。一隅之虧。邪乘宿昔所損而傳者。女子崩帶。及經水適來適斷。心痛疝氣。痰火喘急。凡此皆非常變。大抵邪行如水。惟注者受之。傳變

不常。皆因人而使。蓋因疫而發舊病。治法無論某經某病。但治其疫。而舊病自愈。

孔氏曰、疫病引發宿疾。治疫爲本。以宿疾爲標可也。治疫而宿疾自愈。未敢信然。

龔曰、疫之傳變。本因人而使。今人昧於脈症。但見人有宿疾。不知因疫而發。惟照宿疾用藥。所以投劑罔效。僕留心有年。凡遇宿疾不時而發者。脈數而有力。與宿疾不符。再參其症。多現疫狀。則以治疫爲主。或帶治宿疾。甚至有不必帶治。但治其疫而宿疾自愈者。蓋彼所患宿疾。多因感疫而起。今再感疫。其病必發。理固然也。所以治疫而宿疾自愈悟此又得一治病妙訣。孔氏不知也。

急證急攻

溫疫發熱一二日。舌上白胎如積粉。早服達原飲一劑。午前舌變黃色。隨現胸膈滿痛。大渴煩躁。此伏邪傳胃也。前方加大黃下之。煩渴少減。熱去

六七。午後復加煩躁發熱。通舌變黑生刺。鼻如烟煤。此邪毒最重。復瘀到胃。急投大承氣湯。傍晚大下。至夜半熱退。次早鼻黑胎刺如失。一日有此三變。數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傳變亦速。用藥不得不緊。設此症不服藥。或投緩劑必死。常見溫疫二三日即斃者。乃其類也。

龔曰。凡有病必要驗舌胎。舌胎色黃。不拘燥潤。又不論大便結瀉。非大黃下之。其病斷不能愈。

孔氏曰。毒氣壅塞。死者固多。然二三日即死者。未必因於失下。多有氣虛不能傳化。胃虛而至上脫。所以老弱之人。多有速死者。

龔曰。吳先生之論。本爲疫而設。孔氏所言。乃是虛脫之症。非溫疫之條。

表裏分傳

溫疫舌上白胎者。邪在膜原也。舌根漸黃至中央。乃邪漸入胃。設有三陽現證。用達原飲三陽加法。因有裏證。復加大黃。名三消飲。三消者。消內消外。消不內不外也。此治疫之全劑。以毒邪表裏分傳。膜原上有餘結者宜

之。

龔曰、舌上白胎。邪尚未傳到胃。有謂白胎爲寒者。非也。白胎不可下。黃胎方可下。

三消飲　檳榔　草菓　厚朴　白芍　甘草　知母　黃芩　大黃　葛根　羌活　柴胡　薑棗煎服。

熱邪散漫

瘟疫脈長洪而數。大渴大汗。通身發熱。宜白虎湯。

白虎湯　石膏一兩　知母五錢　甘草五錢　粳米一撮　薑棗煎服。

按、白虎湯。辛涼發散之劑。清肅肌表氣分藥也。蓋毒邪已潰。中結漸開。邪氣分離膜原。尚未出表。然內外之氣已通。故多汗。脈長洪而數。白虎辛涼解散。服之或戰汗或自汗而解。若瘟疫初起。脈雖數未至洪大其時邪踞膜原。宜達原飲。誤用白虎。既無破結之能。但求清熱是猶揚湯止沸也。若邪已入胃。非承氣不愈。誤用白虎。既無逐邪之能。徒以剛悍

而伐胃氣。反抑邪毒。致脈不行。因而細小。又認陽症得陰脈。妄言不治。醫見脈微欲絕。益不敢議下。日惟雜進寒涼。以爲穩當。愈投愈危。至死不悔。此當急投承氣。緩緩下之。六脈自復。

孔氏曰、誤投白虎。遏抑毒邪。脈變細小。宜投辛溫升發以開之。再投承氣寒劑。豈不殆哉。余徒黃生。三月染疫。無白虎症而連用之。遂致眩暈脈脫。不自知其身。余投補中益氣湯一劑而甦。再劑而斑疹燦然鼻衄甚多。脈顯浮數。以辛涼清解與之。戰汗而解。

龔曰、瘟疫初起。脈多沉數。甚至有不甚顯者。必用藥調治。因邪已潰。方見洪數。至於洪長而數。其脈且浮者。是熱邪散漫於外。其病將愈矣。大渴大汗。固宜用白虎湯。以解其肌表之熱。亦有大渴而不汗者。亦用白虎湯以提其汗。然必內無所苦。脈見長洪而數。邪將內散者。方可用之。切不可任意妄投。

龔曰、雜進寒涼以爲穩當。今之醫家病家。類皆如此。皆因不知脈症也。凡投承氣之脈。右關獨見數實。或右三部俱數。關脈更甚。此受承氣之

脈也。其症或多汗而渴。苦聲不止。或日晡病甚。夜臥不安。或額中悶。或頭右脹痛。或脅下軟處作痛。或肚臍脹痛。或結或瀉。或嘔或吐。此皆受承氣之症也。然此止可爲知者道。難爲不知者言也。吾爲立一總訣以示之。凡見舌胎黃者。無論甚症。急宜下之。但有夾虛之人。宜隨其虛而用半補半攻之劑。學者知此。則活人多矣。

內壅不汗

邪發於半表半裏。一定之法也。至於傳變。或出表。或入裏。或表裏分傳。醫見有表復有裏。乃引經論先解其表。乃攻其裏。此大謬也。嘗見以大劑麻黃疊進。一毫無汗。轉見煩躁者何耶。蓋發汗之理。自內由中以達表。今裏氣結滯。陽氣不能敷布於外。即四肢未免厥逆。又安能氣液蒸蒸以達表。譬如縛足之鳥。乃欲飛升。其可得乎。蓋鳥之將飛。其身必伏。先縱足而後揚翅。方得升舉。此與戰汗之義同。又如水注。閉其後竅。則前竅不能涓滴。與發汗之義同。凡見表裏分傳之證。務宜承氣先通其裏。裏氣一通。不待

發散。多有自能汗解。

之。孔氏曰、內壅不汗。內乾亦不汗。內壅者。承氣攻之。內乾者。六味地黃潤

龔曰、邪氣傷人。原自口鼻而入。所以感疫之人。胸膈緊悶。其邪既不若傷寒之在表也。誤用表劑。不惟不能得汗。即強得汗。病亦不減。甚至有誤表大汗。竟至不起者。操司命之權者。凡遇胸膈緊悶之人。雖病似傷寒，宜照瘟疫治之。甚無誤認傷寒結胸。須知傷寒邪感在外。從未有初起即結胸者。慎之慎之。庶免殺人之咎。

下後脈浮

裏證下後。脈浮而微數。身微熱。神思或不爽。此邪熱浮於肌表。而裏無壅滯也。雖無汗。宜白虎湯。邪從汗解。若大下後。或數下後。脈空浮而數。按之豁然如無。宜白虎湯加人參。覆盃則汗解。下後脈浮而數。原當汗解。遷延五六日。脈證不解。仍不得汗者。以其人或自利經久。或素有他病先虧。或

此宜養陰之劑

本病日久。下遲或反覆數下。以致週身血液枯竭。故不得汗。用白虎辛涼。除肌表散漫之熱邪。加人參以助週身之血液。於是經絡潤澤。元氣鼓舞。腠理開發。故得汗解。

孔氏曰、下後或浮而微數。或浮空而數。尚可再投白虎。寒伐胃氣乎。惟口渴舌有微胎。身熱不除者。進竹葉石膏湯。否則不必投劑。但進稀粥。以助其汗解而已。　既曰血液枯涸。不能作汗。則當用甘潤平補。少加治邪之藥。執用白虎。雖加人參。未免瀉多而補少也。

龔曰、此不僅氣虛也。血分已現大虧。宜用滋陰補氣之劑。或口渴身熱。則合白虎湯。俾邪從汗解。如僅右寸無力。餘脈弦長浮數。則用白虎湯。加人參可也。

下後脈復沉

裏證脈沉而數。下後脈浮者。當得汗解。今不得汗。後二三日。脈復沉者。膜原餘邪。復瘀到胃也。宜更下之。下後脈再浮者。仍當汗解。宜白虎湯。

孔氏曰、下後脈復沉。身無熱者聽之。大便復閉數日者。導之潤之。身有熱。而脈沉有力便秘者。微利之。

龔曰、其症胸膈不快。舌胎必黃。其脈沉數有力。右關更甚。宜用達原飲。合承氣湯下之。如尚有外症者。宜用三消飲。合內外而清疎之。倘見頭暈不舉。右寸無力。宜加黨參。或足膝無力而冷。左尺無力。宜加熟地。方合治法。無虛脈虛症者。切毋忘加補藥。以固其邪。醫者能辨虛實用藥或攻或補。斷不致於失手。

邪氣復聚

裏證下後。脈不浮。煩渴減。身熱退。越四五日復發熱者。此非關飲食勞復。乃膜原尚有餘邪隱匿。因而復發。醫者不知。每歸咎於病人。誤也。宜再下之卽愈。但當少與。愼勿過劑。以邪氣微故也。

孔氏曰、下後復熱。宜分經絡虛實表裏而補瀉之。專守下法。不可爲訓。

下後身反熱

不知此理則將惑矣

應下之證。下後當脈靜身涼。今反發熱者。此內結開。正氣通。鬱陽暴伸也。卽如爐中伏火。撥開雖焰。不久自息。此與下後脈反數義同。　若溫疫將發。原當日漸加熱。胃本無邪。誤用承氣。更加發熱。實非承氣使然。乃邪氣方張。分內之熱也。但嫌下早之誤。徒傷胃氣耳。日後傳胃。再當下之。又有藥煩者。與此懸絕。詳載本條。

龔曰、瘟疫症候。不但誤用承氣。更加於熱。嘗見感疫之人。多有初起但見胸膈緊悶。足膝無力。其脈不甚顯。其人不覺熱。一投達原後。其脈方顯。且有更加洪數者。其人方覺熱。且有更覺病甚者。甚至有初無頭腰背痛。眼脹口渴。口苦脅痛之症。一投達原後。而各症隨現者。又有初無舌燥胎黃應下諸症。照前所現之症。投藥治之。而下症俱具者。務於臨症之時。細心體認。毋游移。毋躁暴。照依脈症。加減施治。則萬治萬全。是故學醫道者。固貴有定見。尤貴有定守也。

下後脈反數

應下失下。口燥舌乾而渴。身反熱減。四肢時厥。欲得近火擁被。此陽氣伏也。既下厥回。去爐減被。脈大而數。舌上生津。不思水飲。此真邪去。鬱陽暴伸也。宜柴胡清燥湯。去花粉知母加葛根。隨其性而升泄之。此證類近白虎。但熱渴既除。又非白虎所宜也。

（不明此證則將誤矣）

因證數攻

溫疫下後二三日。舌上復生胎刺。邪未盡也。再下之。胎刺雖未去。已無鋒芒而軟。然熱渴未除。更下之。熱渴減。胎刺脫。日後更復熱。又生胎刺。更宜下之。余里周因之者。患疫月餘。胎刺凡三換。計服大黄二十兩。始得熱不復作。脈證俱平。所以凡下不以數計。有是證則投是藥。但其中有間日一下者。有連下三四日者。有連下二日間一日者。其中輕重緩急。有應用柴胡清燥湯者。有應用犀角地黃湯者。至投承氣。某日應多與。某日應少與。倘不能得法。亦足以誤事。此非可以言傳。貴乎臨時斟酌。

（數下之證亦僅見也）

龔曰、旨哉是言。真得用藥治病之關竅也。凡藥原以治病。不獨攻藥爲

然。卽補劑。亦必有虛症者。而後受之有益。吾見今之病家醫家。不辨脈症虛實。往往喜補而惡攻。雖愈補愈危。恬不爲怪。至於應攻之症。遇明師對病下藥。其病獲愈。人亦不稱其工穩。反多訾其猛浪。不知大黃。本逐邪之上品。人生宇內。無邪不病。無病不虛。必邪去而病自除。病除而虛自復。所以古人有用大黃而治虛勞者。豈古人而不及於今人耶。奈何今之庸醫。不知取法於古人也。細玩此一條。實開千古之聾聵。但非有本事者。不能用此法也。下本不以數計。亦不論大便結與不結。無下證者。雖結亦不可下。有下證者。不結亦宜急下。下症不一。總以右關數實爲準。舌胎色黃爲驗。脈平黃去。則不可下矣。然亦有夾氣虛者。宜加黨參於承氣湯中。又有夾血虛者。宜用承氣養營湯。或氣血兩虛。則宜陶氏黃龍湯。是在臨時體認。照依脈症而用之也。

孔氏曰、見一婦人潮熱。舌黑便閉。用參耆歸地峻補。凡二十餘日。始得熱退身涼。舌脫黑殼而愈。與此條陰陽對待。　醫之一道。必具過人之聰明。又參以聞見。臨時復加詳審。如此。則智圓膽大。兼而有之。設辨之

未明。識之不廣。膠滯一說。必然一誤再誤。或始不誤而終誤。爲禍不綦重乎。或曰、子所云皆雜證也。非疫也。疫病惟有攻之一途。何須審諦如是。曰、凡病皆有陰陽對待。疫病何獨不然。倘謂攻之一法。足盡致疫之能事。則童子可任之矣。世間決無如此便宜。

龔曰、舌胎雖黑。如墨塗一般。無黃底者。大便雖秘。內必無苦。口必不渴。本無下症。故用峻補而愈。此婦非感疫症。孔氏不當引在此處。以爲對待。宜附應下諸條內有等墨胎不可下句之後。以爲驗症可也。

朱海疇年四十五。患疫得下症。四肢不舉。身臥如塑。目閉口張。舌上胎刺。問其所苦。不能答。因問其子。兩三日所服何藥。云進承氣三劑。每劑投大黃兩許。不效。更無他策。惟待日而已。但不忍坐視。更祈一診。余診得脈尚有神。下證悉具。藥淺病深也。先投大黃一兩五錢。目有時而少動。再投。舌刺無芒。口漸開能言。三劑舌胎少去。神思稍爽。四日投柴胡清燥湯。五日復生芒刺。煩熱又加。再下之。七日又投承氣養營湯。熱少退。八日仍用大承氣。肢體自能少動。計半月共服大黃十二兩而愈。又數日始進糜粥。調

理兩月平復。凡治千人。所遇此等。不過三四人而已。始有案以備參酌耳。

病疫結存

溫疫下後。脈證俱平。腹中有塊。按之則疼。自覺有所阻而膨悶。或時有升降之氣。往來不利。常作蛙聲。此邪氣已盡。其宿結尚未除也。此不可攻。攻之徒損元氣。氣虛益不能傳送。終無補於治結。須飲食漸進。胃氣稍復。津液流通。自能潤下也。嘗遇病愈後。食粥半月。結塊方下。堅黑如石。

孔氏曰、病後元氣虧損。故不可攻。且病愈矣。何用急治耶。　又有氣促之病。過月餘其塊方消者。此又無形之結也。不可不知。

下格

溫疫愈後。脈證俱平。大便二三旬不行。時時作嘔。飲食不進。雖少與湯水。嘔吐愈加。此爲下格。蓋下旣不通。必返於上。設認作反胃。與以牛黃狗寶。及誤作寒氣。與以藿香丁香二陳之類。皆誤也。宜調胃承氣熱服。頓下宿

結及溏糞黏膠惡物。臭不可當者。嘔吐立止。所謂欲求南風。須開北牖是也。嘔止慎勿驟補。若少與參芪。則下焦復閉。嘔吐仍作也。此與病愈結存彷彿。彼則妙在往來蛙聲。僅覺微悶。故不嘔而能食。此則飲食不進嘔吐愈加。可見毫釐之差。遂有千里之異。二者大便俱閟。脈靜身涼。一安一危者。在乎氣通氣塞之間而已矣。

龔曰、脈症俱平。腹有塊。必是虛痞。故不可攻。至於按之則疼。有所阻悶。氣時升降。常作蛙聲。是邪氣未盡。脈症必不平也。有下症仍宜下之。無下症者。或用達原飲再疏其餘邪可也。高明者參之。

孔氏曰、嘔家不可下。下之者爲逆。其常法也。下格用下。其變法也。

龔曰、溫疫嘔吐。發於既愈之後者少。發於初感之時者多。庸醫多作胃寒治之。不知下既不通。必返於上也。吳先生立此下格一條。指點出來。屢試屢驗。學醫者其留心焉。但用承氣湯。總以舌胎右關爲憑。且藥內必多加生薑爲引。切記切記。

驟補之弊。世醫喜功生事。每每患此。余治一疫疾。下後脈證俱平。戒勿

他藥。因事他往。衆醫竟用補藥。危證復出。余用調胃承氣。微利乃安。前段云不可攻。此段云勿驟補。皆參透易理需卦之義耳。後學湯大任謹識

注意逐邪勿拘結糞

溫疫可下者。約三十餘症。不必悉具。但見舌黃。心腹痞滿。便於達原飲加大黃下之。設邪在膜原者。已有行動之機。欲離未離之際。得大黃促之而下。實爲開門祛賊之法。卽使未愈。邪亦不能久羈。二三日後。餘邪入胃。仍用小承氣徹其餘毒。大凡客邪貴乎早治。乘人氣血未亂。肌肉未消。精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劑不至掣肘。愈後亦易平復。能成萬全之策者。不過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爲要耳。但要諒人之虛實。度邪之輕重。察病之緩急、揣邪氣離膜原之多寡。然後藥不空投。投藥無太過不及之弊。

龔曰。邪氣入胃。非下不愈。庸醫不敢議下者。皆因不知脈症也。蓋脈理一道。隱而難明。非遇明師傳授。自知領會。心細手准者。不得的確。至於症候。顯而易見。應下者雖有三十餘症。總是邪傳到胃也。邪旣入胃。舌

胎必黃。但見舌黃。而用大黃下之。斷不致誤。吳先生眞善示後學者也。

量虛實以下數句。尤宜留心。

仲景大柴胡以下。立三承氣。多與少與。自有輕重之殊。勿拘於下不厭遲之說。應下之證。見下無結糞。以爲下之早。或以爲不應下之證。誤投下藥。殊不知承氣本爲逐邪而設。非專爲結糞而設也。必俟其結糞。血液爲熱所搏。變症迭起。是猶養虎遺患。醫之咎也。況多有溏糞失下。蒸作極臭如敗醬。或如藕泥。臨死不結者。但得穢惡一去。邪毒從此而消。脈證從此而退。豈徒行其結糞哉。假如經枯血燥之人。或老人血液衰少。多生燥結。或病後血氣未復。亦多燥結。在經所謂不更衣十日無所苦。有何妨害。是知燥結不致損人。邪毒之爲殞命也。要知因邪熱致燥結。非燥結而致邪熱也。但有病久失下。燥結爲之壅閉。瘀邪鬱熱。益難得泄。結糞一行。氣通而邪熱乃泄。此又前後之不同。總之邪爲本。熱爲標。結糞又其標也。能早去其邪。安患燥結耶。

龔曰、邪毒害人。殊非淺鮮。奈何業醫者。不知邪毒之爲害。每遇此症。妄

擬誤治。殺人無算。可惜尤可恨也。

孔氏曰、傷寒疫病異治者。傷寒誤攻。爲害也大。疫病誤攻。爲害也小。傷寒攻不宜早。疫病攻不宜遲。至於必俟邪歸胃府。而後攻之。則一轍也。嘗見時人不善讀書。謂攻邪宜急。不拘糞結一遇疫症。開手言下。不知熱毒散漫。攻之徒傷胃氣。疫邪不伏。及至當攻之時。反因胃氣衰弱而不敢攻。故善攻者。必俟邪聚也。但待其聚。不待其結。是謂不先不後。一攻而羣寇瓦解。不致餘黨復聚爲殃也。　三陽表證不可攻。三陽而兼見其裏者。微攻之。表裏兼見者。雙解之。裏證則直攻之。邪輕攻輕。邪重
攻重。緩急得宜。輕重有度。斯稱善也。

龔曰、不論傷寒疫病。誤下爲害。均屬不小。且亦不必拘於早攻遲攻。總
要傳邪到胃。而後可攻也。

假令滯下。本無結糞。初起胃實。頻數窘急者。宜芍藥湯加大黃下之。此豈亦因結糞而然耶。乃爲逐邪而設也。或曰、得毋爲積滯而設與。曰非也。邪氣客於下焦。氣血壅滯。注而爲積。若去積以爲治。已成之積方去。未成之

積復生。須用大黃逐去其邪。是乃斷其生積之源。營衛流通。其積不治而自愈矣。更有虛痢。又非此論。

或問脈證相同。其糞有結有不結。何也。曰。原夫人病至。大便當卽不行。續得蘊熱。益難得出。故蒸而爲結糞。其人平素大便不實。雖胃家熱甚。但蒸作極臭如黏膠。至死不結。皆應下之證。設引經論初硬後必溏不可攻之句。誠爲千古之弊。

孔氏曰、經論原非爲疫症而立。疫症不在此例。

大承氣湯　大黃五錢　厚朴一錢　枳實一錢　芒硝三錢　水薑煎服。弱人及邪微者。各減半。

小承氣湯　大黃五錢　厚朴一錢　枳實一錢　水薑煎服。

調胃承氣湯　大黃五錢　芒硝二錢五分　甘草一錢　水薑煎服。

按、三承氣湯。功用彷彿。熱邪傳裏。但上焦痞滿者。宜小承氣湯。中有堅結者。加芒硝輭堅而潤燥。病久失下。雖無結糞。然多黏膩臭惡。得芒硝助大黃。有蕩滌之能。設無痞滿。惟存宿結。而有瘀熱者。調胃承氣宜之。

三承氣功效俱在大黃。餘皆治標之品也。不耐湯藥者。或嘔或噦。當爲細末蜜丸。湯下之。

龔曰、三承氣湯。分上中下痞滿堅結而用之。極是有理。但有氣虛者。宜加黨參一二錢。以扶其正氣。

凡有形之病。必藉有形之藥。故用湯不若用丸。如邪熱傳裏。中存宿結者。用張景岳百順丸甚妙。在上無寒胃嘔噦之弊。在下有刮磨滌垢之功。昔年治疫。用此方救人多矣。後學楊大任謹識

百順丸。附治一切陽邪積滯實熱秘結等症。　錦紋大黃一觔酒浸蒸　豬牙皂角一兩六錢微炒微黃　共爲末。蜜丸如綠豆大。每服一二錢。隨證作湯送下。

畜血　發黃

大小便畜血便血。不論傷寒時疫。蓋因失下。邪熱久羈。無由以泄。血爲熱搏。留於經絡。敗爲紫血。溢於腸胃。腐爲黑血。大便如漆。大便反易者。因結糞得瘀血而潤下。結糞雖行。真元已敗。多至危殆。其有喜妄如狂者。此胃

畜血發黃血結膀胱小便自利從來無此解人此解尤見關係

熱波及於血分。血乃心之屬。血中留火。延蔓心家。宜其有是症矣。仍從胃治。

發黃一症。胃實上下表裏壅閉。鬱而爲黃。熱更不泄。搏而爲瘀。凡熱經氣不鬱。不致發黃。熱不干血分。不致畜血。同受其邪。故發黃而兼畜血。非畜血而致發黃也。但畜血一行。熱隨血泄。黃隨泄減。嘗見發黃者。原無瘀血。有瘀血者。原不發黃。所以發黃當咎在經瘀熱。若專治瘀血誤也。

胃移熱於下焦氣分。小便不利。熱結膀胱也。移熱於下焦血分。膀胱畜血也。小腹硬滿。疑其小便不利。今小便自利者。責之畜血也。小便不利。亦有畜血者。非小便自利。方爲畜血也。　胃實失下。至夜發熱者。熱留血分。更如失下。必致瘀血。　初則晝夜發熱。日晡益甚。旣投承氣。晝日熱減。至夜獨熱者。瘀血未行也。宜桃仁承氣湯。服湯後熱除爲愈。或熱時前後縮短。再服再短。畜血盡而熱亦盡。大勢已去。亡血過多。餘焰尚存者。宜犀角地黃湯調之。至夜發熱。亦有癉瘧。有熱入血室。皆非畜血。並未可下。宜審。

孔氏曰、熱入血分。瘀血癉瘧之夜熱。愼勿概作陰虛發熱看。

龔曰、畜血發黃。皆因失下。所以必從胃治。而後得愈。

桃仁承氣湯　大黃四錢　芒硝二錢　桃仁十八粒

當歸二錢　芍藥二錢　丹皮二錢　照常煎服。

犀角地黃湯　地黃一兩　白芍三錢　丹皮二錢　犀角二錢

右先將地黃溫水潤透。銅刀切作片。石臼內搗爛。再加水調糊。絞汁聽用。其滓入藥同煎。藥成去滓。入前汁合服。

按、傷寒太陽病不解。從經傳府。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者愈。血結不行者。宜抵當湯。今溫疫起無表證。而惟胃實。故腸胃畜血多。膀胱畜血少。然抵當湯行於逐畜之最者。無分前後二便。並可取用。然畜血結甚者。在桃仁力所不及。宜抵當湯。蓋非大毒猛厲之劑。不足以當之。故名抵當。然此症所遇亦少。存此以備萬一之用。

抵當湯　大黃五錢　䗪虫二十枚炙乾研末　桃仁五錢研加酒　水蛭炙乾爲末五分

照常煎服。

發黃疸是腑病非經病也

疫邪傳裏。遺熱下焦。小便不利。邪無輸泄。經氣鬱滯。其傳爲疸。身黃如金者。宜茵陳湯。

茵陳湯　茵陳一錢　山梔二錢　大黃五錢　水薑煎服。

按、茵陳爲治疸退黃之專藥。今以病證較之。黃因小便不利。故用山梔除小腸屈曲之火。瘀熱既除。小便自利。當以發黃爲標。小便不利爲本。及論小便不利。病原不在膀胱。乃係胃家移熱。又當以小便不利爲標。胃實爲本。是以大黃爲專功。山梔次之。茵陳又其次也。設去大黃而服山梔茵陳。忘本治標。鮮有效矣。或用茵陳五苓。不惟不能退黃。小便間亦難利。

孔氏曰、雜證有陰黃。疫病無陰黃。

舊論發黃有從濕熱。有從陰寒者。是亦妄生枝節。學者未免有多歧之惑矣。夫傷寒時疫。既已傳裏。皆熱病也。熯萬物者。莫過乎火。是知大熱之際。燥必隨之。又何暇生寒生濕。譬若冰炭。豈容並處耶。既無其證。焉有其方。智者所不信。　愚按、陰陽發黃。確有其證。何得云妄。濕熱發黃。

尤爲最多。大約如合麵相似。飲入於胃。胃氣熏蒸。則成濕熱。濕熱外蒸。透入肌腠。遂成黃病。燥火焉有發黃之理。此言爲吳君白圭之玷。孔氏曰、古有三承氣證。使於三承氣加茵陳山梔。隨證施治。方爲盡善。龔曰、所論標本極是確論。故此方以大黃爲君。用之治熱病。投之即效。

邪在胸膈

溫疫胸膈滿悶。心煩喜嘔。欲吐不吐。雖吐而不得大吐。腹不滿。欲飲不能飲。欲食不能食。此疫邪留於胸膈。宜瓜蒂散吐之。

瓜蒂散　甜瓜蒂一錢　赤小豆二錢研碎　生山梔仁二錢

右用水二鍾。煎一鍾。後入赤豆。煎至八分。先服四分。一時後不吐。再服盡。吐之未盡。煩滿尚存者。再煎服。如無瓜蒂。以淡豆豉二錢代之。龔曰、甜瓜蒂南方藥室少有。僕遇此症。用達原飲加柴胡治之。無不獲效。蓋邪在少陽。亦令人欲嘔也。

辨明傷寒時疫

傷寒與時疫分別處　一有感冒之因　一無感冒之因　一辨也　一發於驟　一發於漸　二辨也　一可汗解　一不可汗解　三辨也　一脈人迎緊盛　一脈但數而

或曰、子言傷寒與時疫。有霄壤之隔。今用三承氣、及桃仁承氣、抵當、茵陳諸湯。皆傷寒方也。既用其方。必同其症。子何言之異也。曰、夫傷寒必有感冒之因。惡風惡寒。頭疼身痛。發熱而仍惡寒。脈浮緊無汗爲傷寒。脈浮緩有汗爲傷風。時疫初起。原無感冒之因。忽覺凜凜以後。但熱而不惡寒。然亦有所觸而發者。或饑飽勞碌。或焦思氣鬱。皆能觸動其邪也。不因所觸而自發者居多。且傷寒投劑。一汗而解。時疫發散。雖汗不解。傷寒不傳染於人。時疫能傳染於人。傷寒之邪。自毫竅而入。時疫之邪。自口鼻而入。傷寒感而卽發。時疫感久而後發。傷寒汗解在前。時疫汗解在後。傷寒投劑。可使立汗。時疫汗解。俟其內潰。自然汗出。不可以迫期。傷寒解以發汗。時疫解以戰汗。傷寒發斑則病篤。時疫發斑則病衰。傷寒感邪在經。以經傳經。時疫感邪在內。邪溢於經。經不自傳。傷寒感發甚暴。時疫多有淹纏二三日。或漸加重。或淹纏五六日。忽然加重。傷寒初起。以發表爲先。時疫初起。以疎利爲主。其所同者。皆能傳胃。至是同歸於一。故用承氣導邪而出。蓋傷寒時疫。始異而終同也。然傷寒之邪。自肌表傳裏。原無根蒂。惟其傳

不緊盛四辨也

法。有進無退。故下後皆能脫然而愈。時疫之邪。始則匿於膜原。根深蒂固。發時與營衛交併。客邪經由之處。營衛未有不被其所傷者。因其傷。故名曰潰。然不潰則不能傳。不傳則邪不出。邪不出則疾不瘳。時疫下後。多有未能頓解者何耶。蓋疫邪每有表裏分傳者。一半向外。留於肌肉。一半向內。留於胃家。邪留於胃。故裏氣結滯。裏氣結。表氣因而不通。於是肌肉之邪。不能卽達於肌表。下後裏氣一通。表氣亦順。向鬱於肌肉者。方能盡達於表。或斑或汗。脫然而愈。傷寒下後。無有此法。雖曰終同。而實不同也。

或曰、傷寒感天地之正氣。時疫感天地之戾氣。氣既不同。俱用承氣。又何藥之相同也。曰、風寒疫邪。與吾身之眞氣。勢不兩立。一有所着。氣壅火積。氣也、火也、邪也。三者混一。與之俱化。失其本來之面目。至是均爲之邪矣。但以驅逐爲功。何論邪之同異也。假如初得傷寒爲陰邪。主閉藏而無汗。傷風爲陽邪。主開發而多汗。始有麻黃桂枝之分。原其感而未化也。傳至少陽。並用柴胡。傳至胃家。並用承氣。至是無復有風寒之分矣。推而廣之。疫邪傳胃。治法無異。

龔曰、傷寒時疫。諸方書內。無不備載。細閱所論病情治法。有將時疫認爲傷寒者。有將傷寒認爲時疫者。病情旣未審淸。治法亦未盡善。惟此論辨傷寒時疫。病情治法。如犀分水。絲毫不謬。伊古以來。未有如此辨別詳明也。學者留心。不惟善治疫。抑且善治傷寒。即令仲景復生。當拜下風矣。

發斑戰汗

凡疫邪留於氣分。解以戰汗。留於血分。解以發斑。氣屬陽而輕淸。血屬陰而重濁。是以邪在氣分。則易疎透。邪在血分。恆多膠滯。故陽主速而陰主遲。所以從戰汗者。可使頓解。從發斑者。當圖漸愈。

戰汗

疫邪先傳表。後傳裏。忽得戰汗。經氣輸泄。當卽脈靜身凉。煩渴頓除。三五日後。陽氣漸積。不待飲食勞碌。或有反復者。蓋表邪已解。裏邪未去。纔覺

此症甚多

嘗見戰汗解者十之七八死者十之二三故戰汗有吉有凶此條分列明白

發熱。下之卽解。疫邪表裏分傳。裏氣壅閉。非下不汗。下之未盡。日後復熱。當復下復汗。

龔曰、裏氣壅閉。非下不汗。理固宜也。然亦有應下之症。日久失下而多汗者。此陽明邪汗。必用下藥。而汗方止。僕驗之屢矣。學者須知。

若溫疫下後。煩渴減。腹滿去。或思食而知味。裏氣和也。身熱未除。脈近浮。此邪氣怫鬱於經。表未解也。當得汗解。如未得汗。以柴胡清燥湯和之。復不得汗者。從漸解矣。不可苛求其汗。應下失下。氣消血耗。既下欲作戰汗。但戰而不汗者危。以中氣虧微。但能降陷。不能升發也。次日當期復戰。厥回汗出者生。厥不回。汗不出者死。以正氣脫。不勝其邪也。戰而厥回無汗者。真陽尚在。表氣枯涸也。可使漸愈。凡戰而不汗。忽痙者必死。痙者身如尸。牙關緊。目上視。凡戰不可擾動。但可溫覆。擾動則戰而中止。次日當期復戰。戰汗後。復下後。越二三日。反復痛不止者。欲作滯下也。無論已見積。未見積。宜芍藥湯。

芍藥湯　白芍一錢　當歸一錢　檳榔二錢　厚朴一錢　甘草五分

水薑煎服。裏急後重。加大黃三錢。紅積倍芍藥。白積倍檳榔。
孔氏曰、戰而不得汗者。余欲以人參生薑湯助正以取汗何如。

自汗

自汗者。不因發散。自然汗出也。伏邪中潰。氣通得汗。邪欲去也。若脈長洪而數。身熱大渴。宜白虎湯。得戰汗方解。

龔曰、凡汗不必拘拘於下。有下症下脈者則下之。二者若無。即不下而汗自解。蓋病將愈。邪從外解。自然作汗也。僕治王姓七歲童子感疫。醫誤認傷寒轉劇。央僕視之。其脈數而有力。詢之胸緊。絕食頭疼。發熱口渴。疫症無疑。用達原飲加三陽藥。二劑而愈。越三日。伊叔問病已愈。再用藥否。僕曰。此症若下午不熱。方是全愈。至晚忽作戰。以爲瘧也。抱住戰止。僕視其脈浮洪。曰瘧疾發時。必先作寒。此子曾寒否。答曰未也。因曰。此病將愈。欲作戰汗矣。隨用白虎湯。得汗而愈。如此子戰汗並非因下而得。特錄以見學醫者。不可拘也。

裏證下後。續得自汗。雖二三日不止。甚則四五日不止。身微熱。熱甚則汗甚。熱微汗亦微。此屬實。乃表有留邪也。邪盡汗止。汗不止者。宜柴胡湯以佐之。表解而汗止。設有三陽經證。當用三陽隨經加減法。與協熱下利。投承氣同義。表裏雖殊。其理則一。若認爲表虛自汗。輒用黃芪實表及止汗之劑。則誤矣。有裏證。時當盛暑。多作自汗。宜下之。

龔曰、病後自汗。誤認表虛。今之庸工類然。不知表虛自汗。其脉必虛。邪解自汗。其脉平和。其如今之學者。總不講究脉理何也。

面無神色。唇口刮白。表裏無陽證。喜熱飲。稍冷則畏。脉微欲絕。忽得自汗。淡而無味者。爲虛脫。夜發則晝死。晝發則夜亡。急當峻補。補不及者死。大病愈後數日。每飲食及驚動卽汗。此表裏虛絕。宜人參養營湯倍黃芪。

孔氏曰、自汗不止。要看有熱無熱。及察脉之有根蒂無根蒂。倘誤以脫汗爲邪汗。一時收固不及矣。

盜汗

自汗盜汗有虛有實此條分別明白

裏證下後。續得盜汗者。表有微邪也。若邪甚竟作自汗。伏邪中潰。則作戰汗矣。凡人目張。則衛氣行於陽。目瞑。則衛氣行於陰。行陽則升發於表。行陰謂斂降於內。行於陰不能衛護其表。毫竅空疎。微邪乘間而出。邪盡而盜汗自止。設不止者。宜柴胡湯以佐之。時疫愈後。脈靜身涼。數日後。反得盜汗及自汗者。此屬表虛。宜黃芪湯。

柴胡湯　柴胡三錢　黃芩一錢　陳皮一錢　甘草一錢　生薑一錢
大棗二枚

右方有人參半夏。今表實。故不用人參。無嘔吐。不加半夏。

黃芪湯　黃芪三錢蜜炙　五味子三錢　當歸一錢　白朮一錢
甘草五分炙

水煎服。如汗未止。加麻黃淨根一錢五分。無有不止者。然屬邪氣盛者多。屬邪氣虛者少。虛實之辨。在乎有熱無熱。有熱爲實。無熱爲虛。臨證慎之。庶免實實虛虛之誤耳。

龔曰、邪盡汗止。不特盜汗爲然。自汗狂汗戰汗。莫不皆然。僕驗之屢矣。

且因此語。又得一止汗奇方。諸書皆云自汗爲陽虛。盜汗爲陰虛。如係陽虛。投以耆朮五味。或麻黃根浮小麥宜效。陰虛投以滋陰固表之方宜效。而皆不效何哉。一中年人。盜汗經年。遍採止汗藥。投之不效。積方盈寸。僕診其脈。右關獨數而實。細問其症。云自得病後。胸腹常悶。飲食少進。令伸舌視之。舌中胎黃。因思吳師有邪盡汗止之說。此人陽明有邪熱未盡。故盜汗不止。以承氣養營湯投之。一服稍止。再服全愈。後凡遇自汗盜汗。經年不愈者。現此脈症。皆依法治之。無不立效。豈非止汗奇方乎。人祇知陽虛自汗。陰虛盜汗。誰知陽明邪熱。亦自汗盜汗不止耶。今幸得吳師確示。而屢試屢驗。錄此以補前人所未備。

狂汗

狂汗者。伏邪中潰。欲作汗解。因其人稟賦充盛。陽氣衝擊。不能頓開。故忽然坐臥不安。且狂且躁。少頃大汗淋漓。狂躁並除。脈靜身涼。霍然而愈。

喻嘉言先生曰、天地蒸鬱而雨作。人身煩悶而汗作。

龔曰、嘗治一童子。脈數而洪浮。口中譫語。夜臥不安。用清燥養營湯。合白虎湯加辰砂八分。一服脈症不稍減。隨合二劑爲一劑服之。囑其父母曰。現在糊言。將來必狂汗而愈。午後果發狂大汗。霍然而愈。吳師之言神驗也。

發斑

邪留血分。裏氣壅閉。非下不斑。斑出爲毒邪外解。下後斑漸出。更不可大下。設有下證。少與承氣。緩緩下之。若復大下。中氣不振。斑毒內陷則危。宜托裏舉斑湯。

托裏舉斑湯　白芍　當歸各一錢　升麻五分　白芷七分　柴胡七分
穿山甲二錢炙黃

水薑煎服。下後斑漸出。復大下。斑忽隱。反加循衣摸床。撮空理線。脈漸微者危。本方加人參一錢。補不及者死。若未下而先發者。設有下症。少與承氣。須從緩下。

龔曰、凡病後發斑。或不見甚病。或發風丹。或發斑疹者。皆是邪從外解。縱令痒甚。切不可用藥洗之。致邪復入內。有下症則下之。或內陷者。則托舉之。痒甚者。歸尾生地赤芍。及去風火之劑調理之。斑愈而病亦去矣。無上諸症。不用藥亦愈。

數下亡陰

下證以邪未盡。不得已而數下之。間有兩目加澀。舌反枯乾。津不到咽。脣口燥裂。緣其人所稟陽臟。素多火而陰虧。今重亡津液。宜清燥養營湯。設熱渴未除。裏證仍在。宜承氣養營湯。

孔氏曰、津液枯乾。似應下之證。須知此時必無大熱。或掌心微熱。或至夜熱加。脈顯細急無力。神氣清明爲辨。

龔曰、疫證經多下。或日久失下。致火燥血枯者。宜承氣養營湯。或右寸與左寸無力。而又有下證。宜陶氏黃龍湯下之。庶免亡陰之咎。

解後宜養陰忌投參朮

夫疫乃熱病也。邪氣內鬱。陽氣不得宣布。積陽爲火。陰血乃爲熱摶。暴解之後。餘焰尚在。陰血未復。大忌參芪白朮。得之反助其壅鬱。餘邪留伏。不惟目下淹纏。日後必變生異證。或周身痛痺。或四肢攣急。或流火結痰。或遍身瘡瘍。或兩腿鑽痛。或勞嗽湧痰。或氣毒流注。或痰核穿漏。皆驟補之爲害也。凡有陰枯血燥者。宜清燥養營湯。若少年平時肥盛。及素多痰者。投之恐有膩膈之弊。亦宜斟酌。大抵時疫愈後。調理之劑。投之不當。莫如靜養節飲食爲第一。

孔氏曰、大病之後。病既傷。藥復傷。調理之法。肥人脾胃素虛有痰者。以異功六君補之。瘦人陰虛有火者。以六味四物調之。陰陽兩虛者。兼補陰陽以調之。倘非虛脫。宜小劑緩進。或間日一服。此病後調理之法。今曰宜養陰。不宜參朮。豈非偏說乎。　昔治一童子疫愈。因咳嗽。用固本六味。遂致痰凝食減。而成乾咳。改用異功加桔梗而愈。

龔曰、疫本熱病。多傷血分。參朮不可妄投。本是至理。僕見氣虛之人。頭暈不舉。右寸無力。不拘甚方。必加參方效。蓋正氣不足。邪不易去。大抵

用藥總要以脈症爲憑。不可執見。以致誤人。恐學者錯會此旨。故論之。非駁吳說。

清燥養營湯　知母　天花粉　當歸身　白芍　陳皮　地黃汁　甘草　加燈心煎服。表有餘熱。宜柴胡養營湯。

柴胡養營湯　柴胡　黃芩　陳皮　甘草　當歸　白芍　生地　知母　天花粉　薑棗煎服。裏症未盡。宜承氣養營湯。

承氣養營湯　知母　當歸　芍藥　生地　大黃　枳實　厚朴　水薑煎服。痰涎湧甚。胸膈不清者。宜蔞貝養營湯。

孔氏曰、病久元氣虛。縱有裏症未除不當又用枳朴。以傷上焦之氣。只以養血之藥。合大黃可也。

蔞貝養營湯　知母　花粉　貝母　瓜蔞實　橘紅　白芍　當歸　紫蘇子　水薑煎服。

孔氏曰、病後痰湧。未必盡是燥熱之痰。此方亦難槪用。

用參宜忌有前利後害之不同

凡人參所忌者裏證耳。邪在表。及半表半裏者。投之不妨。表有客邪者。古方如參蘇飲、小柴胡湯、敗毒散是也。半表半裏者。如久瘧挾虛。用補中益氣。不但無礙。而且得效。卽使暴瘧。邪氣正盛。投之不當。亦不至脹而妨裏證也。夫裏證者。不特傷寒溫疫傳胃。至如雜症氣鬱、血鬱、火鬱、溼鬱、痰鬱、食鬱之類。皆爲裏證。投之卽脹者。蓋以實塡實也。今溫疫之後。適有暫時之通。卽投人參。因而不脹。醫者病者。以爲用參之後。雖不見甚效。然不爲禍。便是爲福。乃恣意投之。不知胃家喜通惡塞。下後雖通。餘邪尚在。再四服之。則助邪塡實。前證復起。禍害隨至矣。間有失下。以致氣血虛耗者。有因邪盛數下及大下。而挾虛者。遂投人參。當覺精神爽慧。醫者病者。皆以爲得意。明後日再三投之。卽加變證。蓋下後胃家空闊。沾其補而未見害。弗思餘邪未盡。恣意投之。漸加壅閉。邪火復熾。愈投而變證愈增矣。良由下後邪緩虛急。是以補正之效顯。而助邪之害隱也。前後利害之不同者有如此。

孔氏曰、疫症用小柴胡加減者甚多。若遇虛弱之輩。不宜減去人參。古

稱某年疫疾。凡小柴胡用人參者多生。去人參者多死。蓋用人參。元氣不致中餒。其功甚偉。人所不知。惟不虛者。不必用耳。　數下致虛。酌量用人參。亦有害乎。余治疫疾。下後邪解。用芪朮而全安者甚多。何況人參。學者勿爲此說所誤。視人參如砒霜。使虛證脫絕無救也。

龔曰。裏症忌用人參。恐以實填實也。然以僕經驗者言之。則又不拘。蓋參爲補氣之品。遇氣虛之人。不論表症裏症。一見舌胎色黃。肚腹脹痛。右寸無力。頭暈不舉。若僅用承氣。疼愈甚暈愈加者。氣不足也。僕每於承氣等湯內。加黨參二三錢。服之多愈。謂裏症不可用參。其說固是。概置不用。語未圓足。總以脈症爲憑。斯投之當而效之神矣。甚矣脈理宜急講也。孔氏但言虛證。而不及脈何也。

下後間服劑

下後或數下。膜原尚有餘邪。未盡傳胃。邪熱與衛氣相併。故熱不能頓除。當寬緩兩日。俟餘邪聚胃。再下之。宜柴胡清燥湯。緩劑調理。

此守法也不能守安能攻耶

柴胡清燥湯　柴胡　黄芩　陳皮　甘草　花粉　知母　薑棗煎服

龔曰、人有不可連下者。用緩劑而間服之。其法極善。但必以脈爲憑。如右關脈平。則不必下。俟有下症下脈。則再下之。如無下脈症。則不必再下矣。若膜原尚有餘邪。胸膈必不爽快。不如仍用達原飲。以疎其餘邪。如胸膈已快。膜原無邪。但覺口苦外熱者。用柴胡清燥湯則當矣。

下後反痞

疫邪留於心胸。令人痞滿。下之痞應去。今反痞者虛也。以其人或因他病先虧。或因新產後。氣血兩虛。或稟賦嬌怯。因而益虛。失其健運。邪氣留止。故令痞滿。今愈下而痞愈甚。若更用行氣破氣之劑。轉成壞證。宜參附養營湯。

當參傷寒下之法致誤痞不當執此一方（眉批）

參附養營湯　當歸　白芍　人參各一錢　生地二錢　附子炮七分

　乾薑炒一錢

水煎服。果如前證。一服痞如失。倘有下症。下後脈實。痞未除者。再下之。

此有虛實之分。一者有下症。下後痞卽減者爲實。一者表雖微熱。脈不甚數。口不渴。下後痞反甚者爲虛。若潮熱口渴。脈數而痞者。投之禍不旋踵。

龔曰、下後反痞。本有虛實之分。虛者正氣虛也。實者邪氣實也。實者理應速下。虛者本宜驟補。參地歸芎。在所必需。附片乾薑。不可妄投。審之慎之。

下後反嘔

疫邪留於心胸。胃口熱甚。皆令嘔不止。下之嘔當去。今反嘔者。此屬胃氣虛寒。少進粥飲。便欲吞酸者。宜半夏藿香湯。一服嘔立止。穀食漸加。

半夏藿香湯　半夏一錢五分　真藿香一錢　乾薑炒一錢　白茯苓一錢
廣陳皮一錢　白朮炒一錢　甘草五分

水薑煎服。有前後一證。首尾兩變者。其患疫時。心下脹滿。口渴發熱而嘔。此應下之症也。下之諸症減去六七。嘔亦減半。再下之。脹除熱退渴

止。向則數日不眠。今則少寐。嘔獨轉甚。此疫毒去而諸證除。胃續寒而嘔甚。與半夏藿香湯一劑。而嘔卽止。

孔氏曰、熱退渴止得寐。裏無熱明矣。然則何爲嘔甚乎。屬寒可知。

昔治一婦疫疾。潮熱時來時退。如醉如癡。舌胎黃黑。口渴。小便短赤。脈數用小柴胡去人參、半夏。加栝蔞根、知母、竹葉。合導赤散而愈。數日後發嘔。不思飲食。脈細遲。用香砂六君加薑附。連進數服乃安。 又一童子疫瘥後。四肢微厥。面色刮白。發嘔。飲食不能下咽。用香砂六君子湯。加煨薑而愈。後學楊大任謹識

龔曰、下後反嘔。如脈症俱平。僅作嘔者。的是胃氣虛寒。宜半夏藿香湯。若脈症未平。下後反嘔者。必是病重藥輕。宜重加硝黃。多加生薑。其嘔自止。學者不可不知也。

奪液無汗

溫疫下後脈沉。下證未除。再下之。後脈浮者。法當汗解。三五日不得汗者。

其人預亡津液也。時疫得下證。日久失下。後下利逐臭水。晝夜十數行。乃至口燥唇乾。舌裂如斷。醫者誤按仲景協熱下利法。因與葛根黃連黃芩湯。服之轉劇。邀予診視。乃熱結旁流。急與大承氣一服。去宿糞甚多。色如敗醬。狀如黏膠。臭惡異常。是晚利頓止。次日服清燥湯一劑。脈尚沉。再下之。脈始浮。下症減去。肌表微熱。此應汗解。雖不得汗。然裏邪先去。中氣和平。所以飲食漸進。半月後。忽作戰汗。表邪方解。蓋緣下利日久。表裏枯燥之極。飲食半月。津液漸回。方可得汗。所謂積流而渠自通也。可見脈浮身熱。非汗不解。血燥津枯。非液不汗。昔人以奪血無汗。今以奪液無汗。血液雖殊。枯燥則一也。

龔曰、熱結旁流。如水瀉不通之症同。宜用承氣以去其熱。宿糞一行。其瀉即止。傷寒即集乃云熱結旁流。屬上實下虛之症。宜用理中合承氣治之。不思上既實矣。何以反用理中。下既虛矣。何以能受承氣。遍閱方書。求其辨症的確。用藥恰當者。無似吳師此書也。

孔氏曰、表裏枯燥之極。豈不可投養陰之劑。乃必俟半月津回何也。

龔曰、感疫得汗。必在脈症俱平之候。方是解邪之汗。有下後病怠而得汗解者。有調養半月而始得汗者。總之其汗不可强求。聽其自然可也。如果陰虛。則宜用養陰之劑。如口渴脈現浮洪而長者。則用白虎湯。

補瀉兼施

應下失下。或爲緩藥羈遲。火毒壅閉。耗氣搏血。精神迨盡。邪火獨存。以致循衣摸床。撮空理線。筋惕肉瞤肢體振戰。目中不了了。皆緣失下之咎。邪熱一毫未除。元氣將脫。補之則邪毒愈甚。攻之則元氣不勝其攻。補瀉不及。兩無生理。不得已勉用陶氏黃龍湯。與其坐以待斃。莫如含藥而亡。或可囘生於萬一也。

黃龍湯　大黃　厚朴　枳實　芒硝　人參　地黃　當歸　照常煎服。

按、前證實爲庸醫躭閣。及今投劑。補瀉不及。勉用參地以囘虛。承氣以逐實。此補瀉兼施之法也。或遇此症。純用承氣。下證稍減。神思稍甦。續

人參益元氣非同芪朮之助火邪乃疫病之要藥也

得肢體振戰。怔忡驚悸。如人將捕之狀。四肢反厥。眩暈鬱冒。項背強直。循衣摸床。撮空等證。此皆大虛之候也。急用人參養營湯。虛候少退。速可屏去。蓋人參固爲益元氣之神品。偏於益陽。有助火固邪之弊。當此又非良品也。

人參養營湯　人參八分　麥冬七分　遼五味一錢　地黃五分
歸身八分　白芍藥一錢五分　知母七分　陳皮九分　甘草五分
照常煎服。

如人方食肉。而病適來。停積在胃。用承氣連下。惟是臭水稀糞。其病不已。於承氣湯中。加人參一味服之。雖數十日停積頓下也。蓋承氣藉人參之力鼓舞胃氣。宿物始動也。

龔曰、補瀉兼施。乃千古第一治病妙法。僕每遇夾虛夾實之症。用此法治之。獲生者不少。

孔氏曰、撮空尋衣。有大實者。有大虛者。有半虛半實者。邪熱亢極。而神氣昏冒者。大承氣湯下之。氣血兩虛。而神亂無主者。十全大補湯、人參

養營湯以補之。虛兼實者。陶氏升陽散火湯、黃龍湯以扶正袪邪。亦有十全大補。去桂加連芩者。要當以脈症詳辨虛實。不可執一途也。或曰。此言雜症。若夫疫症撮空。惟有承氣黃龍而已。斷無有補之理。余曰。不然。余於疫病用十全養營而得生者甚多。用大承氣而愈者。未之見也。前條既知人參可以發散。此條又知人參可以推蕩。爲何諄諄致戒使老弱病疫者。束手無策耶。

龔曰、治病當要詳辨脈症虛實。此學者臨症之第一緊要關頭也。切記切記。

又曰、人參用於發散藥中。或加於推蕩劑內。皆爲老弱夾虛者而設。本是上策。何以反謂束手無策。此亦妄談得失者也。

藥煩

應下失下。真氣虧微。及投承氣。下咽少頃。額上汗出。髮根搔痒。邪火上炎。手足厥冷。甚則振戰。心煩如狂。此中氣虧不勝藥力。名爲藥煩。凡遇此症

藥中多加生薑煎服。均作二三次服。以防嘔吐之患。

孔氏曰、若知真氣虧微。膽敢用承氣耶。待至證變而用生薑。孰若未變而加人參生薑。以安胃扶元氣爲上。　亡羊補牢之法頗善。但要再加人參。

龔曰、藥煩有虛不勝攻者。亦有藥未對症者。藥不對症。易對症之方。即不煩矣。如虛不勝攻。僅加生薑。焉能止煩。必加人參以扶正氣。方爲盡善。

停藥

服承氣腹中不行。或次日方行。或半日仍吐原藥。此因病久失下。中氣大虧。不能運藥。名爲停藥。乃天元幾絕。大凶之兆也。宜生薑以和藥性。或加人參以助胃氣。又有邪實病重劑輕。亦令不行。

中氣大虛。不能運藥。可知祛邪存正之說。不可概行。

龔曰、服承氣次日方行。右關脈數而實者。乃病重藥輕也。宜重下速下。

半日仍吐原藥。乃是不應下症。至於中氣大虧。不能運藥而停者。即加人參以助胃氣。而亦不行。此正所謂下而不應者死。加人參何濟焉。

虛煩似狂

時疫坐臥不安。手足不寧。纔坐欲起。纔起欲臥。或循衣摸床。撮空撚指。師至纔診脈。將手縮去。六脈不甚顯。尺脈不至。此平時斲喪根源虧損。因不勝其邪。元氣不能主持。故煩躁不寧。固非狂證。其危有甚於狂也。法當大補。然有急下者。或下後厥回尺脈至。煩躁少定。此因邪氣少退。正氣暫復。微陽少伸也。少頃邪氣復聚。前證復起。勿以前下得效。今再下之。下之速死。急宜峻補。補不及者死。此症表裏無大熱。下症不備者。庶幾可生。譬如城廓空虛。賊寇直入。戰不可。守不可。其危可知。

孔氏曰、正虛邪盛。變成尋衣撮空。脈見微小。此與脈厥不同。彼純實。此虛中挾實。大抵邪熱盛者。宜先治邪。以人參佐大黃通之。邪不盛者。先補之。後則兼清其邪。

龔曰、凡虛煩似狂之症。總是庸醫躭擱失下。淹纏日久。方有是症。甚是危險。有宜大補者。有宜急攻者。又有宜半攻半補者。務將脈症詳辨的確。方免虛虛實實以誤人。

又曰、勿以前下得效數語。曲盡治疫之妙。學者知此。三折肱矣。可知醫之一道。至精至危。非粗心人所能知也。

神虛譫語

應下稽遲。血竭氣耗。內熱煩渴譫語。諸下症具。而數下之。渴熱並減。下證悉去。五六日後。譫語不止者。不可以爲實。此邪氣去。元氣未復。宜清燥養營湯。加辰砂一錢。鄭聲譫語。態度無二。但有虛實之分。不應另立名色。

孔氏曰、此譫由於心腎。不是胃府。清燥養營湯。惟有火未除者宜之。否則當進養營湯諸補劑。

龔曰、邪去而元氣不復者。六脈俱是無力。左寸虛甚者。宜清燥養營湯。加辰砂服之。右寸虛甚者。宜人參養營湯。又有初感疫。並無下症。而亦

譫語者。此邪火鬱甚也。若有三陽外症。即用達原飲。照三陽加法治之即止。此亦不可不知。

奪氣不語

時疫下後。氣血俱虛。神思不清。惟向裏床睡。似寐非寐。似寤非寤。呼之不應。此正氣奪。與其服藥不當。莫如靜守。虛回而神思自清。語言漸朗。若攻之。脈必反數。四肢漸厥。此虛虛之禍。危在旦夕。凡見此證。表裏無大熱者。宜人參養營湯補之。能食者。自然虛回而前證自除。設不食者。正氣愈奪。虛證轉加。法當峻補。

孔氏曰、此狀多見於熱退身涼之侯。竟有十餘日不甦者。當戒以勿藥。日進糜粥。或相其陰陽而間投輕劑。俱得愈。吳先生以能食不能食。卜胃氣之盛衰。真此症之真諦。

龔曰、下後奪氣不語。服藥不當。誠如靜養。然亦有初病而即不語者。邪火壅閉氣道故也。有下症下脈。兼有外症者。用三消飲治之。如無是三

者。用達原飲治之。卽言如故。此與下後奪氣不語者。不同一治也。學者知之。

老少異治

三春旱草。得雨滋榮。殘臘枯枝。雖灌弗澤。凡年高之人。最忌剝削。設投承氣。以一當十。設用參朮。十不抵一。蓋老年營衛枯澀。幾微之元氣。易耗而難復也。不比少年氣血。生機甚捷。但得邪氣一除。正氣隨復。所以老年愼瀉。少年愼補。況誤用耶。遇有年高稟厚。年少賦薄者。又當從權。勿以常論。

龔曰、老年愼瀉。少年愼補。治病大法。如是。然僕謂治病不分老少。宜憑症脈。脈實症實。卽或老年。亦必瀉之。脈虛症虛。卽極少年。亦宜補之。虛實兼現。無論老少。俱宜補瀉兼施。如定謂年老決不可瀉。年少決不可補。則拘矣。吳師云愼補愼瀉。一愼字中。藏許多深意。特未顯言之耳。非謂勿補勿瀉也。學者留心脈症虛實之間。斯愼字之義得矣。

妄投破氣藥論

溫疫心下脹滿。邪在裏也。若純用青皮枳實檳榔諸香燥破氣之品。冀其寬脹。此大謬也。不知內壅氣閉。原有主客之分。假令根於七情鬱怒。肝氣上升。飲食過度。胃氣填實。本無外來邪毒客氣相干。止不過自身之氣壅滯。投木香砂仁豆蔻枳殼之類。上升者卽降。氣閉者卽通。無不立效。今疫毒傳於胸胃。以致升降之氣不利。因而脹滿。實爲客邪累及本氣。但得客氣一除。本氣升降自順。脹滿立消。若專用破氣之劑。但能破正氣。毒邪何自而泄。脹滿何由而消。治法非用小承氣勿愈。既而腸胃燥結。下氣不通。中氣鬱滯。上焦之氣不能下降。因而充積。卽膜原未盡之邪。亦無前進之路。於是表裏上中下三焦皆阻。故爲痞滿燥實之症。得大承氣一行。所謂一竅通。諸竅皆通。大關通而百關盡通也。向所鬱者由此而下。腸胃既舒。膜原餘邪亦能到胃。乘勢而下也。譬若河道。前舟行。後舟連尾而下矣。至是邪結去。脹滿除。皆藉大黃之力。大黃非破氣藥。潤而能降。故逐邪拔毒。破結導滯。加以枳朴者。不無佐使云爾。

龔曰、毒傳胸膈。因而脹滿。非用承氣不愈。此大法也。然宜分別治之。庶

無下早之失。如邪已入胃。舌胎色黃。右關獨數。上焦痞者。用小承氣。下焦實者。調胃承氣。上中下三焦痞滿躁實者。大承氣。若僅腫脹。舌胎不黃。右關不現獨數。是邪猶在膜原。宜達原飲以逐其邪。概用承氣誤矣。孔氏曰、此時醫之通誤也。得此始開聾瞶。但疫症豈無兼七情鬱怒飲食停蓄而脹滿者乎。既非毒邪內結。則青枳等藥。又屬對症。　外感風寒。亦是客邪累及本氣。亦多脹滿。又宜疎散隊中兼破氣之藥。不宜大黃之攻下。但非疫之比。　疫邪未歸到胃。達原飲加大黃更妥。龔曰、邪未到胃。用達原飲則妥。加大黃則不妥矣。何以謂之更妥哉。孔氏此言實在不妥。

妄投補劑論

有邪不除。淹纏日久。必至尫羸。庸醫望之。輒用補劑。殊不知無邪不病。邪去而正氣自通。何患乎虛之不復也。今投補劑。邪氣益固。正氣日鬱。轉鬱轉熱。轉熱轉瘦。轉瘦轉補。循環不已。乃至骨立而斃。猶言服參幾許。補之

不及。天數也。病家只誤一人。醫者殺人無算。惜哉。

孔氏曰、治疫之法。虛者輔正以祛邪。實者逐邪以安正。迷而補之。其害誠有如先生所云者。此段言妄補之弊極透。所不足者。不將妄攻之弊。發揮一段。與此對待耳。　尫羸須察有邪無邪。有邪者是虛中挾實。無邪者則眞虛矣。

龔曰、無邪不病一語。說破老少男女害病關頭。奈何今之學者。不知邪是何物。又不知感邪脈症。是何形狀。第見羸尫。卽疑爲虛。任意妄補。枉死者十有八九。致成痼疾者十有六七。不思千虛易補。如果症脈皆虛。一投補劑立起。今旣非虛證。愈補愈危。何以再進補劑哉。良由不知症脈故耳。　僕特爲學者申論之。所謂邪者。卽天地之毒氣也。觸之者卽病疫。其脈沉數有力。或急數而促。亦有沉伏不顯者。其症重似傷寒。輕似虛勞。胸膈緊悶。足膝無力。五心內熱。或子午潮熱。日晡益甚。日久變症不一。難以悉舉。但見如上所言脈症。卽是感邪無疑。人旣感邪。邪火內鬱。必不思食。食少必近虛羸。此一定之理也。不去其邪。徒補其虛。是舍

本而治其標也。邪是本。近虛其標。妄冀倖愈。其可得乎。僕於此症。經驗多矣。真是虛勞百不一見。似虛非虛。被醫誤補致死者。多難屈指。願學者留心脈症。勿踵其弊也可。

妄投寒涼藥論

疫邪結於膜原。與衞氣併。因而晝夜發熱。五更稍減。日晡益甚。此與瘅瘧相類。瘅瘧熱短。過期如失。明日至期復熱。今溫疫熱長。十二時中。首尾相接寅卯之間。乃其熱之首尾也。即二時餘焰不清。似乎日夜發熱耳。其始也邪結膜原。氣併爲熱。胃本無病。誤用寒涼。妄伐生氣。此其誤者一。及邪傳胃。煩渴口燥。舌乾胎刺。氣噴如火。心腹痞滿。午後潮熱。此應下之症。若用大劑芩連梔柏。專務清熱。竟不知熱不能自成。皆由邪在胃家。阻礙正氣。鬱而不通。火亦留住。積火成熱。但知火與熱。不知因邪而致。智者必投承氣。

龔曰、午後潮熱。疫症大抵皆然。應下之症。熱甚在申酉時候。且必以脈

爲憑。有應下之症。必有應下之脈。脈症既皆應下。當用承氣無疑矣。逐去其邪。氣行火泄。而熱自已。若槪用寒涼。何異揚湯止沸。每見今醫好用黃連解毒湯。黃連瀉心湯。蓋本素問熱淫所勝。治用寒涼。以爲聖人之言。必不我欺。况熱病用寒藥。最是捷徑。又何疑乎。每遇熱甚。反指大黃能泄。而損元氣。黃連清熱。且不傷元氣。更無下泄之患。且得病家無有疑慮。守此以爲良法。由是凡遇熱症。大劑與之。二三錢不已。增至四五錢。熱又不已。晝夜連進。其病轉劇。至此技窮力竭。反謂事理當然。又見有等日久腹皮貼背。乃調胃承氣症也。况無痞滿。益不敢議承氣。惟類聚寒涼。專務清熱。又思寒涼之最者。莫如黃連。因而再倍之。日近危篤。有邪不除。耽誤至死。猶言服黃連至幾兩。熱不能清。非藥之不到。或言不治之症。或言死者之數也。他日遇此症。亦復如是。雖父母妻子。不過以此法毒之。蓋不知黃連苦而性滯。寒而氣燥。與大黃均爲寒藥。大黃走而不守。黃連守而不走。一燥一潤。一通一塞。相去甚遠。且疫邪首尾以通行爲治。若用黃連。反招閉塞之害。邪毒何由以泄。病根何由以拔哉。

孔氏曰、黃連解毒。亦有可用之時。但貴用之得當。乃可暫而不可久耳。至於入黃連於疏通藥中。更有奇效。豈可一槪禁用耶。頻投黃連。其弊然矣。頻投大黃。豈無弊耶。

問曰。間有進黃連而效者何也。曰。正氣素盛。邪氣本微。此不藥自愈之證。醫者誤投溫補。正氣轉鬱。三分邪熱。爲庸醫添造七分本熱。故續加煩渴不眠。譫語等證。因投黃連。諸虛頓去。要之黃連。但可清去七分無邪本熱。又因熱減而正氣回。所存三分邪熱。氣行卽散。醫者不解。以爲黃連得效。他日藉此槪用。則無效矣。又以昔效而今不效。疑其病原本重。執迷不悟。害可勝言哉。

問曰。間有未經溫補。進黃連而效者何也。曰。凡元氣勝病爲易治。病勝元氣爲難治。元氣勝病者。誤治未必皆死。若病勝元氣。稍誤未有不死者。此因正氣盛而邪氣微。雖少與黃連。不能抑鬱正氣。是爲小逆。以元氣勝而疾幸愈也。醫者竊自邀功。他日設遇邪氣勝者。非導邪不能瘳其疾。誤投黃連。反招閉塞。未有不危者。

孔氏曰、疫病有應用大黃者。有應用黃連者。有先宜大黃而後宜黃連者。有先宜黃連而後宜大黃者。不論元氣足以勝病。與不足以減病也。

大便

熱結旁流。協熱下痢。大便閉結。大腸膠閉。總之邪在裏。其證不同者。在乎通塞之間耳。

協熱下痢者。其人大便素不調。邪氣忽乘於胃。便作煩渴。一如平時泄瀉稀糞。而色不敗。甚則色但焦黃而已。此伏邪傳裏。不能稽留於胃。至午後潮熱。便作煩渴。子後熱退。泄瀉亦減。次日不作潮熱。痢亦止。爲病愈。潮熱未除。痢不止者。宜小承氣湯。以徹其餘邪。而痢自止。痢止二三日後。午後復加煩渴。潮熱下瀉。仍如前症。此伏邪未盡。復轉到胃也。治法同前。

龔曰、協熱下痢。謂夾熱而瀉稀糞也。其人舌胎必黃。右關脈必數而有力。下之積熱行而痢自止矣。此症人多誤認脾虛發瀉。用溫胃燥脾之

劑。不惟不能止瀉。而瀉且轉甚。人必日瘦。貽害無底。審之愼之。

大便閉結者。疫邪傳裏。內熱壅鬱。宿糞不行。蒸而爲結。漸至黑硬。下之。結糞一行。瘀熱自除。諸症悉去。

龔曰、大便閉結。本宜下之。然亦必驗舌胎。察脈症。可下而下。乃爲妥當。

熱結旁流者。胃家實。內熱壅。先大便閉結。續得下痢純臭水。全然無糞。日三四度。或十數度。宜大承氣湯。得結糞而痢立止。服湯不得結糞。仍下純臭水。并所進湯藥。此因大腸邪勝。失其傳送之職。知邪猶在也。病必不減。宜更下之。

龔曰、熱結旁流。謂熱鬱腸胃。糞結不行。所飮茶水。從旁流而出也。此候舌胎必黃。右關脈必現數實。用承氣以去熱結。結糞一行。而旁流自止。如不察脈症。擬爲脾胃虛寒。用煖胃補脾利水之劑。則誤矣。

大腸膠閉者。平素大便不實。疫邪傳裏。蒸作極臭黏膠。至死不結。但愈蒸愈閉。以致胃氣不能下行。疫毒無路而出。不下卽死。但得黏膠一去。下症自除。霍然而愈。

溫疫愈後。三五日。或數日。反腹痛裏急者。非前病原也。此下焦別有伏邪所發。欲作滯下也。發於氣分。則爲白積。發於血分。則爲紅積。氣血俱病。紅白相兼。邪盡痢止。未止者宜芍藥湯。方見前戰汗條

龔曰、白積發於氣分。紅積發於血分。乃的確不易之論。有謂白積爲寒。紅積爲熱者非。

愈後大便數日不行。別無他症。此三陰不足。大腸虛燥。不可攻。飲食漸加。津液流通。自能潤下也。覺穀道夯悶。宜作蜜煎導。甚則宜六成湯。病愈後。脈遲細而弱。每至黎明或夜半後。便作泄瀉。此命門真陽不足。宜七成湯。或亦有雜證屬實者。宜大黃丸下之立愈。

龔曰、命門真陽不足。右尺脈必浮散無力。餘脈俱遲細而弱。故宜七成湯以補之。雜症實者。六脈必散而有力。右關更甚。故宜用大黃丸以下之。但五更發瀉。多是腎虛。六脈平和。右尺不虛。左尺無力者。宜六味地黃丸湯。若兩尺俱虛者。宜八味地黃湯。總要以脈爲憑。而後藥不妄投。

六成湯　當歸一錢五分　白芍藥一錢　地黃五錢　天門冬一錢

肉蓯蓉三錢　麥門冬一錢　煎服。服後肛燥者。宜六味丸。少減澤瀉。

七成湯　破故紙炒三錢搥碎　熟附子一錢　遼五味八分　白茯苓一錢

人參一錢　甘草炙五分　煎服。愈後更發者。宜八味丸。倍加附子。

小便

熱到膀胱。小便赤色。邪到膀胱。干於氣分。小便膠濁。干於血分。溺血畜血。留邪欲出。小便數急。膀胱不約。小便自遺。膀胱熱結。小便閉塞。

傷寒小便不利。爲熱入太陽之府。自本經而來疫症胃熱灼於下焦。不自本經而來。

熱到膀胱者。其邪在胃。胃熱灼於下焦。在膀胱但有熱而無邪。惟令小便赤色而已。其治在胃。

邪到膀胱者。疫邪分布下焦。膀胱實有之邪。不止於熱也。從胃家來治在胃。兼治膀胱。若純治膀胱。胃邪乘勢擁入膀胱。非其治也。若腸胃無邪。獨小便急數。或白膏如馬遺。其治在膀胱。宜猪苓湯。

疫病不可用五苓散

猪苓湯　邪干氣分者宜之　猪苓二錢　澤瀉一錢　滑石五分
甘草八分　木通一錢　車前二錢　燈心煎服。

桃仁湯　邪干血分者宜之。桃仁研三錢　丹皮一錢　當歸一錢
赤芍一錢　阿膠二分　滑石五分　煎服。小腹痛。按之硬痛。小便自調。有畜血也。加大黃三錢。甚則抵當湯。藥分三等。隨其病之輕重而施治。

前後虛實

病有先虛後實者。宜先補而後瀉。先實後虛者。宜先瀉而後補。如因他病先虧。或年高血弱。或因勞倦之極。或新產下血過多。或吐血。或崩漏。時疫將發。觸動舊疾。致疫加重。凡此並宜先補而後瀉也。凡遇先虛後實者。此萬不得已而投補劑一二貼後。虛證少退。便宜治疫。若補劑連進。必助疫邪。禍害隨至。先實而後虛者。疫邪應下失下。血液爲熱搏盡。原邪尚在。宜急下之。邪退六七。急宜補之。虛回五六。愼勿再補。若以意妄度其虛。誤用

相時用藥無過無不及於法圓通

補劑。貽害不淺。

孔氏曰、先虛者。其人素虛。而疫邪未亢也。後實者。疫邪熾盛也。宜乘邪熱未亢之時。急補之。補牢生根之說。乃野俗之言。不足信也。迨脈症變陽。轉用治疫之法。邪去六七。兼以大輔元氣。凡攻瀉之劑。皆佐人參。至於防疫之法。虛弱之人。但當上培元氣。下固本根。若無邪妄散。無熱妄清。是先壞其垣牆。而招寇盜之入也。　先實後虛者。因攻下過度。或失下。攻下過度者補之。失下者正被邪傷也。宜用輔正袪邪之法。　更有前實中虛後又實者。是先治邪氣。邪尚未退。而中途餒怯。現種種虛脫之狀。此時不投補劑。是猶驅飢卒以戰。自取敗亡。但使元氣一振。脈由陰轉陽。再用攻法。此等手法。凡嘵嘵於熱症虛症者。宜其不解。何故而反詆用藥者之胸無定見也。

孔君防疫之論。補所未備。精且詳矣。庚寅疫疾。互相傳染。有一大家病疫未染者三四人而已。驚惶莫措。轉覺乍寒乍熱。頭昏自汗。衆醫俱用敗毒香蘇之類。欲先散其邪。延予診之。各部和平。心脈小而帶散。知其

憂患者深也。各進歸脾飲數服。飲食倍進。精神倍出。竟不沾染。可知元氣盛者。邪不易入也。揚大任識

亦有形色如舊言動失常者

脈厥

溫疫得裏症。神色不敗。言動自如。別無怪症。忽然六脈如絲。微細而輭。甚至於無。或兩手俱無。或一手先伏。察其人不應有此脈。今忽有此脈。皆緣應下失下。內結壅閉。營氣逆於內。不能達四末。此脈厥也。亦有過用黃連石膏諸寒之劑。強遏其熱。致邪愈結。脈愈不行。醫見脈微欲絕。以爲陽證得陰脈爲不治。委而棄之。以此誤人甚衆。若更用人參生脈等劑。禍不旋踵。宜承氣緩緩下之。六脈自復。

亦有失汗而經絡不通者。　嘗見多用熟地。阻滯經絡。脈微欲絕。甚至無脈。

脈有浮而數者。有沉而數者。浮爲在表。沉爲在裏。數則爲熱。疫脈有先沉而數。自裏達表。後見浮數。若陰寒者。脈必沉而遲。何得有數。疫病熱

極似寒。雖手冷過肘。足冷過膝。脈即沉細附骨。始終不能離數。設不辨數與不數。只見脈沉。便云病在陰分。用附桂熱藥。及用芪朮。妄言溫散者。誤人不小。有脈極沉微而數。狀似陰脈。誤用黑錫丹。立斃。先生云脈厥。則沉之極者也。後學楊大任謹識

脈不應證

表證脈不浮者。可汗而解。以邪氣微。不能牽引正氣。故脈不應。裏證脈不沉者。可下而解。以邪氣微。不能抑鬱正氣。故脈不應。陽症見陰脈有可生者。神色不敗。言動自如。乃稟賦脈也。再問前日無此脈。乃脈厥也。下後脈實。亦有病愈者。但得症減。復有實脈。乃天年脈也。夫脈不可一途而取。須以神氣形色病症相參。以決安危者善。

孔氏曰、大抵素實者。非假實積虛者。非假虛。前證屬陽者。不驟變陰。屬陰者。不必伏陽。詳究先伏之飲食藥劑。兼察現在之形證神色。庶幾不爲厥脈所誤也。

張崐源內人年六旬。得滯下後重窘急。日三四十度。脈常休止。諸醫以爲雀啄之脈。必死也。咸不用藥。延予診視。其脈參伍不調。或二動一止。或三動一止而復來。此澁脈也。年高血弱。下利膿血。六脈短澁。固非所能任。喜其飲食不減。形色不變。聲音烈烈。言語如常。非危證也。遂用芍藥湯加大黃三錢。大下純膿成塊者。兩碗許。自覺舒快。脈氣漸續。而利亦止。數年後。又得傷風咳嗽。痰涎湧甚。診之又得前脈。與杏桔湯二劑。嗽止脈調。乃詢其婦。凡病善作此脈。大抵治病。務以形色脈證參考。庶不失其大體。方可定其吉凶也。

體厥

陽症脈陰。身冷如冰。爲體厥。

施幼聲賣卜頗行。年四旬。稟賦肥甚。六月患時疫。口燥舌乾。胎刺如鋒。不時太息。咽喉腫痛。心腹脹滿。按之痛甚。渴思冰水。日晡益甚。小便赤澁。得涓滴則痛甚。此下症悉備。但通身肌表如冰。指甲青黑。六脈如絲。尋之則

有。稍按則無。醫者不究裏證熱極。但引陶氏全生集。以爲陰症。但手足厥逆。冷過肘膝。便是陰症。今已通身冰冷。比之冷過肘膝更甚。疑其爲陰症一也。且陶氏以脈分陰陽二症。全在有力無力中分。今已脈微欲絕。按之如無。比之無力更甚。疑其爲陰證二也。陰症而得陰脈之至。有何說焉。以內諸陽證。竟置不問。遂投附子理中湯。未服。延予至。以脈相參。表裏互較。此陽症之最者。下證悉具。但嫌下之晚耳。蓋因內熱之極。氣道壅閉。乃至脈微欲絕。此脈厥也。陽鬱則四肢厥逆。況素稟肥盛。尤易壅閉。今亢陽已極。以至通身冰冷。此體厥也。六脈如無者。羣龍無首之象。證亦危矣。急投大承氣湯。囑其緩緩下之。脈至厥囘。便得生矣。其妻聞一曰陰症。一曰陽症。天地懸絕。疑而不服。更請一醫。指言陰毒。須灸丹田。其妻疊延三醫至。皆言陰症。妻乃惶惑。病者自言何不卜之神明。遂卜得從陰則吉之兆。更惑於醫之議陰症者居多。乃進附子湯。下咽如火。煩燥頓加。乃嘆曰。已矣。吾爲藥誤矣。言未已。更加躑躅。不逾時乃卒。嗟乎。向以卜謀生。終以卜致死。誤人還自誤。可爲醫筮之戒。

孔氏曰、治病之要。在乎脈症形色神氣相參。專執一診。必多錯誤。蓋症有內外。脈分表裏。而總以在內在裏者爲之主。形體之寒熱。陰陽之見乎外者也。必當察二便口舌。以定在內之眞陽眞陰。浮取之盛衰。虛實之驗乎表者也。必當辨有力無力。以定在裏之眞虛眞實。至於脈症相反。亦有一定之見。但從違之際。有未可以言傳者。大概脈有確據。則從乎脈。將症之不合脈處。解而通之。則症合脈矣。症有確據。則從乎症。將脈之不合症處。解而通之。則脈合症矣。倘參解未通。不可問卜用藥也。更有脈證俱假者。身熱發狂。脈來洪盛。而非眞熱。陰盛於內。格陽於外也。身冷脈細。而非眞寒。熱滯經絡。血脈不通也。此條之誤。在乎丟却在內之熱症。而徒以形寒脈細爲據。故失之也。

乘除

病有純虛純實。非補卽瀉。何有乘除。設遇旣虛且實者。補瀉間用。當詳執先執後。從少從多。可緩可急。隨其症調之。

醫案。吳江沈青來內人少寡。素多鬱怒。而有吐血疾。歲三四發。吐後即已。無有他證。蓋不以爲事也。三月間。忽小發熱。頭疼身痛。不惡寒而微渴。惡寒不渴者。感冒風寒。今不惡寒微渴者疫也。至第二日。舊證大發。吐血勝常。而加眩暈。手振煩躁。種種虛狀。飲食不進。且熱漸加重。醫者病者。但見吐血。以爲舊證復發。不知其爲疫也。故以發熱爲陰虛。頭疼身痛。認爲血虛。不察未吐血前一日。已有前證。非吐血後所加之症也。諸醫議補。問予可否。余曰。失血補虛。權宜則可。蓋吐血者。內有結血。正血不歸經。所以吐也。結血牢固。豈能吐乎。能去其結。於中無阻。血自歸經。方冀不發。若吐後專補。內則血滿。既滿而歸。血從上溢也。設用寒涼尤誤。投補劑者。只顧目前之虛。用參暫效。不能拔去病根。日後又發也。況又兼疫。今非昔比。今因疫而發。血脫爲虛。邪在爲實。是虛中有實。若投補劑。始則以實填虛。沾其補益。既而以實填實。災害並至。於是暫用人參二錢。以茯苓歸芍佐之。兩劑後虛症咸退。熱減六七。醫者病者。皆謂用參得效。均欲速進。余禁之不止。乃恣意續進。便覺心胸煩悶。腹中不和。若有積氣。求噦不得。此氣不時

上升。便欲作嘔。心下難過。遍身難舒。終夜不寐。喜摩按捶擊。此皆外加有餘之變證也。所以然者。止有三分之疫。只應三分之熱。適有七分之虛。經絡枯澁陽氣內陷。故有十分之熱。分而言之。其間是三分實熱。七分虛熱也。向則本氣空虛。不與邪搏。故無有餘之症。但虛不任邪。惟懊憹鬱冒眩暈而已。今投補劑。是以虛證咸去。熱減六七。所餘三分之熱者。實熱也。乃是病邪所致。斷非人參可除者。今再服之。反助疫邪。邪正相搏。故加有餘之變症。因少與承氣。微利之而愈。按此病設不用利藥。靜養數日亦愈。以其大便一二日一解。則知胃氣通行。邪氣在內。日從胃氣下趨。故自愈。間有大便自調而不愈者。內有宿糞隱曲不行。下之得宿糞極臭者。病始愈。設邪未去。恣意投參。病乃益固。日久不除。醫見形體漸瘦。便指爲怯證。愈補愈危。死者多矣。

孔氏曰、凡病後產後。老人及稟弱之流。染疫病者。皆屬虛實相兼之症。當分虛實多少。而稱量以藥之。不可太過。不可不及。

龔曰、吐血之症。人皆謂難愈。僕則實覺易治。蓋因領會此案。而知有虛

實之辨焉。人患吐血。不拘少幼男女。因虛勞而發者固有。因感疫而發者實多。且將所驗脈症治方。試為學者言之。彼夫房勞過度。水不濟火。致血上逆者。必是痰中少夾血絲。其人胸中不緊。飲食如常。夜雖發熱。口必不渴。其脈左尺無力。用六味地黃湯重用丹皮治之而愈。若飲食傷脾。不能統血而浮於上者。其血必多。其人多倦。飲食少思。五心不熱。其脈右關無力。用歸脾湯主治卽瘥。如怒氣傷肝。不能藏血而溢於上者。其血必多。其人左脅時痛。飲食知味。亦不發熱。其脈左關無力。用逍遙散或滋陰至寶湯治之。虛勞吐血。脈症治方。大概如此。照依脈症施治。夫何難愈之有。至於感疫而吐血者。胸先緊悶。足膝無力。飲食少進。五心內熱。子午潮熱。日晡益甚。甚至頭腰背疼。口渴舌燥。脅痛口苦。而現三陽外症者。且有舌胎黃黑而現陽明內症。其脈沉數有力。或沉伏不顯。或急數而促。此皆感疫之脈症也。醫不知此。妄擬為虛。漫投補劑。以致邪火久鬱。載血上行矣。遇此症候。有三陽外症者。仍宜加三陽藥。無三陽外症者。卽用達原飲。去草菓白芍加赤芍當歸丹皮治之。有陽

明內症者。或用桃仁承氣湯。或用承氣養營湯。逐去疫邪。邪盡血止。而虛自復矣。李士材曰。古人以大黃治吐衄虛勞。意甚深微。豈有真正虛勞而可用大黃以治之者哉。惜乎不述其脈症。不著其治方。俾後世以爲法守也。今得此案指點出來。始悟古人之用大黃。以治吐衄虛勞者。卽此吐衄之虛勞耳。奈世人祇知吐血爲虛勞。而不知有感疫吐血之條。每見吐血。不察脈症。誤補而枉死者。不可勝計。故先賢有曰。今之所謂虛勞者。皆是人參補成。卽謂此也。學者細將此案。與前人之言。熟識而遵行之。吾知枉死城中。必無吐血寃魂。向醫索命者矣。吾爲醫幸。尤爲吐血者幸也。

重訂醫門普度溫疫論

明　　吳有性又可原著
黎水　孔毓禮以立評閱
昭陵　龔　紹　林評
昭陵　李　硯　莊　重訂
鄞縣　曹赤電炳章校刊

卷下

雜氣論

日月星辰。天之有象可睹。水火土石。地之有形可求。昆蟲草木。動植之物可見。寒熱溫涼。四時之氣。往來可覺。至於山嵐瘴氣。嶺南毒霧。咸得地之濁氣。猶或可察。而惟天地之雜氣。種種不一。亦猶天之有日月星辰。地之有水火土石。氣交之中有昆蟲草木之不一也。草木有野葛巴豆。星辰有

生物之原已然物化之氣可知

羅計熒惑。昆蟲有毒蛇猛獸。土石有雄硫硼信。萬物各有善惡不等。是知雜氣之毒。亦有優劣也。然氣無形可求。無象可見。無聲可聞。無臭可嗅。人惡得而知氣。又惡得而知其氣之不一也。是氣也。其來無時。其着無方。衆人有觸之者。各隨其氣而爲諸病焉。其爲病也。或時衆人發頤。或時衆人頭面諸腫。俗名爲大頭瘟。是也。或時衆人咽痛。或時音啞。俗名蝦蟆瘟。是也。或時衆人瘧痢。或爲痺氣。或爲痘瘡。或爲斑疹。或爲瘡疥疔瘇。或時衆人目赤腫痛。或時衆人嘔血暴下。俗名爲瓜瓤瘟、探頭瘟。是也。或時衆人癭痎。俗名爲疙瘩瘟。是也。爲病種種。難以枚舉。大約病偏一方。延門合戶。衆人相同者。皆時行之氣。卽雜氣爲病也。是知氣之不一也。蓋當時適有某氣。專入某臟腑。某經絡。專發爲某病。故衆人相同。不一之氣。豈關臟腑經絡而爲之症哉。夫病不可以年歲四時爲拘。蓋非五運六氣所印定者。是知氣之所至無時也。或發於城市。或發於村落。他處安然無有。以是知氣之所着無方也。

孔氏曰、大頭溫者。頭面腮頤腫如瓜匏者是也。蝦蟆溫者。喉痺失音。頸

筋脹大者是也。瓜瓤溫者。胸高脇起。嘔汁如血者是也。疙瘩溫者。腹鳴乾嘔。水泄不通者是也。軟脚溫者。便泄清白。足重難移者是也。

龔曰、雜氣不一。爲病亦不一。惜乎祇詳其症。未傳其方。後得劉宏璧先生照症補之。其有功於雜氣門中者。豈淺鮮哉。然卽素所臨症而細思之。雜氣卽瘟氣。雜氣不一。瘟症亦不一。病名雖殊。而治法無甚大異。但宜各隨所現之症。與所傳經絡臟腑。照症而加每經絡每臟腑之主藥。以施治耳。前未見劉公所補之方。凡遇雜氣爲病。用二消飲。照症加減治之。皆驗。可知雜氣卽四時不正之氣。瘟氣卽天地之厲氣。合言之。皆毒氣也。不過有輕重之分耳。不然劉公未補方以前。豈遇雜氣症候。遂委之不治乎。要在醫者之會心耳今得補方於後。臨斯症者不患無法守矣。

疫氣者。亦雜氣之一耳。但有甚於他氣。故爲病頗重。因名之曰厲氣。雖有多寡不同。然無歲不有。至於瓜瓤溫。疙瘩溫。緩者朝發夕死。急者頃刻必亡。此諸疫之最重者。幾百年罕有之症。不可以當疫並論也。至如發頤咽

痛。目赤斑疹之症。其時村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者。雖不與衆人等。然攷其症。甚合某年某處衆人所患之病。纖悉相同。治法無異。此卽當年之雜氣也。況雜氣爲病最多。舉世皆誤認爲六氣。假如誤認爲風者。如大麻風、鶴膝風、痛風、歷節風。老人中風、腸風、癘風、癇風之類。概用風藥。未嘗一效。實非風也。皆雜氣爲病耳。誤認爲火者。如疔瘡發背。癰疽腫毒。氣毒流注。流火丹毒。與夫發斑痘疹之類。以爲瘡瘍。瘡瘍皆屬心火。投芩連梔柏。未嘗一效。實非火也。亦雜氣所爲耳。誤認爲暑者。如霍亂吐瀉。瘧痢暴注。腹病絞腸痧之類。皆作暑治。未常一效。至於一切雜症。無因而生者。並皆雜氣所成。從古未聞者何耶。蓋因諸氣來而不知。感而不覺。惟向風寒暑濕所見之氣求之。是於無聲無臭。不睹不聞之氣。舍之不察。既錯認病原。未免誤投他藥。大易所謂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也。劉河間作原病式。蓋祖五運六氣。人之百病。皆原於風寒暑濕燥火。謂無出此六氣爲病。實不知雜氣爲病。更多六氣。六氣可測。雜氣不可測也。

孔氏曰。瘟病乃天地厲氣也。時人以傷寒目之。更以經言冬傷於寒。春

必病溫之溫病混之。即如叔和所云。春應溫而反寒。夏應熱而反涼。秋應涼而反熱。冬應寒而反溫。得非時之氣。長幼相似者。以爲溫疫病。其說亦似是而非。吾嘗驗之。有時四序不忒也。而民疫偏多。其或四序愆期也。而民疫偏少。是時六氣之說。非篤論也。夫疫之源流不淸。則治疫者。欲望其臨症處方。確中病情。必不能矣。今觀吳子雜氣之論。謂此氣無聲可求。無象可見。不在風寒暑濕燥火之中。議論獨高千古。而廬山之面目。始見眞矣。然持論雜氣之處。斷不可從。如指大風等一切諸證。盡爲雜氣。將使學者趨變失常。破律敗度。盡廢古人繩墨。害豈淺哉。今不得不爲定論曰。凡長幼相似。而傳染者疫病不待言矣。若一人病。止就一人身之內外求之。內則七情。外則六淫之類是也。衆人病而與疫證不相似。且不傳染者。於六氣之偏勝處求之。如熱勝多熱病。寒勝多寒病。賊風人人能感。酷暑人人皆受之類是也。惟症與疫病相符。且求之六淫七情之中而非其類。則不拘一人獨病。與衆人皆病而總以疫法治之。

龔曰、以雜氣而誤認爲六氣。不獨今醫類然。卽古人所著方書。言及雜氣者不少。如諸風症。與夫疔瘡發背癰疽諸毒。發斑痘疹。以及霍亂吐瀉。瘧痢暴注。腹病絞腸痧等症。所說病原。總不外乎風寒暑濕燥火所著方書。惟是照症敷衍。其所用藥方。未嘗不合所言病症。遵而行之。不惟不效。且有多成痼疾者。謂非錯認病原哉。僕本才疎。兼無學識。焉敢妄議古人。因得吳師雜氣一條。逐一指點。凡遇以上各症。他人百治不效者。余診其脈。每數而有力。與眼前所現之症不符。再詢其初起病由。是感雜氣之狀。卽以治雜氣法治之。略兼眼前現症之藥一二味。隨治隨愈。乃知以上各症。吳師說是雜氣爲病者的。古人說是六氣爲病者實誤耳。學者讀書。是要得問。不可執古方書誤人也。

論氣盛衰

其年疫氣盛行。所患皆重。最能傳染。卽童輩皆知爲疫。蓋毒氣鍾厚也。其年疫氣衰少。閭里所患者。不過幾人。且不能傳染。時師皆以傷寒爲名。

不知者固不言疫。知者亦不便言疫。然則何以見其爲疫。蓋脈症與盛行之年。纖悉相同。至於用藥取效。毫無差別。是以知溫疫四時皆有常年不斷。但有多寡輕重耳。

龔曰、時師以疫症認爲傷寒。皆由不知脈證也。僕於一切脈症。細心體會。凡寒熱虛實邪正。其脈其症。頗得其要。每臨症時。以脈爲主。以證參之。疫病雖非盛行之年。四時皆有。但有輕重之分耳。重者、人多誤認傷寒。漫用表藥熱劑。輕者、人皆誤認虛勞。誤投補劑燥藥。輕者轉重。重者致死。良可慨也。有心濟世者。可不於脈症加意乎。不能傳染。亦是疫疾。

以症非外感內傷。與能傳染之症狀無異也。

疫氣不行之年。微疫亦有。衆人皆以感冒爲名。實不知爲疫也。設用發散之劑。雖不合病。然亦無大害。疫自愈。實非藥也。即不藥亦自愈。至有稍重者。誤投發散。其害尚淺。若誤用補劑及寒涼。反成痼疾。不可不辨。

孔氏曰、疫疾四時皆有。但尤甚於春月。及春夏之交。爲禍更烈耳。推類言之。人人病眼者爲疫眼。人人病咳者爲疫咳。凡論症長幼相似者名

爲疫。一人病。非外感內傷。與疫同。亦名疫也。

論氣所傷不同

所謂雜氣者。雖曰天地之氣。實由方土之氣。知此則無疑於一方獨熾一時獨盛之故彼執言干支運氣者似精而實不切矣蓋其氣從地面起。有是雜氣。

龔曰、支干運氣。乃天地循環之常氣。不得謂爲雜氣。雜氣者。乃天地不正之毒氣也。故人觸之卽病。

則有是病。譬天地生萬物。亦由方土之產也。但植物藉雨露而滋生。動物藉飮食而頤養。蓋先有是氣。然後有是物。推而廣之。有無限之氣。因有無限之物也。但二五之精。未免生尅制化。是以萬物各有宜忌。宜者益而忌者損。損者制也。故萬物各有所制。如貓制鼠。如鼠制象之類。既知以物制物。卽知以氣制物矣。以氣制物者。蟹得霧則死。棗得霧則枯之類。此有形之氣。動植之物。皆爲所制也。至於無形之氣。偏中於動物者。如牛溫、羊溫、雞溫、鴨溫。豈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雞病而鴨不病。人病而禽

獸不病。究其所傷不同。因其氣各異也。知其氣各異。故謂之雜氣。夫物者氣之化也。氣者物之變也。氣卽是物。物卽是氣。知氣可以制物。則知物之可以制氣矣。夫物之可以制氣者。藥物也。如蜒蚰解蜈蚣之毒。貓肉治鼠瘻之潰。此受物氣之爲病。是以物之氣。制物之氣。猶或可測。至於受無形雜氣爲病。莫知何物能制之。執用汗、吐、下三法以決之。嗟乎。卽三法且不能盡善。況乃知物乎。能知以物制氣。一病用一藥。藥到病除。不煩君臣佐使。加減品味之勞矣。

孔氏曰、既曰雜氣。則不一其氣矣。物可以制一時之氣。未必可制時時之氣。況氣同而受此氣者不同。又烏能治人人之病哉。

龔曰、汗吐下三法。乃治傷寒之法也。治疫大法。始宜疏邪清火。卽或宜吐宜下。從未宜汗者。蓋疫證汗解在後。其病將愈。自然汗出。不可用藥以表其汗也。如執用三法。以治雜氣。宜乎不能盡善矣。

蚘厥

疫邪傳胃。胃熱如沸。蚘動不安。下既不通。必反於上。蚘因嘔出。此常事也。但治其胃。蚘厥自愈。每見醫家。妄引經論。以爲下寒。蚘上入膈。其人當吐蚘。又云胃中冷必吐蚘。便用烏梅丸。或理中安蚘湯。方中乃細辛、附子、乾薑、桂枝、川椒。皆辛熱之品。投之如火上添油。殊不知疫證。表裏上下皆熱。始終從無寒證者。不思現前事理。徒記紙上文辭。以爲依經傍註。坦然用之無疑。因此誤人甚衆。

孔氏曰、讀書少閱歷者。每有此病。但疫亦有過服寒涼而吐蚘者。不可不察也。

龔曰、胃家熱甚。蚘動不安。從上嘔吐。事理之常。無足怪者。遇其症候。其脈右關數甚。按之有力。其舌胎黃而燥。用承氣湯以逐其胃熱。不必用安蚘藥。而蚘自安矣。無如古來方書。多以爲臟寒胃冷使然。未聞有胃熱吐蚘之說。故用熱藥以安蚘。不知蚘因寒冷而吐者。其脈必遲。其舌無胎。其人喜熱飲而惡涼水。此不在疫症之條者。疫本熱病。始終本無寒證。初起雖有畏寒者。乃是外假寒。而內有真熱也。治疫者其知之乎。

呃逆

胃氣。逆則爲呃逆。吳中稱爲冷呃。以冷爲名。遂指爲胃寒。不知寒熱皆令呃逆。且不以本證相參。專執俗語爲寒。遂投丁茱薑桂。誤人不少。吾願醫者。臨證猛省。

治法各從其本證而消息之。如見白虎證。則投白虎。見承氣證。則投承氣。膈間痰閉。則宜導痰。如果胃寒。丁香柿蒂散宜之。然不若四逆湯功效殊捷。要之。但治本證。呃自止。其他可以類推矣。

龔曰、呃逆有寒有熱。固也。務審脈症。分別治之。如係寒逆。其脈必遲而緊。其人必惡寒而喜熱飲。若屬熱逆。其脈必數而有力。其人必惡熱而喜冷飲。各隨脈證施治。自然藥到病除。至於感疫發呃。則有熱而無寒。不可用香燥。以致誤人。但有氣隨火逆而發呃者。於清劑中宜加順氣藥味。治呃逆者知之。

似表非表似裏非裏

時疫初起。邪氣盤踞。表裏阻隔。裏氣滯而爲悶。表氣滯而爲頭疼身痛。醫者往往誤認爲傷寒表症。因用麻黃、桂枝、香薷、葛根、敗毒、九味、羌活之類。強求其汗。妄耗津液。經氣先虛。邪氣不損。依然發熱。更有邪氣傳裏。表氣不能通於內。必壅於外。每至午後潮熱。則頭脹痛。熱退卽已。此豈表實者耶。以上似表誤爲表證。妄投升散之劑。經氣愈實。火氣上升。頭疼轉甚。須下之。裏氣一通。經氣降而頭疼立止。若果感冒頭疼。無時不痛。爲可辨也。且有別證相參。不可一途而取。

龔曰、傷寒從表入裏。初起之時。其脈浮遲。邪在皮膚之表。從未有初起卽結胸者。疫疾由內傳外。脈多沉數。邪在膜原。雖有表症。胸先結悶。故曰似表非表也。以此症誤認傷寒。漫用麻黃表劑。皆因不知脈症。

孔氏曰、強求其汗則不可。初起隨經解散。亦自無妨。不必執用達原飲。果然裏實。而表外壅。乃可攻之。設無裏證。而妄攻裏。以爲發表。亦誤矣。

龔曰、瘟疫一症。僕實經驗多矣。午前重。午後輕。胸不緊者。人參敗毒散。加連翹、薄荷。午前輕。午後重。胸中緊。止見頭腰背項作疼。或惡風發熱

者。九味羌活湯皆效。至於下午發熱。夜半方退。胸緊夜悶者。感疫之人。多是如此。惟達原飲乃能清疎其邪。此實千古治疫之妙方也。孔氏乃謂不必執用此方。試問宜用何方以治之乎。胡爲不指點出來。以爲後人法守。僕按孔氏之言。多是任意妄言。其於瘟疫症候實少閱歷。學者

勿爲所愚。庶不至有毫釐千里之別。

若汗、若下後。脈靜身涼。渾身痛甚。一如被杖。一如墜傷。少動則痛苦號哭。此經氣虛。營衛之行澁也。三四日內。經氣漸回。其痛漸止。雖不藥必自愈。設妄引經論。以爲風濕相搏。一身盡痛。不可轉側。遂投疎風勝濕之劑。身痛反劇。誤人不少。

孔氏曰、若他病危篤。身痛如被杖者。多死。難言不藥亦愈。

傷寒傳胃。卽便潮熱譫語。下之無辭。今時疫初起。便作潮熱。熱甚亦能譫語。誤認爲裏症。妄用承氣。是爲誅伐無辜。不知伏邪附近於胃。邪未入府。亦能潮熱。午後熱甚。亦能譫語。不待胃實而後能也。假令常瘧。熱甚。亦作譫語。瘅瘧不惡寒。但作潮熱。此豈胃實者耶。以上似裏。誤投承氣。裏氣先

虛。及邪陷胃。轉見胸腹脹滿。煩渴益甚。病家見勢危篤。以致更醫。醫見下藥病甚。乃指大黃爲砒毒。或投瀉心。或投柴胡枳桔。留邪在胃。變症日增。神脫氣盡而死。向則不應下而反下之。今則應下而反失下。蓋因表裏不明。用藥前後失序也。

龔曰。譫語本是裏症。多有感疫初起。潮熱口渴。亦作譫語者。止用達原飲加葛根治之。卽止。疫邪內潰。傳於陽明。傳尙未入府耳。故不可下。所謂似裏非裏者也。

論食

時疫有首尾能食者。此邪不傳胃。切不可絕其飲食。但不宜過食耳。有愈後數日。微渴微熱。不思食者。此微邪在胃。正氣衰弱。強與之卽爲食復。有下後一日便思食。食之有味。當與之。先與米飲一小杯。加之茶甌。漸進稀粥。不可盡量。飢則再與。過食忽呑酸。乃胃氣傷也。當停穀一日。胃氣復。復思食也。仍如漸進法。有愈後十數日。脈靜身涼。表裏俱和。但不思食者。此

中氣不甦。當與粥飲迎之。得穀後。即思食覺飢。久而不思食者。以人參一錢。煎湯與之少喚胃氣。忽覺思食。餘勿再服。

龔曰、感症之人。全然不思食者。十有八九。但不食甚是無妨。不可強進。至於愈後。必如論中調理。方爲合法。僕看此症。始終宜忌油暈辛辣。方易調愈。

論飲

煩渴思飲。酌量與之。若引飲過多。自覺水停心下。名停飲。宜四苓散最妙。如大渴思飲冰水及冷飲。無論四時。皆可量與。蓋內熱之極。得冷飲相救甚宜。能飲一升。止與半升。少頃再飲。至於梨汁、藕汁、蔗漿、西瓜。皆可備不時之需。如不欲飲冷。當易白滾湯與之。乃至不思飲。則知胃和矣。

四苓湯　茯苓二錢　澤瀉一錢五分　猪苓一錢五分　陳皮一錢

取長流水煎服。古方有五苓散。用桂枝者。以太陽中風。表症未罷。併入膀胱。用四苓以利小便。加桂枝以解表邪。爲雙解散。即如少陽併於胃。

以大柴胡。通表裏而治之。今人但見小便不利。便用桂枝。何異聾者之聽宮商。胃本無病。故用白朮以健中。今不用白朮者。疫邪傳胃而渴。白朮性壅。恐以實填實也。加陳皮者。和中利氣也。

龔曰、今醫不辨脈症。概謂宜忌生冷。不知生冷之物。惟虛寒症候。在所宜忌。果係傷寒與真虛症。內無邪火。口必不渴。脈亦不數。多不思飲。況生冷乎。間或思飲。傷寒惡寒。卽與沸湯。猶嫌其涼。不必醫者囑忌生冷。病者早爲畏而忌之矣。至於感疫。乃熱症也。邪火內鬱。苦燥口渴。脈數有力。思飲冰水。以水濟火。事理之常。如必苦苦禁其不與。是猶就槁之苗。不得時雨以救之也。論中謂大渴思飲冰水及冷飲者。無論四時。皆可量予。極是確論。僕經驗至多。凡遇脈數有力。思食生冷。不拘老幼男女。及孕婦產婦。皆許其酌量予之。甚至不耐服藥之人。病熱。惟以涼水梨子西瓜治之而病獲愈者。世謂凡病宜忌生冷。殆未睹此論而領會之耳。

損復

邪之傷人也。始而傷氣。繼而傷血。繼而傷肉。繼而傷筋。繼而傷骨。邪毒既退。始而復氣。繼而復血。繼而復肉。繼而復筋。繼而復骨。以柔脆者易損。亦易復也。

天傾西北。地陷東南。故男先傷右。女先傷左。及其復也。男先復左。女先復右。以素虧者易損。素實者易復也。

龔曰、惟其始而傷氣也。故感疫之人。多有右寸無力。頭暈不舉者。疫邪內熾。血隨枯矣。疫邪久鬱。胸膈不快。飲食少進。有不肌肉日削者乎。人既削瘦。氣血兩虧。筋無所養。骨無所依。相因而傷。有必然者。夫人身之氣陽也。血陰也。陽能生陰。故氣先復。而血次復。氣血復原。肌肉自起。筋得其養。骨得其依。漸次繼復。不誠然哉。至於男先傷右。女先傷左。男先復左。女先復右之說。理雖如是。不可拘泥。亦視其素稟血氣盛衰何如耳。

嚴正甫內人。年三十。時疫後。脈證俱平。飲食漸進。忽然肢體浮腫。別無所苦也。此即氣復也。蓋大病後。血未盛。氣暴復。血乃氣之依歸。氣無所依。故

爲浮腫。嗣後飲食漸加。浮腫漸消。若誤投行氣利水藥。則謬矣。

張德甫年二十。患噤口痢。晝夜無度。肢體僅存皮骨。痢雖減。毫不進穀。以人參一錢。煎湯入口。不一時。身忽浮腫。如吹氣球。自後飲食漸進。浮腫漸消。腫間已有肌肉矣。

若大病後。三焦受傷。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肢體浮腫。此水氣也。與氣復懸絕。宜金匱腎氣丸。及腎氣煎。若誤用行氣利水藥必劇。凡水氣足冷。肢體常重。氣復足不冷。肢體常輕爲異。

余桂玉內人。年四十。時疫後。四肢脫力。竟若癱瘓。數日後。右手始能動。又三日。左手方動。又余桂崗子室。所患皆然。

龔曰、水氣足冷。理固然也。然亦有水虧血虛之人。左尺按之無力者。其足亦冷。臨症宜審。

標本

諸竅。乃人身之戶牖也。邪自竅而入。未有不由竅而出。經曰。未入於府者。

此傷寒未必如此易治惟感冒者方可一服而解

可汗而已。已入於府者。可下而已。麻徵君復增汗吐下三法。總是導引其邪。打從門戶而出。可爲治法之大綱。舍此皆治標云爾。今時疫首尾一於爲熱。獨不言清熱者。是知因邪而發熱。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熱。而熱自已。夫邪之與熱。猶形影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獨存者。若以黃連解毒湯、黃連瀉心湯。純乎類聚寒凉。專務淸熱。既無汗吐下之能。焉能使邪從竅而出。是忘其本。徒治其標。何異於小兒捕影。

龔曰、因邪而發熱。是邪爲本。而熱爲標矣。故但治邪云云。

孔氏曰、汗、吐、下、清、補五法。皆不可缺。獨難於補耳。止用三法。亦偏說也。

行邪伏邪之別

凡邪所客。有行有伏。故治有難易。效有遲速。行邪者。如正傷寒。始自太陽。或傳陽明。或傳少陽。或自三陽入胃。如行人。經由某地。本無根蒂。因其浮遊之勢。病形雖重。若果在經。一汗而解。若果傳胃。一下而愈。藥到便能獲效。先伏而後行者。溫疫之邪。伏於膜原。如鳥棲巢。如獸藏穴。營衛所不關。

藥石所不及。至其發也。邪毒漸張。內侵於府。外淫於經。營衛受傷。諸症漸顯。然後可得而治之。方其侵淫之際。邪毒尚在膜原。此時但可疎利。使伏邪易出。邪毒既離膜原。乃觀其變。或出表。或入裏。然後可導邪而出。邪盡方愈。初發之時。毒勢漸張。莫之能禦。其時不惟不能即瘳。而病症日惟加重。病家見症反增。即欲更醫。醫家不解。亦自驚疑。竟不知先時感受。邪甚則病甚。邪微則病微。病之輕重。非關於醫。人之生死。全賴藥石。故諺有云。傷寒莫治頭。勞怯莫治尾。若果正傷寒。初受於肌表。不過在經之浮邪。一汗即解。何難治之有。諺語。蓋指溫疫而言也。所以疫邪方張之際。勢不可遏。但使邪毒速離膜原。便是治法。全在後段工夫。識得表裏虛實。更詳輕重緩急。投劑不致差謬。如是可以萬舉萬全。即感之重者。按法治之。必無殞命之理。若夫久病枯極。酒色耗竭。耄耋風燭。此等已是天真將絕。更加溫疫。自難支矣。

孔氏曰、凡瘧疾痢證。一切外邪初起者。皆無解於人之謗。而疫病尤甚也。予嘗謂此病。有三難醫。醫者。身家當惜。一難也。妄受鄙人之謗。二難

也。病家絕不潔淨。留醫者地步。一說及此。則生嗔怒。彼尙惡聞此名。我又爲何輕身。三難也。

龔曰、傷寒邪從毛竅而入。初起邪在太陽經。一汗卽解。本至易治。但要將前所傳經。分別的確。未傳陽明少陽。切勿用此二經之藥。以致引賊入門。旣傳陽明少陽。則必用此兩經之藥。如僅用太陽經藥。則又逼賊入府矣。傳某經。卽用某經之藥。傳入胃府。隨症下之。藥到而病卽除。夫何難治之有至於溫疫。邪伏膜原。最爲難治。多有初用疎邪藥。而病加重者。醫者務照脈症。加減治之。不可掣肘。以致誤人。

應下諸證

白胎漸變黃胎

邪在膜原。舌上白胎。邪在胃家。舌上黃胎。胎老變爲沉香色也。白胎未可下。黃胎宜下。

孔氏曰、浮黃色淺不乾者。不宜下。乾黃色如沉香。方是下症。

龔曰。舌白胎。邪未傳胃。故不可下。舌胎色黃。邪已入胃。故宜下之。所載各症。共計四十有一。除白砂胎。與硬黃胎以外。總以胎黃爲驗。右關脈數實爲主。凡下不以數計。脈平病去。不宜下矣。但有氣虛血虛之人。宜隨其虛而加補藥以扶之。則不誤人性命矣。

舌黑胎

邪毒在胃。熏騰於上。而生黑胎。有黃胎老而變焦色者。有律液潤澤者。作軟黑胎。舌上乾燥者。作硬黑胎。下後二三日。黑皮自脫。又有一種。舌俱黑而無胎。此經氣。非下證也。妊娠多見此。陰證亦有此。並非下症。舌下後裏症去。舌尚黑者。胎皮未脫也。不可再下。務在有下症。方可下。舌上無胎。況無下症。誤下。舌胎離離黑色者危。急當補之。

龔曰。黑胎不論軟硬潤燥。必見其由白而黃。由黃而黑者。乃是下症。如無黃白胎底。似墨塗黑一般。則非下症。妊娠陰症。固多見此。余見素常飲燒酒之人。亦多見此。醫者須知。

舌芒刺

津枯生刺不特

熱傷津液。此疫毒之最重者。急當下。老人微疫無下症。舌上乾燥。易生胎刺。用生脈散。生津潤燥。芒刺自去。

老人少年亦有之

舌裂

日久失下。血液枯極。多有此症。又熱結旁流。日久不治。在下則津液消亡。在上則邪火毒熾。亦有此症。急下之。裂自滿。

舌短　舌硬　舌卷

皆邪氣勝。真氣虧。急下之。邪毒去。真氣囘。舌自舒。

亦有不宜下者

白砂胎

舌上白胎。乾硬如砂皮。一名水晶胎。乃自白胎之時。津液乾燥。邪雖入胃。不能變黃。宜急下之。

白胎潤澤者。邪在膜原也。邪微。胎亦微。邪氣盛。胎如積粉。滿布其舌。未可下。久而胎色不變。則有下症。服三消飲。次早舌卽變黃。

唇燥裂　唇焦色　唇口皮起　口臭　鼻孔如烟煤

胃家熱。多有此症。固當下。唇口皮起。仍用別證互較。鼻孔煤黑。疫毒在

。胃下之無辭。

口燥渴

更有下證者。宜下之。下後邪去。胃和渴自減。若服花粉、門冬、知母。冀其生津止渴。殊謬。若大汗。脈長洪而渴。未可下。宜白虎湯。汗更出。身涼渴止。

殊可言謬

昔治一疫症。各症俱平。惟口燥渴。與人言二三語。則舌卷唇焦。喉間如烟、須以水嗽之。始能言。再言二三語。亦復如是。余以歸芍、二冬、花粉、知母、生地之屬。服一劑。而有涎唾。燥渴頓止。揚大任謹識

亦多表症

目赤　咽乾　氣噴如火　小便赤黑涓滴作痛　小便極臭　揚手擲足　脈沉而數

皆爲內熱之極。下之無辭。

孔氏曰、一婦病疫。應下失下。四十日潮熱不解。舌硬口乾。右脈小弱。余下之。舌熨熱減。右脈變成浮大。然大便又秘。四五日。體素虛。未敢再下。以麻仁、大黃、枳實、作丸。微利之。竟不能利。且小便解時作痛。痛則洒然

宜参之以脉

毛疎。如作寒之狀。余用金匱腎氣湯。去附子。一劑痛止。再劑。而大便先硬後溏。諸證如失。此證鮮有不錯認作熱毒者。記此以證。小便作痛。亦有不屬內熱之症。

潮熱　譫語

邪在胃。有此症。宜下。然又有不可下者。詳載似裏非裏條。　熱入血室條。　神虛譫語條。

善太息

胃家實。呼吸不利。胸膈痞悶。每欲引氣下行。故然。

心下滿　心下高起如塊　心下痛　腹脹滿　腹痛按之愈痛　心下脹痛

腹滿不減者爲實時減者爲虛

以上皆胃家邪實。內結氣閉。宜下之。氣通則已。

頭脹痛

胃家實。氣不下降。下之頭痛立止。若初起頭痛。別無下症。未可下。

小便閉

大便不通。氣結不舒。大便行。小便立解。誤服行氣利水藥無益。

大便閉　轉屎氣極臭

更有下證。下之無辭。有血液枯竭者。無表裏症。爲虛燥。宜蜜煎導。及膽導。

大腸膠閉

其人平日大便不實。遇疫邪傳裏。但蒸作極臭。狀如黏膠。至死不結。但愈蒸愈黏。愈黏愈閉。以致胃氣不能下行。疫毒無路而出。不下即死。但得黏膠一去。下證自除而愈。

協熱下利　熱結旁流

並宜下。詳見大便條下。

四逆　脈厥　體厥

並屬氣閉。陽氣鬱內。不能四布於外。胃家實也。宜下之。下後反見此症者。爲虛脫。宜補。

發狂

虛症稍退而實症不見者不妨再補豈無人參力少而不見效者乎

胃家實。陽氣盛也。宜下之。有虛煩似狂。有因欲汗作狂。並詳見本條。

孔氏曰、以上所列。下症若見。如既下之後。及先見此症。下後而反加甚。或虛損衰老枯竭之人。皆未可云實。必兼他症。與脈法參之。庶不誤也。

應補諸證

向謂傷寒無補法者。蓋傷寒時疫。均是客邪。傷於寒者。不過風寒。乃天地之正氣。尙嫌其填實而不可補。今感疫氣。乃天地之毒氣。補之則邪毒愈熾。是以誤補之害。尤甚於傷寒。此言其常也。及言其變。然又有應補者。或日久失下。形神幾脫。或久病先虧。或先受大勞。或老人枯竭。皆當補瀉兼施。設既下而增虛證者。宜急峻補。虛症散在諸篇此不再贅補後虛症稍退。切忌再補。詳見前虛後實補後虛症不退。及加變症者危。下後虛症不見。乃臆度其虛。輒用補劑。法所當忌。凡用補劑。本日不見佳處。即非應補。蓋人參爲益元氣之神品。開胃氣之神丹。下咽之後。其效立見。若用參之後。元氣不回。胃氣不轉者。勿謂人參之功不捷。蓋因投之不當耳。急宜別作主張。若恣意投之。

必加變證。變證加而更投之者死。

龔曰、不論傷寒時疫。有虛症虛脈者。既宜各隨其虛而補之。有虛有實者。卽宜照症依脈。補瀉兼施。方爲盡善。切不可妄擬漫投。以致殺人。審之愼之。

又曰、本日不見佳。固非應補之症。本日稍愈。次日再投而病如初。或轉加重者。亦非應補之症。卽用攻藥亦然。醫者悟此、卽不善脈。亦無虛虛實實之誤。

論陰症世間罕有

傷寒陰陽二症。方書皆以對待言之。讀者以爲陰陽二症。世間均有之病。所以臨診之際。不辨脈證。但窺其人多蓄少艾。或適在妓家。或房事後得病。醫問及此。便疑爲陰症。殊不知病之將至。雖僧尼寡婦。室女童男。曠夫閹宦。病勢不可遏。與房慾何與焉。卽使有房慾等事。偶值病邪發行。膜原氣壅火鬱。未免發熱。到底終是陽症。與陰症何與焉。況又不知陰症。實乃

罕有之症。而陽症似陰者。何日無之。究其所以然者。蓋不論傷寒溫疫。傳入胃家。陽氣內鬱。不能外布。卽便四逆。所謂陽厥是也。又曰。厥微熱亦微。厥深熱亦深。其厥深者。甚至冷過肘膝。脈沉而微。劇則通身冰冷。脈微欲絕。雖有輕重之分。總之爲陽厥。因其觸目皆是。苟不得其要領而誤認者良多。況溫疫每類傷寒。最易混淆。夫溫疫。熱病也。從無感寒。陰自何來。一也。治溫疫數百人。纔遇一正傷寒。二也。及治正傷寒數百人。纔遇一真陰症。三也。前後統論。苟非歷治多人。焉能一見陰症。豈非罕有之病耶。觀今傷寒科。盛行之醫。歷數年間。或偶遇一真陰症者有之。奈之何。纔見傷寒。便疑陰症。況多溫疫。又非傷寒者乎。

孔氏曰、陰陽之理。原有對待。卽疫病。陽多陰少。亦不當删却一邊。以圖簡便。蓋受疫者。素本陰臟。醫者徒拘成法。概投涼藥。而見陰症者有之。必待陽氣一振。疫邪始顯也。又或攻下過度。陽症變陰者有之。難言罕有。

龔曰、四逆陽厥。溫疫多見此症。務要細心體認。如稍躁妄。則誤人矣。

論陽症似陰

凡陽厥。手足厥冷。或冷過肘膝。甚至手足指甲皆青黑。劇則遍身冰冷如石。血凝青紫成片。或六脈無力。或脈微欲絕。以上脈症。悉見純陰。猶以爲陽厥。何也。蓋審內證。氣噴如火。齦爛口臭。煩躁譫語。口渴舌乾。舌胎黃黑。或生芒刺。心腹痞滿。少腹疼痛。小便赤色。涓滴作痛。非大便燥結。即大腸膠閉。非協熱下利。即熱結旁流。三焦悉見陽症。所以爲陽厥也。倘不察內多下症。誤投溫劑。禍不旋踵。

此條宜細看

凡陽症似陰者。溫疫與正傷寒通有之。其有陰症似陽者。此係正傷寒家事。在溫疫無有此症。

龔曰、疫本陽症。何以似陰。蓋人之陽。即熱氣也。所感之疫。即熱邪也。疫邪內伏。熱與熱相感。疫氣引陽氣內伏。所以手足厥冷。而現種種似陰之脈症矣。醫臨此症。務將內症詳審的確。庶不致殺人於反掌之間。審之慎之。

內症即上氣噴如火等句

孔氏曰、陰症似陽。疫病難言無之。

龔曰、凡陽症似陰者。惟溫疫家有之。謂正傷寒通有之者。似覺非是。陰症似陽者。惟傷寒家有之。孔氏謂陰症似陽。疫症難言無之說。亦屬荒唐。蓋溫疫本是陽症。故有似陰之時。傷寒原是陰症。故有似陽之候。如謂二症。溫疫傷寒。兼而有之。於理不符。明者參之。

溫疫陽症似陰者。始由膜原。以漸傳裏。不幾日發熱。以後四逆。傷寒陽症似陰者。始必由陽經發熱。脉浮而緊。邪氣自外漸入傳裏。裏氣壅閉。脉體方沉。乃至四肢厥逆。蓋非一日矣。其眞陰者。始則惡寒而不發熱。其脉沉細。當卽四逆。急投附子回陽。二三日失治卽死。　捷要辨法。凡陽症似陰。外寒而內必熱。故小便血赤。凡陰症似陽者。格陽之症也。上熱下寒。故小便清白。但以小便淸白爲據。以此推之。萬不失一。

舍病治藥

嘗遇疾疫。醫者誤進白虎湯數劑。續得四肢厥逆。脉勢轉劇。更醫。謬指爲

陰症。投附子湯病愈。此非治病。實治藥也。雖誤認病原。藥則偶中。醫者之庸。病者之福也。蓋疫邪甚微。不藥亦愈。因連進白虎。寒涼慓悍。抑遏胃氣。以致四肢厥逆。疫邪強伏。故病增劇。今投溫劑。胃氣通行。微邪流散。故愈。若果直中無陽。陰證誤投白虎。一劑立斃。豈容數劑耶。

龔曰、此亦治病之一變法也。不可守以爲常。欲行此法者。務將脈症認的確。并將前方服藥。逐一看過明白。如果係藥致病轉劇。則舍病治藥可也。切不可任意揣擬。守此以爲常法。

孔氏曰、白虎既能遏抑邪氣。緣何動輒以白虎作疫病之表藥耶。

龔曰、以白虎湯作疫病之表藥。必要有長洪數之脈。大渴大汗之症。而後可用之也。如不應用。所以遏抑邪氣。孔氏不能悟此。妄批何也。

舍病治弊

一人感疫發病。煩渴思飲冰水。醫者以爲凡病須忌生冷。禁止甚嚴。病者苦索勿與。遂至兩目火迸。咽喉焦燥。不時烟焰上騰。晝夜不寐。目中見鬼

無數。病劇苦甚。自謂但得冷飲。一滴下咽。雖死無恨。於是乘隙匍匐竊取井水一盆。置之枕旁。飲一杯。頓自清涼。二杯鬼物潛消。三杯喉咽聲出。四杯筋骨舒暢。飲至六杯。不知盞落枕旁。竟爾熟睡。俄而大汗如雨。衣被濕透。脫然而愈。蓋因其人瘦而多火。素稟陽臟。始則加之以熱。經絡枯燥。既而邪氣傳表。不能作正汗而解。誤投升散。則病轉劇。今得冷飲。表裏和潤。所謂除弊便是興利。自然汗解宜矣。更有因食、因疫、因寒劑、因虛陷致疾不愈者。皆當舍病求弊。以此類推。可以應變於無窮矣。

孔氏曰、何云舍病治弊耶。凡一切雜證。皆有挾疫、挾虛、挾燥、挾火之不同。故不可以一方治之。今欲以達原、白虎、柴胡、承氣。爲治疫之的方。又慮該括不盡。復立此名目。然則治瘧。止有小柴胡。凡補虛潤燥。消食袪痰等法。皆治弊乎。治痢止有芍藥湯。凡補之、溫之、散之、固之等法。皆爲治弊乎。不知病情萬變。何能執一死法。以圖簡便也。

龔曰、除弊卽是興利。治病者。亦宜知此理。熱病飲冷最是合宜。乃禁止弗與。此醫之弊也。彼因食、因痰、因寒劑、因虛陷、致疾不愈者。此亦必是

醫者。各有失治之弊也。求其弊而治之。自無不愈矣。吳師此論。不過舉一感疫思飲。因得水而病即愈者。爲舍病治弊榜樣。並非夾痰夾虛等症。不必用補虛袪痰諸法。僅用涼水以醫之也。有虛補虛。有痰袪痰。一切雜症。照症施治。藥到病除。何弊之有。惟其失治。則有弊矣。不得不舍病而急治其弊。孔氏昧此。幷將達原飲諸方。以爲死法。不思吳師此書原只爲治疫而設。幷未敎人執此以治一切症也。孔氏好駁。殊爲多事。

論輕疫誤治每成痼疾

凡客邪皆有輕重之分。惟疫邪感受輕者。人所不識。往往誤治。而成痼疾。假令患利。晝夜無度。水穀不進。人皆知其危利也。其感之輕者。晝夜雖行四五度。飲食起居如故。人亦知其輕利。未嘗誤以他病治之者。憑有積滯耳。至如溫疫。感之重者。身熱如火。頭疼身痛。胸腹脹滿。胎刺譫語。斑黃狂躁。人皆知其危疫也。其感之淺者。微有頭疼身痛。午後稍有潮熱。飲食不相減。但食後或覺脹滿。或覺有惡心。脈微數。如是之疫。最易誤認。即醫家

醫者往往蹈此

素以傷寒溫疫爲大病。今因症候不顯。多有不覺其爲疫也。且人感疫之際。來而不覺。旣感不知。最無憑據。又因所感之氣薄。發時證不甚重。雖有頭疼身痛。而飲食不絕。力可徒步。又焉得而知其疫也。病人無處追求。每每妄訴病原。醫者不善審察。未免隨情錯認。有如病前適遇小勞。病人不過以此道其根由。醫家不辨是非。便引東垣勞倦傷脾元氣下陷。乃執甘溫除大熱之句。隨用補中益氣湯。壅補其邪。轉壅轉熱。轉熱轉瘦。轉瘦轉補。多至危殆。一婦人適逢產後。醫家認爲陰虛發熱。血虛身痛。遂投四物湯。及地黃丸。泥滯其邪。遷延日久。邀徧女科。無出滋陰養血。屢投不效。復更涼血通瘀。積熱自是不除。日漸尫羸。終成廢痿。凡人未免七情勞苦。醫者不知爲疫。乃引丹溪五火相煽之說。或指爲心火上炎。或指爲肝火衝擊。遂乃類聚寒涼。冀其直折。而反凝邪。徒傷胃氣。疫邪不去。瘀熱何清。延至骨立而斃。或尙有宿病淹纏。適逢微疫。未免身痛發熱。醫家病家。同認爲原病加重。仍用前藥加減。有妨於疫。病益加重。至死不覺者。聊舉一二。推而廣之可矣。

孔氏曰、此段認證極微。非留心疫病者。爲足以知之。常見一家傳染。於中有一二人。輕淺若外感。安得謂非疫耶。但值疫氣流行之年。一家未見傳染。有一人病似外感。而非外感。人不敢以疫名之。即指以爲疫病者。亦不心服。今年見有輕感者。似寒似熱。行走自如。余以疫法之輕劑治之。皆愈。　一孕婦疫病。熱極胎墮。胎墮血行。而熱暫止。延予診之。脈浮無根。汗注如雨。投補而汗收脈和。五日之期。又復身熱。余不能辨是血虛發熱。是疫症發熱。只據脈弱用劑。連進十全大補。及八珍逍遙。忽發戰汗而解。此分明是疫熱矣。若是血虛發熱。斷無汗解之理。而所投之劑。純是血虛之藥。可知補養氣血。有時不惟不滯固邪氣。反能托出邪氣也。醫之一道。爲可以一端盡之。

龔曰、微疫誤治。每成痼疾。道破害苦。疾所由來矣。僕見感疫輕者。胸中悶痛。誤作氣痛治。終身不愈者有之。五心內熱。日輕夜重。誤作陰虛治。日就尫羸者有之。足膝無力。誤作血虛。足膝筋脹。誤作風治。後成痿躄。或蹠跛或鶴膝者有之。疫邪逼肝。致氣上逆。誤作肺氣虛寒治。常患咳

嗽。氣喘哮吼者有之。疫邪傳胃。致有嘔吐泄瀉。誤作脾胃虛寒治。遂成終身吐瀉。時常腹痛者有之。邪火久鬱。載血上行。誤作虛勞治。因成骨瘦如柴者有之。邪傳太陽。頭項背腰作痛。誤治而成腦癰、腦漏、偏頸、弓背曲腰者有之。邪傳陽明。口渴眼脹。誤治而成消渴。成定睛。邪傳少陽。耳聾口苦。左脇作痛。誤治而耳常聾。口常苦。偏左氣痛。少腹常痛。或睪丸脹大。致成疝氣者。亦往往而有。至於婦女經水適來適斷。胎前產後。因感微疫。醫者誤治。而成終身大害者。尤所在多有。誤治之害。尚不止此。不過以僕所目見者。指其大概而已。究其所以誤治之由。皆因不諳脈症也。學者其可不加之意乎。

肢體浮腫

時疫潮熱而渴。舌黃身痛。心下滿悶。腹時痛。脈數。此應下之證也。外有通身及面目浮腫。喘急不已。小便不利。此疫兼水腫。因三焦壅閉。水道不行也。但治其疫。水腫自已。宜小承氣湯。向有單腹脹而後疫者。及先年曾患

水腫。因疫而發者。但治其疫。脹腫自愈。病人通身浮腫。下體益甚。臍凸。陰囊及陰莖腫大。色白。小便不利。此水腫也。繼又身大熱。午後益甚。煩渴。心下滿悶。喘急。大便不調。此又加疫也。因下之。下後脹不除。反加腹滿。宜承氣加甘遂二分。弱人量減。蓋先腫脹。續得時疫。此水腫兼疫。大水在表。微疫在裏也。故併治之。時疫愈後數日。先自足浮腫。小便不利。腫漸至心腹而喘。此水氣也。宜治在水。時疫愈後數日。先自足浮腫。小便如常。通身浮腫而不喘。別無所苦。此氣復也。蓋血乃氣之依歸。氣先血而生。無所依歸。故暫浮腫。但靜養節飲食而已。時疫身體羸弱。言不足以聽。氣不足以息。得下症。少與承氣。下症稍減。更與之。眩暈欲死。蓋不勝其攻也。絕穀期月。稍補。則心腹滿悶。攻不可。補不可。守之。則元氣不支。餘邪沉匿膜原。日惟水飲而已。以後心腹。忽加腫滿煩冤者。向來沉匿之邪。方悉分傳於表裏也。宜承氣養榮湯一服。病已。設表腫未除。宜微汗之。自愈。時疫得裏證失下。以致面目浮腫。及肢體微腫。小便自利。此表裏氣滯。非兼水腫也。宜承氣下之。裏氣一疎。表氣亦順。浮腫頓除。或見絕穀期月。措爲脾虛發腫。誤

補必劇。妊娠更多此症。治法同前。但當少與。愼無過劑。共七法

龔曰、論中辨浮腫症治。甚是精詳。宜細心領會。宜下者。右關脈獨實。舌胎必黃。宜利水者。脈不甚數。多浮而耎舌胎不黃。小便不利。皮薄現水而亮。按之不起。如水腫而兼疫者。脈數有力。現水腫。復現疫症。故宜兼治。僕又見感疫失治。邪無出路。以致通身浮腫。或頭面獨腫。不必定用承氣。止以達原飲。加減治之而愈者。此疫邪未傳到胃也。所謂氣復而浮腫者。其人脈症俱平。別無所苦。故不必用藥。靜養自愈矣。至於感疫。身體羸弱者。症雖宜下。體不勝攻。單補單攻。兩無生理。不如攻補兼施爲妙。

服寒劑反熱

陽氣通行。溫養百骸。陽氣壅閉。鬱而爲熱。且夫人生之火。無處不有。無時不在。但喜通達耳。不論藏府經絡。表裏上下。血分氣分。一有所阻。即便發熱。是知百病發熱。皆由於壅鬱。然火鬱而又根於氣。氣常靈而火不靈。火

不能自運。賴氣爲之運。所以氣升火亦升。氣降火亦降。氣行火亦行。氣若阻滯。則火屈曲。熱斯發矣。是氣爲火之舟楫也。今疫邪近出於膜原。氣爲之阻。時疫到胃。是求伸而未能遽達也。今投寒劑。抑遏胃氣。氣益不伸。火更屈曲。所以反熱也。往往服芩連知柏之類。病人自覺反熱。但言我非黃連症。亦不知其何故也。竊謂醫家。每以寒涼清熱。熱不能清。竟置弗疑。服之反熱。全然不悟。雖至白首。終不究心。悲夫。

龔曰、疫症不用疎邪藥。惟日進寒劑。抑遏胃氣。邪火屈曲。反加其熱。理所固然。然亦有初感疫症。邪伏膜原。火鬱於內。病人全然不覺外熱。一投達原。疎動其邪。自覺外面發熱。此非因藥加熱。乃由邪已潰。熱從外散也。臨症者知之。

知一

邪之着人。如飲酒然。凡人醉酒。脈必洪而數。氣高身熱。面目俱赤。此其常也。及言其變。各有不同。有醉後妄言妄動。醒後全然不知者。有沉醉。神思

如邪輕邪重之別

終不亂者。醉後應面赤。而反刮白者。應委弱而反剛強者。應壯熱而反畏寒者。有易醉而易醒者。有難醉而難醒者。有發呵欠及嚔噴者。有頭眩眼花。及頭痛者。因其氣血虛實之不同。臟腑稟賦之各異。更兼過飲少飲之別。考其情狀。各有不同。至論醉酒一也。及醒一時諸態如失也。

襲曰、以飲酒喻人感症。最爲恰當。飲酒之狀不一。如知是酒。不必照所現症治之。止用解酒藥而俱醒矣。感疫之病亦不一。如知是疫。任爾現症。但以治症爲主。或加現症藥而兼理之。斷無有不療者。所謂知其一。萬事畢。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即此也。

凡人受邪。始則晝夜發熱。日晡益甚。頭疼身痛。舌上白胎。漸加煩渴。乃衆人之常也。及言其變。各自不同者。或嘔或吐。或咽喉乾燥。或嘔涎湧甚。或純乎發熱。或發熱而兼凜凜。或先凜凜而後發熱。或先惡寒而後發熱。或先一日惡寒而後發熱。以後漸漸寒少而熱多。以至純熱者。或晝夜發熱者。或午後潮熱。餘時熱稍緩者。有從外解者。或戰汗。或狂汗、自汗、盜汗、或發狂。有潛消者。有從內傳者。或胸膈痞悶。或心腹脹滿。或心痛腹痛。或胸

脇痛。或大便不通。或前後癃閉。或協熱下利。或熱結旁流。有黃胎黑胎者。有口燥舌裂者。有舌生芒刺舌色紫赤者。有鼻孔如煙煤之黑者。有發黃及畜血、吐血、衄血、大小便血、汗血、嗽血、齒衄。且有發頤疙瘩瘡者。有首尾能食者。有絕穀一兩月者。有無故最善反復者。有愈後漸加飲食如舊者。有愈後飲食勝常二三倍者。有愈後退爪脫髮者。至於惡症。口噤不能張。昏迷不識人。屈足不能伸。唇口不住牽動。手足不住振戰。自咬食手指直視。上視。圓睜。目瞑。口張。聲啞。舌強。遺尿遺糞。項強發痙。手足俱痙。筋惕肉瞤。循衣摸床。撮空理線等症。種種不同。因其血氣虛實臟腑稟賦。各有不同。更兼感重感輕之別。證候雖異。受邪一也。及邪盡一切諸症如失。所謂知其一。萬事畢。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此之謂也。以上止舉一氣。因人而變。至有歲氣。稍有不同者。有其年衆人皆從自汗而解者。有其年衆人皆從戰汗而解者。此又因氣而變。餘症大同小異。皆疫氣也。至又雜氣爲病。一氣自成一病。每病各又因人而變。統而言之。其變不可勝言矣。醫者能通其變。方爲盡善。

四損不可正治

凡人大勞大慾。及大病久病後。氣血兩虛。陰陽並竭。名爲四損。當此之際。忽又加疫。邪氣雖輕。並爲難治。以正氣先虧。邪氣自陷。故諺有云。傷寒偏死下虛人。正謂此也。

孔氏曰、四損之輩。十有五六。常法豈可槪施。看吳子此數條。方知非槪用攻伐者。不顧正氣比也。但不宜處處詆誹人參表彰大黃。致誤後學。

龔曰、先既有損。忽又加疫。此夾虛夾實之症也。欲去其邪。則正愈虧。欲補其虛。則邪益固。此其所以難治也。然僕謂若能知變。不執呆方。又何難之有。僕臨症得其脈虛者。知其先有損也。病是傷寒。則隨加補藥於發表之中。症係疫氣。則隨加補藥於淸疎之內。萬治萬全。四損不可正治。非謂四損全不可治。祗敎人不執呆法耳。於此益見吳師活人之術。無所不至。

蓋正氣不勝者。氣不足以息。言不足以聽。或欲言而不能。感邪雖重。反無

如此數語辨證最明或者以爲非疫矣

脹滿痞寒之症。誤用承氣。不劇即死。以正氣愈損。邪氣愈伏也。

龔曰、正氣不勝。感疫而無下症。誤用承氣。不劇即死。更以正氣先竭。不勝其攻矣。亦有氣虧之人。感疫而有脹滿痞塞之症。舌胎色黃。脈亦宜下。不得不用承氣者。務必加補於承氣湯中。一面補虛。一面逐邪。則邪出而虛自復。不致坐以待斃。

若真血不足者。面色萎黃。唇口刮白。或因吐血崩漏。或因產後亡血過多。或因腸風藏毒所致。感邪雖重。面目反無顯色。誤用承氣速死。以營血愈消。邪氣益加沉匿也。

龔曰、承氣本不可誤用。即應下之症。數下恐致亡陰。況其血不足而無下症者。誤投承氣。焉有不速亡之理。容有血虛人感疫。下症悉具。脈亦宜下者。則用承氣養營湯。重用熟地。以補其血可也。

若真陽不足者。或四肢厥逆。或下利清穀。肌體惡寒。恆多泄瀉。至夜益甚。或口鼻冷氣。感邪雖重。反無發熱燥渴。胎刺等證。誤用承氣。陽氣愈消。陰凝不化。邪氣留而不行。輕則漸加委頓。重則下咽立斃。若真陰不足者。五

常見老弱積損之人數下而或其候中變似爲屈變不脫絕以知者爲爲病疫也

液乾枯。肌膚甲錯。感邪雖重。應汗不汗。應厥不厥。誤用承氣。病益加重。以津液枯涸。邪氣無能輸泄也。凡遇此等不可以常法正治。當從其損而調之。調之不愈者。損之至也。更宜以老少參之。少年遇損。或可調治。老年遇損。多治不及。叚以枯魄獨存。化源已絕。不復滋生也。

龔曰、若真陽與真陰不足者。本實先損。即不感疫。難保無虞。況感疫而誤投承氣。是愈速之亡也。遇此症候。診得兩尺將絕。症亦危險。雖感疫邪。切勿妄投清踈之劑。招人埋怨。

勞復　食復　自復

疫邪已退。脈症俱平。但元氣未復。或因櫛沐洗浴。或因多言妄動。遂至發熱。前證復起。惟脈不沉實爲辨。此爲勞復。蓋氣爲火之舟楫。今則真氣方長。勞而復折。真氣既虧。火亦不前。如人欲濟。舟楫已壞。其可渡乎。是火也。陷於經絡。則爲表熱。陷於臟腑。則爲裏熱。虛甚熱甚。虛微熱微。治法。輕則靜養可復。重則大補氣血。候真氣一回。血脈融和。表裏通暢。所陷之火。隨

氣輸泄。自然熱退而證除矣。若誤用承氣。變證蠭起。宜服安神養血湯。

龔曰。勞復者。初感疫愈後。因受勞碌。而病復作也。若脈不數實。發熱而口不渴者。則爲虛熱。氣虛者。宜補其氣。血虛者。宜補其血。氣血兩虧。則宜兼補。虛回即熱止矣。然亦有愈後受勞而前症復作者。其脈數而有力。症亦無異前狀。看前用何藥調愈。宜仍前方治之。有虛症虛脈。宜看氣血。以加補其虛可也。如謂勞後。槪是虛症。止宜用補。尚未善也。食復自復倣此。

若飲食所傷。吞酸作噯。或心腹滿悶而加熱者。此名食復。輕則損穀自愈。重則消導方愈。

若無故自復。伏邪未盡。此名自復。當問前得某症。所發亦某症。稍與前藥。以徹其餘邪。自然獲愈。

安神養血湯　茯神　棗仁　當歸　遠志　桔梗　芍藥　地黃
陳皮　甘草　加圓肉　水煎服。

感冒兼疫

疫邪伏而未發。因感冒風寒。觸動疫邪。相繼而發也。既有感冒之因由。復有風寒之脈證。先投發散。一汗而解。一二日續得頭疼身痛。潮熱煩渴。不惡寒。此風寒去疫邪發也。以疫法治之。

龔曰、感冒兼疫之人。先用表劑。以發其汗。恐元氣隨虛。而疫更盛矣。不如以治疫爲主。兼治風寒。明者參之。

瘧疫兼證

瘧疾二三發。或七八發後。忽然晝夜發熱。煩渴不惡寒。舌黃胎刺。心腹痞滿。飲食不進。下症漸具。此溫疫著。瘧疾隱也。以疫法治之。溫疫晝夜純熱。心腹痞滿。飲食不進。下後脈靜身涼。或間日。或每日。時惡寒而後發熱。如期者。此溫疫解。瘧邪未盡也。以瘧法治之。

龔曰、先瘧後疫。非瘧症變疫。原因感疫而瘧也。故以疫法治之。先疫後瘧。已將疫症治好。而後脈靜身涼矣。故以瘧法治之。

溫瘧

寒熱如期而發。餘時脈靜身涼。此常瘧也。以瘧法治之。設傳胃者。必現裏症。名爲溫瘧。以疫法治之者生。以瘧法治之者死。裏症者。下症也。下後裏症除。寒熱獨存者。是溫疫減。瘧症在也。瘧邪未去者。宜疎。邪去而瘧勢在者。宜截。邪在而挾虛者宜補。疎以淸脾飲。截以不二飲。補以四君子湯方見瘧門。

龔曰、常瘧發於半表半裏。原不傳胃。惟瘟疫傳胃。僕治一江右人。在家卽患溫疫。或間日發。或兩日發。凡發總在黃昏時候。及至楚南浦市。約兩月有餘。醫以常瘧治之。轉劇。僕診其脈。數而有力。右關更甚。舌胎色黃。細問其症。三陽表症尙存。因知非常瘧。乃感疫也。用三消飲一劑稍愈。連服二三劑。諸症如失。誠哉。感疫而瘧者。宜以疫法治之也。

疫痢兼證

下痢膿血。更加發熱而渴。心腹痞滿。嘔而不食。此疫痢兼證。最爲危急。夫疫者。胃家事也。疫邪傳胃。必從下解。痢者。大腸內事也。大腸旣病。失其傳

送。故正糞不行。純乎下痢膿血而已。向來穀食。停積在胃。直須大腸邪退。胃氣通行。積糞自此而下。今大腸失職。正糞尚自不行。又何能與胃載毒而出耶。毒既不行。最能敗壞胃氣。毒氣在胃。耗氣搏血。神脫氣盡而死。凡遇疫痢兼證者。在痢尤爲喫緊。宜檳芍順氣湯。

龔曰、病因疫起者多。其脈數而有力。右關獨盛。舌胎色黃。用檳芍順氣湯。無不獲愈。但有夾氣虛者。右寸無力。頭暈不舉。加黨參。有夾血虛者。左尺無力。足膝冰冷。加熟地、當歸。亦有感疫初起。裏急後重。而無下症下脈者。宜去大黃。加條芩、知母、查肉、甘草。以清其疫。而病自止。

孔氏曰、豈有一方可以治病之理。

龔曰、檳芍順氣湯。吳師原爲疫痢而設。幷未教人以此一方而治諸症之理。如孔氏言。該用幾方以治之乎。人之多言。未有如此人者。若楊子則不如是。

檳芍順氣湯　專治下痢頻數。裏急後重。兼舌胎黃。得疫之裏證者。

檳榔　芍藥　枳實　厚朴　大黃　生薑　煎服

婦人時疫

婦人傷寒時疫。與男子同。惟經水適斷適來。及崩漏產後。與男子異。夫經水之來。乃諸經血滿。歸注於血室。下泄爲月水。血室者一名血海。卽衝任脈也。爲諸經之總任。經水適來。疫邪不入於胃。乘勢入於血室。故夜發熱譫語。蓋衝氣晝行於陽。不與陰爭。故晝則明了。夜行於陰。與邪相搏。故夜則發熱譫語。至夜止發熱而不譫語者。亦爲熱入血室。因有輕重之分。不必拘於譫語也。經曰。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胸膈併胃無邪。勿以譫語爲胃實而妄攻之。但熱隨血下。故自愈。若有如結胸狀者。血因邪結也。當刺期門以通其結。活人以小柴胡湯加生地、丹皮、赤芍治之。不若刺者之功捷。

經水適斷。血室空虛。邪乘虛入經。氣不振。不能鼓散其邪。爲難治。且不從血泄邪氣。何由卽解。與適來者。有血虛血實之分。宜柴胡養榮湯。新產後亡血過多。衝任空虛。與夫素善崩漏。經氣久虛者。亦用此湯。若藥停不行。

加生薑人參甚妙。

妊娠時疫

孕婦時疫。設應用三承氣湯。須隨證施治。切不可過慮。愼毋惑於參朮安胎之說。病家見用承氣。先自驚疑。或左右有粗知醫者。從旁嘈雜。必致掣肘。遂令子母不祥。若應下之症。反用補劑。邪火壅鬱。熱毒愈熾。胎愈不安。耗氣搏血。胞胎何賴。是以古有懸鐘之喩。梁腐而鐘未有不落者。惟用承氣逐去其邪。火毒消散。炎熇頓爲淸涼。氣回而胎自固。當此症候。大黃反爲安胎之聖藥。若現腹痛如錐。腰痛如折。則必墮無疑矣。雖投承氣。但可愈疾而全母。醫者須預告之。

或曰。孕婦投承氣。設邪未逐。先損其胎。當如之何。余曰。結糞瘀熱。腸胃間事也。胎附於脊。腸胃之外。子宮內事也。藥到胃。瘀熱通。胎氣便得舒養。是興利除害於頃刻之間。何慮之有。但毒藥治病。衰去七八。餘邪自愈。愼勿過劑耳。

龔曰、凡藥原以病受。不獨孕婦爲然。若果無病。無論攻伐剝削。足以犯胎。卽溫補辛熱。亦足動胎。蓋有病病受。無病胎受之矣。孕婦感疫。脈必實數。邪入胃。舌必黃。以承氣逐其邪。邪去而熱自除。胎自安。但夾氣虛者加黨參。夾血虛者。加生熟地黃耳。未傳胃者。舌胎不黃。別無下症。惟覺胸緊不開。或五心內熱。或子午潮熱。日晡益盛。此邪伏膜原也。達原飲去草果。有三陽症。照症加藥。有虛症虛脈。亦照症兼補。須細心體認。不可妄擬。致誤人家大事。

凡孕娠時疫。若有四損者。不可正治。當從其損而調之。產後同法。非其損而誤補。必死。四損詳見前應補諸症條後

龔曰、婦人之病。原與男子同。不過多經事、崩漏、胎前、產後之異耳。若不知脈症。遇經水適斷。與患崩漏感疫者。妄以補血爲主。遇經水適來感疫者。妄以破血爲主。遇胎前感疫者。妄以安胎爲主。遇產後感疫者。妄以去瘀補虛爲主。縱有疫症疫脈。任意妄投。致令年少婦人。成終身苦疾者。幷有隨治隨死者。今有此論。女科門中。開出無邊生路矣。

小兒時疫

凡小兒感冒風寒瘧痢等症。人所易知。一染時疫。人所難窺。所以耽誤者良多。何也。蓋由幼科專於痘疹。吐瀉驚疳。幷諸雜證。在傷寒時疫。甚略之。一也。古人稱幼科爲啞科。蓋不能以所苦告師。但知其身熱。不知其頭疼身痛也。但見不思乳食。心胸膨脹。疑其內傷乳食。安知其疫邪傳胃也。但見嘔吐惡心。口渴下利。以吐瀉爲常事。又安知其協熱下利也。小兒神氣嬌怯。筋骨柔脆。一染時疫。挨延失治。卽便二目上吊。不時驚搐。肢體發痙。十指拳曲。角弓反張。幼科認爲慢驚風。遂投抱龍丸。安神丸。竭盡驚風之劑。轉治轉劇。因見不啼不語。又將神門眉心亂灸。兩熱相拂。如火加油。紅爐添炭。深爲痛憫。今凡遇疫毒流行。小兒尤易傳染。但筋骨柔脆。務宜求邪以治。故用藥與大人彷彿。凡五六歲以上者。藥當減半。二三歲往來者。四分之一可也。幸勿以幼科套習誤人。

目今小兒爲燈火所誤者不知幾許

小兒太極丸　天竺黃五錢　膽星五錢　大黃三錢　麝香三分

冰片三分　殭蠶三錢

右爲細末。端午日午時修合。糯米飯搗爲丸。如芡實大。硃砂爲衣。凡遇疫症。薑湯化下一丸。神效。

龔曰、小兒諸疾。因疫而發者多。自古方書。殊少發明。是以習幼科者。不知以疫法治小兒也。每遇小兒感疫初起。不知飯食。或吐或瀉。則疑爲脾胃虛寒。或子午潮熱。日輕夜重。則疑爲神鬼作祟。或傳太陽。在大人則頭項背腰脹痛。小兒筋骨柔脆。不勝其邪。則角弓反張。幼科必認爲驚風。邪傳陽明。大人眼眶脹痛。小兒二目上吊。幼科卽指爲天吊風。大人口渴舌燥。小兒則舌常外伸。幼科則認爲蛇舌風。邪傳少陽。大人則脇痛耳聾。寒熱往來。嘔而口苦。小兒則十指鉤曲。不時驚搐。幼科則認爲急驚風。甚至有因感疫。而肚腹脹大者。或肚腹閒痛者。不指爲食積。卽認爲蟲疼。見其發熱。卽疑爲痘疹。見其形瘦。卽疑爲疳疾。種種疫症。毫不一知。俾小兒誤受其害。豈不痛哉。僕得此論。凡遇小兒有疾。必以脈症參看。小兒脈症。與大人無異。小兒治法。亦與大人無異。不必執用

太極丸。如現疫症疫脈。仍用達原飲。有三陽症者。照三陽加法。倘內外皆熱。舌胎色黃。亦用三消飲。但量人大小。藥不必過重。愈後調理。亦照疫症調理。有虛亦照虛症加補。無不獲愈。吳師。真萬世小兒再造之父母哉。

主客交

凡人向有他病尫羸。或久瘧。或內傷瘀血。或吐血。便血。咳血。男子遺精白濁。精氣枯竭。女人崩漏帶下。血枯經閉之類。以致肌肉消爍。邪火獨存。故脈數也。此際稍感疫氣。穀食暴絕。胸膈痞悶。身疼發熱。徹夜不寐。指爲原病加重。認以絕穀爲脾虛。以身痛爲血虛。以不寐爲神虛。遂投參朮歸地。茯苓棗仁之類。愈進愈危。以疫法治之。熱減得睡。穀食稍進。但數脈不去。肢體時疼。胸脇錐痛。過期不愈。醫以雜藥頻試。補之則邪火愈熾。瀉之則損脾壞胃。滋之則膠邪愈固。散之則經絡益虛。疎之則精氣愈耗。守之則日削近死。蓋但知其伏邪已潰。表裏分傳。裏證雖除。不知正氣衰微。不能

托出表邪。留而不去。因與血脈合而爲一。結爲痼疾也。肢體時疼者。邪與榮氣搏也。脈數身熱不去者。邪火並鬱也。脇下錐痛者。火邪結於膜膈也。過期不愈者。凡疫邪交卸。近在一七。遠在二七。甚至三七。過此不愈者。因非其治。不爲壞症。卽爲痼疾也。夫痼疾者。所謂客邪膠固於血脈。主客交渾。最難得解。且愈久益固。治法當乘其大肉未消。真元未敗。急用三甲散。多有得生者。更附加減法。隨其症而調之。

孔氏曰、客邪膠固之說極精。今有病情古怪。而不可名爲何症者。多是客邪膠固。但總無一方可治之理。

龔曰、主客交者。謂主氣與客氣。交而爲一也。夫所謂主氣者。卽吾身之正氣也。客氣者。卽所感之邪氣也。蓋人感疫邪。或向有他病。醫者不知脈症。妄擬投劑。以致邪火日熾。正氣日虛。久之而邪氣與正氣。交渾不分。故謂之主客交也。此等症候。如脈不急數。大肉未削。或用三甲散或參脈症。半疏其邪。半補其虛。或可挽回。若脈急數不退。大肉已削。縱有仙丹。無能爲矣。甚矣。醫不知脈。又不知辨症。微疾治成痼疾。痼疾治成

死症。不惟誤人。幾且自誤。可恨尤可笑也。司命者。其可不以脈症爲急務哉。

三甲散

鱉甲 龜甲 各一錢并用酥炙黃爲末如無酥各以醋炙代之 川山甲 五分土炒黃爲末 蟬退 五分洗淨炙乾 殭蠶 五分白硬者切生用 牡蠣 五分煅爲末 䗪蟲 三個乾者搗爛和酒少許取汁入湯藥同服其渣入諸藥同煎 白芍藥 七分酒炒 當歸 五分 甘草 三分

水二鍾。煎八分。瀝渣溫服。若素有老瘧。或癉瘧者。加牛膝一錢何首烏一錢 胃弱欲作瀉者。宜九蒸九晒。若素有鬱痰者。加貝母一錢。有老痰者。加瓜蔞霜五分 善嘔者勿用。若咽乾作痒者。加花粉、知母各五分 素有燥嗽者。加杏仁一錢五分搗爛 素有內傷瘀血者。倍䗪蟲。如無䗪蟲。以乾漆炒烟盡爲度。研末五分 及桃仁一錢搗爛 代之。服後。病減半勿服。當盡調理法。

庚寅仲秋。一孫姓初病頭痛。服表藥未愈。繼而日加潮熱。三五日內。硝黃之寒。薑桂之熱。及蒼朮歸地。茯神棗仁之類。投之殆盡。以致目赤耳聾。咳嗽脇痛。口渴譫語。舌胎便赤。煩躁不寐。唾血如豚肝。前醫猶欲進黑錫丸。未果。延予治之。診其脈。左手三部俱無。右尺如控弦。如貫索。上

衝甚銳。寸關沉數。余曰。是病內傷而加之疫也。全因誤治。以致如此。左手伏脈也。右尺內傷脈也。今邪在少陽陽明二經。計惟有和之一法。可以萬全。用柴胡清燥湯。去廣皮。加薄荷、丹皮。合導赤散。和童便服。一晝夜連進四大劑。而左脈起矣。熱退神清。渴止得寐。然起坐時。猶覺頭大如斗。恍若身非已有者。蓋未病之先三年。素有是症也。診右尺洪數如故。改用六味地黃湯。加歸芍知柏磁石。服二十餘劑而安。至孟冬。復內熱發咳。用大造丸加磁石。服之全愈。向使進黑錫丸。則萬無及矣。此亦主客之交渾者也。後學楊大任謹識

調理法

凡人胃氣強盛。可饑可飽者。久病之後。胃氣薄弱。最難調理。蓋胃體如竈。胃氣如火。穀食如薪。合水穀之精液。升散爲血脈者如焰。其糟粕下轉爲糞者如燼。是以竈大則薪多。火盛薪斷。而餘焰猶存。雖薪後續。而火亦燃。若些小鐺鍋。止宜薪數莖。稍多則壅滅。稍斷則火絕。死灰而求復燃。不亦

難乎。若夫大病之後。客邪新去。胃口方開。幾微之氣。所以多與。早與。遲與。皆不可也。宜先與粥飲。次稀粥。次與飲食。尤當循序漸進。毋先後其時。當設爐火。晝夜勿令斷絕。以備不時之用。思穀即與。稍緩則胃饑如割。再緩則胃氣傷。反不思食矣。既不思食。若照前與之。雖食而弗化。弗化則傷之又傷。鮮不爲食復者。當如法進之。愼勿多與。及黏硬之物。胃氣壅。則脹滿難支。若氣絕穀存。乃致反覆顚倒。形神俱脫而死矣。

孔氏曰、調理之法極當。諸病皆然。不但疫病之後也。

龔曰、愈病之後。宜如此調理。庶無食復之虞。至於病初發時。用藥調理。一切酒肉辛辣。提火之物。務必嚴禁。能食者。止與清飲食。不能食者。雖十日半月。不進粒米。亦甚無妨。切勿強食。強食反不爲美。

統論疫有九傳治法

九傳之法分別瞭瞭令

夫疫之傳有九。然亦不出乎表裏之間而已矣。所謂九傳者。病人各得其一。非一病而有九傳也。蓋疫邪自口鼻而入。伏於膜原。未發之時。不知不

學者胸有成竹但所主方不可執泥

覺。已發之後、漸加發熱。脈實而數。此衆人相同。宜達原飲疏之。繼而邪氣一離膜原。察其傳變。衆人不同者。以其表裏各異耳。有但表而不裏者。有但裏而不表者。有表而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有表裏分傳者。有再分傳者。有表裏偏勝者。有先表而後裏者。有先裏而後表者。不知九傳之法。不知邪之所在。未免當汗不汗。當下不下。尋枝摘葉。顛倒誤用也。

龔曰、疫之傳法有九。疫之治法亦有九。知其所傳。即如其法以治之。焉有不愈之理。第恐醫無定見。亦無定守。治不如法。未有不誤人性命者矣。業醫者其細心體之可也。

但表而不裏者。其證頭疼、身痛、發熱而復凜凜。內無胸滿腹脹等症。穀食如常。不煩不渴。此邪氣外傳。由肌表而出。或自斑消。或從汗解。斑者。有斑疹、桃花斑、紫雲斑。汗者。有自汗、盜汗、狂汗、戰汗之異。此病氣之使然。不必較論。但求得斑得汗。爲愈疾耳。凡自外傳者爲順。勿藥亦能自愈。間有汗出不徹。而熱不退者。宜白虎湯。斑出不透。而熱不退者。宜舉斑湯。有斑汗並行而愈者。若斑出不透。汗出不徹。而熱不除者。宜白虎合舉斑湯。

胸滿多表症

間有表而再表者。所發未盡。膜原尚有隱伏之邪。或三日後依前發熱。脈洪而數。及其解也。斑者仍斑。汗者仍汗而愈。至於三表者。亦希有也。一再表再裏之證。較之前法宜輕。須迴互陰陽氣血。但裏而不表者。外無頭疼身痛。向後亦無三斑四汗。惟胸膈痞悶。欲吐不吐。雖得少吐而不快。此邪傳裏之上者。宜瓜蒂散吐之。邪傳裏之中下者。心腹脹滿。不嘔不吐。或燥結便閉。或熱結傍流。或協熱下利。或大腸膠閉。並宜承氣湯導去其邪。邪盡病已。上中下皆病者。不可吐。吐之爲逆。宜承氣導之。則在上之邪。順流而下。嘔吐立止。脹滿漸除。

孔氏曰、裏症分別上中下。亦自瞭瞭。但亦有胸滿而不可以裏言者。

有裏而再裏者。愈後數日。前證復發。在上者仍吐之。在下者仍下之。再裏者常事。甚至三裏者。亦或有也。雖有上中下之分。皆爲裏證。

若表裏分傳者。始則邪伏膜原。尚在半表半裏也。邪氣半入於裏。則現裏證。半出於表。則現表證。宜承氣先通其裏。裏邪去。中氣方能達表。向鬱於肌肉者。乘勢盡發於表。或斑或汗。隨其性而升泄之也。諸症悉去。而熱不

退者。膜原之邪尙未盡也。宜三消飲調之。若表裏分傳。而再分傳者。照前表裏俱病。宜三消飲。復下復汗。如前而愈。至於三發者。亦偶有之。

孔氏曰、裏症多於表者。古有定方。治裏而表自解之說。到底遺却表證。若表裏偏勝者。表證多而裏證少。當治其表。裏證兼之。裏證多而表證少者。但治其裏。表證自愈。

若先表而後裏者。始則但有表證。宜達原飲。有經證者。當用三陽加法。繼而脈洪數而大。自汗而渴。邪離膜原。未能達表耳。宜白虎湯。辛涼解散。邪從汗解。脈靜身涼而愈。三五日後。依然發熱。宜達原飲。至後反加胸滿腹脹。不思穀食。煩渴。舌上胎刺等證。加大黃微利之。在上者宜瓜蒂散吐之。在下者宜承氣湯導之。

若先裏而後表者。始則發熱。漸加裏證。下之裏症除後。復發熱。反加頭疼、身痛、脈浮者。宜白虎湯。若下後熱減不甚。越三四日。精神不爽。脈浮者。宜白虎湯汗之。服之不得汗者。精液枯竭也。加人參。覆臥、則汗解。此近表裏分傳之症。不在此例。

脈失自汗而渴白虎症合宜不論其離膜原與未離也

孔氏曰、下後復見表症。宜分經絡而輕散之。若無白虎證、而槪用以作治表之藥。殊亦未妥。

若大下後。大汗後。表裏之症悉去。繼而一身盡痛。身如被杖。甚則不可反側。脈遲細者。此汗出太過。陽氣不周。非表症也。不必治之。二三日內陽氣自回。身痛自止。

孔氏曰、汗下後。身痛脈遲細者。氣分虛。宜人參建中湯。血分虛。宜當歸建中湯。或桂枝湯。加人參當歸。

九傳之論。允當極矣。但用藥未爲盡善。

凡疫邪再表再裏。或再表裏分傳者。醫家不解。反責病家不善調理。病家每責醫者用藥有誤。彼此歸咎。胥失之矣。殊不知病勢之所當然。其氣性如此。但得病者精神完固。雖再三反復。隨復隨治隨愈。

孔氏曰、再表。必定邪未盡。而復攻於表。再裏。必然邪未盡。而復攻於裏。未必又自膜原來也。然復症者。多虛少實。有一黃姓。疫旣愈。八九日脈靜身涼。復發熱。脈左手弦浮空勁。泄瀉不止。竟投七味八味參苓白朮

而全安。

間有延挨失治。或治之不得其法。日久不除。精神耗竭。嗣後更醫投藥。但將現在之邪拔去。因而得效。殊不知膜原尚有伏邪在。一二日內。前證復起。反加循衣摸床。神思昏憒。目中不了了等證。且脈起漸萎。大凶之兆也。譬如行人日間趲行。未晚投宿。何等從容。今則日間趲道。日暮途長。急難及矣。病家不咎於前醫躭誤時日。反咎於後醫既生之而又殺之。良可歎也。當此之際。攻之則元氣幾微。是求速死。補之則邪火益熾。精氣枯燥。守之。則正不勝邪。必無生理矣。

孔氏曰、此候急補之。勿計其爲疫病也。多有生理。目見耳聞者、不一而足。

正名

傷寒論曰。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後人省氵加疒爲瘟。即溫也。加病證之證。後人省文作証。嗣後省言加疒爲症。又如滯下。古人爲下利膿血。

蓋以瀉爲下利。後人加疒爲痢。要之。古無瘟痢症三字。皆後人之自爲變易耳。不可因易其文。以溫瘟爲兩病。各指受病之原。乃指冬之伏寒。至春至夏發爲溫熱。又以非節之煖爲瘟疫。果爾。又當異證異脈。不然。臨治之餘。何以知受病之原不同也。設使脈病不同。病原各異。又當另立方論治法。然則脈症治法。又何立哉。所謂枝節愈繁。而意愈亂。學者未免有多歧之惑矣。夫溫者熱之始。熱者溫之終。溫熱首尾一體。故又爲熱病。卽溫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門合戶。如徭役之役。衆人均等之謂也。今省文作殳。加疒爲疫。又爲時疫時氣者。因其感時行戾氣所發也。因其惡厲。又爲之疫厲。終有得汗而解。故燕冀名爲汗病。此外又有風溫、濕溫。卽溫病夾外感之兼症。各各不同。究其病則一。然近世稱疫者衆。書以溫疫者。弗遺其言也。後以傷寒例。及諸家所議。凡有關於溫疫。其中多有錯誤者。仍恐致惑於來學。悉採以正焉。

傷寒例正誤

陰陽大論云。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冷冽。此則四時正氣之序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爲病。以傷寒爲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中而卽病者。名曰傷寒。不卽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暑者。極重於溫也。

成註、內經曰。先夏至爲溫病。後夏至爲暑病。溫暑之病。本於傷寒而得之。

正誤　按十二經絡。與夫奇經八脈。無非營衞氣血。週布一身。而榮養百骸。是以天真元氣。無往不在。不在則痲木不仁。造化之機。無刻不運。不運則顚倒仆絕。然風寒暑濕之邪。與吾身之營衞。勢不兩立。一有所干。疾苦作矣。苟或不除。至危卽斃。上文所言冬時嚴寒所傷。中而卽病者。爲傷寒。不卽病者。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然風寒所傷。輕則感冒。重則傷寒。卽感冒一症。風寒所傷之最輕者。尙爾頭疼身痛。四肢拘急。鼻塞聲重。痰嗽喘急。惡寒發熱。當卽爲病。不能容隱。今冬時嚴寒

所傷。非細事也。反能藏伏過時而發者耶。更問何等中而即病。何等中而不即病。何等中而即病者。頭痛如破。身痛如杖。惡寒項強。發熱如炙。或喘或嘔。甚則發痙。六脈疾數。煩躁不寧。至後傳變。不可勝言。愴悴失治。乃至傷生。何等中而不即病者。感則一毫不覺。既而延至春夏。當其已中之後。未發之前。飲食起居如常。神色聲氣。纖毫不異。其已發之症。勢不減於傷寒。況風寒所傷。未有不由肌表而入。所傷皆同。營衛所感。均係風寒。一者何其懞懂。中而不覺。藏而不知。一者何其靈異。感而即發。發而根屬同源而流異。至天壤之隔。豈無說耶。既無其說。則知溫熱之原。非風寒所中矣。且言寒毒藏於肌膚之間。肌爲肌表。膚爲皮之淺者。其間一毫一竅。無非營衛經行所攝之地。即感冒些小風寒。尚不能稽留。當即爲病。何況受嚴寒殺厲之氣。且感於皮膚最淺之處。反能容隱者耶。以此推之。必無是事矣。凡治客邪。大法要在表裏分明。所謂未入於府者。邪在經也。可汗而已。既入於府者。邪在裏也。可下而已。果係寒毒藏於肌膚。雖過時而發。邪氣猶然在表。治法不無發散。邪從汗解。

後世治溫熱病者。若執肌膚在表之邪。一投發散。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

凡病。先有病因。方有病證。因病相參。然後始有病名。稽之以脈。而後可以言治。假令傷寒中暑。各以病邪而立名。今熱病。以病證而立者。上文所言暑病。反不若言熱病者。尚可模糊。若以暑病爲名。暑爲病邪。非感盛夏之暑。不可以言暑病者。言暑病。乃是香薷飲之症。彼此豈可相混。凡客病感邪之重。則病甚。其熱亦甚。感邪之輕。則病輕。其熱亦微。熱之微甚存乎感邪之輕重也。二三月。及八九月。其時亦有病重。大熱不止。失治而死者。五六月。亦有病輕熱微。不藥而愈者。凡溫病。四時皆有。但仲夏感者多。春秋次之。冬時又次之。但可以時令分病之多寡。不可以時令分熱之輕重也。凡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者。皆由冬時觸寒所致。非時行之氣也。凡時行者。春應煖而反大寒。夏應大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

然氣候。亦有應至而不至。或有至而太過者。或未應至而至者。此成病氣也。

正誤　春溫、夏熱、秋涼、冬寒。乃四時之常。因風雨陰晴。稍爲損益。假令春應暖而反多寒。其時必多雨。秋應涼而熱不去者。此際必多晴。夫陰晴旱潦之不測。寒暑損益安可以爲拘。此天地四時之常事。未必爲疫。夫疫者。感天地之戾氣也。戾氣者。非寒非暑。非煖非涼。亦非四時交錯之氣。乃天地別有一種戾氣。多見於兵荒之歲。間歲亦有之。但不甚耳。上文所言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爲時行之氣。雖不言疫。疫之意寓是矣。蓋緣不知戾氣爲交錯之氣。而爲疫。殊不知四時之氣。雖損益于其間。及其所感之病。終不離其本源。假令正二月應煖。因風雨交集。不能溫煖而多春寒。所感之病。輕則爲感冒。重則爲傷寒。原從感冒傷寒法治之。但春寒之氣。終不若冬時嚴寒殺厲之氣爲重。投劑不無有輕重之分。此卽應至而不至。至而不去二事也。又如八九月。適多風雨。偶有暴寒之氣先至。所感之病。大約與春寒彷彿。深秋之寒。終不若冬時

殺厲之氣爲重。此卽未應至而至。卽冬時嚴寒倍常。是爲至而太過。所感亦不過卽病之傷寒耳。假令夏時多風雨。炎威少息。爲至而不及。時多亢旱爍石流金。爲至而太過。太過則病甚。不及則病微。至于傷暑一也。其病與四時正氣之序何異。卽治法無出于香薷飲而已。

其冬時有非節之煖。名曰冬溫。

正誤　此卽未應至而至也。按冬傷于寒。至春變爲溫病。今又以冬時非節之煖爲冬溫。一感於冬寒。一感於冬溫。一病兩名。寒溫懸絕。然則脈症治法。又何似耶。夫四氣乃二氣之離合也。二氣。卽一氣之升降也。升極則降。降極則升。升降之極。爲陰陽離。離則亢。亢氣致病。亢氣者。冬之大寒。夏之大暑也。將升不升。將降不降。爲陰陽合。合則氣和。氣和則不致病。和氣者。卽春之溫暖。秋之淸涼也。是以陰極而陽氣來。和爲溫暖。陽極而陰氣來。和爲淸涼。斯有旣濟之道焉。易曰。一陰一陽謂之道。偏陰偏陽謂之疾。得其道。未有反致其疾者。若夫春寒秋熱。爲冬夏之偏氣。倘有觸冒之者。固可以爲疾。亦無出於感寒傷暑。未可以言疫。若

夏涼冬煖。轉得春秋之和氣。豈有因其和而反致疾者。所以但見傷寒。中暑。未嘗見傷溫和而中清涼也。溫暖清涼。未必爲病。又爲可以言疫。從春來以後。至秋分節。天有暴寒者。此皆時行寒疫也。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爲寒所折。病熱猶輕。五六月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爲重。七八月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熱亦微。其病與溫暑相似。但有殊耳。

正誤　按四時皆有暴寒。但冬時。感嚴寒殺厲之氣。名傷寒。爲病最重。其餘三時寒微。爲病亦微。又以三時輕之。盛夏偶有些小風寒。所感之病更微矣。此則以感寒之重。病亦重而熱亦重。感寒之輕。病亦輕而熱亦輕。是論冬而略于三時。至夏而又略之。此必然之理也。上文所言三四月陽氣尚弱。爲寒所折。病熱猶輕。五六月。以其時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爲重。七八月。其時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熱亦微。由是言之。在冬時陽氣潛藏。爲寒所折。病熱更微。此則反見夏時感寒爲重。冬時感寒爲輕。前後矛盾。于理大違。交春夏秋三時偶有暴寒所着。與冬時感冒相同。治法無二。但可名感冒。不當另立寒疫之名。若又以疫爲名。殊

類畫蛇添足矣。

諸家溫疫正誤

雲岐子　傷寒汗下不愈。過經。其症尙在而不除者。亦爲溫疫病也。　如太陽症。汗下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浮者。太陽溫病也。　如身熱目痛不眠。汗下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長者。陽明溫病也。　如胸膈脹滿。汗下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弦者。少陽溫病也。　如腹滿咽乾。診得尺寸俱沉細。過經不愈者。太陰溫病也。　如口燥舌乾而渴。診得尺寸俱沉細。過經不愈者。少陰溫病也。　如煩滿囊縮。診得尺寸俱微緩。過經不愈者。厥陰溫病也。是故隨其症而取之。隨其經而治之。　如發斑乃溫毒也。

正誤　按傷寒敍。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爲傳經盡。七日後。傳太陽。爲過經。雲岐子所言傷寒過經不愈者。便指爲溫病。竟不知傷寒溫病。自是兩途。未有始傷寒而終變爲溫病者。若果溫病。自內達外。何有傳經。若能傳經。卽是傷寒。而非溫病

明矣。

汪云、愚謂溫與熱有輕重之分。故仲景云。若遇溫氣。則爲溫病。此叔和之言非仲景論更遇溫熱氣。卽爲溫毒。熱比溫尤重故也。但冬傷于寒。至春而發。不感異氣。名曰溫病。此病之稍輕者也。更遇溫氣。變爲溫病。此病之稍重者也。傷寒例。以再遇溫氣。名曰溫疫。又有不因冬傷于寒。至春而病溫者。此時感春溫之氣。可名春溫。如冬之傷寒。秋之傷溫。夏之中暑相同也。按陰陽大論四時正氣之序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今時感春溫之氣可名春溫若感秋涼之氣可名秋涼病矣今以冬寒病似覺難言勉以溫症搪塞既知秋涼病有礙反而思之則知春溫病殊爲謬妄矣以此觀之。是春之溫病有三種不同。有冬傷於寒。至春變爲溫病者。有溫病未已。再遇溫氣。而爲溫病者。有重感溫氣。相雜而爲溫病者。有不因冬傷于寒。不因更遇溫氣。只于春時。感春溫之氣而病者。若此三者。皆可名爲溫病。不必各立名色。只要知其病原之不同也。

正誤　凡病各有因。如傷寒。自覺觸冒風寒。如傷食。自覺飲食過度。各有所責。至于溫病。乃伏邪所發。多有安居靜養。別無他故。倏焉而病。詢

其所以然之故。無處尋思。況求感受之際。且自不覺。故立論者。或言冬時非節之暖。或言春之溫氣。或言傷寒過經不解。或言冬時伏寒。至春夏乃發。（按冬傷于寒春必病溫出自素問此漢人所撰晉王叔和又以述傷寒例蓋順文之誤也）或指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亦漢人所撰但言斵喪致病不言因邪致病卽使寓意邪氣乘虛究不言何氣使然夫邪氣乘虛最是切當然又有童男室女以無漏之體富貴享逸以幽閑之志而疫亦未能免事有不可執滯）又見冬時之溫病。與春夏之溫疫。脈疾相同。治法無異。據云冬時卽病爲傷寒。今發于冬時。應作正傷寒。且文實是溫病。既是溫病。當發于春夏。而又何發于冬時。思之至此。不能無疑。乃覺前人所論難憑。務求所以然之故。既不可言傷寒。又不可言伏寒。卽得以冬時非節之暖。牽合而爲病。原不思嚴寒酷暑。因其鋒利。人所易犯。故爲病最重。至于溫暖。乃天地中和之氣。萬物得之而發育。氣血得之而融和。當其肅殺之令。權施仁政。未有因其仁政。而反蒙其害者。竊嘗較之。冬時未嘗溫暖。亦有溫病。或遇隆冬。暫因溫暖。雖有溫病感溫之由。亦無確據。此不過猜疑之說。烏足以爲定論。或言感三春當令之溫氣爲溫病。夫春時。自應溫暖。責之尤其無謂。或言溫病後

感溫氣。而爲溫病。正如頭上安頭。或言傷寒汗下。過經不愈者爲溫病。則又指鹿爲馬。活人又以夏應暑而寒氣折之責邪在心。爲夏溫。秋應涼而大熱折之。責邪在肺。爲秋溫。輾轉支離。陶氏又以秋感溫氣而爲秋溫。明是雜證。敍溫者絡繹。議論者各別。言愈繁雜。而本源愈失。使學者反增亡羊之感。與醫道何補。

活人書云、夏月發熱。惡寒。頭疼。身體肢節痛重。其脈洪盛者。熱也。冬傷于寒。因暑氣而發爲熱病。治熱病與傷寒同。有汗宜桂枝湯。無汗宜麻黃湯。如煩燥。宜大青龍湯。然夏月藥性須帶涼。不可大溫。桂枝、麻黃、大青龍。須識加減。夏至前。桂枝加黃芩。夏至後。桂枝、麻黃、大青龍加知母、石膏或加升麻。蓋桂枝、麻黃性熱。地暖處非西北之比。夏月服之。必有發黃斑出之失。熱病三日外。與前湯不瘥。脈勢仍數。邪氣猶在經絡。未入藏府者。桂枝石膏湯主之。此方夏至後。代桂枝證用。若加麻黃。可代麻黃青龍湯症也。若三月至夏爲晚發傷寒。梔子升麻湯。亦暫用之。王宇泰述萬歷癸卯李氏之壻應舉南下時方戚暑病傷寒一大學生新讀仲景書自謂知治投以桂枝湯入腹卽斃大抵麻黃桂枝二湯隆冬正傷寒之藥施之于溫病不可況于熱病乎

正誤　按活人以溫熱病。用桂枝、麻黃。雖加涼藥。終未免發散之誤。不危幸也。豈止三日外。與前後不瘥。脈勢仍數而已哉。至此尙然不悟。爲半裏之症。且言邪氣猶在經絡。仍用桂枝石膏湯。至死無悔。王宇泰及王履。非之甚當。是以不用麻黃桂枝。賢于活人遠矣。究竟不識溫熱之源。是以不知用藥耳。

春溫　活人書曰、春應溫而淸氣折之。責邪在肝。或身熱頭疼。目眩嘔吐。長幼率相似。升麻葛根湯、解肌湯、四時通用敗毒散。　陶氏曰、交春後。至夏至前。不惡寒而渴者。爲溫病。用辛涼之藥微解。不可大發汗。急症現者。用寒涼之藥急攻之。不可誤汗誤下。須當識此表症不與正傷寒同法。裏證治法同。

夏溫　活人書曰、夏應暑而寒氣折之。責邪在心。或身熱頭疼。腹滿自利。長幼率相似。理中湯、射干湯、半夏桂枝湯。　陶氏曰、交夏至。有頭疼發熱不惡寒而渴。此名溫病。愈加熱者爲熱病。止用辛涼之藥解肌。不宜大汗。裏證見者。急攻下。表症不與正傷寒同法。裏證治法同。

秋溫　活人書曰、秋應涼。而大熱折之。責邪在肺。濕熱相搏。民病咳嗽。金沸草散、白虎加蒼朮湯。病疸發黃。茵陳五苓散。　陶氏曰、交秋至霜降前。有頭疼發熱。不惡寒。身體痛。小便短者。名濕病。亦用辛涼之藥。加疎利以解肌。亦不宜汗。裏證見者。宜攻下。表症不與正傷寒同。

冬溫　活人書曰、冬應大寒。而反大溫折之。責邪在腎。宜萎蕤湯。　丹溪曰、冬溫爲病。非其時。有其氣者。冬時嚴寒。君子當閉藏。而反發泄于外。專用補藥帶表藥。

正誤　按西北高厚之地。風高氣燥。濕症希有。南方卑濕之地。更遇久雨淋漓。時有感濕者。在天地或時久雨。或時亢旱。蓋非時令所拘。故傷濕之症。隨時有之。不待交秋而後有也。推節菴之意。以春爲溫病。至夏爲熱病。至秋似不可復言溫熱。然至秋冬。又未免溫病。只得勉以濕症抵搪。且濕爲雜證。更不得借此混淆。惟其不知溫病四時皆有。故說到冬時。遂付之不言。守泰因見陶氏不言。乃引丹溪述非其時。有其氣。以補冬溫之缺。然則冬時交錯之氣。又不可以爲冬溫也。

活人但言四時之溫。蓋不知溫之源。故春責清氣。夏責寒氣。秋責熱氣。冬責溫氣。殊不知清溫寒熱。總非溫病之源。復以四氣專令之藏而受傷。不但膠柱鼓瑟。且又罪及無辜矣。

龔曰、傷寒瘟疫。本是兩途。病原不同。治法亦異。傷寒乃天地之常氣。溫疫乃天地之邪氣。傷寒由外而傳內。以發散爲主。溫疫由中而達表。以清疏爲先。伊古以來。紛紛議論。每多荒唐。有以傷寒而誤認爲溫疫者。並多以溫疫而誤認爲傷寒者。求其認證的確。製方恰當者。不少概見。所以今之醫者。臨斯二症。往往指鹿爲馬。誤治而致死者。不可勝數。醫家不知前人之誤。見病轉劇。語病者曰。吾遵前人之法以治之也。並未稍誤。病家不知醫家之誤。藥到病殂。反慰醫者曰。是遵前人之法以治之也。並非誤死。莫非命也。夫誰知醫者。爲前人所誤。病家爲醫家所誤者哉。今得吳師。將前人之誤。而一正之。則傷寒溫疫。瞭如指掌。醫者細心體之。庶不致於誤人矣。

疫病篇附

喻嘉言曰、聖王御世。春無愆陽。夏無伏陰。秋無淒風。冬無苦雨。乃至民無夭札。物無疵癘。太和之氣。瀰滿乾坤。安有所謂瘟疫哉。然而周禮儺以逐疫。方相氏掌之。則瘟疫之繇來。古有之矣。鄉人儺。孔子朝服而致其誠敬。蓋以裝演巨像爲儺神。不過彷彿其形。聖人以正氣充塞其間。俾疫氣潛消。乃位育之實功耳。古人元旦汲清泉。以飲芳香之藥。上巳采蘭草。以襲芳香之氣。重滌穢也。後漢張仲景著傷寒論。欲明冬寒。春溫。夏暑秋濕之症。自不能併入疫病。以混常法。然至理已畢具於脈法中。叔和不爲細繹。究竟所指之疫。仍爲傷寒、傷溫、傷暑熱之正病耳。夫四時不正之氣。感之者。因而致病。初不名疫也。因病致死。病氣尸氣。混合不正之氣。斯爲疫矣。以故雞瘟死雞。猪瘟死猪。牛馬瘟死牛馬。推之於人。何獨不然。所以饑饉兵凶之際。疫病盛行。大率春夏之交爲甚。蓋溫暑熱濕之氣。交結互蒸。人在其中。無隙可避。病者當之。魄汗淋漓。一人病氣。足充一室。况於連床並榻。沿門合境。醞釀之氣。益以出戶尸蟲。載道腐墐。燔柴掩席。委壑投崖。種種污穢。上混蒼天清淨之氣。下敗水土物產之氣。人受之者。親上親下。病

從其類。有必然之勢。如世俗所稱大頭瘟者。頭面腮頤。腫如瓜瓠者是也。所稱蝦蟆瘟者。喉痺失音。頸筋脹大者是也。所稱瓜瓤瘟者。胸高脅起。嘔汁如血者是也。所稱疙瘩瘟者。遍身紅腫。發塊如瘤者是也。所稱絞腸瘟者。腹鳴乾嘔。水泄不通者是也。所稱軟脚瘟者。便清泄白。足重難移者是也。小兒痘瘡尤多。以上疫症。不明治法。咸委劫運。良可傷悼。大率瘟疫痘疹。古昔無傳。不得聖言折衷。是以驟落。叔和坑塹。曾不若俗見模索病狀。反可顧名思義也。昌幸微窺仲景一斑。其平脈篇中云。寸口脈陰陽俱緊者。臍築湫痛。命將難全。凡二百六十九字。闡發奧理。全非傷寒中所有事。乃論疫邪從入之門。變病之總。所謂赤文綠字。開天闢地之寶符。人自不識耳。篇中大意。謂人之鼻氣通於天。故陽中霧露之邪者。爲清邪。從鼻息而上入於陽。入則發熱頭痛。項強頸攣。正與俗稱大頭瘟。蝦蟆瘟之說符也。人之口氣通於地。故陰中水土之邪者。爲飲食濁味。從口舌而下入於陰。入則其人必先內慄。足膝逆冷。便溺妄出。清便下重。臍築湫痛。正與俗稱絞腸瘟、軟脚瘟、之說符也。然從鼻從口所入之邪。必先注中焦。以次分

佈上下。故中焦受邪。因而不治。中焦不治。則胃中爲濁。營衛不通。血凝不流。其釀變卽現中焦。俗稱瓜瓤瘟、疙瘩瘟等症。則又陽毒癰膿。陰毒遍身青紫之類也。此三焦定位之邪也。若三焦邪混爲一。內外不通。穢氣熏蒸。上焦怫鬱。則口爛食斷。衛氣前通者。因熱作使。遊行經絡臟腑。則爲癰膿。營氣前通者。因召客邪。嚏出聲嗢咽塞。熱壅不行。則下血如豚肝。然以營衛漸通。故凡危候。若上焦之陽。下焦之陰。兩不相接。則脾氣於中難以獨運。斯五液注下。下焦不闔。而命難全矣。傷寒之邪。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側。由外廓而入。瘟疫之邪。則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爲清陽。故清邪從之上入。下焦爲濁陰。故濁邪從之下入。中焦爲陰陽交界。凡清濁之邪。必從此分區。甚者三焦相溷。上行極而下。下行極而上。故聲嗢咽塞。口爛食斷者。亦復下血如豚肝。非定中上不及下。中下不及上也。傷寒邪中外廓。故一表卽散。疫邪行在中道。故表之不散。傷寒邪入胃府。則腹滿便硬。故可攻下。疫邪在三焦。散漫不收。下之復合。此與治傷寒表裏諸法。有何干涉。奈何千年憒憒。試折衷以聖言。從前謬迷。寧不渙然冰釋

哉。治法未病前。預飲芳香正氣藥。則邪不能入。此爲上也。邪既入。則以逐穢爲第一義。上焦如霧。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漚。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兼以解毒。營衞既通。乘勢追拔。勿使潛滋。或問春夏秋蒸氣成疫。豈冬溫獨非疫邪、余曰。冬月過溫。腎氣不藏。感而成病。正與不藏精之春溫無異。計此時有春無冬。三氣即得交蒸成疫。然遇朔風驟發。則蒸氣化爲烏有矣。是以西北土高地燥。即春夏氣難上升。何況冬月之凝沍。東南土地卑濕。爲霧露之區。蛇龍之窟。其溫熱之氣。得風以播之。尚有可耐。設旦暮無氣。水中之魚。衣中之虱。且爲飛揚。況於人乎。蒸氣中原。雜諸穢氣。益以病氣死氣。無分老少。觸之即同一病狀矣。此時朔風了不可得。故其氣轉積轉暴。雖有薰風。但能送熱。不能解涼。盛世所謂解慍阜財者。在兵荒。反有注邪佈穢之事矣。叔和以夏應大熱。而反大寒爲疫。詎知大寒。正疫氣消彌之候乎。故疫邪熾甚。惟有北方始能消受。詩惡譖人思欲。投畀有北。以熄其談。析義精矣。

林起龍論疫附

張鳳逵之著傷暑全書也。翻古人之成案。妙生心之化裁。可謂善於立言者矣。第疫證引說不明。關係醫學非小。雖以東垣之淵通。丹溪之博洽。亦隨俗相沿。未有確解。近西江喻嘉言先生。以通今博古人才。著開天闢地之論。掃叔和之穢。闡仲景之奧。不勦陳言。獨標新義。從來迷謬。渙然冰釋。至於治法。高出千古。直發前人所未發。誰謂今人不及古人之精乎。蓋天地以生物爲心。寒熱溫涼。四時遞運。萬古不易。人生其間。感觸寒暑而病者。皆因起居無時。飲食不節。氣虛體虧。自行犯之。非寒暑之過也。然亦不過乎百中一二耳。若以寒暑爲殺厲之氣。觸之卽病。則人無噍類久矣。豈天地生人自然之道哉。至非其時。而有其氣。謂之不正之氣則可。謂之疫氣則非也。何也。不正之氣。人感之者。有病有不病。未可一概論也。若夫疫氣。則不論富貴貧賤。老幼男女。強弱虛實。沿門闔境。傳染相同。人無得免者。此惟大兵大荒之後有之。而饑饉之年尤甚。流離滿野。道殣相望。或趨鄉鎮。或集郡邑。或聚都城。安置失所。賑濟寡術。九重萬里。呼籲無門。三五爲羣。死無虛日。千百一塚。埋藏不深。掩蓋不厚。時至春和。地氣轉動。浮土

塌陷。白骨暴露。血水汪洋。死氣尸氣。濁氣穢氣。隨地氣上升。混入蒼天清淨之氣。而天地生物之氣。變爲殺物之氣。無形無影。無聲無臭。從口鼻而入。直犯臟腑。正氣閉塞。邪氣充斥。頃刻云亡。莫可救藥。說文云。疫者。民皆病也。厲鬼爲災。斯民疫耳。禮記月令云。孟春之月。先王掩骼埋胔。正以是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誠恐胔骼穢惡之氣。隨天地之氣升降。混合爲一。是有害人物。故掩埋之。此預補造化。不爲無功也。蓋人在氣交之中。如魚在水。一毫渣滓混雜不得。設川澤潑灰。池塘入油。魚鮮有得生者。人受疫氣。何以異此。是以自古聖君賢相。參贊化育。燮理陰陽。消彌疫端於平日。捍患禦災。煮粥施藥。救濟疫害於臨時。人無橫夭。世濟雍熙。文人解爲澤及枯骨。失其旨矣。詎春月當澤及枯骨。而夏秋冬之枯骨。遂不當澤及哉。近有好事之輩。設立壇廠。每於小兒出痘之年。購求夭亡屍骸。雖經埋瘞。亦必刨出。堆集如山。架火焚燒。烈焰張熾。腥聞於天。神人掩鼻。毒氣熏蒸。惡味氤氳。流行傳染。以致嬰孩生出一等怪症。似痘非痘。似疹非疹。似瘢非瘢。一二日間。即涉危篤。雖有良醫。莫敢措手。共相詫愕。咸謂天生異災。不

知致此之由。頻年以來。寃枉赤子。何啻數萬。離城二三十里。即無此證。豈非明驗歟。嗟嗟。異端妖術。惑世誣民。昧者反以爲善。聚衆譁之。斂財助之。此倡彼和。奔走若狂。揆之先王掩骼埋胔之義。不大相乖舛耶。因序疫症而並及之。以望世之學醫者。加之意焉。

劉安璧曰、讀兩先生論。令我惻然感慨矣。嘗觀普同塔所作。未嘗不感感於心。蓋充積不埋。如委溝壑耳。及見盂蘭會。乃聚骨若山。甚至刨掘搜尋。以投於烈焰中。釋氏妄誕若此。愚昧競相信從。不明先王之道。深可歎也。更有惑於風水者。停置平陽。莫顧爍石流金之炎暑。任其蒸曝。殊堪悲憫。嗟夫。疫癘之不絕於太平盛世者。何哉。要皆此輩有以釀成之耳。安得取嘉言北海此說。家喻而戶曉之也與。

周禹載曰、按吳又可皆論尋常所以疫癘。喻嘉言且論天地不正之大疫。各極快暢。不可執一。要知疫有傷氣傷血傷胃之殊。故見證不同。治亦稍異、若入藏者。則必不知人而死矣。大法以證爲則。毋專以脈爲據。

孔毓禮曰、疫邪充斥。脈多變幻。或浮細如絲。按之全無。或沉數欲絕。舉

之不見。或全伏。或極促。朝更夕改。莫可名狀。無非邪滯經絡。營衛不通而然。診家但須明得所以變幻之故。更參外證舌色。用藥自不差誤。若謂不拘於脈。則表裏虛實。且難辨矣。今醫皆執此語。予獨不然。　凡疫病。脈如將絕之形。若形色未敗。未必主死。神氣昏迷。不能言動。究竟待死而終不死。亦可望生。且有似死僅存一線之氣復生者。以邪壅不通。藏府未絕故也。

倣喻嘉言先生法律

一、六氣之病。外病也。雜氣之病。疫病也。脈症不能分別得明白。妄以辛溫發散治疫疾。以清涼苦降治外感。輕者重。重者死。醫之罪也。

一、疫病不審元氣之虛實。妄投攻下。虛者脫絕。擅投溫補。實者蔽固。醫之罪也。

一、疫病不審表裏傳變。病在表而遽攻裏。病在裏而猶治表。顛倒錯亂。變成壞症。醫之罪也。

一、治疫病者。嘗思謹始而慮終。倘挾虛者。必不能任十餘日之剝削。當初分解邪氣之時。不佐人參以托住正氣。元氣益虛。邪氣日盛。補之無及矣。醫之罪也。

一、疫病潮熱退清。多在旬日之後。醫者纔投數劑。見潮熱不退。且多日輕夜重。妄擬陰虛發熱。而投六味地黃。投之不效。又擬爲氣虛發熱。而投參芪。熱亦難解。醫之罪也。

一、小柴胡湯爲疫病和解必用之藥。倘胸無灼見。虛不能補。實不能攻。徒執此方。以圖穩當。輕者纏綿。重者變症。醫之罪也。

一、瘟疫熱毒攻裏亢燥之極。不敢大攻。或攻劑稍效。不敢再攻。致腐腸胃而死。醫之罪也。

一、邪未歸胃。熱毒散漫。遽投硝黃。先傷胃氣。及當攻之時。又因已攻。不敢再攻。邪必難解。醫之罪也。

一、疫病補瀉之法。原無一定。有先補後瀉者。有先瀉後補者。有始瀉中補。終又瀉者。常見元氣虛弱。疫邪不顯。但見種種虛象。得補數劑。疫邪始

顯。而後治疫邪。倘專執疫病宜涼之說。坐視虛極而死。醫之罪也。

一、陰虛水涸之人。病疫既久。表裏枯竭。舌乾便結。不能得汗。不知養陰退熱。不知以水濟火。沉困不產。醫之罪也。

一、疫病極多耳聾之症。耳聾邪在少陽。然亦有氣虛腎虛之宜補者。傷寒所謂昏冒耳聾是也。執用小柴胡湯加減出入。總不離此。以致敗事。醫之罪也。

劉宏璧先生集補瘟方附

瓜瓤瘟

瓜瓤瘟者。胸高脅起。嘔血如汁者是也。宜生犀飲。

生犀飲

犀角二錢鎊　蒼朮泔浸麻油炒　川連各一錢　黃土五錢　金汁半盞

岕茶葉一大撮。

水煎。去滓入金汁攪和。日三夜二服。　虛、加鹽水炒人參。大便結、加大

黃。渴、加括蔞根。表熱、去蒼朮、黃土。加桂枝、川連。便膿血、去蒼朮。倍黃土。

加黃柏。便滑、以人中黃代金汁。

大頭瘟

大頭瘟者。其濕熱氣蒸傷高巔。必多汗。初憎寒壯熱體重。頭面腫甚。目不能開。上喘。咽喉不利。舌乾口燥。不速治十死八九。宜普濟消毒散。如大便硬、加酒蒸大黃一二錢。緩緩服。作丸噙化尤妙。若額面赤腫。脈數者。屬陽明。本方加石膏。內實加大黃。若發於耳上下前後。幷額角旁紅腫者。此少陽也。本方加柴胡、花粉。便實亦加大黃。若發於頭腦項下。幷耳後赤腫。此太陽也。荆防敗毒散。加芩連。甚者、砭針刺之。

普濟消毒散

川連　黃芩酒炒　人參　黑參　生甘草　桔梗　連翹　牛蒡子研炒　升麻　白芷　馬勃各一錢　殭蠶炒七分　藍根如無以青黛代之　柴胡

右爲末。半用水煎。去滓。噙後徐服。半用蜜丸。噙化就臥。以令藥性上行

也。

捻頸瘟

捻頸瘟者。喉痺失音。頸大腹張如蝦蟆者是也。宜荆防敗毒散。

荆防敗毒散

羌活　獨活　前胡　柴胡　人參　甘草人中黃更妙　枳殼　桔梗

茯苓　川芎　薄荷　牛蒡子炒研　荆芥各一錢　防風錢半　水煎

緩服。加金汁一杯尤效。

一方以金絲蛙。即青蝦蟆。背上有兩條黃色者。搗汁。水調空腹飲。極效。

焙乾爲末。水化服亦得。曾治數人甚效。

楊梅瘟

楊梅瘟者。遍身紫塊。忽然發出黴瘡者是也。淸熱解毒湯。下人中黃丸。幷刺塊出血。

人中黃丸

大黃（尿浸三兩）　人中黃（如無坑垢代之）　蒼朮（麻油炒一兩）　桔梗　滑石（各二兩）　人參
川連（酒洗）　防風（五錢）　香附（薑汁拌勿炒一兩五錢）

右研末爲丸。氣虛、四君子湯送。血虛、四物湯送。痰甚、二陳湯送。熱甚、童便送。通用清熱解毒湯送二三服。

清熱解毒湯

川連（酒洗）　白芍（酒洗）　生地　黃芩（酒洗）　人參（各三錢）　石膏（雞子大研碎）　羌活　知母（各二錢）　生甘草（一錢五分）　升麻　葛根（各一錢）　生薑（二錢切）

水一斗。煑取五升。每服一升。日三夜三服。

疙瘩瘟

疙瘩瘟者。發塊如瘤。徧身流走。旦發夕死者是也。三稜鍼刺入委中三分。出血。及服人中黃散。

人中黃散

辰砂　雄黃（要透明者各一錢五分）　人中黃（一兩）　右爲末。薄荷桔梗湯下二錢。日三服。夜二服。

絞腸瘟

絞腸瘟者。腸鳴乾嘔。水泄不通者是也。探吐之。宜雙解散。

雙解散

防風　麻黃　川芎　連翹　薄荷　當歸　芍藥　大黃　芒硝（各五錢）　石膏　黃芩　桔梗（一兩）　白朮（薑汁拌生用）　荊芥　山梔　滑石　炙草（各五兩爲散每三錢加薑三片水煎去渣服）

軟脚瘟

軟脚瘟者。便清泄白。足重難移者是也。卽濕溫。宜倉朮白虎湯。

白虎湯

知母六兩　石膏一斤　甘草二兩　粳米六合　加蒼朮二兩　煮米熟湯成去渣。內四味再煮。減八分。溫服一杯。日三服。

老君神明散。東坡聖散子等方。皆一派辛熱燥烈有毒之藥。全無扶正驅邪逐穢解毒之品。必係後人僞托。學者愼勿徇名妄用。害人非淺。

小兒亦易傳染。人見驚搐發痙。誤作驚治。與大人多彷彿也。故凡盛夏濕溫之症。卽藏疫癘在內。一人受之則爲濕溫。一方傳遍卽爲疫癘。所以疫癘之發。每盛於春夏者。以其濕熱暑三氣交蒸故也。蓋春主厥陰肝木。秋主陽明燥金。冬主太陽寒水。各行其政。惟春分以後。至秋分以前。少陽相火。少陰君火。太陰濕土。三氣合行其事。天本熱也。益以日之暑。日本烈也。益以地之濕。三氣交動。時分時合。其分也。風動于中。勝濕解蒸。不覺其苦。其合也。天之熱氣下。地之濕氣上。人在是氣之中。無隙可避。故病之繁且苛者。莫如夏月爲最。以無形之熱。蒸動有形之濕。卽無病之人感之。尚未免爲患。況素有濕熱。或下元虛人。安得不患濕熱之證乎。是以濕熱之證。最忌發汗。發汗則溫熱混而爲疫。中氣盡傷。多成死症。惟宜分解。先扶中

氣。使中氣徐領其表裏上下分消。故多愈也。至若疫氣。則邪正混合。邪勝正衰。轉眼立斃。苦寒傷正。溫補助邪。如人中黃之類。方爲合法也。夫傷寒之邪。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側。由外廓而入。疫毒之邪。直行中道。亦布三焦。上焦爲清陽。故清邪從之上入。下焦爲濁陰。故濁邪從之下入。中焦爲陰陽交界。凡清濁之邪。必從此區分。甚者三焦相混。上行極而下。下行極而上。傷寒邪中外廓。一表卽散。疫邪行在中道。表之不散。傷寒邪入胃府。則腹滿便硬。故可攻下。疫邪布在三焦。散之不收。下之復合。此與治傷寒表裏諸法。有何涉哉。

附採名方

黃連犀角湯 治狐惑

犀角 三錢磨汁　川連 二錢　烏梅 四個　木香 三分磨汁　水盞半。煎連梅入分。入犀香二汁。和勻服。

黑膏 治疫毒發斑嘔逆

生地黃二兩六錢　好淡豆豉一兩六錢　猪膏十兩　合煎。令三分減一。絞去渣。取濃汁如膏。入明雄黃豆大。射香少許。和勻分三服。

犀角消毒湯治毒氣發癍痛痒

牛蒡子炒　防風各二錢　荆芥一錢　甘草八分　犀角磨汁　每服三錢。水煎。入犀角汁服。

消毒丸治時疫疙瘩惡症

大黃　牡蠣煅　殭蠶炒各一兩　爲末。蜜丸彈子大。新汲水化下一丸。不拘時。

雄黃丸能辟疫

明雄黃研一兩　赤小豆炒熟　丹參　鬼箭羽各二兩　共爲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以溫水下五丸。雖同床共屋。亦不沾染。

運氣五瘟丹

川連　黃芩　黃柏　山梔　香附　紫蘇　大黃　甘草梢

右七味生用。於冬至日爲末。將大黃三倍。煎滾湯去滓。搗藥丸如雞子

大丹砂明雄黃爲衣。再貼金箔。一丸取泉水七碗浸化。可服七人。前藥無定君。以運氣所值之歲氣爲君。如甲巳之年。化氣爲土。君以甘草。乙庚化金。君以黃芩。丙辛化水。君以黃柏。丁壬化木。君以山梔。戊癸化火。君以黃連。變理歲氣之偏。調治藏氣之病。莫妙於因時化裁也。爲君者。多一倍也。餘四味。與香附紫蘇爲臣者。減半用之。

二黃湯治大頭時疫

川連酒炒　黃芩酒炒　生甘草各等分　每服五錢。水盞半。煎八分。稍溫徐徐呷之。

黃連瀉心湯

川連　生地　知母各一錢五分　生甘草五分　水盞半。煎八分。溫服。

香蘇飲

紫蘇　香附醋製各二兩　陳皮一兩　甘草五錢　共研爲末。每服三錢。水煎。溫服。

前賢疫證治案

靖康二年春。京師大疫。有異人書一方。凡因疫發腫者。服之無不效。黑豆二合。炒令香熟。甘草二寸炙黃。水二盞。煎半。時時呷之。

此方品味平淡。而解毒有專能也。宜收效若此之宏。

成化年。新野疫癘。有鄰婦臥床數日。忽聞其家。如殺羊聲。急往視之。見數人用棉被覆其婦、床下致火一盆。令出汗。其婦面赤聲啞幾絕。因叱曰。急放手。不然死矣。衆猶不從。乃強拽去被。其婦躍起。倚壁坐。口不能言。問曰。飲涼水否。頷之。與水一碗。一飲而盡。始能言。又索水。仍與之。飲畢。汗出如洗。明日愈。或問其故。曰彼發熱數日。且不飲食。腸中枯涸矣。以火蒸之。速死而已。何得有汗。今因其熱極。投之以水。所謂水火既濟也。得無汗乎。觀以火然枯鼎。雖赤而氣不升。注之以水則氣自來矣。遇此等證者。不可不知。

虞慎德治一婦。三月而患疫。病三日。經水適來。發熱愈甚。至七八日病劇。胸中氣築作痛。莫能臥。衆醫技窮。入夜迎虞治病者。以揣袋托背而坐于床。令婢摩胸不息。六脈俱微數而無倫次。又若蝦遊狀。虞問曰。恐下早成

結胸耳。主人曰。未也。虞曰。三日而經水行。致中氣虛。與下同。乃用黃龍湯、四物湯、小陷胸湯。共爲一劑。加薑棗煎服。主人曰。此藥何名。虞曰。三合湯也。一服諸症悉減。遂能臥。再服熱退病安。又因食粥太多。復病熱作。內傷治。用補中益氣湯。中入加減。調理而愈。

黃龍湯

大黃　厚朴　枳實　芒硝　甘草　人參　當歸

四物湯

當歸　熟地　首烏　白芍　川芎

小陷胸湯

黃連　半夏　括蔞實

汪石山治一少年。房勞後。忽洒洒惡寒。自汗發熱。胸背胃脘皆痛。脣赤舌強嘔吐。眼胞青色。醫投補中益氣。午後譫語惡熱。小便長。初日。脈皆細弱而數。次日脈則浮弦而數。醫以手按臍下痛。議欲下之。汪曰。此疫也。疫兼兩感。內傷重。外感輕耳。臍下痛者。腎水虧也。若用利藥。是殺之也。茲宜合

補降二法以治。用清暑益氣湯。除蒼朮、澤瀉、五味。加生地、黃芩、石膏。服十餘帖而安。

按、脣赤舌強。胃脘痛。嘔吐譫語惡熱。一一皆燥熱之狀。小便長。熱不在膀胱也。細弱爲虛。數則熱也。有痛故弦。浮數則非內結也。既非內結實痛。則細數爲水虧無疑。清暑益氣湯去蒼朮。避燥也。去澤瀉。熱不在膀胱。用之適以損眞陰。且經房勞後。更不可用。去之誠是矣。用生地、麥冬、黃柏、當歸以養陰。芪、朮、人參以助氣。升、葛、以散邪。黃芩、石膏以降火。補瀉兼施之法也。 然則疫病之禁補大非矣。

清暑益氣湯

炙黃芪　人參　白朮　蒼朮　升麻　神麯　陳皮　炙甘草

青皮　當歸　麥冬　黃蘗　北五味　葛根　澤瀉

壺仙翁治張文學病。煩熱不解。時疫癘大行。他醫診其脈兩手俱伏。曰陽證見伏不治。欲用陽毒升麻湯升提之。壺曰。此風熱之極。火盛則伏。非陰脈也。升之則死矣。卒用連翹涼膈之劑。一服而解。

陽毒升麻湯

升麻　犀角　射干　黃芩　甘草　人參

涼膈散

連翹　梔仁　黃芩　白芍　大黃　芒硝　甘草　大棗　葱白

泰和二年四月。民多疫病。初則憎寒壯熱。體重。次傳頭面腫盛。目不能開。上喘。咽喉不利。舌乾口燥。俗云。大頭傷寒。諸藥雜治。莫能愈。漸至危殆。東垣曰。身半已上。天之氣也。客邪熱於心肺之間。上攻頭面而爲腫耳。用普濟消毒散。如法服之。活者甚衆。時人皆曰天方。謂天仙所製也。

普濟消毒散方。見大頭瘟條下。

羅謙甫治中書右丞姚公茂。六旬有七。宿有痔毒。至元戊辰春。因酒再發。頭面腫疼。耳前後腫尤甚。胸中悶煩。咽嗌不利。身半以下皆寒。膝脛尤甚。由是以牀相接作坑。身半以上臥于牀。身半以下臥于坑。飲食減少。精神困倦。四體羸弱。羅診之。脈浮數。按之弦細。上熱下寒明矣。內經云。熱勝則腫。又曰。春風者。病在頭。難經曰。蓄則腫熱。砭射之也。蓋取其易散故也。遂

於腫上約五十餘刺。其血紫黑如漆珠之狀。頃時腫痛消散。又於氣海中大支炷灸百壯。乃助下焦陽虛退其陰寒。次於三里二穴各灸三七壯。治足胻冷。亦引導熱氣下行故也。遂處一方名曰既濟解毒湯論曰。熱者寒之。然病有高下。治有遠近。無越其制度。以芩連苦寒酒炒。瀉其上熱以爲君。甘桔辛溫上升。佐諸苦藥以治其熱。升柴苦平。味之薄者。陰中之陽發散上熱以爲臣。連翹苦辛平。以散消結腫。當歸辛溫。和血止痛酒煨大黃上行至巔。驅熱而下。以爲使。投劑之後腫消痛減。大便利。再服減大黃愼言語。節飲食不旬日而愈。

江篁南治給事中游讓溪嘉靖壬子正月。忽感大頭疫證也。始自頸腫。庸工以爲外感而誤表之。繼以爲內傷而誤補之。面發赤三陽俱腫。頭項如裂。身多汗。寐則譫語。綿延三日。喘咳甚急。其親汪子際。以竹茹橘皮湯繼以川芎茶調散。合白虎湯去人參。服一劑而減。次日用前方去寒峻藥至晚漸定。耳輪發水泡數個。餘腫漸消。獨耳後左頰腫久不散。又次日以當歸六黃湯主之。加散毒之藥。延及二旬。項巔有塊如雞子大突起未平。及

面頰餘腫未消。有時頭痛。大便稀溏。時二月中旬。江至診得左脈浮小而駛。右脈浮大近快。有勃勃之勢。江按脈證。當從火治。以生黃芪八分。白朮、薏苡各錢半。茯苓、片芩各八分。生甘草三分。煎。加童便服。次日脈稍平。然兩頰猶赤。早間或覺頭痛。蓋餘火未全殺也。黃芪加作一錢二分。苡仁加作二錢。項塊漸消。以後加生芪二錢。更飲菉豆湯童便。五劑而愈。

橘皮竹茹湯

人參　甘草　半夏　枇杷葉　麥冬　赤茯苓　薑棗引

川芎茶調散

薄荷　防風　白芷　羌活　炙草　細辛　川芎　荊芥穗　共爲末。茶調下。

白虎湯 方見前

當歸六黃湯

當歸 酒洗錢五分　黃柏 炒　黃芩 炒各七分　黃連 炒五分　黃芪 二錢鹽水炙

生地黃 酒洗　熟地黃 酒蒸各一錢　水煎服。

有明壬午癸未。疫癘盛行。藥內惟用人參者。多以活人。凡遇天行時氣。恐其相染。須遲出早入。房中常燒蒼朮。鼻孔塗雄黃。口中嚼大蒜最良。

朱煜治案 附

甲午冬。余榻於某家。一老婦呻吟痛苦。徹夜不輟。曉問其故。云自河間來。于途中忽得此症。喘嗽汗漓。昏昏無所知。便秘不行。已經月餘。主翁與伊夫皆謂其無生理。余診之。其脈浮沉俱無。中按洪數。兩寸將絕。爲之苦思半夜。不能名爲何症。次日復診亦如之。又揣摩竟日。妄擬之曰。脈結於中得毋有何邪氣。塡塞胸膈耶。否則。何絕食一月而不死也。遂放膽以梹榔爲君。洪數閉結。非寒可知。佐以清涼之味。因老年辛苦之人。瘡病纏身日久。加以生芪、山藥、熟地、當歸。服之至三更。二便通利。識人索食矣。越三月。始見此書。頗有千慮一得之喜。

任邱一室女弱證經年。至春甚劇。病案連篇。余診之。後以案擲還其父。曰。此疫症也。何庸多案。爲再驗舌色及參瘟疫症中所應有者。一七而遍身

疹出。

秋。友人一館僮。水瀉二十餘日。譫語絕谷。狼狽不堪。診知疫症。舌胎芒刺可據。竟用硝黃夜半大泄一次而愈。泄亦頓止。二日。餘瘟復見於證。更下之而痊。

按、二證。一久病見疫。則專治疫。一久瀉有毒。則仍攻毒。倘一猶豫。卽俱失之矣。

五月。有患肢脹垂絕者。兼足痿而喉噎。給二方以姑試之。越三日來求治云。已回生矣。及至而診之。脈忽現瘟象。遂用檳榔大黃以解之。淸養數日。復理前證而痊。　又遇一患喘病者。已二十餘年。每秋冬必大作。發具俱辦。余治一七而減。再七而息。甫隔二日。忽感疫氣。一宿而表裏盡傳。治以三消飲加減。一七而安。

按、二症治本病時。俱用參桂。及至染疫。只得掃除前見。舍本治標。但原方中有太苦寒者。酌改之。或加本病所宜淸涼之味。以兼理之。亦一變通法也。

有新婦。經過期不行。嘔吐惡食。家以爲娠。因久痢。有寒熱喘嗽諸症。來謀保胎之方。診之曰。脈無和緩活動意。何胎之有。但覺滿指溫氣耳。即令有胎。解毒便是安胎良法。況初起惡寒。手足俱冷舌胎宛然又奚疑乎依方療之不日而愈。

一小兒發熱。家疑爲痘。余曰。手涼過掌。非指稍冷。又非中指獨冷。且脈不滑數。耳熱眼乾。皆非痘徵。復看其舌。白胎已滿用達原飲四分之一。諸病如失。

按、二症雖顯有可憑。向非獲此異書。亦未必不向胎痘門類中摸索矣。婦人小兒。古稱難治每見婦科幼科。用藥多依樣葫蘆。否則又妄行剝削。皆非所以全嫩弱之軀也。　數案外尚多隨手奏效者。無庸多錄。然皆吳先生之仁術。遺惠後人。毫不敢貪爲己功也。噫余於醫願學未能。並不以懸壺爲業。杜門避俗。自得此書。常以未得傳世爲憂。今而後海內仁人君子。見此編者。轉相傳布。功豈小補哉。

今秋一婦染疫。醫以傷寒治之。後至張目閉口。不省人事。改用風藥而痰

聲隨起。余往視之。棺殮悉備矣。聞藥罐內。尙煎人參一兩。附子五錢。余曰。此非必死之症。何苦以毒藥殺之。然非放膽重用大黃。不能扶。姑與八錢蓋恐多用而遇阻之者。反少活一命。俟其立刻見效。再進無難也。乃翁欣然受方。而阻之者衆。竟至不起。　同時一婦病疫。醫如前法治之。亦張目不語。又給風藥。而未服。余曰。外症雖同。虛實迥異。非人參不可。衆皆默默。而救人念切。姑用滋陰藥一大帖。以潤其燥。其家進以少許。繼聞其後日用硝黃不輟。遂殂。

按、前一症。欲用大黃者。感瘟不遇經期。且戴眼面赤。手足熱。便久閉。身如泥塑。眞實症也。後一症。欲用人參者。感瘟恰值經期之第三日。血室虛。邪乘而入。況眼珠轉。便不結。面不甚赤。身能反側。尋衣理線不休。眞虛症也。人參大黃。易地而施。則兩命俱活矣。乃一死於實實。一死於虛虛。惜哉。今人病不起。多委之於數。余嘗曰。數之一字。非醫家所宜言。使醫亦委之於數。則岐軒聖人。何事刺刺不休耶。如二症者。有生機而終致之死。謂爲數中人。或者近之。

一婦素虛損。於八月間感疫。誤服補劑。以致飲食俱絕。晝夜嘔吐。已一月餘。余審其狀。知內多積垢。以三消、承氣合酌與之。嘔頓止。二便通。熟睡至曉。飲食並甘。余囑其米飲漸次徐加。又以黃龍湯製丸授之。不意肥甘恣啖。其病屢復。延至十月。癱瘓不起。腹腫如鼓。二便不通。昏迷無知。氣至垂絕。余切脈審症。其應下者仍在。投承氣一帖便通。少甦。十數日後。脈轉洪長。但浮而不起。此裏通而表不能達也。投白虎一帖。汗疹俱出。四日後。投舉斑一帖。因骨瘦如柴。大肉已脫。三方內俱用熟地二三兩。人參數錢。更察其經多邪熱。照原方少爲變化。三日後過診。竟大半同生矣。又囑其以熟地、人參爲丸。頻頻進之。因仍渴。以麥冬、粳米清飲二鍾。不時溫而與之。但惜其危篤如此。食物終不節制。其保全與否。尚未可必耳。噫。如此人者。幸而得生。實藥之功。設有不虞。非藥之過。錄此普勸養生者。幸自愛焉

一少年素弱。屢患喉痺幾危。今歲元夕後。疾又作。兼有外感狀。余診之。並驗舌審症。曰。此瘟疫傳表而未入裏也。但脈不應指。宜三陽經藥。仍須人參一錢。助驅邪發表之力。服此並喉痺亦可隨之而消矣。服後表證悉除。

喉愈腫痛。察之則知去參不用也。次早易一方。其家又潛減五分。晚易一方。又祇用參葉。喉倍腫痛。更危於昔。屢刺之不潰。余細度之表已解。無下症。脈和便利。此分明疫毒結於喉間。氣弱不足以驅之耳。與力言非參不可。仍用一錢。更令服之。頃刻。喉腫自潰膿血甚多。臭惡逼人。此疫毒之可驗者。時十八日也。不然。縱倖而瘥。又不知延綿何日。受無限痛苦。安能神速如是耶。

石門橋一庠生。母年七十九。正月初五日得病。二月二十六日申刻。余過其門。生垂涕跪求。言病勢危亟。入室診脈。驗舌。知疫症失下也。幸脈尚有神。乃重用硝黃。見生有難色。曉之曰。令堂津液殆盡。服此可保回生。耽遲。大有可慮。明早余停車前途。候子報我佳音。甫二鼓。大泄二三次而安。諸恙頓除。是方內余用熟地二兩。熬汁煎藥。正爲老人保護元陰。以助藥力也。

重訂醫門普度溫疫論終

〔清〕張畹香 著

張氏温暑醫旨

中國醫學大成

張氏溫暑醫旨序

張畹香先生。吾越名醫也。世居紹城洗馬池。嘉道咸同間人也。醫學富有經驗。醫名卓著。二十餘年前。余于文孫晴嵐兄處。得到其醫案一帙。視其醫瘧疾痢疾。別具學識。亟借鈔以備臨證之助。旋失無存。前三年于卲門下紀康處。復得一帙。與前帙大同小異。惜乎寥寥數十頁。而醫案更有限。余名之曰張氏溫暑醫旨。憶同治庚午年。余方十四歲。偕兄月槎。由父陪同就診。爾時鬢髮如雪。鬚長尺餘。大面紅顏。聲如洪鐘。年約七十有餘。此後不復再見。其歸道山已六十餘年矣。文孫樸山先生。深得家學薪傳。雖不及迺祖之聲名廣達。多謂其病後調理最善。長我十餘年。亦嘗昕夕過從。故余深得張氏底蘊云。爰誌其得書始末。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八年歲次己巳春二月七二老人包越瑚序於臥龍山之麓

張氏溫暑醫旨提要

清張畹香撰。畹香爲古越治傷寒溫暑之先輩。世居越城洗馬池。清道咸間人。年七十餘歸道山。於醫學富有經驗。聲名卓著。著作甚多。惜皆未刊行。其治驗醫案二卷。已爲列入本集第十二醫案類。本書乃先生臨診實驗。隨筆紀錄。示教後輩者。故不分門類。如舌苔辨。傷寒治法。溫邪痦疹風溫。熱入血室。痢瘧暑濕伏暑等類。皆各從心得。糾正時弊。并附醫案。不獨醫病。且可醫醫。至於辨正各地風土習慣。與用藥不同之異諦。尤爲他書所僅見。實爲嘉惠後學之作。

張氏溫暑醫旨目錄

張氏溫暑醫旨

清　山陰　張畹香先生著
鄞縣　曹炳章赤電校

舌苔辨

張氏醫通。內有傷寒舌鑑圖形。議論頗詳盡。然予見又有碧滑厚苔者。倉橋陳姓。年六十二。胸、痛、粒、食、必、吐。患經三月。脈弦小。用丁沉透膈散、加參朮。令早起煎藥。先服二煎。食少許。覺欲吐。立服頭煎。得不吐。則此法次第用之午亥。蓋以藥如鉗然。鉗食以藥。三月後碧苔盡去。三餐皆食。　凡傷寒溫邪。或七日解。或十四日解。或二十一日解。全憑舌定。暑症或上焦。或中下焦。或三焦均感。或五日解。或十日

解。或十五日解。亦以舌可定。得其竅。不失遲早。合脈。卽死期亦不爽遲早。　又凡夏至後之濕邪。與少陽經之暑濕症。其舌必中黃四圍白皆滑。又有冬春間身熱。骨不疼。頭不痛。舌淨脈沉弦小。臥床不能支。張氏醫通謂之少陰心症。須用黃耆建中湯甚或用四逆法者。予曾經見。爲培歸耆建中皆以爲非。後竟以時手不覰舌。而用承氣。再邀求救。爲不能治。

傷寒治論

張仲景傷寒論。自王叔和序例。後成無已、林億、方中行。以及讀、緒、尙論。註解百數家。多有矛盾。卽　御定金鑑。亦難愜心。以書多錯簡。皆遂文解說。惟來蘇集。膽大理精。能刪補移掇字句。則意義一貫。集中傷寒治論。與前人多有未符處。香蘇飲、柴葛解肌。是寒疫門中方。不應亂入傷寒。太陽篇。脈浮緩有汗。爲風傷衛。桂枝湯。

浮緊無汗。爲寒傷營。麻黄湯。汗不得出而煩躁。脈浮緊。爲風寒併傷營衞。大青龍湯。以表傳表。均從太陽來。太陽傳陽明。謂循經傳。太陽傳少陽。謂越經傳可知從無太陽傳陽明之症。故葉氏云。自古無柴葛同用之理。張石頑先生云。惟寒疫可雜用。不分經絡。尚有九味羌活等方。如七寸三分之頭巾。爲通套之用。以寒疫或稱時行。或稱感冒。或又稱三時傷寒。是尋常小恙。若能謹疾。不藥可占也。若傷寒。本草於柴胡下。有早用爲引賊入少陽。或又爲截少陽之路。此中大有精義。豈可亂用表藥之理。柴胡如此。他藥可知。

竊思暑濕是肺分感邪。或三焦分感。或三焦均感。今城鄉概先用小柴胡湯。繼則用承氣湯。與葉氏大異。是均犯葉氏之禁。則枉死必多。不勝浩歎。

傷寒由表傳裏。太陽傳太陰爲誤下傳。太陽傳少陰爲表裏傳。太陽傳厥陰。爲首尾傳。(六經始太陽終厥陰至深之藏無可再傳爲病深重故患肝厥肝痛痙厥抽搐驚風中風死者居多)在太陽有犯本者。謂犯膀胱之府。(膀胱爲太陽之裏五苓散桃核承氣湯爲太陽之下藥)有即入陽明之府

者。由太陽入陽明府謂之太陽陽明調胃承氣湯在陽明有經府相傳者。陽明經症葛根湯陽明入府謂之正陽陽明大承氣湯在少陽有傳入陽明府者。謂之少陽陽明小承氣湯有犯少陽之府者。邪入膽府龍骨牡蠣散入府則不復傳。俟其結定。然後下之。下不嫌遲也即太陽犯本。少陽犯本。亦不復傳。在三陽有傳變。有併病。有合病。三陰有傳經。有直中。而無合病併病。即三陰經有轉出三陽。或傳入陽明府。皆爲邪氣向衰。正氣復辟之候。並無厥陰再傳太陽之理。併病如太陽未罷。而現少陽一症。不必悉具。即於太陽本經藥內。加柴胡一味。謂截入少陽之路也。若毫無少陽症。妄加柴胡。謂引賊入少陽也。合病如太陽症。與少陽症同時並發也。三陰轉出三陽。謂厥陰轉出少陽。少陰轉出太陽。太陰轉出陽明。由裏出表也。傳入陽明府。皆用下法。傷寒論。又有云兩感者。如溫邪未發。又感春風爲風溫。如葉氏云。新邪引動宿邪。如吳又可云。吐血、或產後。而感疫等類。此等症候。若無學問及聰明。鮮不誤事。東垣此事難知云。傷寒傳至五六日。神昏不語。

形貌如醉。目赤脣焦。不飲水。脈細數。心下不痞。腹不滿。大小便如常。爲邪傳手少陰。導赤瀉心湯。誤用承氣必死。則是用手少陰藥也。又傷寒論太陽篇。心下有水氣。用小青龍湯。則是手太陰藥也。可知傷寒邪從足經而入。以六經爲提綱。非傳足不傳手也。　傷寒論、歷遭兵燹。爲不全書。無論猝病篇早亡。卽三陽經病非緊要。何議論若是之繁。厥陰爲極深最要之臟。何以寥寥幾如周禮冬官之缺。至白虎湯本文。是治中暍。後賢以治溫熱著效。若傷寒在冬春。用之是伐生生之氣。以白虎湯取義。爲金神肅殺也。則治論中。當刪白虎。　吐蚘是厥陰症。在太陰則無。或傳入厥陰則有。若獨言太陰。當刪去吐蛔二字。查三陰在太陰少陰當溫。惟厥陰用苦寒。以肝爲火臟也。傷寒熱深厥深。用承氣。雜病肝厥。有用當歸蘆薈丸者。尋常熱厥。用桂枝湯加羚羊角、川楝子、牡蠣、生地黃。寒厥。葉氏用桂枝湯加肉桂。至吐蚘則苦辛酸。寒熱並用。椒梅飲。以肝有錯雜之邪。須用錯雜之藥也。可知無

論何病。一遇吐蚘。皆爲肝熱重病。試觀諸前輩醫案中。無不斷爲棘手。故凡吐蚘白色者險。吐死蚘者。人亦不活。集中又有云別症吐蚘屬寒。惟疫則熱。應云無論何症。吐蚘總屬肝熱。川椒專殺蚘蟲。須炒成炭。否則難以入喉。多則五分。少則三分。蛀牙有用川椒炭。研細和入煅石膏青鹽。日擦得愈者。或不用川椒。用露蜂房煅研尤妙。以露、蜂、房、專殺牙蟲也。

傷寒用六經法。所謂先表後下。汗不嫌早。下不嫌遲也。病發於霜降以後。春分以前。西北方人健壯。不患病。亦無醫者。飲食清淡。不若南人食物果品繁雜。且多食鹽魚也。所患惟傷寒。初起自用生姜葱頭紅糖。加酒熱服。蒙被出汗。不愈、赴藥鋪。藥鋪有問症發藥招牌。問明日期配藥。無非承氣而已。嶺南絕無傷寒。嶺南大庾嶺以南。爲廣東省城。及上四府。地溫氣熱。冬春無霜雪。大江以南。固多冬溫。至紹地間有傷寒。三陽中最多少陽。次之太陽陽明。則少有太陽症。麻黃總不宜用。以陶氏羌活湯。即或無汗。不得已。用麻黃數分。

必用監制之品。如用桂枝湯加黃芩爲陽旦。夾食加炮薑炭爲陰旦。用麻黃加石羔爲大青龍。及葳蕤法。以肌表疎豁。易於汗洩。曾有傖夫誤用殺人者。浼人求予容隱之蓋往往夜間受寒。天明化熱。不必如西北人之三日後始化熱也。傷寒論三日以上可汗而已。二日以下可下而已。張氏云。傷寒下不嫌遲。早則六七日。遲則十四日。其言汗者溫藥也。言下者涼藥也。凡涼藥皆下藥。

張仲景河南南陽人。爲長沙太守。漢之太守。今之督撫也。論序述族人。死傷寒過半。須知其法治北人。且述而不作。其方皆古時所遺也。長沙爲湖南。是南地。然其俗喜溫熱。同治甲子乙丑。蔣方伯所帶楚軍。暑月患病。亦服薑桂。江西人亦喜溫熱。以長江水駛。本草乃稱勞水。其性寒。楚豫人均飲長江水也。然使久住江浙。亦當喜涼畏熱。讀江西魏伯子文一友客塞外三十年。頷下鬚長四五寸。竟如北產。孟子云。楚大夫子居莊嶽之間。數年日撻求楚。不可得也。

江西省人最儉。有終年不食肉者。遇病

自用淡豆豉葱頭多多。加肉片。多則一觔。少則四五兩。濃煎熱服。出汗。江右淡豆豉絕佳。用肉者、卽參蘇飲之法。扶正驅邪。小柴胡湯用人參。亦此意。今醫者除去人參。故不得效。又或以甘草爲補亦去之。殊不知炙甘遇補則補。外感藥用之。速達其邪。可恨今之醫者。不特醫書不讀。甚至本草亦終身不覩。試言之。如款冬花。款者、款留之意。故於朋友曰款。言其開花不畏冬冷。卽千字文所云枇杷晚翠。故本草以性溫。能祛肺寒。今肺熱失紅用之。其意用以止嗽。實不知其性之溫。又治痢疾。旣以川連黃芩。乃又加茉莉花。夫茉莉治寒痢。當與薑附同用。奈何用之三黃湯中。又熱痰用貝母。寒痰用半夏。勢如冰炭。竟有合用一方者。　無論貴賤。總有同業。惟醫師與地師獨無。地師相見。無不爭執。以地理之皆不明也。醫者相遇。無不自以爲是。以醫理之皆不明也。如傷寒。病在三陽經。不傳則極輕之症矣。或太陽。或少陽。或陽明。仲景書分晰甚明。絕無相混之處。今若使數醫治之。或以九

味羌活。或以小柴胡。則主方必不同。所同者、惟消導之藥也。蓋消導彼此所賴以湊方者。數日不愈。無論舌苔。卽無苔亦下之。仍湊以消導。蓋初診時。卽說重病。愈則居其功。壞則非其罪。無論四時男婦強弱。概以此法。而臣門竟如市矣。然則天不加罪。而反加福者何也。生齒日繁。造物苦無以給。且風俗日偷。正深惡而痛絕之。病藥尙難悉懲。又假手捻匪粵賊回寇。殺戮姦淫。搶奪幾徧天下。又何論得財甚微。區區藥物之賊人也。　咸豐辛酉秋。予至陽嘉龍孫治暑濕。彼地有時醫。概用承氣。加以括蔞兩許。滚痰丸枳實。速其死。孫紹翁云。沿海人輕病則不服藥。若重病。經吾翁必十五日始愈。或不愈。反不若彼之一劑危。兩劑死之。免醫藥費、床褥債也。則作福亦是無窮。吾于是順天者之旨也。　陝西人患傷寒喜溫通。巴豆丸。河南人大黃可用至兩許。川連不能服一錢。此總戎馬佑庵先生告予也。總戎河南人。帶兵足跡徧天下。本府會用藥相等。新嵊能服麻黃。蕭諸喜溫補。以地近

杭省。習氣相染也。蘇杭人柴胡厚樸不能過一錢。蘇人不服大黃。以金汁代之。凡醫十三科。全者名全書。或專論傷寒者。名六書。如陶氏六書等類。或以中風列首。以風爲百病之長也。又以傷寒列首。雜病次之。以仲景爲醫之祖。傷寒爲一集。雜病金匱要略爲一集也。　予集前賢外感內傷治法方藥。名曰醫針。於傷寒頭緒煩繁。令人眩瞀。將以六經分說。不使稍混。因病中止。俟集成就正。茲先呈治案數則。　陶姓七十外。王鴻軒先生之母舅也。正月初水瀉無度。神憒不能起立。診脈空大。是傷寒直中太陰。以附子理中而愈。

香粉衖俞策兄。十一月渠店夥居越兄邀診。身熱舌黃。喉舌乾。齒浮。脈浮大。患經五六日。予知爲陽明症。甫診畢。其家已延以傷寒名者至。爾時戚友趨擁入診。開小柴胡雜以消導。蓋此人祇有小柴胡達原。小承氣。不論四時六氣。舌苔有無黃白皆此。其新人耳目者。枳殼、枳實。麻子仁、大黃、滚痰丸、厚樸、神粬、五穀蟲。蔞仁。出

入加減而已。予因言此屬陽明經。當用葛根湯。對曰不特陽明。連太陽亦有。於方未加葛根錢五分。予不覺噴飯。次日則用蔞仁枳壳。十二三日病不去。乃邀予治。其陽明經仍在。不傳府。爲疏葛根湯兩劑。身即涼。

會稽明府耿修翁。乃弟。十一月水瀉。痙厥神呆。不省人事。脈沉弦小。舌浮。身不熱。已服過消導多多。予謂此直中太陰。未罷而傳厥陰。用理中合人參吳茱萸湯。一劑水瀉止。痙厥神呆如故。次日再診。脈浮弦小。身熱有微汗。自由厥陰轉出少陽。當用小柴胡。領邪外出。兩劑神清痙去。大便暢解。正七日云。

類傷寒中脚氣。惟廣東福建多。患此有死者。紹地惟餘姚、百官、會稽、東關、一路有之。俗名大脚風。發作則有寒熱。其病由於濕熱。若初起以防己湯。加蒼朮牡蠣澤瀉治之可已。方書脚氣入腹者死。曾見痛至少腹而死者。

温邪

所謂溫邪者。曰冬溫。曰春溫。曰風溫。曰溫熱。曰濕溫。曰瘟疫。曰暑溫。葉氏云。溫者化熱之漸。當用河間三焦法。不用仲師六經法。嘉慶年間。吳鞠通著溫病條辨。分別三焦甚明晰。其法頗行於世。恪遵葉法。以達原飲爲非。以柴胡葛根羌活爲六經法。不應用。以葉遵張景岳喻嘉言故也。然予以舌苔分別。頗稱順手。舌紅。或白薄。用葉法。苔如積粉。用又可法。柴葛羌竟不用。又舉斑通經等方。亦不用。若用清燥湯。亦去柴胡。　葉氏云。舌上無苔。或薄白。邪在肺也。紅苔。邪在心也。心肺同屬上焦。舌鑑云。紅苔。瘟疫也。則知又可云積粉。是濕疫也。溫邪禁發汗。凡醫書云發汗。或云汗之者。指麻桂生薑薑半夏等而言。試觀消暑飲。甘草、茯苓、醋炒半夏。半夏辛溫能發汗。其孕婦忌之者。亦以辛散故。故用醋炒。酸以收之。可悟暑症用薑半夏生薑爲助病之藥。以暑症本多汗。經云、暑症當汗出。句勿止。句勿者禁之之辭。恐醫者見其汗多。止其汗。須知暑從汗洩。得涼汗。暑乃淨。所云無汗曰陰暑。以

香薷汗之。香薷與麻黃爲對待。傷寒有汗者。不得用麻黃。則暑症有汗者。不得用香薷。麻黃治氣喘。獨不出汗爲奇物。香薷治水瀉。獨不出汗亦奇物也。以是知薄荷、連翹、爲辛涼清上。醋炒半夏、黃芩、爲苦辛洩熱。則言溫邪發汗二字當改。 予曾見有暑症發汗。大汗淋漓。致脫陽而死者。 劉松峰說疫。及明季北略。則疫之奇怪。有不可解者。一時有一時之藥。如元末。藥中必加烏梅而瘥。明季北略。服遼參一錢必愈。以國朝旺氣所臨。疫鬼退避三舍也。是卽、非、常、之、厲、氣。若尋常疫症。卽春夏間濕溫溫熱。沿門闔境。男婦老幼。所患悉同。卽屬溫疫。又可所云苔如積粉。卽濕溫之盛行。葉氏案中用張喩法者。其舌皆紅耳。 瘟疫尤多汗。故北方謂之汗症。仲師云。有汗不宜重汗。又云。濕家忌汗。汗之則發痙厥。故疫忌汗。一見白燥苔。卽下。舌稍黃微下之。舌黃燥大下之。舌焦刺重下之。峻下之。所謂下不嫌早也。裏氣通自能戰汗。或自汗。或盜汗而解。又或小便如注而解。或鼻衄。或圊血而

解。或瘢或疹而解。予皆經見。非虛語也。川連如河南或有忌者。吾鄉則無忌。川連能解毒。且苦能燥濕。複以人中黃尤妙。　坊間有瘟疫明辨一書。忘著書者之姓氏。其辨脈。辨色。辨氣。辨神。頗精。且言所夾。有必治。頗有理。溫邪之重者。卽經云冬不藏精。春必病瘟。黃芩湯。堅陰託邪。爲提少陽邪出肺。一併擒之。故凡病溫者。身大熱。兩足畏冷。烈火烘亦不知。溫服黃芩湯兩劑。足知溫。病漸瘥。若服後仍畏冷必危。所謂傷寒多死下虛人也。古人以溫邪爲傷寒者。以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句誤之。至喻氏葉氏。言病極分晰。然喻氏有瘧不離少陽。獨咳嗽不離肺等言。有語病。斷不可泥。內經云。五臟六腑皆令人咳。又云。十二經絡皆能作瘧。每考古賢治嗽與瘧。有絕不治及肺與少陽者。　經又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喻氏以寒爲汗字之誤。言冬時大熱。汗出過多。在冬卽病曰冬溫。至春爲春溫。　又經云。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熱病。此言伏氣爲病也。蓋冬時受邪卽發名傷寒。至春發出

爲溫病。至夏發出爲熱病。伏之愈久。則毒愈深。發之愈遲。則病愈重。如人有深仇宿怨。報之必烈也。以夏至爲期。過夏至則無伏寒之發。可悟寒暑觸人則病。夏時感邪卽發爲暑濕。至處暑後涼風一東。則暑伏。以冬至爲期。過冬至則無伏暑之發。伏暑之淹纏者。以暑必夾濕。朋比爲奸。先須開達中焦。俾暑爲陽邪。陽從上化。濕爲陰邪。陰從下洩。暑濕分開。病乃速愈。予味葉氏通陽不難。難於通溲。頗得其竅。故治暑濕。每十五日告蕆。惟或婦女病間經至。則須二十日。皆症之重者。輕則或五日或十日。又有三焦均感之伏邪。身熱大汗。嘔吐水瀉。其勢頗凶。用劉河間三焦分消飲。可卽愈也。予壯時帖括外。求切於日用者。則博覽醫書。甲午赴秋試。過蕭山訪一戚湯姓。患暑症。以重資延醫。所服皆傷寒下藥。予以葉氏云。大黃祛有形之邪。暑濕無形。不當下。下之便易溏瀉。以濕有不必下而自能作瀉而解者。且古人治濕。有分消法。有滲法。有烘法。從無下法。乃醫大肆議論。以醫當遵經。經

祇有伏寒。無伏暑。凡稱伏暑者。皆妖言也。予以河間治伏暑。有三焦法。有分消法。與張子和皆有桂苓甘露飲。皆妖言也。要之傷寒論與金匱要略。爲不全書。孔子云。一隅三反。有伏寒必有伏暑。即隅反之意。比反湯姓已去世多日矣。　達原飲。是古時治疫瘧方。疫者如徭役然。沿門闔境。男婦老幼皆患瘧。又有作痢者。名疫痢。達原飲加陳倉米。名倉廩湯。同治壬戌鄉間盡患此。由城避難住鄉者。尤多死。

張石頑先生。以春初少陽司令。故於春溫風溫用小柴胡湯爲合時令。則溫邪無六經藥之禁矣。予遵用頗效。以邪夾有少陽。非無故妄入也。於是悟溫邪在夏令。用葛根湯合黃芩湯。熱極加川連。或涼膈散。頗有速效。其初起挾熱下利。達原飲、加倉朮、茯苓、澤瀉。往往速效。治三伏時暑溫痢。亦效。溫邪誤下大瀉用葛根黃芩加川連甘草湯一劑可稱神效溫邪自利亦用此方　瘢出血分。疹與瘖出於氣分。古人云。失下則瘢。失辛涼肺分則疹。然風熱甚。即辛涼肺分亦疹。惟早透達耳。夾溫則瘖。瘖似疹。白色有漿。熱毒深入

血分。即下亦瘢。惟早下則瘢早出耳。一見疹。黃芩湯。加炒大力子、桔梗、蔞皮、蟬蛻、茯苓皮。以解表託疹。勿用貝、蔞、葶藶、瀉肺。致邪下陷。一見瘢。即用犀角地黃湯。犀角生地白芍丹皮加人中黃、銀花、大青。化瘢解毒。輕者勿用承氣。若重症。複入三黃湯。或承氣爲雙解法。使表裏之邪。一齊解散。甚或有用生軍者。則又可不用川連之說不可泥。　疹瘖以背間多者爲邪透。瘢須周身均見爲邪達。故葉氏云。出宜周勻。退宜遲緩。大抵以三日爲期。若即見即隱爲逆。又瘢紅吉。紫重。青黑多死。予曾見有藍瘢滿舌者。即死。又有用開達邪毒。至晚瘢疹與汗齊出。大便亦解。至天明瘢疹皆隱。再用藥又出又隱。竟不治。此邪甚正虛禦邪抵抗力不足故旋出旋隱也炳章誌　溫邪發疹。吳氏條辨西湖柳。即檉柳。性溫。禁用。則桂枝尤熱。勿用。傷寒序例云。桂枝下咽。陽盛則斃。喻氏云。雖不即斃。必鼻衄。傷寒太陽篇。鼻衄下。接桂枝湯三字。諸家皆遂文解說。獨柯韻伯謂屬錯簡。洵爲創解。　道光己酉三四月。城鄉溫邪盛行。予以吳氏條

辨法頗效。錦鱗橋范合家病三十餘人。並其戚被染者。經予一手治愈。爾時晝夜赴救。往往枵腹從事。致感染合家。幸予預製紫雪丹。無論人我均效。緣邪每犯心宮則危。見機早用爲要。次年庚戌。溫邪尤盛。以連歲太潦。平地水高數尺。五穀不登。遂致奇荒。荒年之後。必有瘟疫也。於是益信。又可飽腹不病之說。遂不復染。昌安街董。五月病溫五六日。舌鮮紅。呃逆。脈沉小弦數。神昏。口舌燥。不飲水。予謂邪在血分。將發瘢也。用玉女煎。石膏加至一兩。麥冬五錢。根生地一兩。犀角錢五分。磨冲。羚角三錢。複大青以託瘢。柿蒂以除呃。兩劑瘢出神清。府橋泥水匠鍾大成。舌鮮紅。呃逆。脈洪數。面紅氣盛。是邪在心肺上焦。黄芩湯。加大力、甘、桔、根生地一兩。生石膏二兩。麥冬五錢。犀角、羚角、柿蒂。兩劑。呃除身涼。營橋丁。發頤大如馬刀。喉亦腫痛。舌黃厚。脈數大。說疫所謂疙瘩瘟也。病經十餘日。由於失下。普濟消毒。以人中黃易甘草。加製大黃五錢。不應加至八錢。大圊血

而解。（黃芩黃連陳皮甘草元參連召板藍根牛蒡薄荷殭蠶升麻柴胡桔梗馬勃或加人參便閉加大黃）

孫府孫。病十餘日。舌白薄。脉浮數。所服初則達原。繼則承氣。余謂此屬上焦症。誤用中焦。故不效。用辛涼法。加生石膏、羚角。大汗而愈。

敎場沿高病溫多日。舌白薄。神昏迷。口不渴。脉伏小。予謂邪在上焦。將欲作汗。須領邪外出。黃芩湯。加薄荷、大力、羚角、石膏、甘、桔。一劑。次日大汗。大渴。飲水無度。胸腹脹滿。小尿不通。用白虎湯。加瓜蔞皮一兩。茯苓帶皮一兩。一劑。小溲如注而解。（石膏知母甘草粳米）

杜元亨舌黃厚。周身發黃。胸痛拒按。氣喘不能臥而坐。自述病前多食厚味。黃芩湯、合調胃承氣。加厚樸三錢。枳實二錢。川連二錢。綿茵陳、梔子。三劑。大便暢解。黃去身涼。

范可齋。四月間。上焦溫邪。用辛涼法。戰汗。體冷如冰。人不能支。又可所謂體厥也。

診脈靜小。余囑其家勿驚擾。疏沙參、麥冬、根生地、花粉等。滋肺而愈。蓋書以汗後脈如蛇者死。若沉部似有似無。亦當死。又云。脈不爲汗下減者死。

上城隍廟道士。溫邪。舌黃。脈沉小無力。予謂明日當戰汗。脈太弱。恐戰而不得汗也。次日果作戰。不熱而死。　螺螄橋一人。前一日診脈沉小。予謂明日當戰汗。若體厥。切勿驚擾。次日汗後。淹淹一息。脈靜小。疏大劑滋肺湯甫出門。其家又延一有名者至。以予藥爲補。用承氣湯服之卽死。

又治一人。黃昏大躁。盡去衣服。忽作冷。穿衣蓋被。復大戰如作瘧狀。至天明大汗淋漓。衣被如水中撈起。下午診脈尙浮數。身尙熱。舌苔尙有白薄者。予謂邪未淨。尙有汗。用滋肺湯。寐中又盜汗兩三夜。邪始淨。　大坊口趙。患溫邪三日。其兩脚大痛。不能起立。予謂說疫中所云瓜瓤瘟、疙瘩瘟、大頭瘟。皆有方。又有極重者。謂之軟脚瘟。患必死。無方也。然予思總由腎水之虛。肝家血分之熱。用張石頑先生

下焦肝痛方。加炒小茴香錢五分。川楝子三錢。酒延胡錢五分。炒黃芩湯中。三劑後。足痛去。溫邪亦漸差。嗣後無論男婦。遇軟脚瘟。用此法俱效。

大坊口趙婦。產三日後患溫邪。予遵張石頑先生論。凡遇胎前產後所患。不拘何病。總以胎產爲本。以病爲標。名病爲產後患瘟邪。產後當理血分。以根生地涼其血。赤芍、川芎、通其血。以薄荷、桔梗、連、連、甘草、辛涼其肺。而黃芩白芍。產後所禁不用。不過四劑乃愈。

凡溫邪。或暑濕。一見舌尖鮮紅。即爲邪走心包。速須紫雪截其來路。如至昏痙。多用亦難見效。宗滌翁即似青貧弱。平時脈無神。予與劉友仙二兄深慮之。道光庚戌。六月。患溫四五日。辰刻診。予謂其戚王珠翁云。此症下午必入心包。紫雪香散。恐不克當。不得已用人參湯送。遲則不救。予以原料紫雪付之。不即服。黃昏痙厥。大汗。起立無常。脈虛小。予覆以不治。殊不知珠翁之夫人。爲滌翁之妹。三月間患溫邪。予以紫雪治愈。是年溫邪犯心即危。見機早用或效。或

問何以與又可法不用。予謂嘉慶年間。所謂任大黃者。用又可大劑承氣得效。以天運交七赤八白。七赤屬大腸金。八白屬脾土。今則交九紫火。屬心。故邪亦走心包。即肝厥肝痛之多且甚者。亦由心火盛。盜其母氣。肝虛易於致病。鴉片烟之盛行。舒其肝鬱耳。明萬歷年間。閩人至京售一粒金丹。所稱阿芙蓉。即罌粟漿也。惟任翁用又可法大發財。名爲傷寒世家。其實真正傷寒。辨經別絡。恐難雪亮也。城鄉各鎮。尤而效之。不過達原一飲。承氣一湯。複以消導逐穢。不分四時。百病概謂傷寒。無論老幼強弱。均可此法。無論舌苔有無與黃白。無不攻消。於是人人知醫。個個插嘴。其術愈卑。其業愈賤。孔子云。小道必有可觀。今則小之欲無觀之沒有。故有志者。遁而之他。萬不習醫。而醫乃絕。

瘖疹

紹興謂之瘄子。蘇州謂之沙子。其實皆風感肺分。葉天士先生云。卽屬風感肺分。與發疹治法一樣耳。當按四時法治之。在冬令發瘄。當用冬溫法。夏時用暑風法。秋時用秋燥法。春時用風溫法。則當用辛涼法。甘寒法。薄荷、連翹、炒大力子、桔梗、生甘、苦杏仁、麥冬、石膏、知母、玉竹、沙參、細生地、象貝、橘紅、金銀花。酒黃芩、冬桑葉。或大便作瀉。加淡滲法。則生米仁、茯苓。又炒銀花最妙。或火盛。則羚羊、犀角、丹皮、焦梔子。或用葦莖湯。白虎湯。夏秋用。冬春斷不可用。桂枝白虎。竹葉石膏湯。或又加蔗漿、梨皮。各因其輕重而用之。　又有入心營。則犀角地黃湯。加紫雪。或至寶丹。大抵初起大便水瀉者。不必服藥。大便燥結不通。謂之悶瘄。最危。俗法用西湖柳。性熱溫病。條辨大忌之也。至棉絲線、櫻桃核。不知出於何書。兒科用之。可笑也。

道光癸卯間。五月考時。考客患瘄。兒科用桂枝。無不鼻衄。余用辛涼合甘寒。無不

卽愈。而竟不用西河柳。可見葉法不誤人。

又若初見怕冷。加荊荷錢五分亦可。荊芥性溫。怕冷是別有寒邪故可用。余每用白蔻殼。以軀殼病用殼藥去殼寒也。

若初起作嘔。大力子易於作嘔。用之嘔更甚。然內經在上者。因而越之。風痰嘔吐出。瘄疹出透矣。何妙如之。若怕其嘔。加白蔻仁八分卽不嘔。又本草大便瀉者。大力子禁用。以大力子能作瀉也。然瘄子水瀉者。不藥可愈。愈瀉愈妙。

又瘄後水瀉。亦不礙用甘寒。複以淡滲。加金銀花炭最妙。誤用溫熱。及參朮必危。最怕吐血。

風溫

經云。太陽之爲病。發汗已。身灼熱。咳嗽身重。嗜臥。名曰風溫。此言本溫邪。以誤發

汗。而變風溫也。

又有溫邪未發。感受溫風而患者。此卽傷寒論。所謂兩感。葉氏書新邪引動宿邪。亦此意。是知四時百病。均有兩感之症。則用藥不得不變通。醫者不可不多讀書。不可不聰明。

又有感觸風熱。身疼。頭痛。喉痛。咳痰。或發疹。熱甚亦譫語。傷營則失紅。第無傳心傳胃之症。此屬感時令風邪。與上兩條較輕。而用藥則一。

風溫分三焦治。葳蕤湯。葦莖湯。銀翹散。白虎湯上焦藥也。黃芩湯。提少陰邪。併肺而袪之。亦上焦也。至寶丹、紫雪、牛黃丸。芳香開竅。心宮藥。心肺同屬上焦也。涼膈散。由上焦至中焦下藥也。舌黃滑厚。痰多。用象貝母、蔞仁。爲貝蔞下肺湯。或葶藶大棗湯。皆肺分下藥也。肺熱用羚角●入心用犀地。不應。再加川連。葉氏所云忌下者。不用承氣湯耳。若小柴胡湯。張石頑先生云。春天少陽司令。當旺者貴。故可用。

予逢夾少陽邪者加柴胡。其頭痛由於血虛者。用芎歸無不效。蓋用藥必先知一定規矩。然後可變化。不拘一法。所謂醫不執方者此也。若湊入消導。勉強成方。即屬殺人。又葉案中有風溫傷刼陰津。用生地、阿膠、麥冬、白芍、炙甘、蔗漿。又或用沙參、麥冬、玉竹。其大旨總以甘藥爲主。若辛溫表散。若剛燥消導。未有不傷及陰液者。其驟變爲痙厥。緩變爲虛勞。皆未經顧及陰分之過耳。

風溫有夾食者。予亦不用消導。以風能消穀。即油膩厚味。不過痰多。祛其痰可也。又或風熱移入下焦。水瀉者。用黃芩湯。所謂肺與大腸相表裏。但治其肺而瀉自止。內經在上者。因而越之之旨。若誤認挾熱自利。用下法。東垣先生所謂藥過病所矣。

道光年間。錢友三。三月間患風溫。十餘日始邀予治。舌乾紅起縐。按之無液。與喉唇皆燥痛難忍。不寐。身灼熱無汗。咳痰不出。脈小數。予謂此屬上焦症。由過服消

導發散所致。用根生地兩許。元參、麥冬、玉竹、沙參、丹皮、桑葉、蔗漿。七八劑而愈。

同治甲子二月。偏門謝。患風溫十餘日身熱。舌鮮紅。咳痰不出。嘔吐不得食。脈浮洪大。是邪在上焦。誤服小承氣。與調胃承氣。正合傷寒論不應下而下之。致成結胸。用瀉心湯。用生姜瀉心湯。先除其嘔。繼用黃芩、葳蕤、等湯。加減而愈。

倉橋孔小山先生。乙丑冬季。年八十四。患風溫多日。身熱無汗。舌黑。口齒燥甚。大便水瀉。脈洪大。是其本色。蓋高年未有脈不洪大。爲六陽者也。閱所服是葶藶、蘇子等瀉肺。雜以消導。致邪陷下焦。故不得汗。不得汗。則身不得涼。今津液已涸。當救其陰。用黃芩湯。複以增液湯。瀉止。再以葳蕤湯。得汗身涼。

治一孩三歲。二月間。辰刻身熱。嗜臥。叫喚不醒。至黃昏。惟聞喉間痰聲壅塞。水漿不得入。予以馬勃一兩。以病起勃然。故用勃然而興之藥。碎爲小塊。紗包。鐵物壓煎。又以箸掉。以手揉。緣輕浮之物。不易煎汁耳。煎數大碗。將孩抱起。仰天灌一甌。

聞喉中聲尤響。逾時向地傾之。又灌又傾。二更後。喉忽開。大叫乃醒。天明出汗身涼。竟不服藥。

又治世姪范定甫甫週歲。三月患風溫。越五十日。氣絕。委諸地。尚溫。又抱之。予診脈小數。虎口紋紫。細直透三關。舌黑燥。其祖母囑毋開方。以逢藥食必吐。絕食已一月。予問不食何以活。云見碗必欲飲。飲水瀉水耳。因思藥之如茶水者。必不吐。於是以病久氣虛。用燕窩一兩。以代元參、麥冬。羚角、竹葉。以代川連。黑穭豆皮一兩。以代地黃。茯苓、通草。以通小溲。皆無藥氣味者。恣飲之。三日。舌黑爲黃。溲通瀉瘥。再三日。竟愈。食粥飯。至今抱子多多。

水溝營馮樸園姻兄。二月間。在諸暨幕中。身熱咳喘。病如傷寒。路間又感風雨。至家則諸經絡掣痛。失紅。脈弦數。舌黃薄。是肺衞心營皆感。然營較衞爲重。當先治其紅。用根生地一兩。麥冬、銀花、羚角、山茶花、絲瓜絡、元參、赤芍、丹、桑。兩劑紅止。再

以涼解衞分風熱。身涼而愈。

乙丑十一月。朱石翁年七十三。身熱咳嗽。左脇大痛。脈弦。左尤弦且大。謂是爲風溫夾肝症。怕失紅耳。次日果失紅。用葳蕤湯。減去麻黃、石膏。加羚角、丹、桑、元參、麥冬。復以牡蠣、柴胡梢、鱉甲、降香、蘇子、赤芍。又令以藕汁、甘蔗汁、代茶水。調養卽愈。

熱入血室

婦女患傷寒溫邪暑濕。最怕夾有經事。其中有應至不應至之別。又有經前經後。與病中經至之辨。可別病之輕重。可定藥之出入。其無力服藥無論已。或經至而不告諸醫者。或雖告諸醫而醫屬寡陋者。或告諸醫。而用法不誤。藥未入口。而經先停者。若病中逢應至之經。則婦女每以經調爲強盛。卽不藥可也。所患者非經期而經至。則經有因邪熱逼出。卽仲景所謂熱入血室也。血去則虛。故譫語如狂。

熱留其室。故寒熱如瘧。可用小柴胡治之者。猶病之輕者。若予所見。大有性命之憂。予因見一傷寒家。遵又可法而不完全者。遇經至卽以又可方。每至不治。因思張石頑先生熱從血洩法。大有精理。其法。涼血通經爲先。於本病則帶治之。如治黃河。以淮水之淸引之入海。使邪熱與經一同暢解。於是悟聖人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一理之通。　期門穴在第二脇梢。正在乳下。婦如寧死。斷不任醫者接摸施針。或施之妻女則可。古書傷寒有刺期門、刺風府、刺風池等法。又有用溫針爲逆之禁。予治一婦患肺喘。發則不能臥。每以麻杏石甘湯效。閱日又發。爲終身之累。自以艾灸咽中更甚。予謂此症當灸肺俞，婦卽脫衣。求予指之。予以筆帽染墨印之。歸卽灸七壯。其發遂緩。且發不似從前之重。　傷寒論。不應下。而醫反下之。致成結胸。用附子瀉心湯。以解誤用之大黃。仍用大黃者。解鈴仍用繫鈴人也。喻氏治酒病。以酒引之卽此意。而血結胸之說。尚未經目。若以理論之。血室在

下焦。熱入血室。是熱在血室。並非熱在胸中。既非若產後之敗血攻心。又非若吐血之童便硬止。致瘀積胸中。更非若久飲熱酒之胃有死血。未識此血因何而結。

傷寒論。惟太陽用桂枝。故太陽犯本。邪入膀胱。熱結膀胱。五苓散、桃核承氣湯。均有桂枝。若熱入血室。非太陽症。況明、明、曰。熱若以涼血除熱。即無病。桂枝性熱。則桂枝桃仁湯。大可議也。大抵以桃核承氣湯治蓄血如狂。仿之而不知其理。夫熱結膀胱。是便血不爽。故用大黃、芒硝、桃仁。涼通血分。有桂枝、甘草者。以病從太陽經來。故用本經藥引之耳。

張氏醫通。熱從血洩。是當歸、丹皮、赤芍、等類。予每以血少。丹參用至一兩。或再加益母草以涼之。如有血塊。加茺蔚子五六錢。腹痛加延胡酒炒二錢。無不即愈。以當歸性溫。不過三錢。川芎太散。斟酌用之。至復入所治溫邪或暑邪。其藥味亦須於理相通。切勿雕雜不可解。

道光庚戌六月。水澄橋巷內王元通一婦。患溫邪六七日。適逢經至。予爲道賀。即用前法。其本家有知醫者。謂通經當用溫藥。改爲炮姜、紅花、等劑。經即停。叫擲煩燥。一夜即死。

范姓一室女。父母皆亡。患暑熱。予治。一日予診脈。兩手皆洪。而兩尺尤大。疑天癸之至。詢工婦。出入三次。答以無事。予以暑熱太盛。用白虎湯。至晚痙厥。始知其經果至。因室女怕羞。囑其勿說。遂致不救。

同治壬戌。避難鄉間。有一婦患疫八日。經至又四日。邀治。速用前法。詎鄉間赴市較遠。藥未入口。而經已停。遂至神昏不語。痙厥不治。

毛姓一婦。孕八個月。霜降後患伏暑。黃昏寒熱。似瘧非瘧。無物不嘔。是上中焦症。其陽之不通。以禁用滑石故也。然日用厚樸、藿梗。更多醫。嘔總不除。後予以喻氏進退法。一劑嘔止。即告辭。以極於上者。必反於下。一產即爲棘手。病家再三囑治。

用安胎清暑法。不彌月而產。產後母子均吉。惟惡露點滴則無。予思病經一月。今雖求其血。是迫飢民而徵斂之也。理當加本求利。於是以丹參八錢。當歸三錢。川芎二錢。再加沙苑子一兩。以代地黃。經血大至。服十劑。惡露已盡。黃昏寒熱又作。予謂是極於下必反於上也。用薄荷滑石。辛涼解肺而愈。

世交張魯封六兄。醫學高明。凡戚友中病至棘手。延至立法卽愈。一嫒尙在室。患溫邪已多日。不愈。邀治。舌黑燥。神呆。脈滯大。予認爲邪入心包。當用犀角、地黃。魯翁對以業經服過。或劑輕之故。再議以大劑。不應。予又診。細問工婦。病中曾經走經否。對以十餘日上至。服主人藥。予知其必不用、醫通、法、也。於是以舌黑爲津液之涸。腎水之乾。耳聾者。水不上升也。神昏者。精不上交於心也。兩腿不能自移。衣服著肌肉卽大叫痛者。爲血分之虧也。用吳氏溫病條辨下焦篇中。復脈湯加減。內大熟地用至八錢。炙甘草用至六錢。魯翁嫌手筆太重。予謂其書。謂甘草不應

加至一兩。曾經得效多人。竟用之一劑即知。魯翁竟以此湯日進。不過十餘日全愈。予即以溫病條辨轉贈。緣此書京城所刻。吳鞠通與世伯胡水雲先生交好。今下竈胡心亨明府。水雲先生令嗣也。蒙其屢次下贈。今寧波有翻刻者。後晤魯翁云。曾經以書內大定風珠。治血崩得效。此媛適陽嘉龍孫寶號。七月間患暑濕。致小產。經血不下。魯翁自診後。又邀予。魯翁此次手筆亦不輕。當歸用至七錢。予謂究屬性溫。不如易以丹參一兩。且產由暑熱逼下。須用涼劑。若不以涼。即熱入血室矣。加以丹皮、梔子、六一散、木通、等。竟霍然。

風溫發疹。紹興謂之瘄。蘇人謂痧。葉氏謂之肺邪。發在冬春用溫邪法。夏秋用暑濕法。皆以涼肺祛風。惟怕脹悶。大便不解。若大便水瀉。不必服藥。即用藥如櫻桃核綿絲線。西河柳。皆無用焉同治丙寅三月。余全家病瘄。皆輕。不服藥。有二女。病亦輕。病中經皆至。絕不爲意。一女尙無恙。一女從此經斷。越二月氣喘面脹。晝夜坐。始詢其故。服黑錫丹一錢。氣平

能臥。面腫亦消。然大便水瀉。考張氏醫通。謂之肝腎喘。水瀉者不治。歷用藥竟無效。此二女絕頂聰明。識書義。尤孝友愛敬。一字明之。一字全之。全之次年出嫁。以予病危。割臂痊余。又明年患病。易簀時見創痕始悉。女本同胞三。尙有長姊字圓之。十五歲時割臂療予。出嫁後。二十一歲產亡。予以曹娥十四歲能孝。血食萬年。今十五歲行孝而速死。以理詰會稽城隍。籤示一啄一飲。莫非前定。然則窮通修短。俱屬前定。予觀唐代叢書。謂佛氏上應鬼宿。鬼宿明亮。佛道昌明。於是悟天地間三教鼎立。缺一不可。以儒教治人。以佛教治鬼。以道教治非人非鬼之妖怪。且以悟命數所定。卽倉公扁鵲亦無益也。

西郭陳永茂頗識醫之善否。予每治其家。婦女病中經至。卽愈。今予老病不爲治。去秋有患暑而經至。頗記金言。導醫者以熱從血洩法。乃茫然。仍用厚樸、枳、薑。複以炒芍。卽不治。

痢

內經五瀉中。其大瘕瀉卽痢。古云滯下。言瀉不爽。而滯墜難出也。所謂裏急後重也。又云爲最惡之症。予歷考諸書。及諸家醫案。竟無井井有條。確切可遵之法。今以管見聊參末議。未識合否。乞高明指教。張司農集名醫論。暑濕入肝脾。則爲痢疾。故有肝痢。有脾痢。（此言不傳者）有先肝後脾。（此言痢之傳者）有肝多脾少。有脾多肝少。（此言肝脾合病者）有肺分濕熱痢。患在三伏時。葉氏通小溲而愈者。有發在深秋。禁利小溲者。又有身熱。須分三陽經。用羌活湯或葛根湯。或小柴胡湯。先除其熱。熱除其痢自瘥者。或不瘥。以小承氣湯下之。生軍與芒硝有禁條。痢疾誤用。卽屬殺人。　仲景白頭翁湯云治下焦熱毒痢。然北秦皮爲肝經專藥。當屬治肝痢之方。大抵痢在肝分者。舌苔必薄。口或渴。或不渴。痛在少腹或脇肋或腰。當用當歸黃芩湯。當歸、

炒白芍、淡黃芩、炙甘草。加香連丸。再加川楝子、炒小茴、酒延胡。以破其血。製香附、砂仁。以利其氣。所謂破血則腹痛自減。利氣則厚重自除也。斷不可用製軍。以痢在肝分糞中必夾有血。誤用製軍。更傷其肝。有痢血至死不止者。曾經費盡心思。不能挽救。

噤口痢。爲不治症。丹溪云。以遼參一錢。川連一錢。同煎。進一匙。聽其吐。再進再吐。如得一匙不吐。即可進藥。

休息痢總由濕熱未盡。久則傷陰傷陽。於去濕熱方中。顧及氣血可愈也。然古賢云。須於春分前後用藥。予遵之果然。治愈不計其數。休息利方鴉膽子三十粒去殼取仁外包龍眼肉爲丸每早米湯送下一二服三四服可愈

葉氏案中治痢。有溫通法。淡附子與酒製大黃同用。大抵是脾痢之屬寒者。蓋脾爲柔臟。可用剛藥。若肝爲剛臟。大黃附子斷不能受。用之反劇。不可不謹慎也。

下純血者。必屬肝痢。予每用肝法。如能於血中見糞即活。若脾法是速之死也。

書以痢疾右關大者不治。此言脾痢也。若肝痢。每以左關數促則殆。

予治清凉橋沈下純血。舌黃。脈弦大。用當歸、赤芍、黃芩、甘草、木香、川連、川楝子、炒小茴、酒延胡、柏子仁。兩三劑。血中又有𧏾。於前方去甘草、小茴。加川椒炭、烏梅肉、台烏藥。兩劑。乃血中見糞。終以肝法得愈。

錦鱗橋毛婦。患痢。舌黃口渴。痛在臍上下。用脾痢法。杏仁、厚樸、枳殼、金銀花炭、香連丸、陳皮。至第七日。脈沉實。用製軍、枳實、攻之。詎病家申刻卽睡。所議方。每於次日始服。第八日服下藥。則少腹大痛。予謂是傳入肝經。藥在病後也。再以當歸黃芩湯。合金鈴子散。加柏子仁、炒小茴香。又七日乃愈。是先脾後肝也。

保佑橋杜。患痢五日。邀診。脈弦細。寒熱往來。脇腹痛。閱所服痢疾套方。故無效。用小柴胡湯。合當歸黃芩湯。香連丸。七日卽愈。

東昌坊梁。所患必是肝痢。所服不分肝脾之套方。已至呃逆。舌苔雪花。予診脈弦小如絲。是肝陰大傷之候。用大生地、當歸、芍、阿膠、淮藥。補其肝。硇砂、牡蠣。降其逆。

旋覆花除其呃。出入調補。十餘日愈。

山陰吏書陳步雲。患痢多日。所服皆消導攻痢等藥。舌雪花。呃逆不食。脈兩尺獨大。餘弦小。此久痢傷及肝腎也。用熟地、龜板。歸、芍、阿膠。補其肝腎。姜、五味子、炙甘、陳皮。調其胃。以胃爲腎之關。仿胃關煎法也。復以刀豆除其呃。十餘劑愈。

保佑橋酒店。忘其姓。男人年二十餘。痢一月。診時氣息淹淹。脈沉虛小。側臥不敢動。一動則肛門稀水卽出。舌鮮紅光潔。是腎陰大傷。必攻擊過分所致。用熟地、肉桂、五味、龜板。複以炮姜、粳米、赤石脂等。桃花湯。多劑始愈。

予祖基本江南。遷紹二百餘年。卽居此。與劉姓爲鄰。懷川世叔。五六世交好也。患休息痢四載。日四五行。解出甚難。多轉失氣。痢卽隨出。如漿色紫。其休時糞如筆管。商治於予。予謂須春分前後治之。至期診脈弦滯大。予謂濕熱未淨。傷及氣分。用漢防己、焦茅朮、川連、茯苓、澤瀉、袪其濕熱。廣木香、縮砂、陳皮、利其氣。文黨參一

兩。以升麻一錢煎濃汁。浸烘黨參。升補其氣。七帖。其病如失。由是凡城鄉患休息痢者。每約至春分。治愈頗多。　又松林張。年四十餘歲。患休息痢。二年。是傷及肝分者。用當歸黃芩湯。合香連丸。加製香附、縮砂。舒肝而愈。

又松林薛四兄。作宦江西。患休息痢已兩載。秋時歸里。求治於予。予以治須春分。現恐湯藥不能效。當用丸。緩治之法，用川連壹兩。台烏藥壹兩五錢。焦茅、朮三兩。廣木香一兩五錢。澤瀉壹兩五錢。淡黃芩壹兩五錢。研末。米飲爲丸。每服五錢。服七兩餘。痢亦愈。緣渠痢中夾紅。爲濕熱之在肝者。

孕身患痢。治之極難。古人有五禁三審之治。三審者。審身之熱否。胎之動否。腰之痛否。一禁檳榔、厚樸破其氣。氣破胎下也。二禁製軍破其血。血破胎下也。三禁滑石、通草通其竅。竅通胎下也。四禁茯苓、澤瀉利其水。利水必傷陰。胎不保也。五禁人參、升麻兜塞其氣。痢愈滯。胎撞心也。法當涼血利氣。鷄頭山周。七月孕身患痢。

皐埠諸醫無效。邀予。予以前法二劑即愈。病家以方示諸醫。皆云非痢疾方。何以得愈。噫、正惟非痢方。乃所以治孕身之痢也。幼科周七香兄。其兩媳孕身同時患痢。予以前法。皆兩劑愈。予友朱穀堂。寒士也。如君孕八個月。患痢。雖不犯大黃、檳榔。然皆厚樸、枳殼、蔞仁、麻仁、通套藥。並非遵古治孕痢法。黃昏邀治。正在腰腹大痛。勢欲作產。穀堂手足無措。予診脈浮大而舌淨。令胎動一產即母子皆傷。因憶景岳全書內有治孕痢欲產。用當歸補血法。用蜜炙綿芪壹兩。炒當歸三錢。炒糯米壹合。幸藥鋪不遠。予爲之搧火速煎。下咽適時痛止。再診關尺尙大。恐五更乃產。令再一劑。五更服之。次日午刻。穀堂至稱醫爲仙。五更果大痛。下咽痛止。以此方爲妙。又服一劑矣。予謂中病即止。過劑即屬兜塞。此痢胎前不能愈矣。果產後大作水瀉。又邀予。予以痢爲水瀉。爲將愈。毋須診。授以五苓散即愈。

大雲橋周二十三歲。其家前門緊對任氏之後門。患痢。惡任氏專以攻奪。延姚姓

治之。姚則不分肝脾。概以當歸、白芍、黃芩治之。治十日不愈。不得已。邀任氏。以脾法。又十日更甚。始邀予。時正九月初也。予診脈弦大。舌白浮。面灰色。喉痛口渴。其瀉出頗多。予以病在上焦。肺與大腸表裏。用肺分濕熱法。喉痛舌黑雖去。而痢總不愈。日邀治。治總不得其竅。一日病甚危。臥床。少腹中有塊頂起。喜人以厚棉褥用力按住。而糞乃下且多。旁人告予。其囊縮入少腹。此時房內聚集婦女。不避生人。予見床側有裝飾如新婦狀者。詢係何人。其母云。係病者之續室。三月間娶。八月初六在店中病。初七日歸。初八日重。予日夜陪。予云初七夜。汝未必陪也。乃不答。於是知病不謹。故囊縮爲入肝據。用大熟地八錢、吳茱萸一錢、肉桂、五味、龜板、歸身、淮藥。二劑。塊隱。瀉大瘥。再以脾腎法而愈。

世姪屠。患痢。服大黃藥。病甚。其父邀予。予曰。令郎左脇下素有塊。若誤服大黃。必便紫血。爲不治。是犯仲師之禁也。對曰。血却不見。比診。正大痢血矣。予即辭。其父

再三求。予云須另請高明。予參末議可耳。後服人參多劑。終於不治。仲師所謂臍上下左右有動氣者。不可汗不可下也。

西郭陳患痢。就有名無實服茯苓、澤瀉、米仁、等藥。痢尤甚。蓋痢則禁小溲也。予診脈弦。舌黃薄。痛在右腰脇。此肝痢也。用當歸、白芍、黃芩、甘草、川楝子、炒小茴、酒延胡、香連丸。兩劑卽愈。又凡瀉之似痢非痢者。盲醫每認爲痢用通利套藥。卽病家亦認爲痢。至死不悟。大可歎也。

尙橋朱。述患痢多日。服痢藥多劑不效。予診時。聽腹中有響聲。詢響幾時起。述初起卽有。予云。痢無響聲。若一響痢卽愈。此非痢也。其家以糞有五色。詰予爲非。予云。響者、風也。凡腸風下血。風木乘脾皆作響。此痛在臍上下。痛響卽瀉。症名風木乘脾也。以仲景建中湯。白芍五錢爲君。當歸、桂枝、甘草、烏藥、木瓜、烏梅、輔之。二劑。痛瀉大瘥。三劑乃愈。

傅林傅婦。患痢三日。予診脈滯大。舌苔黃厚。口不甚渴。予詢解出如漿。然有時有塊否。對曰。有時有之。予曰。此溏瀉也。五瀉之一。用胃苓湯而愈。

周七香之母。年望八十。九月間患痢。已服過時手藥矣。予診六脈洪大適分。凡高年之脈。皆洪大也。舌白浮。面灰色。口不渴。述病未起時食蟹。予以爲蟹傷脾胃也。用枳朮丸法。複入紫蘇。以消蟹積。兩劑其病如失。

俗言喫不殺痢疾。張氏云。患痢能食者。脾病胃不病。治之易愈耳。總須忌口。本草彙言云。瀉病食鴨。則成痢。痢食鴨爲難治。予姚家埭方嫗。八月初痢愈。囑勿食鴨。逾月誤食復痢。其家人囑再邀予。病者畏予笑其饕餮而止。遂不治。予見方書云。夏時少喫瓜果。秋時可免痢。後遇酷暑。飯前後過食西瓜。致成似痢非痢。解出急滯不爽。糞如鴿蛋色血。日六七行。諸藥不效。患至兩年。嗣以茅朮、川連、歸、芍、烏藥、澤瀉、廣木香、砂仁。米飲爲丸。服七兩而愈。忌口半載。後食鴨。致周身化脹。服麻黃

生石膏。入五苓散而愈。

瘧

經云。十二經絡。皆能作瘧。又葉案所載。用法頗多。大抵據其現症分別治之。尤須辨者。以寒熱分明。始用瘧法。若似瘧非瘧。則爲暑溫。誤用瘧法。則淹纏百日。更慮變化不測。 所謂少陽瘧者。無論間日發。或日發。而口苦雖嘔。或竟嘔不得食。舌黃白相間滑厚。脈弦細。小柴胡湯去參、草。加厚樸、藿香。兩三劑卽輕減。若舌薄其人虛者。當不去參草卽愈。若服後多冷汗者。或初發時卽舌白薄而陰分虛者。當用清骨散法。以青蒿減柴胡一等也。大凡邪開達後。發已移早。冷少熱多。汗多。皆可禳而愈者。屬少陽也。書所謂壯膽可愈也。不必眞有符術。卽假裝亦可。 考本草青蒿。是少陽經藥。能祛骨熱。故清骨散以之。又考痧症發微。謂番痧起於萬歷

間。征番兵役帶至中國。如痘症之起於馬伏波也。河工上兵役。傳染爲甚。逢異僧傳以青蒿子。於是青蒿子遂爲暑方套藥。本草綱目至從新。又有經疏、逢原、彙言。不下數十種。吾尤得益者。以彙言爲最。第棉絲線、櫻桃核、治痧。尙未知其出處也。

日發。舌白薄。脈浮弦。或大或細。肺瘧也。用薄荷、杏仁、連翹、滑石、黃芩、半夏、必加白蔻仁、白芥子溫其肺。輕則以白蔻殼壹錢。溫其軀殼則愈。誤服小柴胡。愈治愈重。俗語所謂開行者。不知起於何人。大抵是目不識丁之醫。逢瘧只有小柴胡一湯。捏出此言。可以多圖看資。殊不知淹纏變化。在壯年或可支持。若孩年。久則必致慢驚。予每用肺法救孩提。或以何人飲挽慢驚。頗多得效。

但熱不寒。汗多。名癉瘧。白虎湯。先熱後冷。名風瘧。白虎湯。加桂枝。

但冷不熱。名牝瘧。理中湯。或加附子。卽俗所謂脾寒病也。

又每發總在夜間。患至年餘。從不發在日間者。名鬼瘧。必用參、朮、升、柴、桂枝、生姜。提出陽分而愈。又有日發。每遲至夜。夜發又遲至日。

循環不已。俗名紡花瘧。亦必用升陽而愈。　又日發。舌紅。汗多。譫語。余用生地、川連、益元散、麥冬、而愈者。心瘧也。　又有日發。舌黃。兩脇大痛。脈弦長。余用仲景當歸四逆湯。加川楝子、酒延胡、而愈者。肝瘧也。　又治一人日瘧。冷過而熱。熱則咳嗽。大吐血成碗者。血濃厚沉著。予用生活鱉甲壹兩。青蒿梗、牡蠣、歸尾、赤芍、蘇子、降香、川楝子、丹、桑、而愈。是少陽瘧夾厥陰也。　又治一婦。下午作冷。冷時。少腹間有氣上冲。大渴。飲水無度。熱時反不渴飲。余謂張司農集名醫論云。暑濕入腎則消渴。用五苓散。加根生地、六一散、知母、焦梔子、而愈。此腎瘧也。

間兩日而發。俗名四日兩頭。以瘧在表則日發。在半表半裏則間日發。在裏則間兩日發。其發時嗜臥。寤則熱。或汗或無汗。脈沉小或沉大。此腎瘧也。實則五苓散。或猪苓散。虛則四逆湯。俗喫狗肉可愈。即此。若舌白滑厚。作瀉。胃開。冷多。作戰。脈滯大。是太陰瘧。實則藿香正氣。加草果。虛則附子理中。若脇痛。或少腹痛。或腹痛。

或夾咳嗽。脈弦。當用涼肝通絡。清骨散。誤用參、附。必吐血。爲難治。延久脇下有塊爲瘧母用鱉甲煎丸。或三甲飲。傷寒論云。太陽有喘而無咳。少陽有咳而無喘。肝與膽爲表裏。肝病未有不及膽者。故有咳嗽。則咳嗽非關乎肺。爲肝膽之風也。方中加桑葉。若初時無汗而頭痛。當用逍遙散加生地炭。以助其肝。又少陰大瘧頭痛。於四逆湯加葱白。即白通湯意。少陰大瘧。亦有咳嗽者。是腎虛咳肺也。但治其腎可耳。內經所謂子能令母實也。

無論何瘧。無汗。求有汗而愈。有汗。求無汗而愈。爲治瘧之訣。　又無論何瘧。不能飲水。或飲之作嘔。或作脹滿者。皆濕多之瘧。其能飲而汗多者爲暑瘧。有咳嗽者。爲夾風之瘧。

漢天文志。謂瘧屬水鬼。即魍魎也。其祖爲元冥。黃紙朱書。顓頊在此。吾兒速退。可截。故人有灶前避者瘧。以祝融與元冥不相能也。又考本草。四川以蠏掛門。瘧鬼

見之卽去。余十餘歲。九月初。發日瘧。經時醫日服小柴胡湯百餘十日。被褥皆汗透。甚至僧道禮懺。服符。毫無一效。或勸食蠏。亦不應。後恣食溫補藥物。漸漸輕減。習醫後。始知所患是肺瘧。可笑當日名醫。瘧亦茫然。何論其他。

北人最怕瘧。以性畏藥。且不耐藥也。冷卽靠火。熱則搧扇洗澡。故多死。道光壬寅英夷犯順。遇北人道及。近得一方。以生姜壹觔搗罨膝上。男左女右。一日卽止。予曾以此法傳畏藥者頗效。惟膝上起泡作痛。以鮮荷葉蓋膝上卽差。　醫書瘧門。壞脈惟散一條。瘧惟高年可慮。以原本衰冷。久不能熱。卽熱時汗不易出。卽善醫者瘧止後。往往胃氣不振。仍歸無益。予母道光丙午七十三歲。六月患瘧。午前冷。卽昏沉。大小便自出不知。脈弦細。舌微黃白滑。知爲少陽瘧。候至酉刻不醒。予用小柴胡。加遼參壹錢。附子壹錢。子刻始有汗。乃寤。次日又一劑。第三日瘧至移早。小便又自出。仍昏迷。日晡乃寤。次日仍用遼參。再加焦朮、當歸、黃蓍、桂枝、甘草。瘧

竟止。再用兩益氣血。即康健如初。

蓋瘧有寒熱。藥必寒熱並進。小柴胡湯即此意。故肺瘧。於白虎湯中。加白芥子、白蔻殼。亦此意。又有施送截瘧藥者。以川貝母、姜半夏、等分。於端節午刻。炒研爲末。於瘧發前一時。開水送壹錢。竟有效者。以貝母去熱痰。半夏去寒痰。無痰不瘧。瘧必寒熱並進也。

凡孕身之畏瘧者。以戰之太甚。致胎墜耳。古人云。用小柴胡湯。當不去人參。或血分虛者。當加歸、芎、川斷、縮砂。益血保胎也。

暑 伏暑

經云。暑症當汗。出勿止。此言感受陽暑。即仲師傷寒論之中暍。用白虎湯。蓋暑爲陽邪。陽則上升。故多汗。勿者禁之之辭。暑從汗洩。恐醫者見其汗多。止其汗。故戒之。白虎秋令肅殺之神。取其殺止炎熇也。若汗出過多。反畏冷。脈虛者。加人參。暑

傷氣。故益氣。孫真人之生脉散。李東垣之清暑益氣。皆此意。無汗名陰暑。本草香薷。能出暑汗。香薷飲。香薷稨豆厚樸治暑瀉頗效。若求陰暑汗。當用葉氏辛涼法。薄荷、杏仁、竹葉、連翹。加淡豆豉、香薷、則有汗。古方消暑飲。茯苓甘草醋半夏半夏辛散。恐過汗。以醋收之。深合仲景濕家忌汗。汗之則發痙厥之戒。其有稨豆茯苓者。暑必夾濕。治暑必治濕也。至葉氏指南暑論。以暑爲無形。首禁攻瀉。卽丹溪暑濕。從無大便攻瀉之論。以河間三焦立法。無下法。亦無汗法。其通陽不難。難於通溲。是絕妙之秘鑰。又表之汗不易徹。攻之便易溏瀉。過清則肢冷嘔惡。過燥則脣齒燥裂。尤爲至要之口訣。惜習醫者。皆虛字不通之輩。卽有通者。不肯博覽羣書。精心究察。曾見一老幼科。日夜捧讀葉文。遇暑症。仍用柴胡、婁仁、羌活、消導。如程子云。讀竟論語。如未讀一般。予詢以四句中兩過字、兩之字。作何解。蓋全不知。是責醫者之辭。嗚呼。以性命託諸若輩。何不尊生至此。古稱幼科爲啞科。則當存康誥誠求之心。今

則肆無忌憚。蓋方脈投劑增劇。勢必咎醫。茲甚幸其不能言。但奉迎其父母信任。則日迫之死無礙也。至痘疹金鏡錄所載。生死日數。不爽毫髮。葉氏云。有看法。無治法。凡張喻葉氏所云。十中救一二者。全不考究。隣人樊阿齊。痂後色白。云其週年必死。至今四十餘。力作頗強。然則看痘亦未精明。至內外雜病。無非風火食痰蟲。湊雜爲方。先言防驚。久則藥致慢驚。則百無一活矣。方書內用參附救援者。茫然不知。無非鈎藤膽星而已。又何論暑濕之須分三焦。輕以治實耶。

予讀葉案通陽不難。難於通溲。知暑濕感六氣之二。朋比爲姦。故多變幻。若使暑濕分開。勢必鬆解。暑、陽邪也。陽從上化。若午後不寒而熱。熱即有汗。爲陽之通。有涼汗。爲汗之徹。（非若風寒之邪可表而散故表之汗不易徹徹通也）濕、陰邪也。陰從下降。若小溲通利。爲濕之走。小溲清長。爲濕之淨。（濕須分利故攻之易于瀉瀉以自本欲瀉也反致瀉瀉是丹之治水以鄰國爲壑水不由地中行而氾濫也）薄荷、白叩殼、淡豆豉。爲通陽之藥。薄荷、杏仁、竹葉、連翹、滑石。爲上焦之藥。以藿香、厚樸、醋炒

半夏。爲溫開中焦之藥。石膏、知母、六一散。爲涼解中焦之藥。澤瀉、焦梔、通草、寒水石。爲下焦之藥。酒炒黃芩、桔梗、婁皮。以日久不涼。爲領邪外出之藥。吳氏鞠通法也根生地、地骨皮、麥冬、生米仁、茯苓皮。爲滋肺收汗通溲之藥。仲景云小溲多者禁發汗汗多者禁利小溲可知汗少則小溲可多故必收汗可通溲也如逢上焦。毫無中焦症者。如舌滑則邪在上焦如無脘肉則中焦無病卽厚樸不可加入。邪在上焦勿犯中下誤加厚朴藥必不靈若帶咳嗽。名曰暑風。加絲瓜葉、桑葉。若喉痛。加射干、甘、桔。頭額痛。爲夾少陽邪。用鮮荷葉邊三圈。爲輕妙捷法。若風傷營。痰紅。加鮮生地、元參、絲瓜絡、山茶花。　上焦症日久怕化燥。久則傷陰夾風尤易化燥則用元參、鮮生地、生芍、麥冬。入領邪外出藥中。咳嗽久不能除。葉氏用川貝母三錢。炒黃色。入滋肺藥中。三四劑。咳卽止。

意在通陽。用上焦法。或領邪外出。通草梔子不可加入。以二味雖肺藥。性趨下。用之藥力不專於上浮也。　下焦藥。河間桂苓甘露。張子和桂苓甘露。其甘露者。二

地二冬也。滑石、石膏、寒水石。質重開下也。肉桂溫行寒性也。又春澤瀉。五苓、四苓、諸散。猪苓湯。香薷飲。蒼朮白虎湯。霹靂散。來復丹。胃苓湯。或霍亂。或水瀉。或溏瀉。或轉筋。有一定不易之用法。　三焦均感者。身熱有汗。頭痛。或帶咳嗽。嘔吐。胸脹滿。腹痛作瀉。或水瀉。其勢甚重。用河間三焦分消飲。爲三焦均治之法。　有初起作瀉。瀉瘥而反身熱頭痛者。是暑濕濕邪先化之症。當用上焦法。領暑上出。若兼中焦。稍加厚樸。否則不用。切勿誤入中下藥。反致淹滯。　暑濕禁用大黃。卽麻子仁、蔞仁。切勿誤入。以二味有油性滯。濕遇油滯。反令粘膠不化也。　一見舌尖鮮紅。爲犯心包之兆。卽當用犀角地黃湯。加銀花、麥冬、益元、紫雪。或至寶丹截其路。如滿舌皆紅。或脫液。或乾縐。或已昏沉。多用芳香。亦無及矣。予遇一症。用前法。再加川連、羚角。亦不應。嗣加元明粉壹錢五分始效。以芒硝味鹹能破結。蓋破其胸中暑熱之結也。　予治府幕。杭人陳春翁。年六十餘。前一日在暑中行走。次日身

熱。大汗。昏蒙不省人事。脈弦數。舌鮮紅。是暑熱直中心包。用犀角地黃湯。益元、麥冬、銀花、紫雪三分。兩劑霍然。

治松林薛婦。年三十餘。暑月手足麻木。痠癱不能起立。立即倒。俗醫謂之搖頭沙。諸藥不效。予診脈弦小。名醫論云。暑濕入肝則麻木。用生地、歸身、阿膠、木瓜、刺蒺藜、滑石、效。是暑濕直中肝經也。

又蓮河橋馬婦。八月間患伏邪久。亦手足麻木。痠癱。舌淨鮮紅。亦以此湯愈。是暑濕傳入肝經也。又平水金婦。年三十餘。壬戌九月間。在松林往診病。由八月間。身熱咳嗽。因避難不能服藥。至是則痠癱。神昏。脈弦。身微熱而咳嗽尚有。予謂是暑濕由肺傳心入肝。當先從肝心退出。仍歸肺分則淨。若可用薄荷、杏仁、桑葉等。則身可凉也。於是以生地、歸身、刺蒺藜、麥冬、益元、木瓜、銀花、連翹、石菖蒲、數劑。痠癱除。神清。而身反大熱。咳嗽。再用辛凉合領邪外出法。乃愈。

予六十九歲。七月十三日。先嘔。腹響痛。大瀉。瀉出如痰甚多。兩足麻木。拘攣不能開。所貯來復丹、霹靂散、正氣丸。自覺於症不符。因記袁子才詩集患此。薛一瓢令服木瓜湯卽愈。遂恣飲之。漸愈。葉論云。扶虛進參附。張石頑先生云。暑症誤藥。皆有救法。誤服附子爲難解。曾見有下咽卽死者。予救葉協臺。諸法不效。然治會稽明府范公之封翁。八月間轉筋。用大順散參、附、姜、桂、得效。大抵治病須辨別確切也。

表之汗不易徹。徹、通也。曾見八月間患頭痛如破。服各表藥無效。一朝大汗。卽痙厥不治。是犯仲景之戒。蓋病屬伏暑上焦。當用薄荷、絲瓜葉、竹葉、淡豆豉、葱頭。以柴胡、羌活、葛根、等殺之也。又見陰虛人。七月間。服小柴胡三四劑。大汗如浴不救。城鄉醫者。治暑無不以小柴胡湯。每至久纏不已。卽用法諸恙悉解。而引入少陽之賊。反寒熱不去。予仍用柴胡截之。反致人詰。詎知卽仲景附子瀉心湯。治誤下結胸。內有大黃。喻氏治酒病。仍用酒引。解鈴仍用繫鈴人也。予治吳又軒。在

嘉興府幕。患上焦症。頭痛身熱。無汗。口燥。海鹽虞生朱。案云用吳氏條辨法。辛涼微苦。字句書法均妙。而藥乃甜杏、甘草、秦艽。與案不符。歸家。予用葉法。應候乃解。

攻之便易溏瀉。蓋遵河間法。至七八日自能溏瀉。爲濕邪自化。（是得藥暑濕分開濕從下化之候）可接用通溲藥。爲開支河之法。予遇久患暑濕六七十日。誤攻大便。似痢非痢。用葉法卽得暢解。譬如羣小成聚。一見君子漸散也。

過淸則支冷嘔惡。邪經化火。爲得不以羚角、川連、淸之。當中病卽止。過劑則支冷嘔惡洞瀉爲不治。予曾仿丹溪噤口痢法。以遼參入瀉心湯。治嘔惡。以遼參入扶脾藥。救洞瀉。往往無效。大抵遼參無眞者耳。抑雖眞亦不治耶。至誤服承氣。傷脾及胃。作瀉。舌雪花。不食。有用參、朮、炮姜、得愈者。又治胡姓服承氣後。大瀉。舌鮮紅。脫液。口燥雖裂。爲腎陰之傷。仿甘露法。二地、二冬、肉桂、茯苓、生米仁、滑石、石斛。瀉止津回。又治富合盛。伏暑。盲醫誤下瀉水。舌鮮紅。脈弦小促。呃從少腹起。響而緩。爲傷及肝腎。覆以不治。其

父下跪嗑頭求救。予擬胡姓得效方。適盲醫又至。被留合商。彼診畢告予。謂食未淨。予曰。爲知其有食。曰、若食淨身當涼。不涼故知其未淨。予曰予食飯。必有食。何以身不熱。彼所病者暑濕也。非食也。養人者食也。殺人者病也。予何以不治殺人之暑濕。而治養人之食。彼不能說。以呃逆爲肝氣。開旋覆湯而散。嗚呼。醫若是。亦生人之大不幸也。然而臣門竟如市也。則爲不可解之事。嗣病家又邀一醫。以犀角地黃湯下咽即死。亦一盲也。此二人若照醫門法律。當入無間地獄。又八月間。治松林老幕師薛朴堂先生之孫。盲醫先至。已有方。予不知也。診脈數舌黑燥。口渴作瀉。身熱有汗。予案云。此屬伏暑。濕邪已化之候。而肺液胃津先涸。當增液通溲。若誤作挾熱下利。便非治暑濕法程。則根生地、生白芍、麥冬、生米仁、生穀芽、地骨皮、益元散、通草。朴堂並不知醫。以與彼之青麟丸、蔞仁、麻子仁、枳殼、大異。因曰。天下醫祇一理。何冰炭若是。請問攻瀉何意。以彼之不曾立案也。彼云急下存津。

緣不早攻。故致舌黑。今攻之。或可救也。又問夫子何爲。予曰。予意在案。請觀案可也。彼云能開方。何以不能說。予曰。子所言是傷寒論。此所患是暑濕症。丹溪先生云。暑濕從無大便攻瀉之理。譬如刑名案。情罪輕重不等。豈皆殺耶。傳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主人擇之可耳。朴堂先生以予言爲長。服予方。四五劑卽愈。

又治西郭嘉餘典內一婦。伏邪誤服大黃致危。予以葉法。多日治愈。身涼能食。或食後傾囊吐出。吐後仍食。間數日又吐。予用仲景炮姜甘草湯。一劑卽愈。蓋炮姜三錢。炙甘草四錢。以大黃之傷其胃也。

過燥則唇齒燥裂。燥藥以蒼朮爲最。厚樸半夏次之。川連苦以燥之。燥亦甚。米仁、茯苓、滑石、雖燥不烈。上焦症易於化燥。患久須重用根生地兩許。多劑救其津液。方可得汗通洩。予治三財殿朱石翁。患伏暑五六十日。不汗不涼。不食不便。用根生地兩許。佐以麥冬、元參、多劑。始得汗、得痞。且大解。而身涼能食。若遇陰津素虧之人。舌乾光潔者。尤忌燥藥。

蓋伏暑患在秋時。正當燥令。豈可過劑耶。又蒼朮本草謂其濇血。凡婦女經後。即遇水瀉。萬勿加用。用必液涸。雖大劑增液不可救。元參一兩生地八錢麥冬五錢名增液湯凡遇風溫溫熱溫疫之陰虛不得便者服三四劑大便暢解身亦涼若用承氣反致液涸難救暑濕發瘖者多。夾風者亦發疹。須託疹。大力子、蟬退、晚蠶沙、木防已之類。予曾於六月間遇發癍者。大便必瀉。往往不治。當時不過一二人。並非沿門合境。則非瘟疫可知。至今尚未解其何故。　暑症最忌指尖怕冷。其人陽氣必虛。最易惡洞瀉。用藥不可不慎。　暑濕有化脹者。當遵內經脹起於上焦。而甚於下焦。當先治其下焦。而後治其上焦。治上焦麻黃湯。治下焦五苓散。然予試驗。當改云終始治其上焦。終始治其下焦。若用麻黃。必重用生石膏。爲大青龍越婢等法。以麻黃性溫。於暑未符也。此予之心得。治愈頗多。又治覆船山俞。六十外年紀。伏暑化脹。已月餘。不能行走。不能食。用張子和桂苓甘露飲。二十餘劑愈。又富陽醫者馬姓。自述在軍營當差。受暑化脹年餘。自服金匱腎氣

不效。慕名求治。予曰。金匱腎氣治腎脹。於病不符。暑脹在下焦。當用張子和桂苓甘露飲。所謂桂苓者。古法肉桂錢五分。泡濃汁。滲入茯苓片六錢。晒乾入煎爲君。每劑如是始效耳。乃揖謝曰。不差不差。合好合好而去。未知其究竟愈否。第無論何脹。切須忌口。葷油麵食尤忌。鹹味可毋忌。然亦不可過鹹耳。

又暑濕有夾瘡瘍者。治朱詠泉世姪。八月間患暑。而濕邪尤重。溏瀉。肛門患瘡。考金鑑云。名鸛口疽。但治其濕。瘡當先愈。用生茅朮、生冬朮、猪苓、茯苓等。果瘡先結痂。而後身涼。伏暑有兩腿腫脹。浮大痠重。不便行走者。須用木防己、石膏、澤瀉、炙桑皮。桑皮須自于桑根上掘取。藥鋪皆身上剝皮。非下焦藥。故無效。又滿身患暑濕爛瘡。用根生地兩許。羚角、連翹、川連、地骨皮、六一散、茯苓皮、晚蠶沙、木防己、澤瀉、通草、竹葉。不過十劑愈。

予友某。文理絕通。醫名亦有。其家中有患暑久而未愈。邀治。診脈合症。是上焦。予曰。治之某日必愈。是逢每五日爲一候之期也。用葉法果至期解。

嘆以爲奇。殊不知榘確遵準繩。治暑用六經法。葉案未經目也。故予集醫鍼一書。各病以一專長者爲主。以衆說彙之。如傷寒以仲景六經法。遵柯韻伯說。諸溫邪。以河間法。遵張喻吳葉論。及吳氏條辨。肝胃陽虛。遵東垣。肝胃陰虛。遵丹溪。暑濕、風溫。遵葉氏。諸疝、遵張子和儒門事親書。吐血、遵繆氏廣筆記。古人各有專長。吾輩幸生古人後。當統觀而效法之。若坐井觀天。曰天在是。天豈盡於是哉。惜風溫、溫熱、溫疫、諸說。被人攫去。惟餘吐血一篇。嗣以病止。假我數年。若得成功。再當奉正。

又葉氏云。若有所夾。又須變通。予治夾經夾產。業於溫邪熱入血室等論及之矣。至治朱石翁郎。十餘歲時。九月間患伏暑。已十四日。邀診。脈弦大。寒熱不分明。是陽尙未通。爲失治。云此症變幻。有不可言者。用開提中焦法。分離其暑濕。一劑。大流鼻衄。以鮮生地、羚羊、知母、元參、麥冬、山查花、等。兩解肺分陰陽。則大瀉。瀉出黑如墨汁。入水則鮮血也。予曰。肺與大腸相表裏。仍屬肺分暑毒鬱熱。前法加

減。復以通洩。乃胸痛嘔蛔。用椒梅飲。川連多而姜甚少。嘔止。搴丸縮入。少腹作痛。囊腫。仰臥不能動。動則腰背痛不可忍。是即葉氏所謂易虛易實之體。病久屬虛。以張子和治疝法。補以生地、阿膠。再進虎潛丸法。無如藥肆虎骨無眞者。終成㿗疝。予云。孩年㿗疝爲終身累。須於長發時。以虎潛丸。合當歸生姜羊肉湯。可斷根。曾經治愈多多。乃正在避亂不及服。至今二十餘歲。不常舉發。若有眞虎脛骨。多劑尚可爲也。

暑濕解期。以候爲期。每五日爲一候。非若傷寒溫邪之七日爲期也。如第四日有涼汗。則第五日解。第十四日有涼汗。則第十五日解。如無涼汗。又須一候矣。若治四五六十日外之暑濕。每逢第五日。或第十日解。解之先一日。必有涼汗。素有治暑薄名。伎倆不過如是。可謂純盜虛聲。

十二經所屬

足太陰脾濕

手太陰肺

足少陰腎

手少陰心君火

手陽明大腸

足陽明胃

手少陽三焦

切脈

內經分配臟腑

左寸心膻中　左關肝膈　左尺腎腹中

手足太陽小腸膀胱

足陽明胃　爲三陽

足少陽膽

足手太陰脾肺

手足少陰心腎爲三陰

足手厥陰肝心包絡

右寸肺胸中右關脾胃右尺腎腹中

王叔和分配臟腑

左寸心小腸左關肝膽左尺腎膀胱

右寸肺大腸右關脾胃右尺命門三焦

李瀕湖分配臟腑

左寸心膻中左關肝膽左尺腎膀胱小腸

右寸肺胸中右關胃脾右尺腎大腸

張景岳分配臟腑

左寸心膻中左關肝膽左尺腎膀胱大腸

右寸肺胸中右關胃脾右尺腎小腸

愚按、大小二腸。經無明訓。其實尺裏以候腹。腹者。大小腸與膀胱。俱在其中。王叔和以大小腸配於兩寸。取心肺與二腸相表裏之義也。李瀕湖以小腸配於左尺。大腸配於右尺。上下分屬之義也。張景岳以大腸宜配於左尺。取金水相從之義。小腸宜配于右尺。取火歸火位之義也。俱皆有至理。當以病症相參。如大便秘。右尺宜實。今右尺反虛。左尺反實。便知金水同病也。小便熱淋。左尺宜數。今左尺如常。而右尺反數者。便知相火熾盛也。或兩尺如常。而脈應兩寸者。便知心移熱於小腸。肺移熱於大腸也。一家之說。俱不可泥。況右腎屬火。即云命門。亦何不可。三焦鼎峙兩腎之間。以應地運之右轉。即借診於右尺。亦何不可乎。

張氏溫暑醫旨終